摩根解经丛卷

使徒行传

坎伯·摩根 著

钟越娜 译

上海三联书店

上架建议：基督教—圣经解释

ISBN 978-7-5426-4021-5

9 787542 640215 >

定价：30.00元

摩根解经丛卷

使徒行传

坎伯·摩根 著
钟越娜 译

上海三联书店

Copyright © 1987 Living Spring Publication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 2012 Shanghai Joint Publishing Co. Ltd
This Chi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permission of Living Spring Publications, Temple City, CA 91780, U. S. A. and Shanghai Heavenly Stairways Bookstore Co. Ltd., Shanghai, P. R. C.
本书中文简体版权由上海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请勿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使徒行传/(英)摩根著;钟越娜译. 一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2. 12
(摩根解经丛卷)
ISBN 978-7-5426-4021-5

Ⅰ.①使… Ⅱ.①摩…②钟… Ⅲ.①圣经—注释 Ⅳ.①B9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54603 号

使徒行传

著　　者 / 坎伯·摩根
译　　者 / 钟越娜
责任编辑 / 邱　红
装帧设计 / 范峤青　豫　苏
监　　制 / 任中伟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00)中国上海都市路 4855 号 2 号楼 10 楼
网　　址 / www.sjpc1932.com
邮购电话 / 24175971
印　　刷 /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90×1240　1/32
字　　数 / 300 千字
印　　张 / 11.25
书　　号 / ISBN 978-7-5426-4021-5/B·265
定　　价 / 30.00 元

Copyright ©1987 Living Spring Publication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 2012 Shanghai Joint Publishing Co. Ltd
This Chi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permission of Living Spring Publications, Temple City, CA 91780, U.S.A. and Shanghai Heavenly Stairways Bookstore Co. Ltd., Shanghai, P.R.C.

目　录

1. 使徒行传一 1～5 …… 1
2. 使徒行传一 6～26 …… 6
3. 使徒行传二 1～4 …… 13
4. 使徒行传二 5～13 …… 22
5. 使徒行传二 14～47 …… 27
6. 使徒行传二 16～21 …… 32
7. 使徒行传二 22～36 …… 38
8. 使徒行传二 24～32 …… 44
9. 使徒行传二 34～36 …… 50
10. 使徒行传二 37～47 …… 56
11. 使徒行传三 1～10 …… 61
12. 使徒行传三 11～26 …… 67
13. 使徒行传四 1～22 …… 74
14. 使徒行传四 23～31 …… 81
15. 使徒行传四 32～37 …… 87
16. 使徒行传五 1～16 …… 93
17. 使徒行传五 17～42 …… 100
18. 使徒行传六 1～7 …… 105
19. 使徒行传六 8～15，七 54～60 …… 111
20. 使徒行传七 2～60 …… 116
21. 使徒行传八 1～13 …… 121
22. 使徒行传八 14～25 …… 126

23. 使徒行传八 26～40 …… 132
24. 使徒行传九 1～9 …… 137
25. 使徒行传九 10～22 …… 143
26. 使徒行传九 23～30 …… 148
27. 使徒行传九 31 …… 154
28. 使徒行传九 32～43 …… 159
29. 使徒行传十 1～23 …… 164
30. 使徒行传十 23～48 …… 171
31. 使徒行传十一 1～30 …… 177
32. 使徒行传十二 1～25 …… 184
33. 使徒行传十三 1～3 …… 191
34. 使徒行传十三 4～12 …… 197
35. 使徒行传十三 13～41 …… 203
36. 使徒行传十三 42～52 …… 209
37. 使徒行传十四 1～20 …… 213
38. 使徒行传十四 21～28 …… 219
39. 使徒行传十五 1～35 …… 225
40. 使徒行传十五 36～十六 10 …… 232
41. 使徒行传十六 11～24 …… 240
42. 使徒行传十六 25～40 …… 247
43. 使徒行传十七 1～15 …… 253
44. 使徒行传十七 16～34 …… 259
45. 使徒行传十七 22～34 …… 264
46. 使徒行传十八 1～23 …… 271
47. 使徒行传十八 24～十九 7 …… 277
48. 使徒行传十九 8～20 …… 284
49. 使徒行传十九 21～41 …… 291
50. 使徒行传二十 1～38 …… 297

51. 使徒行传二十一 1～16 …………………………………… 303
52. 使徒行传二十一 17～二十二 29 ……………………………… 309
53. 使徒行传二十二 30～二十三 35 ……………………………… 316
54. 使徒行传二十四 1～27 …………………………………… 322
55. 使徒行传二十五 1～27 …………………………………… 327
56. 使徒行传二十六 1～32 …………………………………… 333
57. 使徒行传二十七 1～二十八 15 ……………………………… 340
58. 使徒行传二十八 16～31 …………………………………… 346

1 使徒行传一 1～5

我们称为“使徒行传”的这本书，可以说是完成了新约历史的“五经”。新约头四本书表达的是我们的主；第五本书则是教会的最初历史，也就是基督以大能在人类历史中最早的作为。

这部记载教会早期生活的历史，具有难以抗拒的吸引力。不管你从什么角度看，都会觉得它兴味十足。但在进一步研读它的细节以前，我们应该首先明白这整卷书的性质，以及它在新约启示里的地位。

使徒行传一开头提到前面的另一本书：“**我已经作了前书。**”路加是使徒行传的作者，这已经是无庸置疑的事实。我们全然接受这个看法，一方面因为这是长久以来教会所公认的，另一方面也因为这是近代学者所得的一致结论。因此我们可以肯定，使徒行传开头的这段话，是指着路加福音而言。

为了了解这本书的价值，我们不妨看看路加福音的序言：

“提阿非罗大人哪，有好些人提笔作书，述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是照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这些事我既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就定意要按着次序写给你，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

然后我们再看看使徒行传的开场白，“**提阿非罗啊，我已经作了前书。**”从表面看来，这中间的连续性是相当明显的。两卷书是同一位作者——路加；同一位读者——提阿非罗；同一个主题——耶稣。

或许我们无法立刻看出这三点来。有人会问，作者是同一位，读者是同一位，没错；但是两卷书的主题怎么会是一样呢？

首先我们要认识到，“使徒行传”的书名并不理想。一个人若初度

拿起这卷书，会以为它的书名“使徒行传”（The Acts of the Apostles）是暗示，我们可以在书中读到所有使徒的言行之记录。事实不然。希腊文里这卷书的书名是没有定冠词的——Acts of Apostles。这样比较清楚，指明它只是记录了某些使徒的某些言行举止，如此则与事实较为接近。有些使徒的名字仅仅出现于五旬节圣灵降临那段记录前面的使徒名单中，从此就再也未出现过。更进一步说，使徒行传也未记录任何一位使徒一生的行述。这本历史只是一个片断，在某种意义上说，它甚至是一个令人失望的片断；然而它的不完整，正是圣灵采取的方法之一。我们读毕全本使徒行传，会喟然而叹，感觉心中还有成百的问题想问。这卷书最后是记载保罗在罗马赁屋而住，接待前来看他的人，放胆传讲神国的道，将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他在去罗马之前，写信告诉罗马人，他盼望能取道罗马，往西班牙去，因为他的眼睛正望向更遥远的地区。我们实在想知道，他后来是否真去了西班牙？我们也盼望进一步知道，这位坦然无惧的使徒，可曾将他的脚踏在大不列颠的领土上？使徒行传对这些事都只字未提。它是一部未完成的片断记录。

这本书虽然在性质上不完整，但它里面却有一个完美的系统。这卷书记载了基督徒在这世上最早的运动；启示了原则；指明方法，显露失败；其目的在于留下一页受默示的教会历史，好让后世的人读了，能知道教会在世界历史中真正的意义和使命。

使徒行传是教会历史的首页，但这还不是它最终、最完全的价值所在。要发现它最高的价值，我们必须再度回到它一开始的话语里，那是启开整本书的钥匙：**“提阿非罗啊，我已经作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请特别留意“**开头**”二字。如果作者写的是“**耶稣一切所行所教训的**”，那么整句话的含义就大不相同了。那可能是暗示耶稣在世上的使命，而不是作者写书的使命；它也可能是暗示这书的目的，而不是作者的目的。

我们已讨论过，“**前书**”二字将我们带到那本文字优美的路加福音里，这本福音书描述耶稣基督无与伦比的荣耀；它不在乎年代先后的次序，而是将事件分门别类叙述出来，好表达那位完全的人子，以

及祂如何经历试炼而臻于完全，并藉着祂的服事使别人得到完全。我们将这本福音书铭记于心，再来看同一作者写的另一本书，就可以发现两者之间的关联。

那么，路加福音是写什么呢？它记载了耶稣的诞生，成为人；孩提时代的情形，公开服事开始时受印证，被膏并受试探的经过。它也记录了祂的教训，和登山改变像貌。另外也记下了祂如何下到山谷，走向十字架，复活，升天。这当然都是耶稣一切所行所教训的。但，不全对！根据路加所言，这一切只是祂"**开头**"所行所教训的。

如今，同一位作者开始写第二卷书，从他序言里的语气看，他是打算继续写同一位人子所行所教训的事。

如今，我们不单单是想到活在远古而陌生时代的那一位，我们不是跟随从记录里读到的那人，而是在敬拜中记念那位活着的救主。我们乃是围绕在永活的基督身旁，藉着圣灵与祂相交，并带来新的能力。祂的爱激励我们的心，使我们甘愿牺牲去服事人。前面一卷书是关于耶稣"**开头**"所行所教训的；这卷书是关于祂"**继续**"所行所教训的。基督的事迹并未结束，祂如今仍在行事、教导。我们在启示录里看到所记载的异梦、启示、兆头、表象、奥秘，这些都是在启示祂继续要作的事。

我们已在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四本福音书里看到基督，祂是君王和仆人，是神也是人；启示录中说祂是狮子，牛犊，脸面像人，飞鹰；那里面借用了许多东方神秘象征来形容祂。

我们在使徒行传里看到基督继续迈向祂的王座，周围是一群忠心而高贵的人，他们认为作祂的仆人是至高无比的荣耀。我们也看见祂如何塑造这些人，使他们更加像祂。

但这故事并未告终。我们看到的最后一幅画面是一位使徒被囚狱中，其他的使徒或被杀，或遭逼迫。胜利尚未到来，我们因此感谢神，因为还有另一卷书，说到有一个大宝座，上面坐着的是那曾被杀的羔羊，宝座周围有四个活物，其中一个像狮子，一个像牛犊，一个脸面像人，一个像飞鹰。这些都是预告祂最终的得胜。

所以我们研读使徒行传时必须明白，这不是一本机械地记载保

罗的行程和彼得的所行所为之书。它是要启示我们，基督如何以新能力，继续祂开头所行所教导的事，并迈向那最后最终的胜利之过程。这胜利已藉着比喻的文字在启示录中描述出来。

路加福音里记载了一段耶稣的独白，是其他福音书所没有的（路十二 49～50）。祂似乎在教导众人时突然停顿下来，说出这段独白。

“我来要把火丢在地上；倘若已经着起来，不也是我所愿意的吗？我有当受的洗，还没有成就，我是何等的受限制呢？”（“限制”中文圣经作“迫切”）。注意这里面有一个奇特的词，“我是何等的受限制呢？”这是基督自己的话；祂在艰辛繁忙的生活和服事里，说到自己：我是受压制的，被囚的，我的大工尚未完成。祂的大工是什么？“我来要把火丢在地上。”这正是祂的先锋所宣告的。施洗约翰的声音响彻山岭平原：“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我就是给祂解鞋带也不配；祂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路三 16）。基督说，“我来要把火丢在地上”，也是表达同样的意思。那是祂来的目的。但祂说，我还不能把火丢在地上，我仍受限制，我有当受的洗还没有成就，除非藉着受洗——我的受难和十字架之洗——我无法完成我的使命。那是福音书的整个内容。

然后我们来到使徒行传，看见同样的基督，祂却不再受限制。受洗已经完成，压制已成为过去。祂已经通过漫漫长夜，来到无限无涯的清晨。祂的生命得到扩展，祂正将火丢出来。祂若未经受难，就无法丢出这火。在十字架的那一边，祂是受限制的；但在这一边，祂已脱离一切束缚。

让我们从门徒的经历这角度，来解释这一点。

耶稣对祂的门徒说，“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让我们虔敬地将这句话改成，“我去对你们更好。”约翰，我不再将手放在你头上，不再让你的头靠在我胸膛，听我心跳的声音；这样对你更好，因为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会来。

因此，更好的事是，基督藉着圣灵与他们同在，住在门徒的心中，和他们的生命里。有人说，如果祂现今仍活在地上，用人的身体，在人的层次上活出永恒的生命，那么我们会多着急啊！因为祂如住在

犹大，就不能到中国来。祂若在伦敦，与那里的人相聚，就无法与其他地区的人同在。但是，感谢神，如今祂无所不在，不论是堂皇的教堂，或乡间小教会，只要有两三个人奉祂的名聚集，祂就在那里。

祂又一次到来，但不再受拘束，受限制。地理的界限结束了，属灵的同在开始了。我们如今明白那位清楚视透基督徒真理的保罗，所说这句话的含义——“**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祂了**”(林后五16)。因此在使徒行传这卷书里，我们看见基督带着祂属人的同情心，属天的能力，透过圣灵在各处活着，工作；不仅在犹太全地，还在撒玛利亚，直到地极，继续祂开头所行所教训的。我们看见，祂在祂的身体——教会——里面完成祂的事工，也看见教会是祂的器皿，祂生命的灵可以藉着教会动工，达成救恩和国度的使命。

因此，我们可以称使徒行传是“一本记载基督藉着圣灵，透过祂的身体——教会——继续祂开头所行所教训的书”。

研究使徒行传可以对我们产生双重果效——它使我们充满盼望；它也使我们满心愧疚。我们将在这书里看见，基督的身体如何成为祂得胜的器皿。我们也看到，因着祂的身体——教会——的不完全，祂的事工受到了亏损和限制。

这位复活得荣耀的基督，在离开人世之前(祂不久后又在五旬节时带着大能降临)曾站在祂的门徒中间，对他们说，你们要在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我们要抓住基督的这个异象，感受祂内心的热切情感，遵行祂的命令，见证祂的话。

这卷书从头至尾，失败的事例比比皆是；但另一方面，也有光耀的得胜。我们研读此书，将发现神在向我们启示祂的旨意和能力；我们也会发现，作为祂身体的一个肢体，我们将会遭遇到许多患难。

2 使徒行传一 6～26

本段经文将“**前书**”(路加福音)记载的事,和他新书所记载的事,互相连贯起来。我们在这里对五旬节之前的门徒作了最后一瞥;也最后一次用我们的眼光(套用保罗的话,就是“**凭着外貌**”)来看耶稣,祂是以肉身的形式站在门徒中间。当然,路加将这段经文安插在此处,更显露了他卓越的艺术笔法。

我们在这里看见耶稣和门徒,还有一大群人,包括“**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马利亚,并耶稣的弟兄**”,大家聚在一起。我们观察这个团体,就会立刻将这画面和我们在福音书里所看见的一切连结起来。就是这同一位耶稣,祂的出生已被记录下来,祂的服事已按照年代一一记下,祂的被钉十字架已被仔细描述,祂的复活已宣告出来,祂最后向人启示,祂是升天回到神旁边的那一位。祂被称为“**耶稣**”,和“**主耶稣**”。同一个名字,同一个称呼;祂尚在拿撒勒时就叫这个名字,在祂公开服事的年间,祂的门徒也如此称呼祂。我们对这人耳熟能详,似乎从许久以前就认得祂。同样的,我们也熟悉祂身边的那一群男女。

这一切是在强调我前面所说的,本段经文具有桥梁的功用,将这书的序言和主要内容连结起来。再下去,我们就不会像这里所读到的,再见到基督穿梭在字里行间。下面的篇章里,我们再也看不到祂与这些人的这种可眼见的、物质的关系。祂将从表面消失,不再风尘仆仆地行走于耶路撒冷和耶利哥之间。祂也不再将手放在四周的孩童头上。祂不再用怜悯的肉眼,看人那些忧伤之人的眼睛。祂不再用人的声音赶走疾病。从此以后,我们不再从这些方面来看祂,我们不再“**凭着外貌**”来认基督。

但我们要再见到这些人;他们以另一种方式出现在书中。他们将改变,与以前不同;不是可见的外表改变,而是生命中一些隐而未现的事实有了彻底的更新。一道新的光芒闪烁在同一双眼睛里。一个新的声调出现在同样的声音里。一种新的气氛酝酿在同样的团体中。彼得还是原来的彼得,但已焕然一新。他们旧有的冲动急躁还会不时出现。那使雅各、约翰他们博得"半尼其"(雷子)之名的热忱、火爆也依然存在。他们的改变不是与他们天然的本性相悖,这改变乃是使他们那天然的本性受到超然的洗礼,直到它成为合乎主用的器皿。

这段经文所描绘的耶稣和祂门徒的画面,启示了两点:第一,祂开头所行所教训的结果;第二,保惠师来临的必要性,而祂很快就来了。我们看这画面,首先会惊讶于耶稣开头所行所教训的,其结果如何彰显在这些人身上;我们更讶异于一个真理,那就是耶稣在钉十字架前对他们所说的,"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

我们下面的研讨将分两部分,首先看看门徒在五旬节前的情景,其次"凭着外貌"最后一次来看耶稣。

首先探讨门徒在五旬节之前最后的光景,让我们留意已提过的两件事。第一,耶稣开头所行所教训的,已有了奇妙的结果;第二,这显明他们需要有一位保惠师来。

让我们观察耶稣开头所行所教训的那些事,所产生之结果。

我们看到他们聚集在祂身旁,要听祂最后交待的使命,要看祂离去。在祂离去之后,他们回到耶路撒冷,上到一间楼房,同心合意祷告。最后,是彼得关于递补犹大所留的使徒遗缺之谈话,以及他们拣选马提亚来承继此职分的经过。

这段记载首先启示了他们对主的美好信心,其次显露了他们对彼此的信心,最后显明他们对圣经真理的信心。这一切,都是他们在耶稣公开服事三年间跟随祂作门徒所产生的直接结果。这些都是从耶稣许多次循循善诱,在漫长、孤独的步行中与他们谈话,在众人面前行神迹奇事,以及祂钉十字架的奥秘,复活的奇迹,所衍生的结果。

我们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他们对祂的信心。他们问祂,"主啊,你

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让我们暂时忘却他们所犯的错误，他们狭窄的眼光，单单注意他们这种想法所表达的对主的信心。

他们认定祂是主，称祂作“主”。他们认为祂能够将神最初的计划和旨意付诸实现，完满成就。他们都是希伯来人，自幼生长在希伯来人的最大盼望里。许多年来（甚至可能终其一生）他们都怀抱着这份模糊的盼望。但是他们与祂同行，一路与祂交谈了这么多年——特别是耶稣复活以后与他们的谈话，根据路加所言，祂打开圣经，——教导他们明白他们国家和制度的真正意义——如今他们看见了更广大的异象，以及以色列复兴的国度，知道神最初的旨意已经成就。他们相信，耶稣能够作到这些。但不久之前，他们还怀疑祂的能力；在凯撒利亚腓立比时，他们实际上这么说，主啊，远离十字架吧！如果你往十字架去，你就会被击败，得不到胜利。他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往以马忤斯的路上说，“我们素来所盼望要赎以色列民的就是祂”（路二十四21）。“我们素来所盼望”——过去的语态；因为如今这盼望已粉碎，他们的信心失败了。

然而现在一切为之改观，他们围绕着祂，全然相信祂有能力实现他们最高、最真实的盼望——复兴以色列国；成就神的心愿，应验至高者的旨意。

其次，我们感到印象深刻的是，他们对彼此的信心。路加告诉我们，他们来到一间楼房，同心合意地祷告。留意聚在那里的使徒。我愿意甘冒被批评的危险说，我们一开始读使徒行传时，就发现这一群人改变了。

“那里有彼得，约翰，雅各，安得烈。”这是最先提到的一组人。从前我们都只是看到前面三个人，他们享有特别的权利，只有他们三人被带到山上目睹耶稣改变像貌。或许是因为这三个人需要更多的照顾，因为他们都有共同的弱点——脾气火爆。路加在使徒行传提到他们这一群人时，将安得烈也包括进来了。安得烈似乎从未享受过特别待遇，除了他将彼得带到耶稣面前那件事之外，我们对他所知甚少。如今路加将他与头三位门徒并列，如此，把那平凡的与重要的连结在一起。

我们知道，在圣经记载中，彼得和约翰似乎一直格格不入。彼得是个讲究实际的人，约翰是位诗人。彼得干劲十足，约翰则满脑子梦想。约翰福音最后一章里，还可以看到约翰使彼得心神不安，所以彼得对主说，“**主啊，这人将来如何？**”（约二十一21）。在新的团体中，他们成了搭档；实践者与梦想者；脚踏实地的人与浪漫多情的诗人。然后是雅各与安得烈，一个温文尔雅，一个天性好奇。接着是腓力与多马。腓力孤独沉默，甘愿被差到偏远角落，去带领陌生人归主。多马怀疑心重，一定要有证据，他才肯相信。然后是巴多罗买和马太；巴多罗买又称拿但业，是心里没有诡诈的；马太则是机敏精明的税吏。接下去是三位门徒，“**亚勒腓的儿子雅各，奋锐党的西门，和雅各的儿子犹大。**”没有人知道任何有关前面二人的事，至于后者犹大，我们也仅仅知道他曾在楼房上提出过一个问题（见约十四22）。

这段记载岂不是对我们有所暗示吗？它岂不是说，十字架与复活已将人吸引在一起，所有短暂的纷争、不和谐都已消弭殆尽了吗？

“**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马利亚。**”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在圣经中见到那位特别蒙恩的母亲。“**并耶稣的弟兄。**”耶稣在世时，他们从未追随祂左右，但如今他们与使徒紧紧连合。这个新团契的基础乃是彼此信任。

然后，再看看他们对圣经的信心。现在彼得用旧有的经文来诠释眼前的景况。他引用两处诗篇（第79和109篇），坚定而毫无犹疑地说，大卫写到这些事，乃是受圣灵感动，来预言犹大的下场。我们若不是在这种解释的亮光下去读诗篇第七十九和一百零九篇，就绝对不会想到那里是指着犹大说的，也读不出里面有任何弥赛亚的信息。那些伟大的弥赛亚诗篇确实是论到弥赛亚的，但作者们当时并不完全了解那些诗篇所含之充分的弥赛亚价值。大卫当时是指着他一位仇敌说的，但彼得特地引用这段古老而熟悉的经文，说它最终是指犹大和耶稣。路加福音最后记载的，是耶稣与门徒同行、谈话，祂打开经卷，从摩西五经开始，一一向他们解说；祂在离开他们之前，对这群圈内人说，祂理当受苦，好叫经上所写的一切事都应验。祂又一一提到经卷的三部分：摩西的律法，先知书，诗篇。彼得是希伯来人，

必然自幼即对他所引用的那段经文耳熟能详；但是，如今他用新的领悟来读它们。他在字里行间看出了新的亮光。

所以我们看到，围绕着耶稣的这一群人，对祂有完全的信心；彼此互相信任；对旧约圣经的价值抱着绝对的信心。这一切都是祂开头所行所教训的事所产生之结果。

现在稍微注意一下，整个画面所显露的不完全之处，这正说明了五旬节圣灵降临的必要性。

第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他们忽略了基督的旨意。“**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基督所责备的，不是他们认为以色列国将得复兴的观念，而是他们想要知道复兴的时间这念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有一种流行的解释，认为基督是对他们说，“以色列国根本不会复兴。”基督并未如此说。祂说的是：你们不必知道时间、日期。你们还有别的工作等待去作。你们要领受圣灵，去为我作见证。

这些人并不了解这一点。他们爱祂，忠于祂，且彼此相爱，喜爱圣经，开始对经文有新的认识；但是他们对前面的工作尚未准备妥当，因为他们未看见新的托付。他们对新的属灵使命毫无概念。他们不明白神要用来动工以达成最终目的之方法是什么。他们已听见祂，看见祂，爱祂，相信祂；但他们完全忽略了神下一步的计划；一直到五旬节，圣灵向他们阐明耶稣说过的一切事之前，他们都不明白。

然后请注意，他们是如何无能为力去执行祂的托付。祂说过，他们要为祂作见证。但如今他们聚在楼上的房间，同心合意恒切祷告，仍然忠心耿耿，彼此勉励；然而他们无法作见证。在圣灵降临之前，他们不能出去作见证。

下面我要提到的一个观点，可能会引起诸多评议，但我还是认为，他们缺乏组织能力；他们拣选马提亚是一失策。他们要立一个人同作复活见证的想法是错误的。他们以为一个见证人必须是从约翰施洗起，直到耶稣复活升天止，都与他们在一起的人。事实上，最有力的见证人——保罗——是耶稣复活之后，才在大马士革路上看到基督的。因此选立马提亚是错误之举。他是一个好人，但不适合此

职分。有一天，当我们得最终的荣耀，来到神的圣城时，将看到十二座基石，上面刻着十二使徒的名字。我不认为保罗的名字会被省略。我相信他是神拣选来递补这使徒职分的人。

其次，让我们最后一次“凭着外貌”来看耶稣，并以此作结束。祂最后的教训是一项指正，一个应许，和一项使命。祂纠正他们。祂并不否定他们认为以色列国将复兴的盼望。祂只是责备他们的好奇，祂告诉门徒和教会，他们与以色列复兴的时候、日期毫不相干，他们无权过问。那么，他们应该作什么？首先，他们必须认识到，他们需要能力，去作他们被呼召当作的事，“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接下去就是大使命，祂把整个世界纳入祂宣告的旨意里。他们要从耶路撒冷开始，通过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为主作见证。

耶稣肉身所行的最后一件事结束了。祂最后的行动消失了。他们正看的时候，祂就“被取上升”，消失得无影无踪。祂并未走开，祂只是从他们的视线里消失。“升”这字用得很恰当——祂被取上去——就是说，祂上到更高的生命层次里，这层次远高过那单单是物质的、可见的、局部的、受限制的层次。人子耶稣从他们的视线里消失，但基督并未离开。祂说过，“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太二十八 20）。

耶稣“被取上升”，祂的肉身从使徒们的视线中消失，这是为了他们的益处而消失，好使祂属灵的身体——教会——显出来，继续祂所行所教训的事，因为教会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弗一 23）。耶稣服事受局限的日子已成为过去，无限的服事即将展开，它正等待着五旬节的来临。

在神的宇宙中，这位拿撒勒人仍居中心地位。不管我们在世的期限是长是短，有一天我们都将脱下身体的外袍，进入到光明和荣耀的国度；但这位拿撒勒人要像祂在世时一样，永远居于一切显现的中心。这位基督，神的儿子，救世主，藉着道成肉身向世人显明祂的神性，和救赎人类的事实；祂仍与门徒同在，只是他们必须受造就，凭信心而不是凭眼见去体认祂的同在。祂虽然“被取上升”，看不见了，但

祂并未离开，并未远去。

另外，我们看见这群人正站着望天。有一朵云彩将祂接去了，已看不见祂了，但他们仍站着不动。这时，有两个人站在他们旁边。我们常常说，那是两位天使，但圣经说，“有两个人”。也许他们一个是摩西，一个是以利亚，他们曾在变像山上出现过。“有两个人”站在门徒旁边。他们已失去了一个人，但如今有两个人出现。这两个人说，“加利利人哪，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祂怎样往天上去，祂还要怎样来。”你们以后仍将看到祂那为你们所熟悉、所深爱的样式。因为今天祂虽从你们的视线消失，但祂并未离开你们。

祂从视线里消失了，但祂知道他们必惘然若失；祂了解他们的困惑，所以祂从天上送出一项信息。祂差这两个人带来此信息。这是何等惊人的事！走了一个人，却出现两个人。这样他们就知道，他们并未失去升天的那一位。过了一会儿，那两个人也走了。门徒学到什么功课呢？那就是：他们对周围一切所知不多，但他们知道一件事，就是主在任何时候都可能再度出现。当我们去思想和敬拜这位奥秘、永恒、看不见的基督，我们就是与祂同在。

3 使徒行传二 1～4

本段经文记载了基督教会建立的经过。我们对这段经文可能已熟悉到能倒背如流的地步。因此我们不需要再介绍其细节，可以直接探讨这奇妙事件所具有的属灵意义。

时间是五旬节，就是逾越节过后的五十天。被描述为"他们"的那一群人，包括了前一章提到名字的十一位使徒，加上马提亚，几位妇女，耶稣的母亲及兄弟。他们聚集的地点并未清楚指明；可能是在圣殿中。[译者注：经上说他们"进了城，就上了所住的一间楼房"（徒一 13、14）。五旬节到了，圣灵"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徒二 1、2），可能是他们所住的楼房。]就在这群因着同样对耶稣的爱与忠心而联合的人中间，那奥秘的圣灵之洗临到了。他们得到两个表记，一个是可听的，一个是可见的。那声音的表记是"一阵大风吹过"；视觉的表记是"舌头如火焰"。此处"舌头"在原文里是复数，"火"是单数，指舌头有许多，但火焰是总体的。

这两个现象只是表记，除了作为那时刻的兆头之用以外，没有其他的价值。我们必须注重事实本身，因为世俗之人总是渴望看见兆头。这些兆头都是物质方面的，在今日已无此必要；只有初期的教会才需要兆头。

最最重要的应该是他们的经历——"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圣灵是不可见、不可听的。风声只是基督选来作为代表圣灵的表记，但不是圣灵；他们没有听到圣灵来的声音；他们只是听到"一阵大风吹过"的声音。耶稣曾用风声作过比喻，祂对尼哥底母说，"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约三 8）。因此，这表记必然提醒他们回想到祂的教

训，及祂所强调的圣灵之同在。圣灵不是火，也不在他们所看见的火里面。那只是给他们的表记，以后从未再出现过，因为无此必要了。一个永恒的事实是，圣灵充满了那些正在等候的人。

于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崭新的日子露出了曙光；神计划里的一个新纪元诞生了。如果圣经是神与人交往的历史记录，我们会发现，在此之前圣经从未记载过类似的事，虽然万事万物都一直在望向它，等候它，盼望它。

彼得被圣灵充满后，在他的第一篇讲道里就引用约珥的古老预言，来阐释这件事。纵观整本旧约圣经，在一切预表、影子、耳语下，在闪烁的亮光、希望之歌、未来事物的异象里，都可以发现，这事件是历代人们所引颈期待的。彼得开始解释他与其他门徒所遭遇的事时，他说，“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到目前为止，只有期待，没有实现。

然而，这不是说，圣灵向来与人的事务毫不相干。创造的恢复乃是圣灵的工作，圣灵运行在水面上，就产生了井然有序的万物。旧约也一再提到神的灵，祂使人穿上神性，又使基督穿上人性；祂以大能临到个人身上，以帮助他们成就大事；祂以甜美的温柔将艺术启示人，好叫他们能有巧妙的手艺，用金子、银子和其他材料建造神的殿。

但五旬节这样的日子从未来临过。这是神的制度里一个新的纪元，不是由失败的过去促其诞生的，而是为了完成过去的一切而产生的。在神制度里的一切事都是为它作预备。在此之前，都是如此。然而，时刻到了；万事都成了；一切预备工作告歇，人类历史上诞生了新的一日；神国度里诞生了一个新的制度。

为了明白使徒行传其余部分所说的，并明白我们自己的生命和服事，我们必须思考两点：第一，紧随着五旬节而来的新事实；第二，五旬节世代的限制。

我们以下列三个标题，分别列出紧随着五旬节之后出现的三个新事实：与基督有关的新事实；教会的新事实；世界的新事实。

谈到与基督有关的新事实，必须先回想五旬节之前与祂有关的事。我们不妨简短归纳为道成肉身与离世。

道成肉身——祂来到世上，祂奥秘的诞生，祂成为人，出现在人类历史上——这些都在五旬节之前完成了。祂的离世也同样完成了，那包括被钉十字架，复活，升天。

约翰福音记载，耶稣用下列的话来表达祂的使命：**“我从父出来，到了世界；我又离开世界，往父那里去”**（约十六28）。**“我从父出来，到了世界”**是指道成肉身。**“我又离开世界，往父那里去”**是一句简短的陈述，奇妙而含义深刻地将祂的十字架，复活的得胜，升天的荣耀，都包括在里面了。这一切都是五旬节之前完成的。道成肉身的价值是启示；离世的价值在救赎。祂来，是为了启示；祂离世，是为了救赎。祂藉着道成肉身而启示，藉着离世而救赎。

道成肉身就是启示。让我们将启示换一个词——展览。我们将这词和特别的展览联想在一起。然后再试试换另一个词，那个词的意思大同小异，就是陈列。

展览是何意？它是指人们在一个地方聚集，将焦点放在某些从遥远地方来的东西，好看清楚，并明白这东西。陈列是什么？那是一种展示的工作，是一种揭露、显明的方法，使人们面对面看见一些事物，这些事物若不亲眼去看是无法明白的。或许最好的例子就是一八五一年举行的第一届世界博览会，虽然现今世界博览会的性质已纯粹商业化了，但当初最主要的目标乃是展览世界各民族的生活真相，以促进世界大同。

在五旬节之前就是陈列。耶稣自己是那位伟大的陈列者；向人展示神，以及属天的事、真理、各样属灵的事。这不是说，这世界已经看见了，门徒已经看见了。也许有人会说，他既未看见，也不明白。但基督已经将一切重要的真理展览、陈列、启示出来了。

我们可能参观展览之后，却一无所见。我们可能路过展览会场，然后告诉朋友说，我看过展览了，事实上我们从未跨进大门一步。或者我们进了大门，花一两个小时在里面；但我们并未观尽全貌，我们看到的只是整个展览的一部分。

神藉着道成肉身，将祂自己陈列在人类的历史中，但人却未看见祂。这是五旬节之前的事。

另外，“离世”也是五旬节前完成的——祂藉着十字架，复活，升天，而出去，回到父神那里。因此在五旬节之前，基督已经完成祂启示和救赎的工作。

与五旬节同时来的新事是，救赎运用在人们实际生命中；透过这些蒙救赎的生命，祂的启示加倍增添。

五旬节那天，基督藉着祂圣灵的降临，而将祂十字架确实的价值转交给那些信靠祂的人。所以他们一被圣灵充满，就是与祂同钉十字架了，因祂在他们里面供应祂十字架的价值。在那一刻，祂也能将祂复活的大能转交给他们，这样他们就能过一个前所未有的生活，因圣灵带给了他们复活的能力。在那一刻，祂为他们赢得了升天的胜利，他们因此开始喜爱“**上面的事**”。

藉着圣灵降临，基督找到更新、更广大的服事机会——祂的降世正是为此。这使我们又回到使徒行传开头的那段话，“**我已经作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如今，基督这位启示者和救赎者，藉着圣灵，将救赎运用在人们实际经历里；并透过这些得蒙转变、有祂样式的人，使祂的启示更加倍增多。

到了这地步，问题自然产生了。这些人在五旬节之前是否重生了呢？亚伯拉罕有没有重生？旧约时代的人有没有重生？答案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众先知，旧约时代的人，都按着他们对神的信心，被带入与神真实的关系里。他们因对祂的信心得到了奖赏。你可以说，这些人的灵命得到更新，他们是重生的人。我们对他们的重生和接受神的生命毫无异议，毫不怀疑。

但五旬节所发生的事，不单单是这些人的生命有了更新；并且他们里面注入了新的生命胚芽，新的生命原则，那是他们从未有过，亚伯拉罕也从未有过的。他们被赋予了基督的生命，所以他们能与基督合而为一，并且彼此互相联合，成为所设立第一个教会的肢体。

接着来探讨第二点——与教会有关的新事实。首先我们必须知道，“**教会**”这个词译得并不够理想，没有将原意表达透彻。当然这个词还是很有用，我无意暗示它需要更改，但我们必须明白“**教会**”一词真正的含义。目前已广泛通用的教会（church）一词，它原来字根的

意思是“**主的**”。在希腊文里，教会（Ecclesia）的意思是聚集。目前我们译成“**教会**”，并未抓住它聚集的本意。新约里有三种关系都是和聚集有关的。我们读到“**旷野聚集中**”被译成“**旷野教会中**”（中文圣经译作“**旷野会中**”）（徒七38）。另外一处是“**神所聚集的**”，译作“**神的教会**”（徒二十28）。还有一处是提到一异教城市里“**聚集的人**”（徒十九32），则是直接译成“**聚集的人**”。

上述例子中的“**聚集**”，都是指一群被拣选出来的人，他们具有某种资格，并受托去从事某种事工。古希腊的“议会”（assembly）直译就是“**聚集**”，这议会是由自由人组成的，该城居民的福祉，就托付在他们身上。他们是那个城市的管理机构。这就是希腊文“assembly”的意思。

希伯来人使用这词来指明，希伯来国家是神的特殊子民。基督说到“**我的教会**”（My Ecclesia）时，祂是在应用一个被广泛使用的词。希伯来人明白它，对他们而言，那指的是一件事。希腊人也明白它，但他们所了解的是另一个意思。我们收集希伯来人和希腊人使用这词的原则，合并起来，就会发现耶稣说到这词时祂内心真正的意思——我所聚集的人。祂是指那群祂所呼召的人，他们符合某些条件，并受托去作某项事工。就这层意义而言，基督徒聚会在五旬节之前是不存在的。五旬节产生了基督徒聚会。

现在我们来看看逾越节筵席的记载（路二十二1～34）所提的先决条件，因为那里出现的人，和五旬节筵席出现的人是相同的。

他们都是门徒；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忠心于祂，尊祂为夫子和主的原因。他们也是同工，所以甘心情愿在祂受试炼时尽己所能地站在祂旁边。他们是仆人，所以愿意为主奔跑，传递祂的信息。这是他们在五旬节之前的光景。

那么，圣灵来了之后，产生什么新的结果？总括说来，这些人，门徒，朋友，仆人——他们虽然爱祂，忠于祂，但一直是站在祂实际生命的外头——如今在圣灵的洗里，藉着奥秘的方式，与祂真正的生命合而为一。他们成为基督生命的一部分。他们以前从未到达这地步。情感上，他们与他们的主是合一的。他们同意祂的理想，向祂委身；

但是他们和所有学生一样，与老师是分开的，独立的。释迦牟尼是一个罕见而奇异的人，但终其一生也无法让他的弟子与他实际的生命相沟通。孔夫子是一位伟大而杰出的伦理教师，但他不能使他的弟子与他的生命相连结。世界历史上其他的教师也作不到这一点。五旬节之前，门徒们就只是门徒，站在近处——虽然距离不远，但仍未与祂合而为一。

圣灵降临之后，祂实际的生命进入他们的生命中；从那一刻起，他们能说出保罗在加拉太书里所说的那一段生动陈述："**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祂是爱我，为我舍己**"（加二20）。

这事件对他们造成什么影响？是否改变了旧有的关系？不，而是充实了那关系。他们仍是门徒，但有了新的异象。不是一个外来的异象临到他们，而是祂的生命在他们里面散发出新的异象，所以他们开始看见祂所看见的。这就是基督教会的奥秘、庄严和奇特之处。当我看一事物时，基督并不是从外面向我解释，而是用祂自己的眼光透过我朦胧微弱的双目，照明一切外面的事。于是，我明白了五旬节的意义。五旬节之后一个半小时内，他们对耶稣基督的认识超过了他们以前所有的认识。彼得，仍旧是一个冲动暴躁的人——因为圣灵并不改变人天生的脾气——他成了使徒，在耶路撒冷宣讲十字架，尊崇十字架，因为基督透过他的眼睛观看，透过他的舌头说话。这真是极大的奥秘。

他们从此不再是耶稣的朋友？当然不对。他们仍是祂的伙伴，但不再是单单站在一旁袖手旁观的同伴，而是与祂生死与共的朋友。祂住在他们里面。祂曾受苦、喜乐、争战，如今他们受苦就是祂在受苦，他们的喜乐就是祂的喜乐，他们的争战就是祂的争战。

他们不再作祂的仆人了？当然还是仆人，但不再是祂打发他们出去。祂与他们一同出去，他们是祂的器皿。他们的手就是祂的手，去轻轻触摸人们；他们的脚就是祂的脚，去快跑奔走爱心的服事；他们的眼睛就是祂的眼睛，放射着祂温柔的慈爱火焰；他们是祂自己的

一部分。

这是神秘的。基督教本身是奥秘的。但不只奥秘,也是事实。除非你能对事实提出其他说明,否则只一味否认奥秘的存在,这是不科学的,也是不诚实的。看看有关这群人的事实,他们外貌改变了,行为改变了,道德更新了,充满道德感情和高尚的虔敬;若不是出于奥秘,你又如何解释呢?

再看看周围的世界。约翰曾说,这世界不接受光——但这光从未熄灭,它一直存在,它总是在各地照耀,每个人或多或少都被它照着。这光曾因道成肉身的基督而来到世上。但五旬节之后,圣灵降临了。“祂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约十六8)。真理的灵来了,就产生教会;圣灵要透过教会,使这世界“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因此,这世界有了新的定罪,它的性质、分量、后果都是新的。

圣灵的降临也给教会带来新的激励;这激励遍布在会众心里,最终也要扩及会外的人,吸引着他们。教会散发的光芒照射在黑暗之处,将罪显明出来,并指引一条通向圣洁之路。教会已经藉着牺牲,赢得了基督的胜利,除此别无它法。教会必须先受伤,才能得胜。她必须藉着忧患、死亡、受苦,才能与基督同工。不论在何处,或是偏远的宣教工场,或是大都市,或是贫民区,基督的身体若受苦,祂的生命就流入这世界。五旬节为世界展开了新的一日;这世界有了新的定罪和激励。

那么,五旬节时代有什么限制?首先来看基督这方面。祂的资源是无止尽的。祂在世上时曾说过,“我是何等的受限制”(中文圣经作“何等的迫切”)。如今祂不必再如此说了。在祂自己里面,有那最终的、最完全的启示;借用旧约的话就是,祂里面有“丰盛的救恩”。祂用无尽的资源去作祂的工。

但是,基督在祂的身体——教会——里就受到了限制。即使早期的教会在忠心方面是完美无瑕疵的,祂仍然受到了限制。只有透过祂身体的臻于完美,祂才能得到最终的胜利。因此,历代以来,祂在祂的身体里是受限制的。就某种意义而言,我们不能归咎于教会

或其他因素；这只是神计划过程中之一部分。

就另一方面而言，若是不透过教会，基督亦无法触及每个人，祂的话语无法传到任何地方，因此教会亦有极大的责任。这是惊人的真理，是人难以领会的奥秘，但这是神的方法。祂不能透过天使宣讲使人和好的信息，而是借助于祂的身体，就是教会。神通向最终胜利的过程，在祂的身体（教会）里受到了阻碍。这种想法很自然地将我们带入下一个想法——五旬节带给教会的限制。我们还是得从原出发点开始——教会的资源是无止尽的，但教会是有限的。首先，她需要成长。即使到如今，教会仍不是一个完美的器皿，没有成长到她在基督里完全的身量。这是正常的限制。其次，从人看来，神的过程必然奇慢无比；但这过程是以绝对稳定的步调迈向神最终的目标。

五旬节之后的时代，当教会使圣灵担忧，消灭圣灵感动的时候，她就受了限制。"担忧"和"消灭"这两个词颇富含义。"担忧"是与教会生活有关；"消灭"是与教会服事有关。有多少时候，教会使圣灵担忧，消灭圣灵的感动，而她本身也因此受局限。这是多么令人心碎的事。

五旬节也带给世界限制。在基督里世界有无限的资源，世界所需要的一切，都可以在祂里面找到。它所需要的社会政治制度，以及提高人类品质的一切，都在基督里面。祂是世界的救主，祂的资源无穷无尽。但世界因教会的失败而受限制。那不是世界的错，教会对此负有责任。然而，世界毕竟也因它的抗拒而受到限制。这是圣经说到圣灵工作受拦阻时所用的第三个词。"抗拒"这词不是用来指教会，而是指教会外面的人。人能够抗拒圣灵。

资源从未减少过。我们很容易这么说，也同意这一点；但教会真的如此相信吗？五旬节的能力并未随时代演进而逐渐式微，今日我们的资源和当日一样源源不绝。我们心中应当问的是：基督是否在我们里面受到限制？如果祂因我们的软弱或不成熟而受限制，我们就不用忧虑，因为神的过程总是缓慢的。但如果祂的受限制是因我们使圣灵担忧，消灭圣灵感动，那么神的审判必然先从祂的家开始。

我们必须悔改、认罪、转回，让教会的复兴带来世界的复兴。只有基督在教会里不再受到限制，内住的圣灵可以任意运行，亮光才会照在外面的黑暗之处，最伟大的得胜才能来到。

4 使徒行传二 5～13

本段经文开启了教会见证的记载。教会为了遵行基督的命令，开始在耶路撒冷作见证。这段在耶路撒冷作见证的记载，是教会最初所作的事，极具研究和欣赏的价值。接下去我们将看到：耶路撒冷的第一个印象；在五旬节的大能之下传讲的第一篇信息；对初期教会的第一个反对；教会第一次试图实行凡物公用；第一次严厉而可畏的管教，藉着这次管教，教会得到洁净；教会第一次遭遇的逼迫；教会第一次设立执事；教会的第一位殉道者。

我们研究这些，就会发现在圣灵的旨意下教会生活的轮廓，教会的服事；因为圣灵来了，要解释属基督的事，并要在教会里，以及透过在世上的教会，来实现这些事。

我们现在来研讨教会见证所产生的最初印象。可以分两方面来思考：第一，那些令人印象深刻的事实；第二，所产生的印象。本章讨论的重点不是事实，而是印象。我们很容易犯一个错误，就是在读五旬节的记载时，过分强调所表现出来的事实，而忽略了它们所造成的印象。

首先来看那些令人印象深刻的事实。

第一件事是，“**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路加又说到，“**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这声音一响，众人都来聚集。**”

毫无疑问的，我们现在这样的翻译远比另一种翻译“**这消息传播出去之后**”要好得多。后者似乎暗示，众人是因为听到门徒用乡谈说话而聚集过来；但显然这不是作者的原意。译成“**声音**”的那个希腊文名词，从未用来指一项谣传或报导。它通常是指某种引人注意的

声响。这里毫无疑问的是指耶路撒冷全城的人都听到了那好像大风吹过的巨响。那是一阵惊人的声音,仿佛狂风暴雨横扫而过。

路加描述它是"**从天上**"来的。它好像一阵旋风,由天上降下来,落在一个地方,就是这些人聚集的所在。耶路撒冷的人都听见了这奇妙而神秘的风声,就聚集过来。这是第一件给人深刻印象的事实,一件不寻常的、超自然的事发生了。

但那一天更叫耶路撒冷人讶异的是那一群门徒的表现。他们看见并听见大约有一百二十人同时"**说话**",述说(很可能也歌唱)神大能的工作。彼得和那一群男女所咏唱、述说的主题和古代希伯来诗人咏唱的主题是一样的。但令聚集的犹太人大感惊讶的不是他们歌唱的内容,他们的主题,而是他们居然清楚而正确地用各地方的方言——帕提亚,玛代,以拦,美索不达米亚等——说话,歌唱。这些新近被圣灵充满的人,用许多种乡谈方言,清晰而狂热地歌咏着神;每一句话都深深打动那群讶异而又凝神倾听的群众。"**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

使徒行传、哥林多书信和以弗所书有关说方言的记载,都指明那是一种狂喜的言词。那些人不是在讲道,而是在赞美;不是陈述既定的讲词,而是倾倒他们灵里所满溢的喜乐。在圣灵的充满之下,他们对主有了新的异象;重新认识到祂的生命如何在他们的灵里悸动。他们明白,过去一切的盼望和渴望都已经得到满足了。他们知道,神的江河已透过祭坛的方式来到,如今他们浸浴在使人得医治、得生命的活水泉源里。他们因神的大能工作而赞美祂。

他们是否知道,自己正在用别的方言说话?无人能全然肯定这一点。他们以前是否熟悉这种方言呢?可能不是。他们用新的灵赞美,将心中的诗歌倾倒而出,以致帕提亚人,玛代人,以拦人,从罗马来的客旅,和住在美索不达米亚的人,讲各样方言的人,都侧耳倾听。他们都听到了用自己乡谈所唱的歌,是那么正确,清楚。歌声里最先提到的是复活,那也是使徒讲道时最先说到的。我们多么希望当时自己也在场,聆听教会发出的第一首赞美诗。

接着来看耶路撒冷产生的印象。"**众人就都惊讶猜疑,彼此说,**

这是什么意思呢？还有人讥诮说，他们无非是新酒灌满了。"从这几句话可以看出，教会给耶路撒冷的第一个印象。它包括了三重性质：首先是惊讶，其次是困惑，接着是批评。

这种惊讶的性质是什么？那是一种心理上的被吸引，但却不明白。他们不知道所闻所见的那些事有什么含义，心中不禁生出好奇，由好奇而产生崇拜。但好奇心一止，崇敬心也止息了。在那一刻，耶路撒冷人将注意力从其他事物转移到这件事上，这只是一个开端，因为至少接下去一两个小时内，人们离开学校，停止辩论、争吵，忘了彼此间的差异，而聚集在一起，共同为这一件发生在他们中间的不寻常事件感到惊奇；虽然谁也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

他们一面观察，一面倾听，渐渐的他们除了惊讶，又生出困惑。如果说惊讶是心理上的被吸引，那么困惑就是心理上的被击败。惊讶是表示他们不明白，困惑是表示他们知道自己不明白。一个智慧的心灵若体察到自己的不明白，那就大有盼望了，因为那是向未知探索的良机。

紧接着困惑的，就是批评。批评是心理的活动。这些又惊讶、又困惑的人得到一个结论。他们首先提出待讨论的问题："这是什么意思呢？"有人下结论说，"他们无非是新酒灌满了。"意思是，他们都喝醉了。这些人现在比较接近事实了。他们起初是惊讶，然后是困惑，如今心思开始活动。这些事到底是何意思？看看那些门徒，他们的眼睛散发着光彩。听听他们的谈话，充满了炽热的情感。对某些人而言，这种现象只有一个解释：他们喝醉了。

事实上他们所说的比他们想像的更接近真理。他们的结论并不错。仔细观察彼得的回答："你们想这些人是醉了，其实不是"（15节）——意思是说，不是你们想的那样。再拿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十八节的训谕来比较。一种是想用虚假方法来实现完整的生命，另一种才是真实而有效的方法。

这段记载和我们现今活着的世代有何关系？首先必须记住，五旬节的神迹仅仅是最初才有的，并未产生任何永恒的结果。在众人中说方言的恩赐固然引起大家（甚至包括使徒）的惊讶，但它本身并

未带来任何结论。它并未使人因此知罪，认识基督。它需要预言来促其完成。它为预言制造机会。它直接的效果就是我们所提到的，产生惊讶、困惑、批评，以及彼得利用它来说预言。请注意说方言与预言之间的关系，看看保罗是在何等和谐的启示下教导我们这段话：“宁可用悟性说五句教导人的话，强如说万句方言”（林前十四 19）。预言才是带领人相信并完成神旨意的最终方法。

这一切都只是开端，尚未完全。就如在当时神迹是必要的，为的是吸引耶路撒冷人注意，待属灵的事实一一发展之后，神迹的必要性就消失了。在这种关系下，我们最好记住基督对于神迹的态度。人总是追求神迹。邪恶和淫荡的世代总是说，给我们显一个神迹；基督总是回答，没有神迹给你们看。神迹只是偶然出现的，没有神迹才能成就更好的事。基督对祂的门徒说，“你们当信我。”那是祂迫切的呼吁。祂接着说，“即或不信，”——如果你们作不到这一点，觉得相信我这件事太高不可及，太难了，太高贵了，以致无法作到——“也当因我所作的事信我”（约十四 11）。这些奇迹都是证据，用来吸引人注意，但它们从未使人因而信服。使人相信的是从圣灵大能里所发的预言。但在一开始，必须有从天上来的大声响，有如大风吹过的巨响，有用各种方言说出的奇异而狂喜之话语；但是这些除了引人注目之外，别无其他作用。它们是直接从神来的，是有正面功用的；但它们只出现片时，倏忽消失，从此未再出现过，因为已经无此必要了。

那么这段记载到底有什么永恒的价值？自古以来，教会总是向这世界显明超自然的现象，造成世界的惊讶、困惑、批评。这些现象是随时代的需要而改变。在使徒行传里即可见到这些现象转变得极为迅速。我们读毕全书，会发现不论基督的使者——那些被圣灵充满的见证人——到何处，那里都会发生一些事，使得人们惊讶不已，其效果和五旬节的方言所造成之结果一模一样。一会儿是瘸腿的人得医治，一会儿是监狱被震动，使徒得释放。不久又看到新的团契诞生，许多原先不是顺服同一位主的人纷纷加入团契。接下来是一位殉道者的死。司提反被人用石头打得头破血流。但看看他的脸！有一种前所未见的荣光闪耀着。那是超自然的死亡。当时有一位年

轻、体面、极有教养的法利赛人在场，目睹了司提反那张散发荣光的脸，这事对那位年轻人造成了长远的效果。他感到惊讶、困惑，他开始批评；但是最后他悔改信主了。不久我们又看到使徒在撒玛利亚的事工，那里有一位叫西门的，想要用钱购买彼得和约翰的权柄。然后是保罗的悔改，以及这事对腓力斯、非斯都和亚基帕王的效果。

惊奇、困惑、批评，这些都是方言造成的效果。神用许多方法制造效果，但这些惊人的方法，其真正价值总是在它们造成的效果上，就是它们为预言所造成的机会。神的教会是否使这城感到惊讶、困惑，进而起来批评呢？问题往往是，无事值得他们惊讶、困惑、批评。教会的工作应该是被圣灵充满，才能使全城的人惊讶、困惑、批评，然而我们只是偶尔可以作到。必须再补充一点。只要有人批评，就是值得的。有人批评教会喝醉了，这是很有价值的。是否有人批评你这个基督徒喝醉了？恐怕很少有人认为我们喝醉。我们缺乏发亮的眼睛，动人心弦的歌唱，引人归主的热忱；这些都是使众人惊讶、困惑、批评的必要条件，这样才能为预言制造机会。

我们的责任不是努力去制造过去的现象。一个人用不着急切地想听别人说其他地方的方言。这个成了过去的现象里面隐含着完整的理想。初期教会因为没有时间去学习当时的各种语言，所以神供应这项属灵的恩赐来满足种族复杂的群众之需要。有一次我听见一位纽约来的传道人说，纽约之所以问题丛生，是因为它聚集了各国各地的人种。但这正提供五旬节那样的良机。我们缺乏说方言的恩赐，但我们可以花时间学不同的语言。神绝不会因为我们懒于学语言而行神迹，来弥补我们因懒惰造成的缺乏。

每一个肢体都被圣灵充满，好使圣灵能够制造新的现象，来叫世人惊讶，这是教会的责任。然而教会对于政治、国家、财富、神学、组织的兴趣，却一直大过对圣灵的追求，这样就难以使众人惊讶、困惑、批评。如果彼得讲道时，人们无动于衷，毫不惊讶，他的讲道有何用处？人们惊讶、困惑、批评的时候正是传福音的良机；这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教会向人作出见证的结果。那时，惊讶不已的人们将听见神的道如雷贯耳，又好像赐福的恩雨，其结果必昭然可见。

5 使徒行传二 14～47

这段经文记载了第一篇五旬节信息，以及接着产生的结果。本段经文极为重要，因为它一方面启示了讲道的真正方法和主题，一方面描述这种讲道所产生的效果。我们将在本讲里概略地论及每一点，包括信息的方法与内容，讲道的效果(包括立即的和长远的)；至于使徒在圣灵浇灌的大能下对那群聚集在耶路撒冷的人所说的实际事情，则延缓到下一章才讨论。

首先来看这篇讲道所用的方法，我们可以从其中的原则得到启示，知道正确的讲道方法是什么。

这牵涉到三方面，第一是身体的；第二是心理的；第三是超然的，属灵的。

我们不必花太多时间讨论第一点。它全部包含在这一句话内：**"彼得和十一个使徒站起，高声说。"**

这实在是蒙召讲道的人最佳的模范。**"和十一个使徒站起。"**这本身是一个新方法，和拉比所用的方法大不相同。耶稣在离世前，曾意味深长地对祂的门徒说，他们将不被称为拉比。他们不再单单作教师，也要作使者。教师是坐着的，使者是站立的。

"高声"二字的重要是无需赘述的。如果有三千人在场，只用对三十个人的声量说话显然无济于事。这声音必须使最远处的听众都清晰可闻。

下一个词同等重要。彼得**"高声说"**。在希腊文里，这个**"说"**是指清楚的宣告；是一种正确的发音，好叫群众中每个人都能明白。这个特别的字也出现在其他两处地方。第一处是在第二章，**"接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另一处是保罗站在亚基帕王面前为自己申诉

时，他回答非斯都指控他是癫狂的话说，“非斯都大人，我不是癫狂，我说的乃是真实明白话”(徒二十六 25)。两处地方的“说”都是指清楚的宣告。因此这第一位讲道的人以使者身份站起来时，他提高声音，好叫全体听众都听得见；又用清晰的话向众人宣告。

最后，但不一定是最不重要的，是他“对他们说”(中文圣经无“对他们”三字)。

今日的讲道往往是在人“面前”讲道，而不是“对”他们讲道；事实上这两种方法有极大的差别。

不久前在一个传道人的聚会中，我听到一位传道人说，传道人的工作在几年前就如战斗一样，不断与灵魂角力，强迫他们顺服；他大为感叹良机已不再。假如情况正如他所讲的，那就太可惜了。因为传道人的工作本来就是要使人的心灵顺服，即使他们有能力用高言大智的话语，动人心魄的词句讲道，但若是这篇讲道只以隽言睿语或感人肺腑的话结束，而不能叫人的灵魂顺服，他的讲道就彻底失败了。

接下去探讨讲道时用的心理方法。请注意到，彼得一开始就承认他们有权利发问。我们只要观察一个简单的字及它在本段中的位置，即可一目了然。这个字即是“这”。“这件事你们当知道”(14 节)。“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16 节)。

聚集的众人开始批评时说过，“这是什么意思呢?”他们所用的“这”字涵括了他们所见所闻的一切；那些使他们惊讶、困惑的事；如大风吹过的响声；那群人狂热的赞美歌声；而最令他们讶异的是听见那群人用各地的乡谈说话。

于是群众说，“这是什么意思呢?”

彼得开始讲道时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哪，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他的意思是，我就要解释“这”是什么；我即将回答你们的问题。于是他开始反驳他们自己找出的愚蠢答案。他们中间有人说，“他们无非是新酒灌满了。”彼得说，“你们想这些人是醉了，其实不是醉了，因为时候刚到巳初。”巳初是一天献祭的时刻，人们在巳初之前是不吃也不喝的。他回答了这项错误的假定之后，接着解释他们的困惑，“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在这句话里，他将这些事和

古老的预言连接在一起。

然后他追溯拿撒勒人耶稣的历史，结尾时如此宣告："祂……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33 节)。

整段信息是根据一个前提：众人有权利要求解释。"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一个诚实而妥当的问题。"他们无非是新酒灌满了。"是想要探知真相的盲目猜测。彼得并未动怒。他既不因他们的错误推论，也不因他们想要察知真相的态度而恼怒。他说，"这件事你们当知道。"请听我解释，这不是你们想像的那样怪诞离奇。"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他是你们自己的先知；更进一步，还有你们都认识的拿撒勒人耶稣，祂"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一个传道人最基本的心理态度是，承认人有询问的权利，并且愿意回答他们的问题。

再度，这位使徒提到他们已经知道的事。他在着手解释他们所不明白的事之前，先带他们回到已经熟悉的事上。这是你们自己的先知所写的。这是你们所认识的人子耶稣，祂的诞生、死亡、复活所带来的结果。

这才是真正的讲道。不论在世界各角落，或蛮荒地带，或富庶都会，原则都一样。若你在雅典讲道，不妨引用一些希腊古诗；若向吕高尼的人讲道，就拿罗马神话里的神和耶和华作对比。你要用他们所熟悉的事物作开端。

传道人必须常铭记于心：世上每一个人都有亮光照着他们，神绝对不会使人类毫无见证可看。因此真正的传道人和宣教士应该从人们所熟知的事物着手，指出这些事与基督的关系。

仔细观察这篇讲道如何将真理有次序地陈列出来。我们现在只是稍微提一下，后面会再详细讨论。首先是，"拿撒勒人耶稣。"接着就将有关基督的整个真理依序说出来。

讲道的心理方法最后一点是，宣告基督是主。"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祂为主、为基督了"(36 节)。

这就是讲道的心理方法——承认他们有权发问；使用他们已知

的事物；依序陈明真理；最后宣告基督是主。

我们首先观察彼得是如何预备好去顺服圣灵。不到两周之前，基督对他和其余的人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作我的见证**”(徒一8)。圣灵来了，即刻就有圣灵的方法赐下，那个方法就是迅速而直接地顺服圣灵，抓住良机，趁群众惊讶、困惑、批评时，把握机会，传讲基督的信息。

但也请注意这位传道者的坚定信念。那种清楚的异象是圣灵光照的结果。整篇信息里找不到“很可能”、“假定是……”这一类的句子。从头至尾，我们看不见一句语意模糊的话。那篇信息是正面的、可信的、谦恭的宣告。

传道者的勇气也显而易见。众人固然都怀着惊讶、困惑、批评的态度，但所有官长仍对拿撒勒人耶稣心怀敌意，视其为异端。然而彼得一开始就提到拿撒勒人这几个字。他面对着从犹大或其他地方聚集到耶路撒冷来的人，大胆地说，“**神藉着拿撒勒人耶稣……将祂证明出来……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祂为主、为基督了。**”这是从圣灵来的勇气，是圣灵光照的结果。

对所有听见的人而言，这是双重的见证；一是人作的见证，一是圣灵的见证。后来撒都该人开始反对他们，官长对他们说，你们凭什么胆敢传讲我们所禁止的信息呢？请注意他们的回答，“**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我们为这事作见证……圣灵也为这事作见证**”(徒五29～32)。

神的灵，带着响声和风、火的表记而来，将这位七周以前还畏缩、胆怯的彼得，转变成新时代的一位先知、使徒、传福音者，使他的第一篇讲道得到极大的果效。得胜的属灵记号最初是彰显在传道人身上，但最终则彰显在相信的众人身上。

最后，来简短看看彼得这篇讲章的内容。彼得一开始就引用旧约经文；显然他选择引用约珥的话，是最适合不过了。约珥若不是最早代，就是最近代的先知，他有关圣灵的信息远比古代其他的预言要清楚明白。彼得选择了那篇信息。他引用了那信息中刚刚应验的一部分，和正在应验的一部分，以及尚未应验的一部分。主的日子尚未

来到，因此祂来的兆头尚未出现。彼得引用整段预言，因为他知道基督升天，圣灵降临之后，整个计划已经开始了，虽然到最终完成之日还有一段时候。

接着彼得宣告基督的事。我们一一列出来：

耶稣的事实："拿撒勒人耶稣。"

祂的人性和事工之完美："神藉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

耶稣的死："祂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藉着无法之人的手，把祂钉在十字架上杀了。"

耶稣的复活："祂原不能被死拘禁。"

祂的升天和接受圣灵：祂升上高天，得着荣耀，"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

祂的活动："就……浇灌下来。"

彼得这篇信息的结果是立即的，也是持续的。立即产生的结果是相信，询问；指示，劝诫；顺服，加添。众人说，"我们当怎样行?"彼得立刻答复他们，继续带领、栽培他们。其结果也是持续的，于是产生了新的条例，新的团契，新的经历及增长；我们都应该回到这一切上面来。

彼得的这篇讲道表明，一篇信息就是宣告神要对人说的话。有写成的道——约珥的预言；有活出的道——拿撒勒人耶稣；但神总是有话要对人说。传道者的工作就是将神要对人说的话告诉他们。传道者的职责不是猜测一些真理，或者试图将真理迎合世俗的潮流。他应该对这世代说，"耶和华如此说。"传道者若针对属灵的事，就必产生属灵的结果。他不是从事情的圆周着手，而是直接从圆心开始。他对每个人说，要先对神右手边的基督加冕，然后由那中心点出发，重新调整你的生命，更新一切事。作为一个基督的使者，他必须要有经历，要有智慧，且被圣灵充满，他的传讲才会发出果效。

6 使徒行传二 16～21

本段经文的关键在“**这正是**”三个字上。从这几个字，我们看出彼得是要回答那群惊讶、困惑、批评的群众心里的问题——“**这是什么意思呢？**”彼得承认他们有权发问，他立刻把握住机会，首先带他们回到熟悉的先知书上，提醒他们这些事都是先知所预言的——“**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

先知已预告过这一类的事，所以彼得可以提醒他们，他们所见的现象早已在预言中说明起因——“**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因此他提出解释，这些人并不是如他们想像的那样被新酒灌满了。

五旬节的圣灵浇灌和古老预言之间的关系颇吸引我们注意。先挑出“**这正是**”三个字作正文，然后我们将回顾那篇古老的预言，看看它最先在哪方面应验了，以及它如何暗示了这个圣灵的时代。

探讨彼得引用的预言时，我们首先对约珥书作一概略认识，研究那篇预言的文本及其上下文。

我们很难从历史上来确定约珥预言的年代，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他若不是最早代的先知，就是最近代的先知。他没有提到居鲁士，也没有提到亚述人或迦勒底人。但他提到推罗、西顿和非利士。他在整卷书里未提到拜偶像和腐败。贯穿全书，他不断讲到当时仍保持着圣殿的敬拜。他对君王和王子的事保持缄默，但却不断提及领袖和祭司。他不像其他先知书那样贬低祭祀的价值；相反的，他因为人们在蝗虫为害时未带任何祭物到圣殿而悲叹。约珥书里的不少预言也在圣经其他书卷出现，这表示他引用了别的预言，不然就是别的先知引用了他的预言。一般都同意，约珥的预言不是在阿摩司到凯撒利亚这段期间写的。它的完成不是在这段期间之前，就是在其

后。它特别提到圣灵的工作，讲得如此清楚、准确、断然、实际，本身就自成一体。以赛亚也明白提到过圣灵的降临，但是所有古代的著作里，没有一段经文像彼得在五旬节选用的这段预言，如此准确、肯定，符合实际。它或者是最早期的预言，是关于圣灵的赐下，目的在默示那些跟随神的人；它或者是最近期的预言，用清楚的陈述将一切说过的事总结起来。

那么，整个约珥书所默示的是什么？约珥首先感到怵目惊心的是当时全国遭遇的蝗虫之害，一切作物尽被啮噬一空。当时的人意识到灾难临头，却未从这事联想到他们与神宝座之间的关系。今日亦然，一些天灾、人祸、战争，会使人们深思，密切关心，但却未能使他们爬到高处，从他们与神宝座的关系来诠释当代的危机。

然而，约珥却作到了。他的预言主要是针对当时实际发生的蝗害。他首先呼吁人们好好思想一下。他对老年人、醉酒的、少年人提出呼吁，要他们回顾往日，仔细思考。然后他宣告，这场蝗害乃是耶和华在祂的日子里所采取的行动，接下去神还要因他们的罪审判他们。他又呼吁他们，一方面要沉思，一方面要谦卑。

他观察了他那时代所发生的事，并向人们解释其中的含义；然后他预告另一个审判，使用过去的事来预表即将发生的事，他用蝗虫来预表将有大军临到，与他们争战，审判他们。

在这两种关系之下，他指出神的审判，并宣告神的恩典。他告诉百姓，他们若在神面前悔改，谦卑下来，祂就必拯救他们。到目前为止，这个预言似乎与我们不大相干。但是，先知接着说，“*以后……*”我们的圣经里，约珥书第二章第二十八节，是希伯来文圣经的第三章第一节。修订的人以为他们这样安排比希伯来原文的安排高明，事实不然。我们现在的秩序似乎暗示，接下去的事是紧接着发生的。事实上，“*以后*”这词显出，先知如今攀到更高的地方，看得更遥远。他极目远眺，看见一个惊人的、希奇的，在他百姓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事，“*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

这位先知已经超越了他的时代，他的未来，看见他所描述的事，“*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

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作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

这些话一字一句地打击着希伯来人的偏见态度。神的灵并不单单浇灌希伯来这国，而是"浇灌凡有血气的"。说预言不仅只是祭司或利未人的特权，也不只是男子的特权，而是"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也不单单是儿女，并且仆人和使女也置身先知的行列里。就是说，神的灵要浇灌所有人类。祂的灵将给男人和女人说预言的能力。神的灵赐下，要扫除一切阶级制度，给奴隶极高的权柄去宣告属灵的奥秘。

他还看见什么？"在天上地下，我要显出奇事，有血、有火、有烟柱；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到那时候，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因为照耶和华所说的，在锡安山耶路撒冷必有逃脱的人，在剩下的人中必有耶和华所召的。到那日，我使犹大和耶路撒冷被掳之人归回的时候，我要聚集万民"（珥二 30～三 2）。

如今，这位先知的眼光越过了五旬节的圣灵降临。他仍继续眺望；在他的视野中，千载岁月和无数世代之后，是那奇异而奥妙的景观。他看到末后的日子，神将犹大和耶路撒冷被掳的人召回；祂要将分散在全世界各地的以色列人聚集起来，带他们回到那有特权、能力、责任之地。但神尚未作到这点。那个预言尚未应验。

总结说来，约珥是站在他当时的环境里，他看见蝗虫灾害是出于神的行动；因此他将那预言应用在他的世代里。然后他升到较高的异象中，看见他们犯罪的结果必带来新的审判，于是他宣告审判将要来临。接着他又爬到更高的位置，看见圣灵将浇灌凡有血气的那世代；那时儿女、仆役、使女都要说预言，少年人要见异象。然后他说，在主的日子到来之前，天上地下将有奇事，有血，有火，有烟柱；那时，凡求告主名的必得拯救。

在约珥的预言里，我们看见了对圣灵降临的完整描述；它的开端——"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它的特质——"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作异梦。在那些日子，我

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它的完成——在耶和华的日子未到之前,“在天上地下,我要显出奇事。”

根据这预言,圣灵的赐下是无法估量的。它没有告诉我们时间。它一开始就提到圣灵要浇灌凡有血气的。它的特质是说预言和见异象。最后以超自然的神迹奇事作结束。

五旬节那天,众人在惊讶、困惑、批评之际,问道,“这是什么意思呢?”彼得回答说,“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

这位新制度下的使徒将印记印在约珥的预言上,那么,我们当如何解释五旬节的含义呢?就历史而言,五旬节那天是圣灵浇灌凡有血气的日子。就时代主义分期法而言,五旬节是预言、异象和异梦时期的开端。最后,五旬节是最终行动开始之前的阶段,超自然的神迹奇事将显示神对付这世界的新方法即将来临。

那么,现今我们是在哪一阶段?黎明已经过去,白日接着来到,黑暗尚未来临。黎明是,“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白日是,“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作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黑暗是,“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那日子尚未来到。

这段先知的教训可以使我们谈到五旬节时不再叹气惋惜,好像五旬节已经一去不返了。黎明固然已经过去,但当日头高挂天际时,谁还会去悲悼黎明的逝去?我们有时候会以为黄昏已近,暮色已经笼罩大地,似乎我们正在接近恩典时代的尾声;但我们的心里用不着悲哀,悔恨。我们不相信这样的安排是神对世界的最后一个行动。我们的盼望也放在那更远之处;事实上,祂要从犹大和耶路撒冷召回祂的民,用其他方法继续完成祂的旨意。现今我们用不着思索神的整个目标,我们只需记住,我们所生存、所服事的时代,是神计划里的一部分。神从未想要拿人类来作实验。祂始终坚定、确切地向前行;而我们所生存的这时代只是一个更大时代的一部分。我们毋需为黎明叹息;我们当为它献上感谢,破晓时分发生的事将长久吸引着我们。我们毋需浪费时间去寻索时代末了的事,因为它来之前必有超自然的兆头预告它的临近。

最后来看看圣灵降临那日的特色。那是圣灵浇灌的日子。圣灵与人类的历史一直息息相关。圣经一开头就可看见圣灵:**“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创一 1～2)。我们不断在圣经中发现圣灵的踪迹——祂替自己穿上人性,又替人穿上神性,将巧妙的技术默示人,好让工匠用金用银建造会幕。在过去的世代里,圣灵被发现,来临,离开,再访,隐退。正如创造天地时,祂运行在混沌黑暗之上,祂同样运行在接下去的混乱上,直到道成肉身,童女从圣灵怀孕生子为止。五旬节那天不是神的灵开始运行之日,那是圣灵**“浇灌”**之日,是一个确定而特殊的开端之日。神的灵不再是访客,不再住在个别的灵魂里,而是丰丰富富地浇灌下来。

圣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人”**。不妨打开旧约,观察**“凡有血气”**这句子如何一再出现。有的时候——例如但以理书出现过一次,其他先知书也出现多次——它是指一切从最低到最高层次的动物;但它若用来指人类,总是指所有人类。旧约里,**“凡有血气的”**从未用来指一个国家,或希伯来国。圣灵浇灌凡有血气的。那是说,在五旬节那天,神的灵要与整个人类发生关系。圣灵透过基督,浇灌凡有血气的;有关这位基督,经上如此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约一 1,14)。这不单单是描述那个拿撒勒人耶稣,它也有广泛的意思,指出祂来是与整个有肉身的人类有连系。祂成了肉身,不是取了天使的本性,而是穿上人性。祂成了肉身,不是只成为希伯来族的一分子,而是全人类的一分子。祂成就了作为人类代表的工作就升到高天,不久圣灵就浇灌这个人类,使这个人类和祂相联合。

圣灵浇灌凡有血气的,其中有特定的目的。圣灵要使凡有血气的认识到罪、公义和审判。祂要给人类阻挡恶者的能力,祂也要一直阻挡,除非祂被迫离开那个人。

圣灵降临那一日的特色是:异象、异梦和预言。

异象是什么?是守望者所见到的景象。异梦是什么?是沉睡之人所看见的事物。异象是给少年人的,因为他们随时警醒守望。异

梦是给老年人的，因为他们常常休息。

“**不论男的、女的，自主的、为奴的**”，都可作先知。新约的先知就是用口作见证的人。圣灵来，就摧毁、焚烧一切虚假的界限和藩篱，不再区分人的阶级、性别，在祂里面，整个人类得以联合。

圣灵浇灌可以带来说预言的能力，我们不应当再保持沉默。若是我们不能为主开口作见证，我们就当畏惧；若是我们缺乏异象和异梦，我们也当畏惧。若是我们对圣灵毫无反应，不单单我们要失败，同时我们也限制了神；因五旬节时代最奇妙惊人的奥秘是——圣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人**”，祂在等待一个与祂同工的人，这个人或是男子，或是女子，或是小孩。神将我们带入与祂的交通里，好使我们能传递祂的信息，等待基督再来的那一天快快到来。

7 使徒行传二 22～36

我们越仔细思考这篇在圣灵大能下讲的第一篇信息，就越觉察到它的奇妙。上一讲已讨论这篇信息的第一部分，最后总结在“这正是”几个字里。现在要继续探讨第二部分，是以“祂就把……浇灌下来”数字来归纳全段主旨。这部分有三件事情极为重要。

彼得首先追溯导致五旬节事件的过程；他以“拿撒勒人耶稣”开头，以“祂就把……浇灌下来”作结束。

我们读这段经文，会发现有好几处是括弧句，就是加插进去的句子，第二十五节，“大卫指着祂说”，我们可以感觉到，彼得暂时离开他自己的时代，离开谈话的主题，引用诗篇的话，然后再将所引用的经文实际应用出来。第三十二节中他重复第二十四节的话，“神……叫祂复活。”因此这一整段经文（第二十五节至二十八节）都是插入句。我并不是说这段经文不重要，反而认为它至关紧要，因为它显示了彼得正在讲述耶稣使命中极重要的事实。

彼得追溯了导致五旬节事件的过程，并且特别提到复活的事实之后，他作了五旬节的宣告，就是耶稣是主，是基督。

首先来思想导致五旬节圣灵降临的过程。使徒彼得清楚地指出七个阶段。

他一开始就指出人子耶稣的名字，使用众人最熟悉的称呼：“拿撒勒人耶稣。”

其次他说到，这拿撒勒人耶稣在他们中间所表现的，是一个完全人——“神藉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祂证明出来，这是你们所知道的。”

接着他用饶富意义的语句，提到这人的死：“祂既按着神的定旨

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藉着无法之人的手，把祂钉在十字架上杀了。”

然后他宣告，同一位人子，已从死里复活：“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祂复活，因为祂原不能被死拘禁。”

接着他证实，这位从死里复活的人子已升到高天：“祂既高举在神的右边。”

然后他宣布，这位被高举的人子已使耶和华古老的预言在某种特殊的方式下应验了：“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

最后，他宣告同一位人子要把圣灵浇灌下来：“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

这些阶段可以简化为：使徒说到那人；祂所彰显的完美；祂的死；祂的复活；祂的升天；祂接受圣灵；祂赐下圣灵。

这一切的中心事实，就是复活。有三阶段在它之前：成为拿撒勒人耶稣；祂的完全；祂死在十字架上。另有三个阶段在复活之后：祂升到神的右边；祂接受圣灵；祂将圣灵浇灌那些等候的门徒。因此我们可以说，耶稣的中心使命就是复活这事实。

现在让我们来思考这七个阶段。我们将试着一一研讨每一个句子。

彼得首先使用一个人人熟知的称呼，“拿撒勒人耶稣。”如此标明了他要集中讲论的这人之身份。他使用听众已经熟悉的称呼。当时耶稣已名闻遐迩。许多人曾亲眼见过祂。即使未见过祂的人也多半听说过祂。祂已经是远近驰名的“拿撒勒人耶稣”。根据已有的记录，腓力是第一个如此称呼耶稣的人。他对拿但业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这种称呼马上引起拿但业的注意和批评，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不久之后，一个被鬼附的人看着耶稣的脸说，“拿撒勒的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耶稣服事阶段的末期，一天骑驴进耶路撒冷，我们都认为那是一个得胜的场合，但合城的人说，“这是谁？”群众中的加利利人回答说，“这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稣。”祂被出卖的那夜，兵丁前来捉拿祂。祂问他们说，“你们找谁？”

他们回答说，“找拿撒勒人耶稣。”彼得在大祭司的下院烤火时，一位使女看着他说，“你素来也是同拿撒勒人耶稣一伙的。”罗马巡抚彼拉多命令在十字架上面写道：“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耶稣复活那天，天使对在一旁等候、哭泣的妇女说，“你们寻找那钉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有两个门徒在往以马忤斯的路上遇见一位陌生人，问他们为何面露愁容，他们说，“你在耶路撒冷作客，还不知道这几天在那里所出的事吗？”祂说，“什么事呢？”他们说，“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祂是个先知，在神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我举这些例子，是在强调这事的重要性——就是祂被人广知为“拿撒勒人耶稣”。

彼得使用这个特殊的称呼，是因为这是人人皆知的。他接下去要开始介绍他们所熟知的耶稣之人性，所以他用“拿撒勒人耶稣”这称呼来提醒他们祂的人性。

圣灵浇灌人的生命之后，接着发生的一切事都和耶稣基督的人性有关，都和祂来到世上，成为人类一分子的事息息相关。这个一开头的称呼，使我们立刻感觉到与祂是多么接近；毫无疑问的，这正是彼得的用意，要强调他们与基督的关系。

在称呼之后，紧接着是：“神藉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祂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我们必须极谨慎地来看这几句话最初、最单纯的含义。使徒并无意用这些话来宣告拿撒勒人耶稣是神喜悦的。我们很容易这样解释“证明”一词。让我们换一种说法，把“将祂证明出来”改成“将祂彰显出来”。

彼得宣告，这位拿撒勒人藉着异能、奇事、神迹，被证明给他们看。问题是，这些神迹、奇事到底能证明什么？要回答此问题，必须仔细考虑整段叙述。先来看看彰显（或证明）所用的方法。那就是异能、奇事、神迹。“异能”是指运用一种大能。“奇事”是指大能对人心所产生的影响。“神迹”是指大能和奇事所造成的价值。

彼得宣称，这些都是神的工作，是“神藉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的。乍看之下，这种说法似乎掠夺了耶稣的一些荣耀，但必须记住，祂自己说过，“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作的；我说这些话，乃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约八 28）。那些奇事、神迹，都是神作

的，是祂藉着耶稣完成的。这位拿撒勒人乃是神作工的器皿，完全任由神使用；神藉着祂来运用祂的大能，产生奇事，给人神迹。这些证明和耶稣有何相关？这些乃是彰显祂的神性，显明祂完全明白神在祂属人生命中的旨意；因此，祂是一个工具，全然合乎神用，神藉着祂来工作。那就是从人的层次看，耶稣和我们之间的区别。我们都是人，祂也是。我们都不完全，祂却是完全的。神不能藉我们作祂一切的工。作为神的工具这方面来说，耶稣是绝对完美的，所以神能透过祂在罪人心里行奇事，将祂要世人知道的事启示给他们。使徒对于导致五旬节过程的第二部分解释让我们看见，耶稣是一个完全的人，没有任何罪的瑕疵。

然后使徒进入这过程的下一个阶段。他仍然强调这"人"，他说，**"祂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藉着无法之人的手，把祂钉在十字架上杀了。"**这段陈述涵盖了整个十字架的奥秘。使徒认识到十字架属神的一面，和属人的一面。我们如今距离主钉十字架已有一千九百多年，但是当时在场听彼得讲道的人距离那日子却只有七、八个星期之久。他们对十字架记忆犹新；那个粗糙、冷酷、血迹斑斑的刑具仍历历在目。他们知道钉十字架的意思。彼得提到它时，并未一开始就提到它的残忍和粗鄙。他从高处，无限遥远之处着眼：**"祂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这正是十字架的真谛，是当人知道自己是罪人时能够紧紧抓住十字架的原因。我们不是因一个人的被杀而得救。我们乃是因一个按着神的定旨和先见而死的人而得救。那不是一次卑鄙的谋杀暴行，它有更多的含义。那是"**按着神的定旨先见**"发生的。"**定旨**"的"**定**"在希腊文里正是"地平线"一词的字源。"**定旨**"系指神的计划，是在神的旨意范围之内的。彼得在五旬节那天说到，耶稣的死事实上不是一件意外，也不是人手造成的。那是神永恒的旨意和计划在人类历史上的实现。

但十字架也有属人的一面。彼得使人的罪与十字架面对面相向。注意他所仔细分别的两种人："**你们**"，"**不法之人**"。"**你们**"指他当时说话的对象——以色列人；"**不法之人**"指外邦人，罗马官长，兵丁。所有人都包括进去了：以色列人，外邦人。这是从人这方面来看

的。十字架被举起的那一刻，人子被钉在上面；律法之下的人罔顾律法；无法之人泯灭他们的良知。从人这一面看，祂的死是罪造成的，是一件可鄙的、卑劣的罪行，但祂并未犯罪。这位完全、无罪的拿撒勒人耶稣，按着神的定旨被交出来，被人的罪所杀戮。

彼得立刻接下去说出中心事实，“**神……叫祂复活。**”我们将在下一讲里用使徒所引用的那段诗篇，来解释这一句话。但此刻我们必须强调这里面的一贯性。自始至终，彼得所提到的都是同一个人：拿撒勒人耶稣；一个被彰显的人；祂被交在人手中；神使祂复活。如果这里不承认所指的是同一个人，整段经文就毫无意义，那么基督教最重要的根基就只是建立在人的想像上，或是谎言上，这是极其荒诞无稽的。

使徒又用这几个字描述下一阶段：“**既被神的右手高举。**”这是指祂的升天。

稍微注意一下第三十四节，可以帮助我们解释“**高举**”一词。那里引用了大卫的话，“**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很多时候，采取希伯来文的形式来解释圣经更清楚明白，此处即是一例。希伯来文这节经文是，“**耶和华对我主说。**”我们若翻到诗篇第一百一十篇，可以看到这句话的含义。那篇诗是弥赛亚诗篇，这是所有希伯来解经家和基督徒学者所一致同意的。我们从其中看见弥赛亚被加冕，登上王座，赢得最终的胜利。那就是彼得宣告的意义，说明神已将祂高举。这位拿撒勒人耶稣，完美的人，被钉十字架，复活，升天，被高举到大能和权柄之处，到神的宇宙中心，祂的升天是为了最后的得胜“——**我使你仇敌作你的脚凳。**”

接下去的句子充满奥秘，向我们启示宇宙中心所发生的事。其奥妙实非言语所能尽述。彼得宣告，耶稣正如大卫所预告的，被高举到神的右手边，直等神使祂仇敌作祂的脚凳，然后，“**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这几个字——“**所应许的圣灵**”——使我们想起我们的主在离开他们之前所说的话，“**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那么，父所应许的是什么呢？让我们一瞥古代的经文。神藉着以赛亚说，“**我要将我的灵浇灌。**”祂又藉着约珥说，“**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

有血气的。”祂藉着耶稣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如今，彼得说，这位钉十字架、复活、被高举的拿撒勒人，已从父接受了所应许的；那应许就是，祂要为凡属血气的领受圣灵；这灵是为新世代所预备的。因此，彼得用美丽而实际的话形容这个事实：当拿撒勒人耶稣来到宇宙的中心时，神就应验了祂的古老预言，赐给祂圣灵；不是为祂自己，而是为凡属血气的；“**又从父领受了所应许的圣灵。**”

每个人读到这里，很难不体认到这事件的庄严和荣耀，想像拿撒勒人耶稣如何升到高天，被高举到祂得荣耀之处。祂是第一个进入天上完全亮光中的人，进入到祂自己的圣洁里。以前天上从未接纳过一个这样的人。所有义人的灵都在那里，那是出于神的怜悯。但在耶稣升天之日，有一个不需恳求神怜悯的人来了。这位毫无玷污、瑕疵，已完全得胜的人，来到天上的荣光里。

当我们注视祂时，会忍不住说，为什么这完全人身带伤痕？祂手上、脚上、肋旁的伤痕是什么意思？只有一个答案，是从我们被赎的本性里发出来的：“**因祂爱我，为我舍己。**”神为了祂所赎回的族类，将祂的灵赐给这位受伤的人，因祂已为失丧的人赢得了胜利。

然后彼得结束整个过程的述说，并宣告结果。此处再度与开头强调的人子联在一起。“**祂把……浇灌下来。**”耶路撒冷人所惊讶的一切异象、狂热、亮光、能力，都是从拿撒勒人耶稣来的。

最后来看彼得最主要的论证，那就是，耶稣的整个使命都是从神来的。神彰显祂的完美；神将祂交付死亡；神使祂从死里复活；神将祂升至宝座；神赐祂圣灵。这启示了恩典如何胜过罪。人只能作到一个地步。他们观望耶稣，听祂说话，然后将祂钉在十字架上。这是他们能作的极处了。在钉十字架的行动里，显明了人的罪。但恩典从头至尾控制着过程。恩典将人的生命交给耶稣；把祂交付死亡。再继续下去时，罪停住了脚步。神使祂复活，将祂高举，赐祂圣灵。在十字架上，罪与恩典的冲突昭然可见。得胜的是恩典，而不是罪。

那支刺入祂肋旁的矛，带出使人得拯救的血。藉着所赐下的圣灵，彼得向所有蒙神恩典得胜的世代，作出了这个宣告。

8　使徒行传二 24～32

本段经文是在解释使徒那篇讲道的中心事实——拿撒勒人耶稣的复活。有关复活的句子，在彼得整个讲述里居最中心位置。在其之前有三件事实——耶稣成为人，彰显祂的完美，死亡；其后有三件事实——祂被高举，接受圣灵，祂将圣灵浇灌聚集的门徒。头三件事的高潮集中在复活；后三件事是复活产生的结果。

让我们简短而谨慎地来看这段经文的结构。它包括三部分——宣告，证实，解释。宣告：**"神叫祂复活"**；证实：**"祂原不能被死拘禁"**；解释则见诸所引用的诗篇。

这个宣告简单而明确。紧接着的证实则大胆而具挑战性。我们读的时候应该把重点放在代名词上：**"'祂'原不能被'它'拘禁"**（中文圣经"它"字作"**死**"）。"**祂**"是指那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拿撒勒人耶稣。这句证实的话有一个最简单的意思，就是从整件事的本质看，神有责任必须叫祂复活。然后他引用诗篇来解释这证实：

"大卫指着祂说，我看见主常在我眼前，祂在我右边，叫我不至于摇动；所以我心里欢喜，我的舌快乐；并且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已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必叫我因见你的面，得着满足的快乐。"

彼得接着为他的引用诗篇而辩护。很可能当时在场的人会说，你有什么权利将那段话应用在基督身上？因此彼得宣告，诗篇所指的一切事都未在大卫身上应验，因为大卫**"死了，也埋葬了，并且他的坟墓直到今日还在我们这里"**。彼得解释这诗篇是在预言复活；他明白诗篇的作者是指着一个经过死亡，胜过死亡，从死亡中出来的人说

的。大卫并未作到这些；他死了，被埋葬，他的坟墓到当时仍在他们中间。彼得宣告——我们必须记住，这宣告是他在圣灵的默示下说的——大卫写的这段诗篇，其预言成分远多过诗的成分："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神曾向他起誓，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祂的宝座上；就预先看明这事，讲论基督复活。"

彼得的证实——"祂原不能被死拘禁"——是如此大胆，具有挑战性。这种胆量是出于信心，相信神绝不违背永恒的原则。具挑战性则是因为他确信，死亡已经在耶稣的复活里被征服了。

他的宣告清楚揭露了复活的证据，这是必要的。我们常常用历史证据来为复活的真理辩护，并且在这件事上，历史也实在给了我们充分的证据。因为如果这些人的见证无法被接受，那么我们就不能倚靠任何见证来证实人类历史上的任何事了。然而，彼得此处的见证并不是说他已经看见过复活的基督，虽然不久之后他说，"我们都为这事作见证。"此处他强调的重点是，如果他所作有关耶稣的宣告都是真实的，那么复活就是绝对必要的，否则神就违背了永恒的原则。若是这位拿撒勒人耶稣真的藉着异能、奇事、神迹彰显出祂的完美、无罪，那么祂虽然死，也不能被死拘禁。彼得似乎这么说：若真晓得"祂"和"它"(死亡)，就会知道"祂"和"它"没有任何最终的关系；祂的进入死是必须的，是出于自愿的行动。但虽然祂进入死，死仍不能抓住祂，拘禁祂。死曾拘禁大卫。大卫预先看见了得胜；大卫唱出伟大的信心之歌；大卫满怀盼望；然而大卫还是死了，被埋葬，他的坟墓今日仍在我们中间。但是这位耶稣与大卫不同，与任何人不同，祂不能被死拘禁。彼得的证实可在他引用的诗篇里找到原因。我们先来查考这段诗篇，它包括三部分：

第一部分是描述生命：

"我看见主常在我眼前；祂在我右边，叫我不至于摇动；所以我心里欢喜，我的舌快乐。"

紧接着是描述死亡，其中对死的态度是一般人不可能有的，除了那一位之外。

“并且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

描述了生命和死亡之后，是对复活的描述。

“你已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必叫我因见你的面，得着满足的快乐。”

这段引用的诗篇，每小段之间都有因与果的关系。我们不妨从果来追溯因。先看复活的效果。复活是从死亡的特殊性质产生的。生命的道路已指示给那独一的一位，因此祂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祂的灵魂必不被撇在阴间，祂的身体也不见朽坏。死亡的特殊性质则是从生命的特殊本质产生的，这生命能如此说：

“我看见主常在我眼前，祂在我右边，叫我不至于摇动。所以我心里欢喜，我的舌快乐。”

我们仍循同一条思路，但由不同的方向来观察结果。这里描述的生命，是在死亡中仍有盼望；为了维持永恒的法则，这种死亡对于复活是必要的。

现在按着这里的次序，来思考复活的原因。诗篇对于生命和死亡的描述，启示了对于罪的三重得胜。第一是胜过主动犯罪的可能性——“我看见主常在我眼前”；第二是胜过外来的邪恶——“祂在我右边，叫我不至于摇动”；最后是胜过犯罪所带来的责任。

“所以我心里欢喜，我的舌快乐；并且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

从“我看见主常在我眼前”这句话，可以看出对于主动犯罪的胜利。我们每想到这位拿撒勒人，就必须记住祂独特的属性。祂是人，也是神。祂兼具神与人的属性。祂不是一般人，因祂也是神。祂不单单是神，因祂也是人。因此当这位拿撒勒人，这位神来到人类中间时，神的宇宙有了一个新的“人”，新的创造。祂来到世上，第一个行动就是取了奴仆的样式。保罗在腓立比书里描述，祂从高天降下，本有神的形像。但祂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

的形像；接下去是“成为人的样式”。我们目睹这位宇宙的新“人”时，首先要考虑的事实是，祂是一个仆人，虽然与天使同列，但却没有天使的属性。祂由尊贵降为卑微。这是难以完全解释的奥秘，它完全超越了人类的经历，但我们可以活在这奥秘之上，好叫我们看清第一重胜利的意义。

我们看见这位拿撒勒人既是人又是神，祂与永生神之间永恒的关系是仆人与主人的关系，如此我们立刻看出一个新的可能性，就是魔鬼的产生。犹大宣告这些堕落的天使“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犹 6）。天使的罪与亚当的罪是不同的。人不是因自己的叛逆而致罪；他是因回应了罪的试探而犯罪。宇宙中犯罪的神秘历史远比人类的历史长远。天使的堕落是因为他们离开自己的住处。“离开住处”并不是他们所受的惩罚，而是他们所犯的罪。以赛亚唱出巴比伦王的堕落之歌时，他也解释了恶者的神秘。明亮之星、早晨之子离开他的住处说，“我要升到天上……与至上者同等”（赛十四 13～14）。于是他离开当住的地方，不守本位，以至于堕落了。就我们所知，这是撒但的起源。

当神的儿子为了实现神永恒的计划，而来到一个新的存在领域时，就产生了一个新的机会，导致魔鬼出现。因为神为祂的仆人立定了一个住处；他们维持住处的法则就是常将主放在他们面前，尊祂为王。在撒但的例子中，他和那些跟随他的天使都是选择恣意妄行，违反神的命令。在那一刻，魔鬼产生了，不是因外来的引诱，而是由想要不倚靠神，自己独立的意志所产生的行动。

“我看见主常在我眼前”这句子包含了一个观念：受拣选却堕落的恶者，不是受外来的引诱犯罪，而是出于自愿的行动。说这话的人子似乎如此说：我从未想要独立自主，或自行其是；我从不离开住处；因此我守住自己的本位。我取了奴仆的形像，从未违背这职分，或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我看见主常在我眼前。”祂的奥秘和独特，可能使祂成为撒但攻击的中心目标。但祂说，“我看见主常在我眼前。”我从未与神须臾分离。祂是惟一能如此说的人。那是祂对魔鬼的第一重得胜。

再看下一个宣告："祂在我右边，叫我不至于摇动。"这和上一个宣告的区别很明显。第一个宣告可以如此表达："我尚未摇动。"第二个宣告可以如此表达："我不至被摇动。"我没有被悖逆所摇动，没有选择与神背道而驰；我未容许任何外来的攻击破坏我与神的联合。这使我们想起耶稣在世时的地位，以及祂成为人的事实。祂来到一个撒但正猖獗张狂的世界。祂在世的那些年，一直站在两种争论中间，一端是义，一端是恶，正如我们今日的光景一样。祂位于两个势力之间，一个势力吸引祂更接近宝座，一个势力把祂拉离宝座。祂必须像所有人类一样，在两者中作抉择。天使堕落，是出于他们自己的悖逆和选择。人堕落是因为他听从、顺服悖逆的一端。耶稣既站在天使，也站在人的地位上，祂必须作双重的选择。关于前者，祂说，"我看见主常在我眼前。"至于后者，祂说，"祂在我右边，叫我不至于摇动。所以我心里欢喜，我的舌快乐。"意思是：我找到了获得单纯快乐的方法，因我知道祂与我亲近，祂是我的盾牌，要保守我抵挡恶者一切的攻击。祂胜过一切外来的试探，因为祂不断与神交通，神就在祂的右边。作为神的仆人，祂将神放在面前，祂从未离开自己的住处。作为人，祂承认神在祂右边，要以能力护庇祂。因此祂不被外来的势力所摇动。所以祂一方面胜过主动的犯罪，一方面胜过外来的恶。这位人子获得了双重的胜利。

祂的第三重胜利是透过死获得的。我们看见祂作为仆人，从未偏离本位；作为人，因不断与神交通，仍保有祂的纯洁和圣洁。因此，祂没有理由死亡。但我们看见祂经历死亡。现在来注意观察祂对死的态度。祂说，"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祂看见超越死亡之上的事，"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如今祂说，我即将被置死地，但死不能拘禁我。罪的代价乃是死。死是因人悖逆神所导致的后果。但死不能拘禁我。

这是祂的宣告，祂已胜过人犯罪所带来的责任。这位完全人为何要死？我们只有从新约找到解释。使徒的话可提供一些线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主离世时所说的话也有相同的暗示："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

回来"(约十 18)。祂舍命的原因在同一段经文里揭露出来,"**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约十 11)。新约的作者皆一致宣告了这死的意义。"**祂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彼前二 24)。"**惟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罗五 8)。这位完全得胜的人进入死亡,是因为祂要承担我们犯罪所带来的责任。"**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约一 29)。

也许有人会说,我们实在很难明白,一个人怎能承担如许责任?但我们若记住承担责任的是谁,就不难明白了。不要忘记,祂不单单是一个人或仆人;祂在世的时候曾说,"**我与父原为一**"(约十 30);"**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作的**"(约八 28);"**我父作事直到如今,我也作事**"(约五 17)。就是这一位,进入死亡,埋在坟墓里。

祂从此不再出来吗?坟前的大石不再滚开吗?这拿撒勒人从此一去不返吗?若是这样,我们就是最可怜的人了。我们所传的道,所持的信心,就都归于枉然。然而,事情并未结束。如果祂的完美生命是真实的,那么神若允许死亡拘禁祂,神就违背了永恒的原则。这正是彼得的意思:"**祂原不能被死拘禁。**"神使祂复活;复活是得胜的最终证据,祂胜过了主动去犯的罪,胜过外来的罪,胜过罪所带来的责任。我们接受彼得的宣告,"**祂原不能被死拘禁。**"我们接受复活的见证;所以我们知道,祂担负人类犯罪的后果,祂也能完成神的旨意;祂将异象转变成得胜,将得胜转变成美德。

我们从未站在天使的地位上,自然不会有天使可能犯的那种主动的罪。但我们一直站在人的地位上,不断听到试探的声音,也常常向试探屈服;我们的记录上污痕斑斑,我们曾经失败,堕落。但这"人"从未失败过,祂承担起我们的失败所带来的严重、奥秘、无可补偿之责任。祂进入死亡,却仍唱道:"**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祂自死亡中出来,祂的灵魂从阴间上来,祂的肉身未见朽坏;透过复活,我们知道我们能享受祂死的代价。基督若赢得了这三重胜利,死亡就不能拘禁祂。基督复活,是因为祂已大获全胜。因此基督徒信仰的中心,和所传之道的中心,就是复活。这解释了十字架的真谛,也必定带来以下的结果:祂被高举,和祂的再来。

9 使徒行传二 34～36

本讲要讨论使徒讲道的最后一部分；它总结了前面的论点，并构成了五旬节的宣告。

彼得一开始时说，“**这件事你们当知道。**”接着他解释他们所看到的一切，乃是应验古老的预言：“**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接着发生的事，都是耶稣在世上服事的结果。

现在彼得结束解释，开始实际应用。他已经完成论证，打算作结论。他最后一段话是，“**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祂为主、为基督了。**”这宣告前面，是一段令人瞩目的说明：

“**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但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作你的脚凳。**”

要研讨彼得这篇讲道的最后一部分，必须先来看他最后的宣告，再回过头来看宣告之前的说明。

这里的宣告将听的人又带到使徒最初提到的拿撒勒人身上。彼得一开头就依据他们所熟知，并以轻视的称呼来介绍人子，他说，“**拿撒勒人耶稣。**”然后他引领他们一一面对有关基督的事实，这些话一句句向他们的信心提出挑战，很可能使他们心中产生许多疑问。他们听到彼得按部就班地叙述，陈明耶稣的事，从祂被神证明，直到升天，将神所应许的圣灵浇灌下来为止。他们屏息凝听，可能逐渐失去了拿撒勒人的印象，因所听见的希奇之事而忘记了他们将耶稣钉十字架的罪行。因此，使徒最后必须带他们回来，面对同一位人子。他说，“**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这是至关紧要的，目的在强调从头至尾，他所说的都是同一个人。

彼得的宣告——“**神已经立祂为主、为基督了**”——是强调复活的中心教训。这位被神的右手高举，被立为主，为基督，使历来的应许和计划得应验的人，就是被钉十字架的那人；因此也就是复活的那一位。

若以自然的态度读这宣告，会发现彼得只有一个单纯的意图，就是宣告复活的事实；神藉着这一切难以言喻的奥秘，明确地将耶稣放在双重地位上——“**主和基督**”。这里的“**立**”字是常见字，但它总是用来指某项单一的行动；暗示一个关键时刻——现今过程结束了，结局已经来临。“**神已经立祂。**”

使徒宣告的主要目的，不是指明基督永远是主的身份，虽然这也包括在其中。这里有一层意义：祂公开服事的那些年间，祂一直是被膏的那一位，一直用主和基督的身份说出大有权柄的话语。使徒在此的主要目的是指明一个事实：在某一关键时刻，神藉着单一的行动，明确而积极地“**立祂为主、为基督**”。在神永恒的计划和旨意中，早在人犯罪之前，神的儿子就是救主了，因为羔羊是在世界创立之先，就按着神永恒的旨意被杀了。但到现在，这事实一方面是神旨意的一部分，一方面也成了人类历史的一部分。

这就是五旬节宣言。神已立祂为“**主**”；这词暗示祂个人无上的地位。神已立祂为“**基督**”，指出祂相关的无上权力。

神立祂为主，那就是说，神已申明祂为主的身份；在天上、地上、地狱面前宣告祂的超然无上地位。神已藉着祂的复活，被高举，证实了这宣告。拿撒勒人耶稣是主，祂是众子中为首的，无论在理想、伦理目标、道德成就、恩慈、庄严、美德上，祂都是无与伦比的。不管我们是否尊祂为主，是否选择其他的主治理我们，都不是问题；祂仍然是主。

无人堪与祂相比。人类所想像出的任何理想，都无法与四福音书所记载的拿撒勒人耶稣那至高无上的美丽和光明相比。

这是神所承认并证实的主。神已从人类中间将人子高举，放在主的地位上。耶稣在人的地位上，不仅实现了人类的盼望和渴望，并且完成了神的计划和旨意。“**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像……造人**”（创

一 26)，这是古老而永恒的计划。看看耶稣里面的“人”，神已立祂为主。

但感谢神，还有另一个词。神已立祂为基督。我们必须依据旧约来解释基督一词。若要知道“基督”一词的含义，必须回到旧约的条文、礼仪、盼望、渴望、日增的亮光，以及旧约的悲泣、叹息、歌唱里。但仅了解这些还不够，我们也需要新约告诉我们“基督”是何意思。我们首先从旧约着手。这词最先是发自以色列历史上一个黑暗的日子。当士师时代，各地纲纪荡然无存，一片混乱；那时有一位叫哈拿的妇人凭着信心得到一个孩子，取名撒母耳；她随口唱出赞美诗歌。可能哈拿并不知道她唱出的歌所具有的更宽广之意义，但它确是诠释了神在那黑暗世代所用的方法。它的结尾说到“受膏者”，古希腊文版本将其译为“祂的基督”。于是这个伟大的理想第一次出现了。根据那首歌，基督就是那将要来的王。我们顺着历史的轨迹，来到先知时代，那时异象已更趋清晰。先知书所启示的基督是受膏去释放被掳的，打开监狱的门，安慰伤心的人，宣讲我们的主蒙悦纳的年代，和神忿怒的日子。在那里我们看见被膏的那位有极荣耀的王权；但我们也看见被膏的那位因忧愁痛苦而垂首，而被击打。我们听到先知说，“祂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祂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赛五十三 5)。现在，彼得说，神已经膏立祂——耶稣。祂正是那应验盼望、实现渴望、带来救赎、使人恢复的一位。

我们必须用彼得前面的论证来解释这最后的宣告。若要了解祂作为救主和弥赛亚的最终意义，必须再一次来看那七个阶段。神立为主、为基督的这人是谁？是拿撒勒人耶稣；是神所证明的；被交付死亡；从死里复活；被高举到神右边；接受圣灵充满；把圣灵浇灌地上等候的人。这一切都是必要的，目的在解释耶稣的王权，和祂作为救主的特质和价值。

让我们换一种方式，将七个事实再重复一遍，试着从历史事实来推论它们的道德和属灵价值。神已立“祂”为主，为基督；祂是被加冕的人，位于宇宙的中心；被证明是圣洁的，祂手执权杖；祂舍下自己的命，为了拯救别人；祂从死里复活，赢得最终胜利；祂接受父所应许

的,与神和人建立起交通。

但更进一步,祂将这恩赐浇灌软弱的人们,重造他们原本瘫痪的生命。

因此,基督的主权所具有之道德和属灵意义是——被加冕的人,圣洁,牺牲,得胜,交通,能力。**“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神已经立祂为主、为基督了。”**

让我们再回到彼得的说明。他对那些熟悉经文的人说,**“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这使我们想起彼得先前论到复活时所说有关大卫的话,**“弟兄们,先祖大卫的事,我可以明明的对你们说,他死了,也埋葬了,并且他的坟墓直到今日还在我们这里。”**现在他说到升天和作王时,表达的也是相同的思想。

这句话清楚阐明了彼得对升天的看法。如果升天的意思仅仅是指灵魂脱离物质的限制,进入更广大的生命里,那么大卫也确是升到天上了。但如果升天系指一个人的身体从死亡出来,进入天上,那么大卫就没有升天,因为使徒说,**“他的坟墓直到今日还在我们这里。”**彼得现在引用诗篇的一段话,并说这篇诗是大卫写的。那是诗篇第一百一十篇。有人想,如果彼得未曾听过耶稣自己引用那篇诗(太二十二 44),不知道彼得还会不会如此引用?

这篇诗很明显的是弥赛亚诗篇。它分成两部分。头四节介绍这位弥赛亚君王与耶和华的关系,祂被耶和华膏立,从耶和华得到能力,被祂的子民围绕;祂是王,又是祭司,**“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诗一百一十 4)。

这篇诗后半段是说到同一位王,祂大有能力,得胜地通过审判,建立祂的国度。彼得引用这诗篇来解释他为拿撒勒人耶稣所作的宣告。诗中表达了诗人在某一处高山,遥遥望见的那模糊异象,已经完全在基督里应验了。基督是耶和华所膏、所坚立的。基督是众民所围绕的,他们在祂显能力的日子围绕祂,好像清晨的甘露,是如此清新,美丽,满有能力。那是彼得心中所想的,他们所钉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是神所立定的。

再来看看我们的主如何引用同一段经文。这事记载在马太福音。

“法利赛人聚集的时候，耶稣问他们说，论到基督，你们的意见如何？祂是谁的子孙呢？他们回答说，是大卫的子孙。耶稣说，这样，大卫被圣灵感动，怎么还称祂为主，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把你仇敌，放在你的脚下。’大卫既称祂为主，祂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回答一言”（太二十二 41～46）。

让我们将基督的问题，和前面发生的事连在一起。祂的仇敌已问祂三个问题，祂只提出一个问题。他们问的，祂都一一作答。但祂所问的一个问题，他们却无言以对。他们的第一个问题是政治性的，由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联合提出，讲到纳税的事。第二个问题是神学性的，由撒都该人提出，是关于他们所不信的复活的事。最后一个问题是伦理性的，由一位律法师提出，他很可能是其余众人的代言者，问到诫命中何者最大。

耶稣详细地一一回答这些问题。关于纳税，祂说，“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关于复活，祂说，“当复活的时候，人也不娶也不嫁……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关于律法，祂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要爱人如己”（见太二十二 21～39）。然后祂解释这些回答，将重心移到祂自己身上，提出一个最重要的宣告。“主对我主说。”那人是谁的子孙？是大卫的子孙。那么为何大卫还称自己的子孙为主呢？在场的人一时为之语塞。但我们知道答案。大卫的子孙又是大卫的主，因为大卫的子孙一方面有大卫的属性，一方面有大卫所没有的属性。基督是“主”的意思乃在于：祂是一切政治、神学、国家、伦理事务的最终和最高权柄。祂胜过死亡，是昔在、今在、永在的主，生命的主。死亡只是一个过程，因为我们如今已在祂的国度里，并且永远在祂的国度里。

这段引文显示，基督被立为主，祂同时要享安息。“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右边是权力和平安之处所。神的属性里没有惊惶，认识祂的人也没有必要惊惶。

但最后我们必须注意它的限制。“等我使你仇敌作你的脚凳。”不是“当我把你仇敌放在你的脚下时”。神不是一面立耶稣为主、为基督，一面为祂预备国度。神尚未开始使祂的仇敌作为祂的脚凳。

这过程是在现今世代之后的。

再引用另一段经文："祂不喧嚷，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祂的声音。压伤的芦苇，祂不折断；将残的灯火，祂不吹灭；祂凭真实将公理传开"(赛四十二2～3)。当祂传出通向得胜的审判时，祂就要折断压伤的芦苇，吹灭将残的灯火，藉着审判的过程最终胜过那些悖逆的心。我们不知道那日子何时到来。我们的安慰是，祂正坐在神的右边，祂是主，是基督。尊祂为主，为基督，这不仅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衷心的渴望。

这就是五旬节的信息，它包括了今日圣灵所作的一切见证，这也是教会所当作的见证。只有如此，教会才能祈求得到五旬节的能力。

10　使徒行传二 37～47

在希伯来人的制度里，五旬节被描述为“**收割节**”，“**所收的是你田间所种、劳碌得来初熟之物**”（出二十三 16）。这节期的属灵含义，在基督教会开始时的这个五旬节得到了应验。

我们已探讨过彼得的讲道，现在要来看这篇讲道的结果。头五节（37～41 节）记载了立即的结果；至于持续的结果，则记载在本段经文余下的部分（42～47 节）。

立即的结果是：第一，相信和发问；第二，指导和劝诫；最后，顺服，接受圣灵的人数加添。

他们听了使徒的信息就觉得扎心，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这句话是紧接着彼得宣告耶稣是主之后所提出的。他作那个宣告时，曾提醒在场的人，他们犯了置死耶稣的罪，“**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祂为主、为基督了。**”因此听见的人心中会浮起两个念头——第一，耶稣是主的事实；第二，他们在主的亮光下显出有罪的事实。他们看见这两个事实，就立刻问道，“**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

彼得的讲道首先介绍基督是主，这就使人认出自己心中的需要。耶稣的无上主权能使人认识自己的罪。常有人说，这一代的人已缺乏上一代人那种对罪的敏锐感，这种敏锐感也是我们祖先思想上的特色。今日人们最大的难题是对罪浑然不觉；原因之一可能是，我们太容易把人带到摩西的律法前，而很少将人带到基督那纯然威严尊贵的主权面前。有许多人可以将十诫背得朗朗上口，心中却毫不战兢；但我们从未看见过一个人能面对面站在耶稣基督透过祂救赎大功所赢得的主权之前时，能够泰然自若，毫不知罪。我们若用任何律

法的标准衡量自己，也许不会栗然而惊；但我们若站在主前——首先看见祂的亮光，圣洁，和祂本性的尊荣，然后面对祂受难的奥秘，和祂受死所显明的大爱，就会禁不住喊道，“**我是嘴唇不洁的人**”（赛六5）。彼得重述了拿撒勒人的事迹，介绍这位加冕的主，神永恒的典范，和完美的救赎者，那些人就看到自己的罪，而感到扎心。这种认罪是由双重见证造成的，一是人的见证，一是圣灵的见证。一方面，一个人无法单凭自己的能力来传讲基督，另一方面，圣灵要倚靠人的见证，两者联合在一起才有果效。

接下去是使徒的指导和劝诫。他对罪的指示是，“**你们各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他对于基督的主权这样指示：“**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提出问题的人，有一部分责任须尽，就是从罪中转回，相信，受洗；此外他们还必须接受圣灵，才能认识基督的主权，并顺服祂。使徒在字里行间鼓励他们如此行。他宣告说，这古老的应许是给他们，他们的儿女，和神所召来的人。他进一步警告他们，要脱离这弯曲的世代。

请留心观察接下去的记载：“**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约添了三千人。**”这个“**添**”字颇富趣味，很值得注意。旧的版本作：“**添给教会**”，后来将“**给教会**”数字省略了，改以“**给他们**”。事实上，原文中两者俱无，所以现在的版本将两者都除去了，而是“**那一天，约添了三千人**”。其真正目的在表明教会的增长。译成“**添**”的那字，直译就是“**放在前面**”；意思是，将某些东西放在已经存在的东西旁边，因此已经存在的东西数量上又增加了。其次，这些人是加给原有的一百二十人，加给使徒的行列；然而根本上他们是加给主。当圣灵浇灌那一百二十人的时候，他们是被加给主，作祂身子的肢体，作祂的肉，祂的骨；根据新约深刻而奥秘的教导，他们开始分享基督的生命。同样的，在五旬节那天，那些人相信了，顺服了，被加给主，他们同时获得了祂受死的代价，和祂美好的生命。因着他们被加给主，祂有了更多的器皿去宣讲祂的信息，作祂在世上的工。

因此我们看见第一篇五旬节讲道的结果。它造成了悔改，相信，询问；这不是讲道者的滔滔雄辩和口若悬河所造成的，而是因他藉着

圣灵的能力宣讲有关耶稣的真理，并且圣灵在听的人心中显明了所宣告的真理。

他们接受圣灵，是在被加给主之后。紧接着就是因归向基督，认罪，而导致的顺服。于是教会增长了，主藉着教会来传达祂的信息，继续祂的事工。

再略看一下接着发生的结果。在五旬节能力下所讲的那篇道，其产生之后果显然难以估量。从天下各国来的虔诚人聚集起来，擘饼祈祷。这三千个听了道之后悔改相信，并接受圣灵，被加给主的人，都是从各地各方来的。他们回到各人本乡本土之后，必然以基督奥秘身子的肢体之身份，分享祂的生命。他们所到之处，那里的人都有机会听见基督。

使徒行传里至少有两件事可以显明这真理。最突出的可能要算罗马的教会。保罗曾写信给罗马的众圣徒。他因想念他们，又受拦阻不能前去，就写一封信给他们。罗马教会是从何处来的？从未有记载任何使徒曾到过那里。“*从罗马来的客旅*”（二 10）听见了五旬节的讲道。“*从罗马来的客旅*”顺服了那信息，他们回去之后，很可能就成立了初期的罗马教会。大数的扫罗在路上被大光击倒时，他正是要去逼迫大马士革的教会。大马士革教会从何产生的？没有记载显示曾有使徒去过那里。很可能也是这篇讲道带来的后果，人们回到大马士革之后，就在那里建立教会。没有人能一言道出这篇讲道的影响有多深远长久。在圣灵能力下讲出的这篇信息产生了立即的结果，但是它持续的结果却是难以估量的。那群人散开以后，各分东西，散处各角落；他们走到哪里，就将福音和圣灵所带来的基督生命之能力，带到那里。

但是还有其他清晰可见的结果。新的团体——基督徒教会——的画面是充满兴味的。注意其仪式。“*（他们）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祈祷。*”这是基督徒团契的四个仪式。受洗并不是基督徒团契的仪式，而是进入这团契的标志。在基督徒团契里必须不断遵守的仪式是：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祈祷。这也不是事奉的条例，而是装备我们去事奉，并维系教会的肢体生活。关于使

徒的教训，我们不必赘述，新约已有充分教导。我们最容易忽略的，就是彼此交接。我们岂不是常常将“教训”“交接”并在一起读，似乎它们指的是同一件事？我们岂不是以为彼此交接只是一群听从使徒教训的人，彼此在感情上互相依附？但这却不是“交接”一词在这里的含义。此处的“交接”是指众圣徒聚集时某些特定的习惯。基督徒在一起似乎很难彼此谈论有关基督的事。他们平常见面，天南地北什么都可以谈，就是不涉及属灵生命里最深的事；那不是因为他们没有深的经历，不是因为他们不熟悉神和祂国度的事，而是因为他们从未学会如何藉着交谈属灵的事彼此造就。那些早期的基督徒在一起谈论他们灵性生命的事；除了这种交通，没有别的方法更能保守、加强基督徒的生活。旧约最后一卷书对这一点有极佳的说明。玛拉基大声斥责当时拘泥虚礼的人，他呼吁，“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玛三 16）。那不是祷告聚会，而是交通聚会。

然后是擘饼。就是一家的人，围着餐桌，遵守主所教训的，享用饼和葡萄酒，为的是记念主，并宣告祂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

最后的仪式是祈祷。那不单单指个人的祷告，而且是大家聚在一处，有系统的、明确的、积极的祷告。

这群人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祈祷的结果是，“众人都惧怕。”外面的群众看见这一个新团体在他们中间成立，就感到害怕。

在灵性事物上彼此交通可以产生其他的交通——物质上的交通，敬拜上的交通——他们天天在殿里敬拜；家庭生活的交通——他们在家里擘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他们作这一切时，都是满心赞美神；注意下面一句话——“得众民的喜爱。”早代基督徒从未遭受民众的逼迫，他们所受的迫害都是来自官长和祭司。

“得众民的喜爱。”如果教会在这一方面失败了，我们应当怎么办？离开教会，并严厉批评她？万万不可。我们应该正视失败的事实，悔改，作起初的工，实现基督徒的交通，开始赢回所失去的民众之喜爱。今天我们不得不承认，教会在许多方面都未能得到大多数民众的喜爱。原因何在？基本上说，是因教会没有作到合一的地步，未能将基督的生

命彰显出来。她已经转向其他的主，采用其他的方法，而放弃了基督的方法。

一个圣灵得以自由运行的教会，才能照明外面的世界，使世人讶异、困惑、发问；教会中每一分子若与基督相交，为基督作见证，她必然是一个得众人喜爱的教会。教会要彰显基督，使基督成为吸引万民的焦点。一个尊基督为元首，不但在私人生活，并且在彼此交接的生活里彰显基督生命的教会，必然是一个能吸引疲乏、忧伤者归向她的教会。一个教会拥有影响力，不是因为会友是举足轻重的人，或是可以募到可观的经费。老底嘉教会曾如此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但那在金灯台中间行走的主说，“**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启三17）。今日祂也会对许多我们称为“有影响力”的教会说同样的话。一个有影响力的教会乃是一群忠心的人，他们“**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祈祷**”。他们“**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在个人和团体生活里都彰显出基督的美丽、荣耀和大爱。这样的教会必然得着众民的喜爱。任何人若来到神面前，带着他的无知或学识，带着他的软弱或能力，带着他的拙口笨舌或雄辩之才，将这些全放在神面前，任祂的灵引导，他所讲的信息就必不致失败。

11　使徒行传三 1～10

我们已讨论过教会造成的最初印象，以及使徒在圣灵大能引导下所传讲的第一篇信息。现在要来看教会面临的第一个逼迫（三 1～四 31）。导致逼迫的原因是使徒行了一个神迹，又传讲复活的道，因而引起一向讲究理性的撒都该人心怀忿恨。逼迫造成的后果是，彼得再度出来作见证，祭司发动新的威胁，教会领受新的能力。

本章将集中讨论那个神迹。这是使徒行传记载的第一个神迹。随着时日推移，物质上的神迹逐渐减少，属灵的奇事却与日俱增。我们的主从未强调祂所行的物质上的神迹之伟大价值，或用它们来证实祂的神性和使命。祂清楚地对门徒说，**“你们当信我……即或不信，也当因我所作的事信我”**（约十四 11）。祂最高的证据就是祂自己。但在那个不信、迷信、看重物质的时代，必须要用物质来显明能力，以吸引人注意。教会逐渐迈入她属灵的荣耀之后，相对的，就较少看见耶稣在世上时所不得不行的那些属物质的神迹。从属灵的见证和能力这较广的角度看，神迹已非必要。这启示了耶稣对门徒所说下列话的真正含义：**“你们……要作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约十四 12）。祂的意思不是说，他们要在物质领域里行更奇妙的神迹，因为他们并未如此。祂的意思无疑是指，物质的神迹远不如属灵的神迹奇妙。祂到父那里之后，他们要作更大的事——这是指着属灵领域里的事。

然而这段记载仍然有趣生动。毫无疑问的，这里记下神迹，是为了阐明接下去发生的事。这神迹产生一个结果：有人反对使徒的讲道。他们的反对造成使徒更大胆的讲道。我们将从三个角度来看这段记载，首先注意简单的事实；其次注意超然的事实；最后提出这神

迹所指明的事实。

我们可以将这个简单的事实很快地浏览一遍。这是一个瘸子的故事。路加说这人生来就是瘸腿的。注意故事里用来描述这人得痊愈的一段话:“他的脚和踝子骨,立刻健壮了,就跳起来,站着,又行走。”也许只有医护人员才能充分明白这段话的含义,因为里面用的多是医学名词。译成“脚”的那字,在圣经其他地方从未出现过,只有路加使用了这字。这字是指出人脚一个特别的部位,它特别是指脚底或脚跟。另外,“踝子骨”也是医学名词,在其他地方也未见过。“跳起来”是描述一个错位的关节突然回到正常的位置上。因此,路加用一连串的医学用语,仔细描述了发生在这人身上的事。

这实在是一个简单的故事。有一个瘸腿的人,他不是意外受伤,或因他的罪而瘸腿,乃是生来如此。他一直不良于行,甚至无法站立。有一天他突然得到新的能力,可以在殿里又跳又走。

这是如何发生的呢?乃是出于彼得和约翰的话。使徒行传第二章和第三章的记载相隔多少时日,我们无法知道。第二章结尾说到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那句话结束了充满热情、欢乐、火热的异象;结束了诗歌、赞美、宣告的第二章。第三章一开始,则讲到两个人——彼得和约翰,正要上圣殿去。“申初祷告的时候……上圣殿去。”一天中有三个不同的时辰,人们可以聚集在圣殿。申时即在黄昏,是献祭的时辰。至于祷告的时刻,是在献祭之后半小时。人们在祭物的袅袅香烟中祈祷。彼得和约翰不是在献祭的时辰进殿,而是在随后的祷告时刻进去。我们看见这两个人往圣殿走去,不再有如舌头的火焰降在他们头上;他们没有任何引人注目之处,只是两个极平凡寻常的人。五旬节的狂热已烟消云散。这两个人,早年曾为朋友,彼此了解甚深,虽然也时有摩擦。彼得比较讲究实际,约翰则是诗人。彼得是行动者,约翰则喜欢梦想。他们个性迥异,是极端的两种类型。但请注意一件圣洁而美丽的事实:在十字架与复活的大能之下,彼得和约翰这两个性情相反的人,于五旬节之后双双出现,彼此相伴前往圣殿敬拜。他们已经发现,他们不是针锋相对,而是相辅相成的伙伴。彼得用他的话语,使那生来瘸腿的起

来行走，跳着赞美神。

那番话语是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之名说的，是藉着一位拥有这名所暗示的一切属性的使徒说出来。“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彼得毫无道歉之意。他只是夸主的名。确实，他无金无银，但他有远比金银更美好的东西；他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说出他的命令和带权柄的话。

因此，这简单的事实就是，一个生来瘸腿的人——如果在现代，他就可能沦为职业乞丐——他的生命因着路过的两个人所说的话，而有了改变；突然之间，他能站起来行走，热忱地赞美神。

接着来看这段记载所启示的超然事实。首先，也是从刚才提到的简单事实出发。一个超然的事实是，基督的作为仍继续着。祂还在作工，就如祂在世的日子一样。我们读到这生来瘸腿的人蒙医治的故事，就不禁想起耶稣的生平故事。有一次祂路过毕士大的廊子，看见一个病了三十八年的人，就医治了他。从人的眼光看，这次医病几乎使耶稣为之丧命。祂医治那人之后，嘱咐他拿起褥子走吧，于是官长就批评他在安息日拿褥子行走。他们后来指责耶稣犯了安息日。耶稣如此回答，“我父作事直到如今，我也作事”（约五17）。祂事实上是说，面对着人所受的苦，我就没有安息日，因为神也没有安息日。我在安息日作工，是要使这人得到他从未享过的安息。“所以犹太人越发想要杀祂；因祂不但犯了安息日，并且称神为祂的父，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约五18）。他们从此未曾停过他们的仇恨和阴谋，直到他们置祂于死地为止。因此，从人说来，医治那人使祂赔上了自己的命。从神说来，亦是如此。祂藉着救赎的权柄医治那人，使祂自己最终被带到十字架上，这是人的眼目难以察觉的事实，只有神看见。如今彼得说，“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起来行走。”奉那一位与神同工，藉着对付人的罪而卸除人所受诸多限制的主之名。我们看见那人有了反应，基督仍在继续祂的工作。

在这神迹里，我们一方面看见基督继续祂的作为，一方面看见祂开始透过祂的身体——教会——作工。彼得和约翰不再是个别的使

徒，他们乃是“祂身上的肢体，就是祂的骨，祂的肉”（弗五30）。彼得和约翰是永活的基督之肢体，也是用来成就祂旨意和运用祂大能的器皿。基督透过这两人医治病人。彼得定睛望着那人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然后拉着那人的手。希腊原文有抓住手往上拉的含义。此处没有任何证据显示那人有信心。几乎所有解经家都说，他一定是应用了他的信心才会得医治，但这段记载里未如此说。他的获医治是基督透过这些人所采取的直接行动。彼得定睛望他时，彼得的眼里闪耀出基督的大爱。然后他开口说话，那正是出于基督的话语。从世俗标准看，基督确是身无分文的穷人，但祂能藉着祂的两个肢体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透过手与手的触摸，透过那强有力的一拉，基督藉着祂的肢体，与人类的需要接触了。

因此第三个超然的事实是生命的沟通，好叫残废的得痊愈。那人最关心的是什么？跳跃取代跛脚，赞美取代乞怜。生命的沟通，完成了这两项奇迹。这是活着的基督透过祂的肢体所作的。

这里的神迹也同样具有属灵的意义。基督在世时曾说，“我就是真理。”这宣告是指明在祂里面一切的生命都是一致的。耶稣从未像我们那样，在圣洁的和属世的中间划分界限；祂在身体领域里所使用的法则，就是祂在属灵领域里所使用的法则。祂所行的每一个神迹，一方面具有物质上的意义，一方面具有属灵的意义。此处的情形也一样。五旬节已经过去，如舌头的火焰消失了，如大风吹过的响声止息了，热烈欢喜的诗歌沉寂下来。这是初期教会的素描，是火焰、声响、欢喜之后的结果。五旬节的火焰并不打算成为基督教会一种持续而正常的光景。使徒行传的记录代表了五旬节之后的光景。神的教会之正常光景是平凡无奇的，是与瘸腿之人同列的。当然，默示与异象仍有其地位，目的在使我们面对世人的需要时，能将默示与异象转换成美行与得胜。

人性天生是不完全的，是有缺欠的。古代门徒曾来见耶稣，提出一个极抽象、具有试探性质的心理问题：“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是这人呢？是他父母呢？”（约九2）。耶稣否定了他们

的问题，“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趁着白日，我们必须作那差我来者的工”（约九3～4）。人类的不完全，正是教会作工的良机。缺欠的人类站在美门的外面，却不得入内；这是何等可悲的画面！这正是人类的光景，置身于美物之中，却无法拥有；被各样美善的事物环绕，却被排拒在外。人们在美门外叹息，哀泣，无法进入。

那人在殿门口作什么？他不是想得医治起来行走，而是渴望得周济。周济乃是残废不能工作的人所赖以维生的。世界各地都是如此。到处都有人在美门旁等候周济。这也是教会的机会。

这里启示了教会所能给的礼物。“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彼得给了等在美门外那个瘸腿的乞丐什么东西？他所给的，是使那人残废消除，得到能力，最后产生敬拜之心。彼得对这人说，我没有什么能维持你瘸腿生涯的东西；但我有一些东西能医治你的瘸腿，使你可以靠己力谋生。那就是基督。我们的信仰不是在面对世界的忧伤患难时，伸出救济之手，帮助他们忍受各种限制。基督的教会之信仰是给人生命，使人站起来，不必再倚靠周济。它给人的礼物是消除残废。它握住那人错位的踝子骨，将其恢复到正常的位置。那人可能是全耶路撒冷最懂得踝子骨的人，因为他整天躺在殿门口，看着人们的脚走来走去。一个人可能对踝子骨知之甚详，却不知道如何行走。基督教会不是教导人一套哲学，而是给人生命，为他消除残废，得到能力，产生敬拜的生命。

这就是教会所给人的礼物，教会必须奉耶稣基督复活的名说话，行事。我们如今站在十字架与复活的另一面。这话是奉祂的名说出来的，但不是祂说的，而是一个与祂的性情有分的人所说。我们若奉自己的名，或其他人的名前往美门，我们可能对那些残疾的人施舍一些东西，使他们得以维持残生，却永远无法使他们自立更生。教会必须奉主的名前去。

彼得再度和约翰同工合作。他们定睛看着那人说，“你看我们。”更进一步，他们的身体有了接触。“于是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那是教会的方法。我们必须去到那些躺在美门旁乞怜施舍的人那里，

拉他们的手，有个人的、立即的、直接的接触。教会若站在遥远之处，口唱诗歌，盼望优美的歌声能传达谷底，那么她就是忽视了那些谷底之人的需要。教会若从上头走下来，到痛苦、忧伤、烦恼的世界旁边，伸出右手拉起世人，那么基督就必藉着教会作祂自己的工，并透过教会赢得祂最终的胜利。

12　使徒行传三 11～26

本段经文记载了彼得如何向众人解释前面所发生那件事的意义。整个景观颇富希伯来色彩。地点是圣殿的所罗门廊下。那群人显然是长久居住在耶路撒冷的居民，和五旬节那天围在使徒周围的群众不一样。五旬节是犹太人的节期，人们从各地方前来耶路撒冷过节。如今五旬节已过，群众各返本乡；因此在所罗门廊下目睹这个瘸子得医治的人，毫无疑问的大半是希伯来人，也就是以色列人。

彼得的这番话尤其是希伯来式的。他提到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他宣告神曾“**藉着众先知的口**”；并在结尾时说到“**神与你们祖宗所立的约**”。

这里提到与耶稣有关的事，几乎都是引自旧约的：“**神的仆人**”（不是钦定译本所译的“**神的儿子**”）；“**圣洁公义者**”一词很自然使他们想到以赛亚的预言，两者都是出自旧约，具有弥赛亚的价值；另外还有“**基督**”一词，是一个希腊文，其希伯来文就是弥赛亚，代表了百姓最大的盼望。

他提到耶稣所带来的盼望时，所用的话也同样具有特殊意义。“**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这是直接引自那篇伟大的忏悔诗篇；“**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综合地表达了诗篇和古代先知预言里那种永恒的期待；他说到教训时，提及摩西的应许——有一先知将兴起——要在耶稣身上应验。

从这段话的开头与结尾所用的词可以看出，这篇信息是特别针对以色列国的。他说，“**以色列人哪，为什么把这事当作希奇呢?**”使徒的意思是，外邦人才有更多的理由感到希奇。再留意结尾的话，“**神既兴起祂的仆人，就先差祂到你们这里来。**”显而易见的，他对

这神迹的整个解释主要是针对以色列人说的。

我们必须强调这一点，才能明白这篇信息。不管它教导的属灵原则是什么，最初都是针对以色列人的。因此我们要先从广义方面探讨它带给以色列人的信息，其次再讨论我们能从它学到什么教训。

这篇信息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从第十一节开始，记载有一群人跑到所罗门廊下，以及那个得医治的人拉着彼得、约翰不放。这是一幅有趣的画面。似乎那得医治的人不愿意让使徒走开，因为他们是他得痊愈和祝福的媒介。他拉住使徒时，众人就围拢过来。彼得立刻抓住机会纠正那些人的态度，“**以色列人哪，为什么把这事当作希奇呢？为什么定睛看我们，以为我们凭自己的能力和虔诚，使这人行走呢？**”他连续提出两个问题，几乎是在责备他们。然后他立刻提出解释。他的解说是从第十三节起，到第十六节止。“**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根据他们熟知的事作开头，将他们带回到所信仰的中心事实上——然后道出与他们有关的两个历史事实，再归纳到那人得医治的事。

再注意第十七节。“**弟兄们，我晓得你们作这事，是出于不知，你们的官长也是如此。但神曾藉众先知的口，预言基督将要受害，就这样应验了。**”从那一节开始直到第三章结束，都是使徒的呼吁。他最先纠正以色列人面对神迹时的态度；其次教导他们神迹的意义，以及神迹与永恒事物的关系；最后根据前面的纠正和教导，呼吁以色列家悔改归向神。这是整篇信息的三个主要部分。

他的纠正包括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为什么把这事当作希奇呢？**”他们为什么不当感到希奇呢？这里不是有一些令人希奇的原因吗？一个生来瘸腿，终日在美门外乞求周济的人，如今好端端地站起来，不但不再向人乞讨，反而走着跳着赞美神。这实在是巨大而奇妙的转变，为什么他们不应该感到希奇呢？使徒说，“**为什么把这事当作希奇呢？**”他是在为接下去要说的话铺路。他的遣词用字是相当谨慎的：“**以色列人哪**”，“**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如果他说的是，“**亚伯拉罕、以撒的神**”，那么以东人也可以包括在内。使徒将说话的对象范围缩小，他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雅各后来成了以

色列，彼得就是针对这一群以色列人说话，他们与雅各有着肉身与约的关系，他们是神所管理的百姓。因此彼得提醒他们旧日的历史。他们是属于“约”，属于圣经和先知的子民。所以他说，“**以色列人哪，为什么把这事当作希奇呢?**”你们拥有这样的历史，传统；历世历代以来你们有绵延不断的神迹记载；你们不久前还多次看到神彰显祂的大能，医治病人，为什么还把这事当作希奇呢?

然后是第二个问题：“**为什么定睛看我们，以为我们凭自己的能力和虔诚，使这人行走呢?**”他们面对神迹感到希奇，是因为他们忘记过去的历史，与他们的历史脱节；他们盯着彼得和约翰，是因为他们心中浮起一个错误的解释，那是完全与历史相背的。彼得先责备他们不忠于历史，对所见的神迹如此大惊小怪；接着又责备他们未能正确地解释他们所见的奥秘。他们对所夸耀的历史从未有过真正的认识，否则他们就能从这人得医治的事上，看见那是他们所信的一切所造成的最终、合理之结果。

他立刻开始解释。他先回到过去：“**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是我们列祖的神。**”接着他在众人面前作了一个惊人的宣告。有一位解经家说，彼得这一番话就是一个神迹，远比他对躺在美门外那人所行的神迹更奇妙。注意彼得的惊人胆量，并记住五旬节之前他的畏惧。看看如今他站在圣殿的所罗门廊下，周围是耶路撒冷的居民。他表现如何? 他公然宣告，“**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是我们列祖的神，已经荣耀了祂的仆人耶稣。**”至于从“**你们却把祂交付**”等字一直到第十五节是加插进去的评论。第十三节前半节和第十六节连接起来就形成一个完整的宣告：“**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是我们列祖的神，已经荣耀了祂的仆人耶稣……我们因信祂的名，祂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人健壮了。**”他实际上是说，亚伯拉罕的神，你们历史上的神，你们国家的神，“**就是我们列祖的神，已经荣耀了祂的仆人耶稣。**”已经将祂高举，升到权力大能中。这里没有提到复活，却暗指复活。

这些人都是以色列人，有着以色列人的偏见和优越感。他们面带惊讶地注视着这得医治的人，感觉他们所看见的是一种新的能力

之一部分，是与神的旨意相背的。彼得宣告他们是又瞎又愚蠢的，他们没有看出这事是出于神，是那位建立他们国家，在他们历史上居中心地位的神所行的作为。

彼得在这里借用了以赛亚的伟大用语——“**神的仆人**”。可能“仆人”一词对我们所具的意义与希伯来人不同。以赛亚的伟大预言就是神的预言。我们现在不必讨论以赛亚所看见的神的仆人，是指一个理想国度，或是指一个人。两者都对。以赛亚将一个国度看作一个仆人；但他又在模糊而遥远的未来，看见这真正的原则和目标在一个人身上实现了。我们若要明白彼得这个宣告是如何使人震惊，必须回到当时所罗门廊下的气氛，和围绕在他四周的人那里。那些人可能抓住预言里的话，正打算问道，神的仆人是谁？彼得不待他们发问，就立刻回答，“**耶稣。**”他如此宣告，一切有关弥赛亚的盼望和预告，都在基督里应验了，并且神已经荣耀了祂。那些人很可能毫不考虑地说，荣耀了祂？我们明明看见祂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了。

现在回到那段插入句：“**你们却把祂交付彼拉多；彼拉多定意要释放祂。**”那是历史事实。他们拒绝祂，将祂交出来；反而是一个外邦人想释放祂。因此彼得将罪咎归在以色列人头上。仔细留意他的话，“**你们弃绝了那圣洁公义者，反求着释放一个凶手给你们；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这里有一处翻译值得商榷。译成“**生命的主**”并没有错；但这字在希腊文里与希伯来书所谓信心创始成终的“**创始**”是同一个词。我们不妨在这里译成“**生命的创始者**”。然而“**创始者**”还是不能尽意。从字面上看，这词是指一个队伍的领袖，是领先的，带头的人。这暗示彼得将进一步说到复活的事。我们必须记住他们将耶稣钉在各各他山上的背景。他对他们说，你们已经杀了那圣洁公义者；你们选择释放凶手，却杀了生命的领袖，就是“**生命的创造者**”，“**生命的主**”。神给你们的答复是，叫祂从死里复活，使我们为祂的复活作见证。这些都记在插进来的这一段话里，但我们如今看出，它与整段经文关系密切。

彼得接着说，“**我们因信祂的名。**”就是那位你们所杀死，神又叫祂复活，使祂得荣耀，被彰显是神的仆人，是长久所期待的弥赛亚之

名;“因信祂的名”,这人得了医治。他们感到希奇,是因为他们未能配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神的计划和步骤;结果他们就无法解释这人得医治的奥秘。所以在这一部分的讲道中,彼得将这人得医治的事,看作是他们生存的制度所产生的自然结果。

最后一部分系呼吁的性质。“弟兄们,我晓得你们作这事是出于不知,你们的官长也是如此。”注意辞句中所含着的温柔。也许有人会说,彼得岂不是自己在削弱他的论证?如果他不作这番承认,岂不是更好?他岂不是在减轻他先前对他们的指责?我想答案见诸彼得的话,“我晓得你们作这事是出于不知。”那不是表达他对这件事的意见;不如说他是宣告一个事实:他接受耶稣在临终时的祈祷中所表达的真理——“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路二十三34)。彼得说,我知道“你们作这事是出于不知,你们的官长也是如此”。然而他仍将罪归与他们,指出耶稣的被杀是出于他们的意愿和决定。“但神曾藉众先知的口,预言基督将要受害,就这样应验了。”从这番话看来,彼得在耶稣被杀这个悲剧之上看出神恩慈的旨意;祂胜过了罪行,藉着耶稣的死和复活,使过去世代所预言的神之旨意得以应验。

他接着立刻作最后的呼吁:“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我们千万不可遗漏“所以”二字包含的意义。他们为什么应当悔改归正?下面所说的是悔改的结果;至于悔改的原因已在前头阐明了。那些原因是:耶稣是神的仆人;神藉着祂实行神的旨意;他们置死耶稣,强迫彼拉多定祂的罪,他们犯了弃绝圣洁公义者的罪;尽管他们如此盲目、犯罪、悖逆,神仍然叫耶稣从死里复活,完成了祂恩慈的旨意。“所以”,因为他们的罪,因为祂的恩典,因为他们置死耶稣以至于违反了国家的历史,并且因为神使耶稣复活,除去他们谋杀的罪,所以他们应当“悔改归正”。彼得呼吁他们离弃无知,进入光明;远离由无知所造成的罪行,回到正道上。

彼得作了悔改的呼吁之后,又应许他们某些悔改的结果。“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主也必差遣所预定给你们的基督耶稣降临。天必留祂,等到万物复

兴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记住，这番话是对以色列家说的，此外别无其他解释。若想将其应用于整个世界，则是误解了此段话的真正含义。当彼得说到悔改归正的结果时，对象只局限于以色列家。第一句，"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可以应用于一般人。但我们继续读下去。罪得涂抹的结果是什么？"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安舒日子从主面前来到的结果是什么？"主也必差遣所预定给你们的基督耶稣降临。""你们"是指以色列家。"天必留祂，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我们若将这番话应用于以色列家，结果可立见分晓。万物复兴必然与基督降临以色列家有关，基督是他们的弥赛亚；祂必须等到以色列家悔改归正时才降临。换句话说，当以色列家悔改归向耶和华时，以色列家的罪就得以涂抹；然后安舒的日子从主面前来到以色列家；透过以色列家，万物得以复兴，这是与弥赛亚降临一同发生的。

我们说到弥赛亚降临，是指第二次降临而言；但这也是祂第一次被祂的子民接纳。我相信彼得是如此期望。我不认为以色列是一个失丧的、被遗弃的国家。我确信以色列有一天将被寻回，被召聚起来。以色列人必有一日会悔改归向神，神也必涂抹他们的罪。到目前为止，以色列尚无悔改的迹象；但他们总有悔改归正的一日。

彼得对以色列人讲的这番话所传达的信息，可以带来三方面的教训：第一，神在古时的旨意迄今未改变；第二，万物在等待耶稣的降临，届时万物都要复兴；第三，有一日以色列必将得到恢复。

百姓对彼得在美门所行的神迹"满心希奇惊讶"，彼得立刻抓住机会作出纠正，这使我们明白两个属灵原则。第一，对神迹感到希奇，是表示他们心里不信；第二，不信会产生错误的解释。人若想要从圣经或信仰里除掉超自然的成分，就是不相信神。所谓超自然，就是略高于人所能见的，略深奥于人所能明白的。他们可能将神当作一种道德力量，他们对神迹大感惊讶，企图用其他说法来解释超自然的事件，其实是不相信神。希奇的态度足以显明他们内心的不信。若接受圣经开头第一节的真理，就不难接受一切的神迹。"起初神创造天地。"这是最大的神迹，在神看来却不是神迹。那只是祂大能的

作为。

同时,这也让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弃绝耶稣是何等愚蠢、难以言喻的罪,但神能胜过这种罪和愚行,这可以从祂叫耶稣复活,使祂成为人类救主的事上看出来。如果今日以色列人分散世界各地,饱受颠沛流离之苦,被剥夺了事奉的权利,那是因为他们后来变得以自己为中心,想独善其身,忘记了他们有责任使四周诸国因他们蒙福。蒙享特权的儿女是否能够继续享有特权,以及享有多少特权,完全要看他们是否尽到儿女的责任,否则权利就不再是鼓舞和帮助我们的动力,而成为一种拦阻,甚至成为埋葬我们的反面力量。我们的权利越大,相对的责任也增加,这对教会来说,亦是如此。

13 使徒行传四 1～22

本段经文的故事仍围绕着那个得医治的人。我们最初看见奉主名所行的神迹。然后听见彼得对聚在所罗门廊下的以色列人所作的一番解释。如今我们看到较少的一群人，但在某方面来说，也是较醒目，而且非常有趣的一群人。彼得和约翰正在所罗门廊下教导百姓时，忽然被捉拿，并且被押了一夜。那些人似乎在所罗门廊下，迅速成立了一个临时公会，判决捉拿使徒。换句话说，那是在圣殿的美门之外。他们就是在美门外面看见那瘸腿的人，他得了医治之后就拉住彼得和约翰，满口赞美感谢；有一群人目睹此景，就聚在廊下，彼得就特别针对那些以色列人说话。现在他的话突然被打断了。这是基督教会在新时代里使徒的信息第一次公然遭到反对。让我们来一一探讨这公会，注意它的程序，以及其中具有永恒价值的功课。

虽然此处未明白指出审判使徒彼得和约翰的法庭就是公会，但根据路加在本章开头的用字，可以肯定这一点。使徒是被“**祭司们和守殿官**”所逮捕。这句子颇富意义，指明了一个事实，就是当时希伯来人对于冒犯圣殿的人仍然握有生杀大权。他们虽然受罗马政府管辖，没有权柄对任何罪犯判以死刑，但仍被许可置死任何亵渎圣殿的人。守殿官即是所谓宗教警察的头子，负责监管圣殿，防止任何人侵犯圣殿的神圣。“**祭司们和守殿官，并撒都该人忽然来了。**”显然是祭司在撒都该人的耸动下向守殿官报告，导致这次的捉拿行动。

第五节对公会有更详细的描述，“**第二天，官府、长老和文士，在耶路撒冷聚会。**”那就是古代公会的组成情形：官府，即是祭司和官长；长老，即是以色列主要家族的首领；文士，即是百姓的教师和解释

律法者。公会由七十一位会员组成，其中二十三人可以构成法定人数，审理前面提到诸如破坏圣殿的圣洁这一类的案子。因此，到目前为止，这些人是按着律法聚集。

他们这次对待使徒的方法，与从前对待耶稣的方法迥然不同。这回他们等到天亮才开始审问。这才合乎他们的律法程序。从前他们对待耶稣所用的方法则是不合法的。此处提到几个名字：大祭司亚那，他已被罗马人免职，但仍受到以色列人尊崇；该亚法，是罗马所任命的祭司；另外有两位知名之士，约翰和亚历山大，“**并大祭司的亲族都在那里。**”当时撒都该人的思潮代表贵族的宗教思想，法利赛人的思想则较平民化。所以耶路撒冷的贵胄富豪都属于撒都该派。

当时，在公会聚集的这群人是一个很特殊的组合，汇集了社会上富有的撒都该人官长，以及耶路撒冷的宗教思潮。这实在是一幅令人瞩目的画面。衣着鲜明的审判官和尊贵的人坐成半圆形，主审官坐在中间，也许四周还围绕着一些学律法的学生，正全神贯注聆听每一案件，以熟悉律法的程序。

但我们应当特别注意那些人的心理态度。前面已提过，他们都是撒都该人。显然当天早晨撒都该人为了某种目的，几乎倾巢而出。大祭司是撒都该人，他的朋友亲戚自然也是。另外还有尊贵的人；从本章开头的话我们又看到，这次的逮捕是由撒都该人一手促成的。

撒都该人到底是怎样的？有三件关于他们的事，我们必须铭记于心，其中一件特别重要。撒都该人拒绝超自然的事；他们强调人类的自由意志；并鄙视法利赛人所教导的传统。我们当记住的最重要一点是，他们在宗教上属于理性主义。毫无疑问的，他们很虔诚，因为他们相信神，遵行摩西的律法，但他们拒绝任何神奇的事。使徒行传另一处曾形容他们，既不相信天使和灵，也不相信复活。他们将希伯来的制度转变成一种伦理系统。他们对神的信仰与法利赛人的信仰不同。他们拒绝相信复活，并嘲笑有关天使存在的说法，弃绝“**灵**”的观念。这是当天早上公会里的人所持的心理态度。如今对基督教会的反对已由法利赛人转移到撒都该人。基督在世时，主要反对祂

的人是法利赛人，圣经很少说到撒都该人对祂的反对，只是有时看到他们与法利赛人起冲突。耶稣钉十字架之后，法利赛人的激烈反对即告结束。使徒行传里法利赛人出现的次数已不像四福音书里那样频繁。事实上，可以看见他们对基督教反而变得友善起来。稍后记载，一位法利赛人曾两度扬声为一些基督徒传道人辩护。而整本使徒行传所揭明的基督教会所受之反对，具有一种新的启示。反对是从另一个不同的中心而来。这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于基督教会中心真理的印象。这整个观念是属灵的，因此必然会与属物质的相冲突。耶路撒冷那些听见使徒说话的人，所得的最深印象是，使徒们是如此坚决相信不可见的事物。他们也相信天使，甚至不久之后他们还宣称，天使打开了狱门，使他们得释放。他们所宣告的重心在于，他们是与神的灵同工。他们宣告的中心事实是耶稣已从死里复活，并且永远活着。对于寻常人的眼目而言，天使是看不见的；人也无法察觉圣灵的来去行踪；但使徒们却绝对相信这些看不见的事确实存在，而且言之凿凿。

于是，冲突是无可避免了。撒都该主义与基督教会誓不两立。留意路加的记载，撒都该人"因他们教训百姓，本着耶稣，传说死人复活，就很烦恼"。不单单因他们传讲耶稣已从死里复活，并且他们还宣讲复活的事。这就是当时法庭里的气氛，以及审判官的心情。

现在来看看站在法庭中央的两人——彼得和约翰。我们已提过这两人性情上的差异，以及工作上的亲密伙伴关系。彼得实事求是，是行动者；约翰喜爱幻想，是诗人。他们如今一同站在众人面前接受审讯。另外还有第三者也在场："又看见那治好了的人，和他们一同站着。"我们不知道，他是否也被押了一夜。如果没有，他可能一直等在那里到天亮，他要等到这两个使他痊愈的人得释放为止。如今他与他们一同站在那里。

再仔细观察彼得和约翰，他们有一种人眼无法识透的东西。他们"被圣灵充满"，意思是，他们有着清晰的异象，绝对的把握，强烈的感情，以及锐不可当的勇气。我们若乍见这情景，看见围绕他们的那群显赫人士，注意到他们所面对的是撒都该人冷静而敏锐的哲学，可

能会起疑心，这两位渔夫如何有胆识应对？但我们毋须挂虑，因为他们被圣灵充满，以无比的勇气站在众人中间。

他们给公会留下什么印象？让我们往后跳一段，因为一直到审问之后，圣经才提到他们给公会的印象，我们不妨在这里先提出来。这印象是，**"他们是跟过耶稣的。"**被圣灵充满的人都会给人这种印象，那是圣灵所造成的印象。若有人告诉我，他在某一时刻从神领受了某种恩赐，但他给我的印象却与耶稣的心相违背，我就知道他未被圣灵充满。那些人看出他们是**"没有学问"**的人，如果换成"鄙俗的人"可能更佳。彼得和约翰是升斗小民，鄙俗平凡，未受多少教育。但他们有勇气，敢放胆谈论。有一次，耶稣在一群知识分子中间讲道，他们说，**"这个人没有学过，怎么明白书呢？"**（约七15）。在彼得和约翰的事例里，又出现同样的困惑。**"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注意那些人所犯的错误。那是从他们的哲学所推演的结果。他们用过去式的时态说到，使徒们是跟过耶稣的。真相如何？基督仍然活在他们里面，透过他们说话；那些人所看见的是他们夫子遗留下来的痕迹，却未看见那是永活的基督显现的结果。

接着来探讨审问的过程。他们的挑战包括四件事。庭上首先问，**"你们用什么能力，奉谁的名，作这事呢？"**也许有人会以为，被控告的一定马上扬声质问，你们所谓的**"这事"**指的是什么？但使徒没有如此作，因为**"这事"**的意思很明显。那个得医治的人就站在那里；他们提出**"这事"**两字时，已间接承认他们正面对一件难以解释的事。他们的问题，显明他们承认有奇事发生。我们必须从此处着手。撒都该人无法逃避这事实。每个人都认识这瘸腿的人，因为四十多年来他一直躺在美门旁等候周济。如今他站在公会面前，脸上闪耀着喜乐的光彩，与那两位医治他的人并肩而立。他们无法否认眼前的事实。问题在于，这是如何发生的？他们现在企图将这超自然的证据，解释成一种哲学上的理论。这是基督教会的敌对者最喜用的伎俩。

"你们用什么能力"，是指你们使用什么力量使这人行走？**"奉谁的名"**，是一个极有技巧的问题。它完全否定了使徒在所罗门廊下所

提出的观点。彼得在那里清楚宣告，他是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医治那人。但他们毫不考虑这一说法。他们还是问，“你们用什么能力，奉谁的名，作这事呢？”

申命记对这一故事有极佳的启示可帮助我们明白得更清楚。第十三章有一段对官长的指示，特别提到可能发生在他们历史上的事。我们不妨读几句，“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或是作梦的起来”——恰恰描述了站在公会前的这两个人——“向你显个神迹奇事”，如果那神迹是要引你远离耶和华去拜别的神，你就不可听他，那人也必须被除掉。第十四节说，“你就要探听，查究，细细的访问，果然是真，准有这可憎恶的事行在你们中间”——那么就要严加惩罚。公会的人此刻就是在遵行古代神给百姓的指示。他们面前站着两个人，一个是先知，一个是作梦的，并肩站着。这两人显然行了一件神迹；根据古代的指示，官长有责任对他们作一番询问，调查。耶和华已经明言，对企图引诱百姓远离耶和华去敬拜别神的人，必须处之死刑。如此可以看出来公会的人所提的问题是如何诡诈，别具用心。

彼得的回答也显示了一个特殊的方法，他准确地答复了他们的挑战里所隐含的一切意图。“倘若今日，因为在残疾人身上所行的善事查问我们。”注意这话里含着一层意思：你们的反对实在不值得。你们竟然为了一个使残疾人得医治的善举而查问我们。他们又一次探询使徒的能力来源，和使徒是奉谁的名行事。彼得给了他们详细的答复，只是次序颠倒过来。他先回答是奉谁的名，再宣告能力的来源。“是因你们所钉十字架……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彼得不愿意他们有任何曲解。不单单是弥赛亚，不单单是耶稣，他特别强调他们所想要的那名——拿撒勒人耶稣，你们所钉十字架的那人。这就是那名。他立刻接下去解释能力的来源，“神叫祂从死里复活的。”是祂复活的大能使这人得医治，而这复活正是你们所极力否认的。彼得重申了他在所罗门廊下所宣告的复活事实。

请特别留心彼得如何结束他的申辩。申命记指示，若有人行神迹奇事，是要叫人远离耶和华，那人就当被处死。彼得说，“祂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除祂以外，别无拯救，因

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他用几句引自诗篇第一百一十八篇的话，来否认他是引领人远离耶和华的；他宣告说，他的行动正符合了古代经文所预告的，他在所罗门廊下传达的信息所默示的正是如此。

接下去是会商。犯人被饬退出；从这里看出公会是何等足智多谋。首先我们看到，他们发现了彼得、约翰与耶稣的关系，肯定他们行了神迹，以及他们下定决心绝不否认所行的神迹。你能想像任何法庭敢威吓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吗？但既然他们的哲学中根本否定圣灵的同在，如此作在他们而言就是理所当然的。如果一个人受到代表整个文化势力的法庭威吓，他就只有屈服一途了；但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他足以向整个团体挑战，并且最终必获胜。

他们商量之后，又叫使徒回来，恐吓他们不可再奉耶稣的名教训人。彼得立刻将他们对他的判决反掷回去，他以一个永恒的原则反质问他们。“**合理不合理？**”这是他的问题。停止一切诡辩和心机吧！只要问，这样合理不合理？如果合理，我就接受你们的威吓。

这第一次反对使徒的事件，显明了自使徒时代以来对基督教会的反对之本质，同时也启示了教会得力的秘诀。对基督教会的反对一向是根植于撒都该主义，理性主义，而且总是物质主义哲学的结果。雅各曾用锐利、灼人的字句来描述属世的智慧和人的智慧，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雅三15）。这种智慧只看见地上的事，它的一切欲望都是出于情欲；这种生活上理性的概念与基督教会为敌，它是最隐蔽的，也是最可怕的。物质主义广泛存在于现今的世代，只想要从石头变出饼来。它对各处的人说，让我们吃喝享乐吧，因为明天我们就要灭亡了。这就是敌对基督教会的势力；它是撒都该式的哲学。

基督的整个事工就是医治，帮助，拯救。时候已经到了，教会不可再将忽略神的旨意、屡次犯错的责任推到基督身上。教会在世上的职责，不是讨论神学理论，沉湎于深思默想，或是建立某些哲学；教会的职责是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出去寻找那些躺在美门口，无法敬拜的人；帮助他们重新站立起来，一同敬拜神。

撒都该人闭目不顾那些明显的证据，不顾那得医治的人正站在

他们面前。历世历代以来，这种得医治的人不计其数。今天，世界各地都有得医治的人。他站在这里，他向这伟大的真理降服多少，他心理、灵里、身体得的医治就有多少。

另一方面，这故事也启示了教会得力的秘诀。属灵的实际可以从眼见的、物质的结果彰显出来。教会若不医治人，再建造人，她就无法证明自己是属基督的。**“又看见那治好了的人，和他们一同站着，就无话可驳。”**基督教面对诽谤，最有力、最无法驳倒的回答，就是一个治好了的人。

“勇气”基本上是属灵的，它所产生的结果可以为它作证。这一类的结果，可以产生勇气。这是一个物质主义的世代。面对物质主义的横行，不要胆怯，更不要费尽苦心去重组一切以迎合这样的世代。若是随流失去，原因在于我们缺乏得医治的人。当日彼得、约翰讲道时身旁就站着那得医治的人。这些得医治、重生的人，脸上闪耀着非属这世界的荣光；他们可以带给讲道的人无比的勇气。

纽约第五街长老会的牧师贺尔(John Hall)曾作一个比方。他说，“有一条蛇缠住一支金属锉刀，想要将其咬坏。一开始，它似乎占了上风，但是不久之后，血迹渗了出来，蛇发现与其说它在啃噬这个锉刀，倒不如说是锉刀在毁坏它的牙齿。”这个比喻表明物质对抗灵性的最终结局，必是物质的毁坏。如果基督教会正逐渐物质化，那么求神怜悯我们和这世界。基督徒必须被圣灵充满，知道那独一真神的大能，才能有勇气去面对这物质主义的世代，过得胜的生活。

14 使徒行传四 23～31

本段经文记载因那瘸腿的人在美门外得医治而引起的反对，其最后一幕。这里的气氛为之一变，和前面所看到的判然不同。本段开头即宣告，“**二人既被释放，就到会友那里去。**”我们可以想见，原先彼得和约翰，甚至那瘸腿之人所面临的严厉冷酷的气氛如今已成过去。“**会友**”可能指那一群使徒和整个教会。不久前我们看见使徒站在撒都该人中间，被撒都该人的气氛所环绕；如今他们站在会友当中，被属灵的气氛所环绕。

从撒都该人对付使徒的情形，可以发现他们的反对基本上是根据撒都该人对生命的观念，那是纯粹物质化的。使徒站在那种哲学所造成的敌对、批判气氛中，一再强调耶稣复活的事实。如今我们看见，他们站在全然不同的气氛中。这一群会友在他们入狱期间，整夜为他们祷告；很可能会友心中也为他们担忧不已。彼得和约翰就将事情经过一一道来。这次的反对行动是非常积极、经过慎思熟虑的。百姓的官长已采取了头一个行动，就是捉拿并审判使徒，警告他们不可再奉耶稣的名讲论教训人。

从表面上看来，这次撒都该人的敌对手段并不激烈，但使徒心中很明白，他们是坚决反对使徒传讲复活的事。围绕着彼得和约翰的一班使徒听了整个经过之后，也意识到敌人日益增加的敌意，以及所处环境的危险。他们所宣讲、所倚靠的那一位，已经被钉十字架了。他们现在看清十字架更广的意义——从下面我们所研讨他们的祷词中，可证明这一点。然而，他们看见钉十字架的事实对整个人类的意义。耶稣被钉十字架，是因为祂向一个属物质的世代宣讲属灵的见证。因为祂肯定属灵的重要性，不断呼吁人离开尘世归向神，所以最

后人只好钉祂十字架，企图藉此举来止息祂的声音。使徒的信息就是讲论祂的复活，祂的得胜。他们知道这样讲道会带来何等后果。他们知道敌对的势力已经被激起，正日益壮大；但是正如从前他们无法止息那伟大夫子的声音，今日他们也无法止息这些重复祂说过的话、宣告祂复活事实的声音。

本段最后一句话表明撒都该人对使徒的反对造成的最终结果。**“他们……放胆讲论神的道。”**他们像彼得、约翰一样，继续放胆讲道。彼得、约翰曾在公会面前，毫无犹豫，绝不畏缩地宣告复活的真理。大祭司和撒都该人，**“见彼得和约翰的胆量，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就希奇，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于是他们恐吓使徒。这些恫吓的话不是出于粗鄙的老百姓，而是出于教养良好的长者；不是一时冲动脱口而出的，而是由冷静、狡猾、老谋深算的仇敌所发出的。他们对使徒恐吓一番，就放他们回去了。使徒回到会友那里，他们心中非常清楚仇敌逐渐显明出来的敌意。他们知道前面的光景，但结果是，**“他们……放胆讲论神的道。”**

我们要试着来发现这种胆量的秘诀。这是整本使徒行传中最有兴趣的一部分。**“放胆”**一词暗示着一种清楚、大胆的言论；清楚宣告某些确定的真理，所以其意义不致被误解；那是坦白的，几乎挑战性质的宣告，足以唤起人的注意，使人不得不侧耳而听。这种放胆无畏的精神，贯穿了整个使徒的教导。其中毫无任何迟疑，畏缩。先知和使徒总是说：事情是如此这般，这是主说的。这个最初的表现吸引了我们的注意，让我们看看其中的秘诀。

广泛而论，这班使徒的胆量是从祷告而来。这就是整段经文所叙述的。这些人祷告，然后得蒙回答。他们听了彼得和约翰所述说的经过，其中一人说出了众人的心声——因为他们都是同心合意的——大家一齐高声祷告，于是回答来了，一点也不耽搁，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我们要特别留意这番祷告的性质，以及所得到的回答之性质。

首先看祷告本身。请注意两件事：第一是促成他们祷告的那个信念；第二是他们所表达的愿望，因为它揭示了祷告者的态度。

关于他们对神的信念，可从三方面显明出来：他们所用的称呼，他们对于古代经文的说法，以及他们对基督钉十字架一事所说的话。

这个祷告是以"主啊"开头。"主"一词在新约中非常罕见。它不是我们通常译成"主"的那个字。这个"主"可以译成"君王"，指绝对的统治者，和最高的管辖权。稍后，他们在这个祷告中又使用了其他较常用的称呼，但一开头使用的这个称呼，显示他们对神的态度，以及对神的信念。首先显明他们相信神的主权，他们用接下去的话来说明这个称呼，"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他们用身边的事物，就是撒都该人所说的物质世界来作说明。撒都该人否认一切可见的、明显的事物之外的世界存在；他们只承认天、地、海的存在。如今这些人说，"主啊，你是造天、地、海的。"显然，对他们而言，神不只是这些而已。这句祷词后面，隐含着他们对神的信念。祷告通常由此开始。人除非有这种信念，相信神超过他所见、所感觉到的一切，否则他无法祷告。因此，这样的祷告最后必产生胆量，因为他们相信神绝对的主权。

接下去可以看见另一个信念。"你曾藉着圣灵，托你仆人我们祖宗大卫的口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齐起来，臣宰也聚集，要敌挡主，并主的受膏者。"

这段经文是引自诗篇第二篇，所有犹太的解经家都承认，这篇诗具有弥赛亚的价值。很可能那是大卫在当时情况下写的，但它有更广的应用和更深的意义。他们将这篇诗的写成归之于大卫、圣灵和神的预知。他们对神的信念，不只限于祂的主权，也包括祂的智慧。他们相信，大卫唱出这篇诗时，他唱出的内容有更丰富的意义，是他所未想到的。作诗者的后面，是圣灵；在那预知人类事务的智慧后面，是神自己。

另外他们还表明了一个信念，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个信念更奇妙，更充满安慰和帮助。"希律和本丢彼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民，果然在这城里聚集，要攻打你所膏的圣仆耶稣。"请注意这里如何描述那些"攻打你所膏的圣仆耶稣"的势力。希律，代表希伯来的权威；本丢彼拉多，代表罗马的权柄；外邦人，就是约外之民；以色列民，

乃立约之民。这些人都"**聚集**",要攻击耶稣。这是事实;但这里的祷告并非如此说。他们说,"**成就你手和你意旨所预定必有的事。**"这是他们有关神的最后一个信念。他们不仅相信祂的主权,祂的智慧,也相信祂在人类事务上,实际、确切地在管理、掌权。

这些是他们对神的观念。祂造天、地、海;因此祂先于他们,大于他们。祂藉着许多世纪以前一个人的诗歌,预告了将来的事;因此祂是满有智慧的。但更重要的,祂控制着人类的历史。这些在楼上房间祷告的人,回顾从前耶稣在耶路撒冷被捉拿的那一段可悲、慌乱、恐怖的日子;祂双手被捆绑,在希律和彼拉多中间被送来送去,而外邦国家和选民也联合起来要置死祂;但他们在祷告中,对那些人的谋杀恶行只字未提。他们超越了那些聚集的人,看见更高之处有一宝座,是神正在管理,促成这一切事。

彼得在五旬节的讲道中,也说出类似的思想;他将这两件事紧紧连在一起——"**祂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藉着无法之人的手,把祂钉在十字架上杀了。**"在如今的祷告中,他们只认出神的管理全局。他们相信神的主权,神的智慧,神实际的管理;这些对神的信念,激起他们祷告的心。

他们对耶稣的信念也表达得很清楚。首先,他们相信耶稣的无罪。"**圣仆耶稣。**"他们曾两次重复这一词。他们相信耶稣就是弥赛亚。他们引用了诗篇第二篇来指"**子**",然后又说到耶稣,"**你所膏的。**"他们相信藉着十字架,祂已完成了神的旨意,因为他们提到希律、彼拉多、外邦人和选民所作的事时,是以得胜而非失败的口气来论及十字架。

这里的"**成就**"一词,有特别的用意。彼得和约翰都曾去过变像山。他们在那里听到耶稣与摩西、以利亚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就是祂将要成就的事**"。这些人明白,虽然祂要通过死亡这样的悲剧,但祂要成就一个特定的旨意。

这些人对耶稣的信念是,相信祂的无罪,祂弥赛亚的身份,以及祂通过死成就了神的旨意。

接下去我们来看看他们所表达的愿望。首先注意,他们已意识

到环境的危险。他们的第一个祈求是，“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主鉴察。”他们对神的信念是，相信祂的主权，祂是全能的，祂管理着人的事，可以使人的忿怒转变为对祂的赞美。他们知道外面的恐吓，他们惟一能作的，就是向神诉说。“求主鉴察。”他们未求恐吓停止，或者求恐吓无法付诸实现。他们没有求神使他们躲避迫害和死亡。他们未提出任何要求。他们只求祂鉴察他们所受的恐吓，接着他们立刻祈求，“一面叫你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因此，他们所求的是继续得到能力，虽然那能力正是引起敌意的主因。在美门外，他们也曾放胆讲道，神也伸出祂的手医治了那人；而接着的一切反对都是这些事实造成的后果。如今他们祷告：求神使我们不顾一切，继续作那些导致别人对我们施加恐吓的事。他们曾受恐吓，不可奉主的名讲道。但他们置之不理。彼得对公会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如今在密室，这一群勇士来到他们所信的神面前，他们不求别的，只求他们能继续放胆讲道，以及祂伸手医治疾病。

这祷告里还有另一部分，揭露了他们心中最深的愿望：“使神迹奇事，因着你圣仆耶稣基督的名行出来。”有如此信念的人，通常会有如此的愿望。认识这样一位神和这样一位耶稣的人，通常会有一个崇高的愿望——不是逃避受苦，不是躲开传福音所必受的逼迫患难——而是祂的名因永远的得胜而被证实，得着荣耀，好叫他们能放胆讲道。

使徒们不断地祷告。“不断”的意思不是说同一件事昨天说了，今天再说，一直说下去。不断的祷告可以使一个人否定他昨天所说的，因为他发现他昨天说的错了。“不断”必须有一个原则。由于这些人被一个原则所管理，所以他们能刚强不畏缩。另一方面，面对危机四伏，他们也谨慎小心，祈求从神来的资源。他们心中惟一的愿望是勇往直前，惟一的担心是因惧怕而跌倒。

祷告所得的回答立刻就来了。先是一个兆头：“聚会的地方震动。”那是他们对神的信念所产生之回应。作为宇宙的治理者，祂将祂的大能放在这间房子上，它就震动起来。不要因现今世代没有

这一类的神迹而感到焦虑。物质的神迹通常是一个记号,表明当时在灵性上的迟钝。古代一切物质的神迹都是必要的,目的在导引出更高的灵性神迹。耶稣对祂的门徒说,“**我所作的事,信我的人也要作,并且要作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约十四12)。读上下文,会发现“**更大的事**”是指属灵的神迹。但对这些人,神先给他们一个物质的神迹,然后他们就被圣灵充满。

有些人将这事件比作新的五旬节,这是错误的。没有新的五旬节。五旬节只有一次,出现了就存到永远。五旬节时代乃是恩典的时代。如今是五旬节时代,圣灵降在楼上的房间。这时代方露出曙光。这不是新的五旬节,而是重新领受新的能力,新的充满。用新约中一个关于圣灵活动的简单公式,可以帮助我们理智上的思考:一次洗礼,多次充满,不断膏抹。这是新约的用语。这次是一个新的充满,重新得着能力。这新的充满是要防止他们惧怕。康明(Elder Cumming)在他的书《永远的灵》(Eternal Spirit)中,极清楚地划分了新约中“**充满圣灵**”和“**被圣灵充满**”两句话的区别。有些充满圣灵的人可能为了特别的事奉,或摆在前面的工作而被圣灵充满。这些人有新的认识,重新实际经历圣灵的同在和能力;结果他们出去时,就大有胆量宣讲神的话语。

这段经文表明,若要有胆量和勇气为复活的基督作见证,就需要对神和神的儿子有正确的信念,不断领受圣灵浇灌的能力。神是统辖一切,大有智慧,管理万有的神。基督是无罪的,受膏的,被命定的弥赛亚,祂通过死,成就了神的旨意。门徒降服基督多少,在祷告里仰望神多少,圣灵就充满他们多少,使他们可以放胆传福音;一个这样相信并被圣灵充满的教会,必然会成就非凡的事。

15 使徒行传四 32～37

我们已讨论过初期教会所面临的敌对势力。现在要来看当时教会内部的光景。这部分可分为二，先是教会的团契生活，其次是教会的管教。首先来讨论前者。

解经家和学者对这个故事的意见相当分歧，其中可分成两个主要的立场。有人称这件事是一个错误——使徒所犯的第一个错误；有人相信这是神的命令，是五旬节圣灵充满所必然产生的结果。

坚持第一个立场，就是认为这是早代教会所犯第一个错误的人，持有某些理由；让我们略略检视这些理由。

首先，他们确信，早代门徒的行动是出于他们期待基督速速再来的渴望；因此他们觉得没有必要持守世上的财物。这些门徒当然期待基督的再来，但我们没有权利说，那些早代的门徒是指望祂在他们那一代中再来。他们一直在等候祂，那是正确的态度。但在这个故事里，却没有一句话暗示，他们卖掉土地房屋是因为这种指望促成的。

另外，有人认为这个行动是因为耶路撒冷教会的贫穷引起的，所以保罗曾将款项收集，经过希利尼诸城，送到耶路撒冷。这种说法实在是无稽之谈，毫不考虑圣经的权威，很可能是出于一些反对凡物公用思想的人之偏见。这种凡物公用的举动，是整个教会的行动。他们在物质上的合一，正是他们在灵性上更新和相交的一个外在表现。

有人说，从两件事可以证明，他们变卖土地房屋，凡物公用，是错误的行动；这两件事是，亚拿尼亚和撒非喇的欺骗，以及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抱怨他们在供给的事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但是教会史上这第一个谎言和管教，不是由这里记载的行动引起的，而是因为他们

违反了这里启示的原则。亚拿尼亚夫妇的谎言是因他们不忠于这理想；希利尼人的怨言是针对不公平的分配而发的。

也有人反对这种行动，认为它是律法的、社会的宣传行动。事实上，它与律法毫无牵连。他们并没有定下律法，要求每个人变卖土地房屋。在亚拿尼亚和撒非喇的例子中，使徒说得非常清楚：田地还没有卖的时候，是你自己的，你可以任意处置，无人强要你卖。他们每一个行动都是自愿的。

对于反对这行动的人，我必须提醒他们一句话：常常我们反对一个行动，是因为我们未能从五旬节出发，于是陷入一个危险中，就是将这行动视为全国为了实现某一种理想而采取的行动。今日常有人说，传道人的责任是宣讲登山宝训，并且试图建立神的国度。我们若从五旬节出发，这是不错的；但我们在有此处圣经所描述的各种情景以前，必须先有五旬节。这里的各种情景都是紧接着五旬节产生的结果，它包含了新的意义，异象，情感，观念，能力。

让我们来看看这几节经文；开头是一般的描述，在第三十二至三十五节；其次是特别的说明，在第三十六和三十七节。

首先是概括地描述了早代教会会友之间的事。这不是教会第一次发生的事，也不是教会在遭到反对势力后第一次产生的后果。我们在第二章第四十四、四十五节里已看到类似的记载，那是紧随着五旬节所产生的行动。当时，圣灵初度降临，那些人被圣灵充满，就得到同样的光景。请注意第四十二节，以及用来解释这一节经文的第四十三和四十七节。第四十二节宣告，“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祈祷。”这里提到四件事。随后的几节经文不过是将第四十二节分成几段叙述，以显示这四件事是彼此连贯的。第一，是使徒的教训：“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第二，彼此交接：“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各人所需用的分给各人。”第三，擘饼：“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殿里，且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最后，祈祷：“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

这些都是紧随着五旬节而来的。门徒藉着圣灵的降临，受洗与

主联合，继续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这不单单指他们听使徒的教训，并且藉着生活的见证来支持使徒的教训。因此他们更恒切地彼此交接。“Koinonia”这个希腊字大概是新约里被译成最多不同形式的字了。它和它的同源字常被译成交接，相交，连络，分配，捐助，伙伴，参与者。译成“**凡物公用**”的“**公用**”一词，其字根就和“Koinonia”一字的字根相同。因此，“**交接**”本身就有凡物公用的含义。新约教导我们，神的儿女与神相交，那就是说，凡物与神共用。神一切的资源都任由祂儿女使用，神儿女一切的资源也由神任意支配。所以早代教会的人必然地彼此凡物公用。于是，我们可以看出，第四章所描述的光景，与五旬节他们被圣灵充满之后的光景完全一样。他们藉着圣灵的洗，与基督建立了新的关系，也与神建立了新的关系。这意味着他们彼此之间必然也有了新的关系。

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鼓励以弗所的信徒，“**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他的第一个托付是，“**用和平彼此连络。**”然后用下列的话描述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是何意义：“**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那一个身体就是基督，和祂的一切子民。接着保罗说明人如何能合一：“**一主**”，就是基督；“**一信**”，即单单信靠祂；“**一洗**”，指圣灵的洗，能使信祂的人合一。最后他描述合一的结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贯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见弗四 1～6 节）。那就是“Koinonia”，相交，凡物公用。男人和女人都与神的性情有分，都看见神的亮光，感到神的爱，有神的生命。这就是本章所论合一的基础。这些人的合一，不是签下合约，凡物公用。它是一种新生命的合一，这新生命促使他们不得不采取这种态度。

让我们再进一步探讨这段经文和其中的团契生活；先注意它的能力，其次是原则，最后是实践。

从“**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这句话，可看出这种团契生活的能力。信徒是否变卖田产家业，其实无关紧要。不要从变卖房屋田地开始，要从“**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开始。最先的事实是“**信的人**”，然后是“**一心一意**”。这些人因着相信，所以一心一意。此处必须用新约的价值来诠释“**相信**”一词。相信的人，必然会

一心一意。我们不可以将这事件应用在当时耶路撒冷不信的人身上，也不可企图将这事的教训应用在今日不信的人身上。“信的人”是指那些向耶稣的主权降服，顺服祂教训的人。

他们相信的结果如何？“都是一心一意的。”这两个词并不是随便使用的。“一心”指情感和灵感的中心；“一意”指新生命的动力。这些相信祂的人，都已经降服于祂的主权，忠心于祂，因此是“一心”。他们同被一个伟大的灵所感，被同一个爱所管理，他们有同一个外表，同一个内在的良知，同一个鼓舞的动力。但更重要的是，他们同有“一意”。这里的“意”是指生命；它不是指更高层次的灵，而是指生命的力量和动力。

除非我们有根，我们不能享有主的花园内美丽的鲜花和水果。除非我们重新有初代门徒那样的“一心一意”，我们无法在任何团体或国家内产生那样美丽感人的光景。

能够做到“都是一心一意”，首先要无私。“没有一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他们的一心一意，使各人的自私消弭无踪，他们是无私的。其次要有一体的感觉。“都是大家公用。”我们若不明白这话的意思，不妨读读使徒的书信，听听他们描述教会应有的光景。“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林前十二 26）。这就是一体的感觉。他们公用一切，“没有一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此外，这些“信的人”都活出一个信念，就是相信灵性的事必超过属物质的。他们里面属灵的生命，使得物质的问题成为次要的。他们被属灵的能力所管理，被永恒、属灵的事所占有，完全浸浴在教会生活的新鲜和芬芳里，以致于轻看世界的东西。就属灵的目标而言，一切物质财富都是附带的，因此他们没有一人说，他的东西是自己的。

还有一点值得留意，那就是这里谈到的“凡物公用”没有勉强，没有法则、规定，没有誓言约束。一大堆的誓言，正是教会生活腐败的表征。他们固然受到圣灵的催迫，但其中没有任何勉强的意味。那些人没有被强迫交出任何东西；一切都是出于自愿的。使徒“照各人所需用的，分给各人”。整个运动都是自愿性质的，纯粹是灵性的，是

用外在的行动来回应内在的动力。

在这件事里，我们也看到这伟大团契更高的价值。批评早代教会这项行动的人，往往忽略了一节经文："**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众人也都蒙大恩。**"使徒因着教会生活本身的属灵和无私，而得着能力去"**见证主耶稣复活**"。这证明了教会与基督的生命相和谐；这一切行动证明都是出于爱。这正是使徒宣讲基督复活时最有力的证据。另外，"**众人也都蒙大恩。**"不要以为恩典就像一片荣耀、神圣的云彩，降在他们头上。"**蒙大恩**"的意思是，他们自己的性格中彰显出美丽和荣耀；这美丽与荣耀，可以配合使徒的见证，一同证明耶稣基督的复活。使徒的话大有能力，是因为这些话都实现在早代教会的生活里了。

接下去我们要看看特别的说明部分。约瑟可能是一个富人。他是马利亚的兄弟，马利亚就是住在耶路撒冷的那位有钱的妇人，她的家是早代门徒聚集之处。她是马可的母亲，因此马可就是约瑟的外甥。约瑟生在当时犹太人聚集的中心塞浦路斯，他是一个利未人。但我们若真要了解这人，必须留意使徒给他的名字：巴拿巴。这名字指出了他性格中极重要的一点。巴拿巴的意思是先知之子。我们的译本中有括弧注明"**翻出来就是劝慰子**"。这名字有两重意义，一方面是劝诫，一方面是安慰。使徒因约瑟内在特有的品质而如此称呼他。这人满有说话的恩赐，当这些话语是用来劝诫人时，就充满着安慰。我们继续读使徒行传，会发现他是真的名符其实。

现在他将田地卖了，"**把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我们试着用当时的气氛来看这故事。通常人都非常看重土地，称之为房地产。这个人拥有土地，并把地卖掉，本身就是引人注目的事。这是信心的冒险，说明了整个运动最主要的原则。这是爱心的行动，是在这里揭橥的原则下完成的。没有人说他所有的，是他自己的。这是生命流露的结果，他被一种与人共同分享的生命之本质所催促。巴拿巴拥有田地，他变卖出去，那是他的投资。稍后我们会在本书中看到他所得的报酬。

我们需要明白，这里描述的是教会内部的情形，同时，这也是我

们应当在教会里持守的光景。也许有人说，这种情形含有危险性。亚拿尼亚和撒非喇的例子即是说明它的危险。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所发的埋怨也证明其危险性。但是这两个例子都可以解释。在当时已经建立的教会秩序中，亚拿尼亚和撒非喇是无法生存的。在这样的秩序下，希利尼人的抱怨导致了设立七个被圣灵充满的执事，于是问题得以解决。这里面有行政的能力。亚拿尼亚和撒非喇，以及希利尼人的埋怨的例子，并不表明这种理想是不可能实现的。如果我们失去了这理想，那是因为我们失去了纯洁，丧失了那能克服一切困难的灵里的合一，丧失了实现这理想的能力。

恢复能力的惟一方法，是回到最初的地步。使徒的书信中说，“审判要从神的家起首”(彼前四 17)。我们若能回到团契生活里，就必得着圣灵充满的能力。我们若一心一意，就没有一个人说他的东西是他自己的。这不是出于法则或规定，而是出于极大的爱。这也是教会最容易跌倒的地方。对我来说，彼得书信中对教会真理的阐释，是所有使徒书信里最奇妙的。“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那是生命的原则；“是有君尊的祭司”，那是我们与神的关系；“是圣洁的国度”(彼前二 9)，那是社会的秩序。然而这些正是我们跌倒之处。

古代教会凡物公用的理想是美好的，即使今日我们无法在教会里面实现这美丽、芬芳的异象，至少要让每个人认识这异象；知道教会生活的中心是爱，圣灵是一切活动的原动力，祂能使物质永远居于灵性事物之下。每个人更多地作到这一点，教会就离这理想更接近一点。

16 使徒行传五 1～16

本段经文中，我们面对了一个新的危机，和一次新的能力彰显。它一开头是有关亚拿尼亚和撒非喇的可悲故事，但结束时却记载了生病的人如何被带到使徒面前，并得了医治。这里记录的一切审判和赐福，都是圣灵降临在教会中的后果。圣灵照着基督的旨意作工，在教会里责备、赐福。因此这整段经文是论到教会的第一次管教，揭明了它的原因，它的应用，和它的后果。原因是亚拿尼亚和撒非喇的罪；应用是神直接、迅速、严厉的审判；后果是造成新的敬畏和能力。

我们必须明白，这罪到底是什么。首先注意，那是在教会生活里犯的罪。毫无疑问的，亚拿尼亚和撒非喇已经与早代教会有密切的关系。我们已看过外面的危机；但教会内部的危机更为微妙、难测、危险。教会从未被外面的反对伤害过；但她不断受到内部危险的伤害、阻挡。

我们要留心一点：亚拿尼亚和撒非喇的罪，不是因他们拒绝捐献。他们拿出了一部分来。他们的罪也不在只捐献一部分。他们捐献一部分并没有错。我必须再强调一下上一讲提过的，早代教会的凡物公用并不是出于律法、典章、规则，那是圣灵充满之后自然流露出的美丽结果。亚拿尼亚和撒非喇变卖田地财产之后，留下一部分归为已用，这并没有错。早代教会没有规定这些人一定要捐出一部分，或捐出全部款项。这不是他们团契生活或服事的条件之一。

那么，他们的罪到底在哪里？我们可以从彼得对他们说的话里看出端倪。亚拿尼亚和撒非喇的罪，在于将部分的款项欺骗为全部款项。那是假冒为善的罪，企图装出另一个样子，要别人以为他们作了一些实际上他们并没有作的事。这个罪不仅是撒谎而已；使徒如

此说，“你怎么心里起这意念呢？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了。”这是罪最可怕的本质；不是拒绝捐献，不是只捐出一部分，而是他们明明只拿出一部分，却谎称是拿了全部，这就是欺哄神了。

我们可以用今日的事来解释。如果一个人去参加聚会，虔诚地唱着诗歌《全所有都献在坛上》，事实上却不是如此，他就犯了亚拿尼亚和撒非喇的罪了。现今教会的行政不同于初代教会，否则聚会结束后一定有许多人倒在地上死了。亚拿尼亚和撒非喇这一类的罪在于，他们企图用言语或诗歌来使人相信一些不真实的事。最使基督忿怒，使祂发出严厉责备的，就是假冒为善的罪。祂对那些假装虔诚的人，所说的话是何等严厉；祂口中吐出的责备是何等灼热逼人。祂说，你们这些假冒为善的人，“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太二十三27）。

旧约所记载神如何对待祂的子民，和新约所记载基督如何待诚实人，两者对照之下，就启示了神对于假冒为善之人的态度。诚实绝不会惹神生气，即使有的时候诚实与咒诅似乎分不开，约伯的故事即是一例。基督是忍耐的，一个人可能诚实地抗议祂所说的话，即使祂以严词责备，但祂的责备是针对这人所犯的错误，而不是这个人。马大的例子即是最简单的说明。马大因着她兄弟的死，而怒气冲冲地去迎见耶稣。我们可以从那段记载里感觉出她的忿怒里带着几分坦诚和不耐烦。基督并没有因此恼怒。祂耐心地容忍她，光照她，使她的心明白过来。祂用使她惊讶的方式回应她的忿怒，引她归回安息。如果我们陷在悲伤里，感觉神一点也不作工，我们却仍然口中唱着赞美诗，这就是假冒为善。但我们若坦白告诉祂心中的忿怒，祂会耐心地、温柔地引领我们进入光明。那位说“我就是真理”的神，从不与任何谎言妥协。亚拿尼亚和撒非喇说了谎言，这就是他们的罪。

让我们进一步来看这罪。我们只能从前面的故事，就是圣徒的团契生活，来了解它。说谎的动机是因自私取代了爱；它的方法是用黑暗取代光明；其结果是地上的财富取代了丰盛的生命。

先讨论其动机——自私取代了爱心。前一讲已提过，当时的信徒有极大的爱心，爱使他们凡物公用，没有一个人说他的东西是自己

的;爱使他们与悲哀的人同悲哀,与喜乐的人同欢笑。在这样爱的气氛下,撒但偷偷进入人的心中,使他决定选择自私来取代爱心。

这罪所用的方法是,以黑暗取代光明。奇妙的光曾临到这些人,在光中使徒更清楚地看见了"基督"的含义,以及祂使命的最终结果;即使他们从前与祂亲密同行三年,也无法看得如此清楚。那是一道奇异而奥秘的光,照亮了漆黑的地平线,替生命注入了新的意义。然而在这光中,亚拿尼亚和撒非喇却活在黑暗里,行走在黑暗里,选择使用欺骗的方法。

他们情愿为自己持守世上的财产,而不愿进入他们已领受的生命之丰富结果里。巴拿巴也卖了田地,将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不久我们会在使徒行传里再度看到有关他的记载。他是一个"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十一24)的人。那就是更宽广的生命。他抖掉世上财物的灰尘,抓住那无限的事物。但亚拿尼亚夫妇却紧紧握住物质的东西,以致于拒绝属灵的生命运行在他们身上。他们付上诚实为代价,结果毁掉了生命。犹大可能握住了三十块银子,但他再也没有机会去花那些银子。欺哄的结果是一无所获。亚拿尼亚和撒非喇为自己保留一部分财产,但当他们自满于拿出大部分的价银时,他们连那一小部分的财产也保不住了。

接下去要探讨管教的实行。我们必须将这事看作是超自然的,然而其中仍然有自然的部分。如果我们用较高层次生命的较高法则来解释那天所发生的事,对他们而言,就是自然的。至于不自然的,是这些人仍活在教会里面,自称奉基督的名行事,而仍然有不洁净的事。这是新光景的本质。鉴察人的圣灵在作工,在那种情况下,一个人不可能带着欺骗的心进来而不被察觉。最令我们惊讶、敬畏的,不是亚拿尼亚和撒非喇的死,而是教会那种能逼人至死的洁净;这不是受律法所强迫,而是受那使教会洁净的圣灵所迫;在这种气氛下,教会完全、绝对地由圣灵所控制。在通往生命树的道路上,有发火焰的剑在把守。这圣洁的能力有如熊熊火焰;人若外表慷慨、内心欺哄的话,在通过时必然立刻被击打毁灭。我回顾当时的情景,使我心生畏惧的不是人的死亡,而是教会的光景。那一小群信徒,是基督的身

体，是神启示和实现祂旨意的器皿。它受圣灵控制，被祂的爱所管理，行在祂的光中，由祂的生命得到能力。然而有一个嘴上带着谎言的人进入他们当中；他们中间的代言人立刻用一种只有出于圣灵默示和解释的信心对他说话。彼得内心没有任何疑惑，他也不因亚拿尼亚是个富人而想袒护他；他完全在圣灵的支配下作基督的工，他的话是如此直截了当，使人生畏。

彼得没有对亚拿尼亚说到他的死。这判决不是出于人，乃是神采取的行动。很可能当亚拿尼亚倒地气绝时，最讶异的莫过于彼得了。亚拿尼亚仆倒"断了气"，因他无法在那种气氛下生存。

这也是教会的洁净工作。一个可能破坏教会圣洁生活，瘫痪教会力量，污染教会洁净的人，必须受管教，被排除。从神对付人的历史看，神常常在一个新阶段开始时，采取某种突然临到的审判。常有人问：为什么这管教不继续下去呢？如果教会一直在那样的气氛下保持合一，管教虽然会维持下去，但教会已在管教的事上越来越软弱。我们轻易接纳一些随随便便的人进来；掺杂的教会是基督教会最大的祸患。基甸挑选后所剩的三百人，远胜过当初有三千两百人的乌合之众。我越回顾早代教会那种使谎言无以立足的洁净，越感到惊讶可畏；在那样的气氛下，审判是如此迅速、突然、确定、可畏，直接地从神的手发出。但愿我们都诚实不欺。

最后的结果很明显地记在经文里。有两个词来表达它：惧怕，能力。路加谨慎地指出，教会内外的人都害怕。"全教会……的人都甚惧怕。"这是使徒行传里第一次出现"教会"一词。在此之前，他们从未被称为教会。这里，她以有意识的、集体的生命出现了。他们感到惧怕，圣灵将那可畏的洁净启示给他们。他们已经感受过那动人心弦的爱，他们也以前一章所描述的圣洁团契生活来回应那爱。如今，在亚拿尼亚和撒非喇的例子中，圣灵用祂的行动来教导他们有关祂的圣洁。教会深深地被这种洁净的感觉所震慑。哪里有圣灵的内住和充满，那里就有同样的敬畏存在。近来我们听到许多关于圣灵的讲道、诗歌、书籍，我每逢听或读的时候，都有一层忧虑，就是我们往往太强调生命的喜乐，而忽略了它的洁净之可畏。早代教会不仅要

学习彼此相爱,凡物公用,并且要明白在属灵的气氛下,没有一句谎言可以存在。两者不可并立。神圣的惧怕临到全教会;畏惧的灵笼罩着这一群信徒。他们不得不自己省察,是否在他们自己的地位和职务上也有谎言存在。但愿神将这火焰的洗礼赐给我们,使我们产生畏惧,严肃地省察我们的诗歌、言词中可曾有亵渎或谎言。我不是在论断任何人,我只是将自己的生命带到洁净的审判面前。我们只有来到这地步,才能充分得到这故事所具有的价值。

但惧怕也临到教会以外的人;临到全城的人,包括统治阶层的官长。那突然、迅速、可畏的审判成了发火焰的剑,守住入口,禁止人们入内。一般观念中,教会应该总是像慈母一样,伸出欢迎的膀臂,随时接纳失丧、迷途的人。但教会更应该是圣洁的,有如火焰,发出炙热的火,好叫回来的人知道,他们那被情欲玷污的衣袍,必须先被焚毁,他们才能进去。他们一切不洁净的交易必须留在门口;没有任何双手沾满不洁事物的男女,可以与基督的教会相交;除非他们的生命得到洁净,投向最高的理想,否则没有一个人能指望在教会里找到庇护。当教会再度接近五旬节的彰显和能力时,有惧怕临到外面的世界,这原是好事。为什么今日外面的世界不惧怕教会的存在?为什么世上的君王、统治者不惧怕教会?因为教会容忍不洁的事物进来;因为教会已经不洁净了。但愿神的教会一直保持由内住的圣灵所带来的洁净,好叫祂的生命如同火焰,守在教会的门口,人们可以进来得医治,而不是进来为谎言找庇护所。

但是,结果不单单是惧怕,也是能力。“**主藉使徒的手,在民间行了许多神迹奇事,他们都同心合意的在所罗门的廊下。其余的人,没有一个敢贴近他们;百姓却尊重他们。信而归主的人,越发增添,连男带女很多。**”然后注意接下去有关能力的特别证据。“**甚至有人将病人抬到街上,放在床上,或褥子上,指望彼得过来的时候,或者得他的影儿照在什么人身上。还有许多人,带着病人和被污鬼缠磨的,从耶路撒冷四周的城邑来,全都得了医治。**”

本段经文包含了几件重要的事。首先请注意,经文中未说彼得的影子医治了任何人,或未医治任何人。我们千万不要为了拒绝一

些未经证实的事实而拒绝这个故事的正确性。“他的影儿”这句话纯粹是东方式的。即使在今天，有些东方国家的人还是设法避免某些人的影子投射，因为他们认为那些影子含有某种邪恶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他们也企图靠近某些人的影子，认为会有好的影响力在其中。看看此处这幅画面所显露的是什么，它显明了那些人对彼得的看法。有病的人觉得只要在他的影子下，就会得医治。这启示了他们对于基督教会的能力所存的观念。他们惧怕，他们也知道那洁净的火能烧毁、灭除罪恶。世界总是知道这一点。在火焰的中心，不单单是洁净，也是祝福。世界清楚认识到一个事实：惟一的医治方法，是从洁净和圣洁开始；虽然世界一再反其道而行。他们把病人抬到街上，放在那里，证明他们对这一小群洁净的人所存的印象。

接下去是实际的医治行动。请留意路加这位医生下笔是如何谨慎。我们可以从他的所有作品里察觉出医生的笔法。他一一列出不同的疾病。“**还有许多人，带着病人和被污鬼缠磨的，从耶路撒冷四围的城邑来，全都得了医治。**”不管是身体有病的，心里被鬼附的，都得了医治。教会应该面对这个问题而自己省察，我们是否因失去纯洁，而失去了对付身体、心灵疾病的能力？这些身、心有病的人仍在我们中间，可能成为我们的阻碍。遍查整本新约有关医治的记载，就会立刻看出我们一般强调的重点是有偏差的。医病是神赐给当时教会里某些人的恩赐，由他们应用出来。圣经没有一处记载，哪一次医病是出于某人的信心，或病人的信心态度。

那么这故事对我们有何个人的价值？首先，它教导我们在个人生活里最重要的是诚实和圣洁。祂要求的是内里的真实。

至于应用在教会方面，我要重复说一次，这个故事是从毁灭开始，以医治结束，是能力在两种情形下的彰显。地狱和天堂是同时存在的；神的同在对一个人来说是地狱或天堂，全看他是怎样的人来决定。“**我们中间谁能与吞灭的火同住？我们中间谁能与永火同住呢？行事公义，说话正直（的人）**”（赛三十三14～15）。同样的奥秘也存在于早代教会里；圣灵击打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圣灵也医治许多前来求治的病人。圣灵只有一个，在两个不同的效果之间有着非常奇妙

的关连。圣灵先在教会里施行审判，然后行医病的大能。当教会洁净了之后，她就成为圣灵医治的器皿。洁净的教会，就是有能力的教会。在神的制度里，祂看重的是品质，而不是教会的数量。洁净的教会，也是圣灵充满的教会。使教会洁净的惟一力量，是圣灵的内住。这个故事所记载的，就是圣灵通过审判，进入医治的行动。

最后，圣灵充满的教会，必然是顺服的教会。教会顺服她所得的亮光，就源源不断得到圣灵的涌入。教会不是得到一次圣灵充满就够了；圣灵的能力是永远涌流不息的。主自己说，"活水。"活水是什么？活水是不停留在一处的，是不断流下去的。如果我从泉源处取得一些水，然后说我要把这些活水贮存下来使用；在我说这话的一刻，它就不再是活水了。用伟大优雅的河流来比喻圣灵，是深富寓意的。圣灵充满，洁净，涌流出来。但如果教会变成属世化，顺从情欲，同流合污，那么罪恶就会阻塞水流，教会必失去她的能力，因为她失去了她的洁净。同样，一个洁净的人，也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是一个强而有力的人，在他的内心，也有活水的泉源。

17　使徒行传五 17～42

本段经文仍继续论到教会最先遭遇的事情。现在，第一个明确的迫害临到了。我们看见反对基督教会的势力正日益壮大，显然这些反对的人是由绝望而骤生勇气，比以前更大胆地施加迫害。官长们对城里基督徒新近获得的奇妙胜利感到困惑。本段经文中间部分有一句宣告，可以概略地显示出当时耶路撒冷的情形。这个引人瞩目的宣告不是彼得说的，而是大祭司说的；不是站起来护卫基督徒运动的人说的，而是反对者的领袖说的。就反对者的立场而言，说这句话实在是不智之举。我常常想，如果大祭司知道他这一句话会被记录下来，传到永远，他究竟会不会说这句话。他对那一小群站在他面前受审的使徒说，"*我们不是严严的禁止你们，不可奉这名教训人吗？你们倒把你们的道理充满了耶路撒冷，想要叫这人的血归到我们身上。*"这是对当时耶路撒冷中基督教会成长情形最佳的见证。它显明了基督教会对这城市产生的远大影响。"*你们倒把你们的道理充满了耶路撒冷，*"并且更进一步，"*想要叫这人的血归到我们身上。*"这启示一个事实：使徒的见证和教训开始让公众明白官长钉死耶稣的真相。

本章里，我们要从三个观点来探讨这个故事：第一，官长的反对——其性质，理由，和方法；第二，教会——她的主要原则，工作的方法，和在受迫害时的态度；第三，看见神在阴影中如何看顾祂自己的儿女——祂的方法，和祂的得胜。

为了照此次序研讨，我们先简单叙述一下这个故事。使徒是在撒都该人的忌恨之下被下到监里。早晨天尚未破晓之际，他们就被天使营救出去。他们被释之后，立刻回到殿里——当时天际方才露

出曙光，照希伯来人的规矩，正是殿里献祭的时刻——他们在那里继续作工。天亮以后，撒都该人聚集，发现使徒都不在监里了，他们不禁大感困惑。我们可以想见那是多么滑稽的场面——大祭司和他的同人，公会的人，各家族的长老，都穿戴整齐，道貌岸然地聚在一起；然而差去监里提犯人的差役却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回来，报告犯人已不在的消息。过一会儿，另一个差役又来报告，“**你们收在监里的人，现在站在殿里教训百姓。**”这话似乎含着讽刺的意味。于是使徒又被带来，以传讲耶稣的罪名被审讯。彼得代表众使徒答辩，他的回答如此勇敢、清楚，是我们讲解基本真理时最佳的范例。最后公会决定释放他们，不过却先将他们打了，才放人。注意接下去的记载：“**他们离开公会，心里欢喜，因被算是配为这名受辱。**”这就是整个经过。

首先我们来观察对他们的反对。第十七节记述审讯使徒的人：“**大祭司和他的一切同人，就是撒都该教门的人。**”第二十一节又说，“**大祭司和他的同人来了，叫齐公会的人**”——指撒都该人里的内圈人士——“**和以色列族的众长老**”。在聚集的人中，也有一些法利赛人。我们前面讨论第一次的迫害时，曾注意到作者如何谨慎地指出，撒都该人并未全体参与反对；但如今这许多撒都该人都聚在一起，这是非比寻常的现象。撒都该人代表希伯来的权威，虽然在罗马人的统治之下，他们的司法权相当有限。他们只是偶尔聚集，而且人数不多。因此这次许多人出现，是有特殊意义的。显然他们已因基督教会的迅速成长而感到饱受威胁。整个空气都受到这个新兴运动的搅动。大祭司代表其余的人说，“**你们倒把你们的道理充满了耶路撒冷。**”人们在市场、街上、公众场合，到处谈论这个新的教训，新的生命，新的宗教。

第十七节清楚揭露他们反对的动机——嫉妒。第二十八节又解释了他们的嫉妒。官长们发现，他们的权柄发挥不了任何作用；另一方面，一个新的权柄却在这城里兴起了；那权柄没有中心的公会，没有警力维护，没有军队支持，只有一个强大的属灵的能力在后面，使全城的人都能感觉得到。其造成的结果是，他们自己的权柄被搁置一旁，无人理睬；先是被站在他们面前受审的使徒，然后是被百姓轻

怨。他们"**心里犯难，不知这事将来如何**"。他们无法预知这事发展的方向，对将来的结果忧心忡忡。

他们反对的理由是出于仇恨。他们不明白这个新的运动。他们信不过它。他们深感懊恼，因为他们将这运动的领袖钉了十字架，却无法终止它的发展；更令他们忿怒的是，他们对这一群加利利渔夫所作的严厉警告被证明罔然无效。他们尽心竭力要扑灭这拿撒勒人的异端，不料耶路撒冷却充满了这一类的教导。懊恼之下，他们心中不禁满怀忌恨，因为他们感到他们的权力正从指间消逝。

反对的方法，第一是恐吓；后来在法利赛人迦玛列的劝导下，改为旁观，静待其发展。从教会的立场看，迦玛列的劝告是很好的；但从反对者的立场看，这劝告未免软弱。强者的态度绝不是任由事情发展，以观其后果；而是理智地去探讨，去发现这事所以感动人的原因。大数的扫罗，在信主之前是诚实、聪明、强壮、有力的。他心里的态度最初是想毁灭这运动；但得救之后他发现，惟一的态度就是受苦，以将冠冕戴在耶稣基督头上。理性主义的撒都该人极力反对超自然的事。他们面对超自然的事，感到困惑不解；最后在迦玛列的劝导下，决定观望其发展，而不去面对、解决这问题。

再来看看教会。我们回顾当日的耶路撒冷城，就会感觉她和今日的情形大不相同。今天，也有许多人聚集在一起敬拜神，但那时的火热和无可抵挡的能力已不复见。我们观察早代教会，即可发现原因何在。反对的势力仍是一样，只是形式不同。身体的监禁和折磨大多已成为过去。现今大多数国家都不允许这一类的迫害存在。但是反对的方式虽异，其精神还是一样的。撒都该人和法利赛人正猖獗肆行；今天代表他们的就是理性主义和教条主义。他们是现今基督教的敌对者，正如在耶路撒冷的撒都该人一样。

教会在这一切事上如何得胜呢？再回头看这故事。留意那些人行动所依据的原则。它藉一简短声明表达出来："**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那是早代教会最主要的原则。译成"**顺从**"的这个词在新约中极为罕见，总共出现不超过四次。它是指绝对的顺服；除了实际的、绝对的、毫不疑问的服从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含义。

彼得在辩护中肯定三件有关神的事：神叫耶稣复活；神将耶稣高举在祂右边；神赐圣灵给顺服祂的人。就是这三件伟大的事实，使他们完全顺从神。彼得从这三件事上得着能力，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我们要留意这句话的每个字，才能明白它丰富的含义。“**我们必须顺从神**”（中文圣经无“**我们必须**”几字），这是指一群与神相交，已完全交出生命主权的人而言。我们归于神的人不单单必须考虑到祂，支持祂，建立有关祂的理论，或为祂的存在辩护；更进一步，我们必须“**顺从神**”。尽管人逼迫，恐吓，将他们下在监里，但“**我们必须顺从神**”。他们没有将责任推在别人身上，他们自己担起了一切担子。

教会和她的肢体说这句话多少，他们就能得到多少能力和胜利。何时我们从心里说“**我们必须顺从神**”，何时这话就能帮助我们抵挡反对的势力，妥协的诱惑。仔细思想这句话，就可看出为什么教会迄今不能产生旧日的果效。

我们今日谈起为基督的缘故受苦时，都不禁有些汗颜，因为现今我们实在没有受什么苦。我们看见以前的人如何为基督的缘故被鞭打，压迫，伤痕累累，我们就羞于说今日我们所受的苦是“**受苦**”了。但仇敌的反对还是存在，那是一种内在的、狡猾的、邪恶的反对势力，可能比其他的反对更难对付。我们当如何抵挡这反对呢？“**我们必须顺从神。**”教会最大的危险不是反对造成的。教会在反对中会变得更洁净，更坚强。一旦教会受到世界的欢迎，仰慕，她就会变软弱了。我们如何谨防这一点？“**我们必须顺从神。**”只要教会确实顺从神，她就不会因受欢迎而被削弱，也不会被妥协所瘫痪。教会必须永远坚立，作神的见证，敞开大门，迎接受伤的人进来得医治，用慈母的双臂接纳迷途的人归回，引领他们重获健康和恩典；但另一方面，教会不可容许她的标准降低，或停止她公义的信息，或容许她有关神的宣告被贬低忽视。

这个故事里揭示了早代教会的原则和方法。这些都表明在彼得最后的话里，“**我们为这事作见证；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作见证。**”作见证并不仅仅是一个人开口说话而已。许多人都说话，

但他们不是在作见证；许多作见证的人，并不开口说话。见证人乃是殉道者，是用他的生命，而不单是他的嘴唇来承认他所信的；他是一个证据，介绍信，示范者。彼得站在那一群耶路撒冷的知识分子面前，他实际上这么说：你们若不承认我们的身份，就无权询问我们所说的话。“我们为这事作见证。”我们如今是见证人。看看我们从前如何，现今如何。你们当知道，这中间的改变是因为神已叫耶稣复活，高举祂成为君王和救主，祂能赐下悔改的心和救赎，并赐我们圣灵。我们已跟随祂，悔改，罪得赦免，并有圣灵。“我们为这事作见证。”除非教会能不单传讲信息，同时也为祂作见证，否则教会永远得不着能力。如果教会里的人能顺从所听的道，并实行出来，成为活的见证，教会就必得胜有余。

最后注意这完整的宣告。“我们为这事作见证……圣灵也为这事作见证。”那就是教会最终的能力，也是最有力的事实。我们若不与圣灵合作，就无法使一个城震动。我们要将所教训的充满所住的城，就必须与圣灵同工。这样教会才能通过喜乐和痛苦，得到那无限的亮光，并且将那亮光投射在这世上。

18　使徒行传六 1～7

这七节经文记载了教会内部的第一个组织。虽然这段记载纯粹是叙述当时当地的情形，但却充满了永恒的原则。研究使徒行传，甚至整本新约，最有趣的一点是，圣经对于教会组织的细节都略去不谈。一些次要的事都被隐去，而主要的事却是清楚显示出来的。

让我们看看有关教会第一个组织简短、自然的历史。那不是一个完整、最终的组织，而是为因应当时需要暂时设立的；我们不能从其中看到一个特别的系统，但可以看见主要的灵，生命，和方法。

因此，我们必须首先观察当地的色彩；这组织的概况；以及被选出来工作的那些人。

事情的起因是，有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发怨言，说希伯来人“*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这不是犹太人与外邦人之间的纠纷；因为这些人全都是犹太人。这里很清楚地说，他们是“*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为了明白其中的差异，我们必须回到马加比时代，并记住当时犹太教里面的一切非凡活动，最后产生了两个不同的、相对的团体。一个是道地的希伯来人，他们住在巴勒斯坦，大部分集中在耶路撒冷，说的是希伯来话或亚兰话，遵守希伯来的一切风俗和遗传。另一个团体是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他们仍敬拜耶和华，遵行古代制度的仪式，但大多改用希利尼话，思想也受到希利尼文化的影响，与基督教的思想有了分歧。因此在希伯来人和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之间，有一道极明显的分界线。

我常常为使徒行传这本书献上感谢，其中一个原因是，它除去了一般人常有的一个错误观念——认为早代教会是绝对完全的。我不断听到有人说，我们需要回到使徒的时代。所以当我看到早代教会

在扩展、成功、得胜中，仍然有难处、抱怨时，我内心颇感安慰。这些人已藉着圣灵的洗，与基督联合；他们仍活在五旬节的火热中，这使得他们个人的生命有了奇妙的改变，并使耶路撒冷城对他们刮目相看。但在这属灵的团契中，仍然有物质的、社会的差异存在，而这些都应该永远被摒除在教会的大门之外。我不是为这一类的纷争高兴，而是为圣经显明了这纷争而欣慰。希伯来人与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之间的嫌隙已存在于教会中。这里我们看到的不是异端的问题，而是分裂的问题。我用一个简单的比喻说明两者的差异。分裂是一个小裂口，而异端则是那个脱落分离的部分。基督教会里不容异端存在，但可悲的，却有许多分裂存在。教会迄今尚无一部分脱落断裂，因为我们信的都是一位神。但教会中却有许多不应当有的分裂存在。这是多么可叹的现象！

结果如何呢？有七个人被选出来。这七个人取的都是希利尼名字，其中没有一个希伯来名字。差不多七个人中有六个是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另一个是因改信基督教而成为希伯来人的希利尼人。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当初提出抱怨的是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使徒针对这难题提出解决方法之后，教会表现了她的力量而非她的软弱，结果选出的七个人不是希伯来人，而是那些认为他们的寡妇受忽略的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这些人以后要承担起分配供给的事；不只是对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也包括希伯来人。这正是基督教会的精神。它克服差别待遇的方法，是对那些认为被忽略的人托以重任。恐怕今日我们已远离这个精神了。司布真(C. H. Spurgeon)曾说过，如果你的教会中有一个特别别扭的人，那么总是给他一项职务，让他担任工作。这是极有用的哲学，是早代教会所印证的。

虽然这纯粹是当时当地的事件，但我们可以从其中发现主要的理想。我们不妨从一个距离，来看三件事：第一，有生命的团体；第二，组织这团体的行动；第三，这团体的组织。

首先来看有生命的团体。经文中没有描述他们的联合。我们只看到这中间有纷争，分裂；但看看这整群人，他们并没有被组织起来，但不论希伯来人或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都忠于同一位主，并且受同

一位圣灵引导，默示，所以使徒才会说，**"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的人。"**

我们看到的不单单是一个生命，也是生命里一切的器官，这些器官是完成生命目的所不可或缺的。他们都在那儿。有的人堪胜大任，去宣讲教会的信息；有的人身负长才，可以管理整个教会的事务。有些人被神呼召参与宣讲神话语的事奉，有些人被召去管理饭食。在那一个团体中，有达成教会生活完整意义的各种必要器官。他们尚未被发掘出来，没有被安置妥当；他们中间有一些纠纷和误解。这是一个有生命的团体，具有一切必须的器官。他们足以完成教会生活的意义，那就是宣讲福音，向世人介绍救主，和祂的道。

首先，他们的埋怨里隐含着一种彼此相连的感觉。这些人抱怨，是因为他们意识到合一性，以及相互的关系和彼此互有的责任；他们感觉这些关系没有充分实现出来。他们的埋怨显明一个事实：他们意识到彼此是一体的。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认为他们的寡妇受忽略，这忽略破坏了教会的团契生活。教会的组织最能够清楚地表现出这种合一。如今耶路撒冷的教会没有完全组织起来，因此不能充分发挥功用。她出了一点毛病；套句医学用语，这是功能有了问题，而不是器官本身的疾病。我们必须先认识一个团体，才能加以组织。我们若忘记了她是一个有生命的团体，我们的组织就必流于形式，铸成大错。

现在来看教会在面对难题时采取的组织行动。这个过程包括发现器官，以及使用它们。这里出现了基督徒事工的两个重要职位。我们通常所用的"**执事**"一词，并未出现在这段经文里。我相信这些被选出的人是执事，但这一个名词并未在这儿出现。"**执事**"的希腊文字源，确实被用在这段经文中，但它不仅仅是指那七个人，也是指使徒。使徒也是执事。因此，我们必须发现这字真正的含义。它的意思很简单，就是指事奉的人。这个组织的过程出现了两种职位，一是服事"**道**"，一是服事"**管理饭食**"。十二使徒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不久，"**管理**"一词又被用来描述宣讲神的道。照保罗在以弗所书里写的，第一项传道的职位包括作使徒、先

知、传福音的和牧师的工作。讲道是最基本的、有权柄的工作；或作先知，将圣经的原则应用在当时世代中；或作牧师，教导、指示众圣徒，使其成长；这些都包括在传道这一个大功能里。

这里也提到另一项服事——管理饭食。它如何产生的？请留意这个简单的秩序。由于使徒的传道，新的生活状况产生了。信耶稣的人迅速倍增，教会人数增加，相对的，它的需要也必然增大。新的生活状况需要新的安排、照顾、考虑。必须有人在圣灵的引导下去管理这新状况。因此，这里提出的第二种职位，并不是低于使徒的职位；两者是分开的，但也是相辅相成的。

注意这个过程。第一步，先让使徒能自由作他们的工作，解除一切足以拦阻他们作工的杂事。照顾教会中的需要，是一件崇高而神圣的工作。教会里的每一件工作都是神圣高尚的——打开教会的门，引人入座，接待前来敬拜的人。这些琐碎的事都是重要的，但使徒作这些，就会耽误了他们的传道事工。使徒说，“*我们撇下神的道……是不合宜的。*”——他们不以为这些是低贱、粗鄙、无意义的事，而是崇高神圣的事，但它们会妨碍他们去作神呼召的工作。这第一个组织的目的在使传道的人脱离杂事，而专注于祈祷传道。“*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

留意这过程和方法是出于使徒的指导。他们指示众人当如何行，并给他们选举的权利，但最后的任命还是由教会施行。众门徒都聚集起来；他们——不包括使徒——一起选举。选举的细节没有记录下来，这是圣经记载使徒事迹的一贯特色——将次要的事略过不谈。圣灵指导一切的方法和选择。这是绝对必要的。是祂选出合适的人，将主的旨意让所有门徒知晓。

再来看有关这些人的四件事。第一，“*从你们中间*”；第二，“*有好名声*”；第三，“*被圣灵充满*”；第四，“*智慧充足*”。这不是传道人的条件，这是使徒所指出一个服事主的人应有的条件。这些条件也适用于后世。

第一，“*从你们中间*”。这是基督徒事奉的第一个条件。那些服事教会众门徒的人，必须也是门徒中的一分子。这个命令也包括教

会管财务的人;教会绝不能让一个未确实得救的人担任财务工作。

第二,**"有好名声"**。**"名声"**一词的字根,和使徒所用**"见证"**一词的字根是同样的;意思是,这人必须作好见证。这是一个双重条件:他们必须有好名声;他们必须有好的见证,以建立好名声。容许我用另一处经文来解释;这句经文看来似乎没有多大关系,实际上却关系密切。保罗曾嘱咐提摩太,**"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提前四 12)。保罗的意思,不是要提摩太去吩咐别人,不要小看他。保罗是要提摩太明白,他虽然年轻,但不是可轻视的;他不是一个别人可小看的人。这些人都是有好名声的,人们对他们颇有好评;但要达到这一点,他们必须自己有好见证,使人不轻看他们,反而尊重他们。他们要发挥教会的功用,必须先得到世人的敬重。

第三,**"被圣灵充满"**。意思是,充分实现基督徒的能力和目的。有些人说他们无法作到被圣灵充满这一点,所以他们逃避事奉。我们必须弄清楚这个条件的含义。一个圣灵充满的人,就是过正常基督徒生活的人。圣灵充满不是说一个人永远维持着属灵的巅峰状态,很少有人能达到这地步。一个没有圣灵充满的基督徒,他的灵命必然出了毛病。圣灵充满不是不正常的,而是正常的基督徒生活。圣灵充满不是指撇下世界的一切事物;它的意思是,世上的一切——家庭,事业,工作,所有生活,都被基督的手触摸;他一切的心思、意念,都在基督的管理之下。这样的人,才配在教会里服事。

最后一个条件是,**"智慧充足"**。很有趣的是,圣经里译成**"智慧"**的希腊字有好几个,此处用的是"sophia",这字在圣经里都是用来形容神或虔诚人,只有一处例外,就是使徒雅各所说的,**"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雅三 15)。**"智慧"**一词是指一种道德品质,但另有更深的含义,它指的是人用最好的方法所能达致的最佳结果。那些在教会里担任职务的,必须有智慧,如果缺乏智慧,就可能作了许多事,却一事无成。他必须是一个门徒,有好名声,过正常的基督徒生活,满有圣灵;但他也必须有充足的智慧。基督给教会带来的自由,也常常是教会最大的危险;一切最美丽、最高尚的事都是最危险的,因为要适应它们,需要高度的灵

敏和机智。在教会里担任服事的人，都必须有圣洁的常识和智慧。

我们终于看到这个组织顺利完成了。教会的组织就是结合各样的工作；她将不同的人集合起来，一起作工；整个教会服从一个生命原则——事奉；整个教会勤劳工作，没有倦怠；这样就必看见果效。**“神的道兴旺起来。”**这是最佳的说明，表明一个组织的真正成长在于它为耶稣作见证的能力成长。**“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教会因为充分发挥了她的功能而成长，因着成长而增加了更多的能力和工作。路加最后加上了一句令人吃惊的话，**“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教会发挥了真正的祭司功能，使许多虚假的祭司因而悔改。

耶路撒冷的教会是属灵的，单纯的，充足的，她是第一个教会组织，在她之后又有许多的教会组织出现，但有些是属世的，复杂的，败坏的。我们必须回到古老的记载和主要原则上；尽管外面的事情可能会改变。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提到这个伟大的主题。他当时提出的某些恩赐，可能今日已经不存在了，原因是这些恩赐是圣灵**“随己意分给各人的”**（林前十二 11）。今日教会中某些恩赐可能是使徒未曾提及的，因为当时尚未赐下这些恩赐。我们若将圣灵在教会中的行动归纳到一成不变的格式里，就是拦阻了神国的进展。我们必须记住，圣灵正住在我们中间。我们首要的事就是顺服圣灵的引领，也要常常记住整个教会的事工不管是服事真道，或管理饭食，都是圣洁的工作；在聚会地方门口把守的是火焰的剑，它要求每一个进去的人都必须圣洁。

19　使徒行传六 8～15，七 54～60

我们现在要来看早代教会发生的最后一件事——教会史上第一个殉道者。几个世纪以来，我们使用"殉道者"一词时，想到的就是那些用自己的血来印证他们的见证之人。他们是如此忠于真理，以致于情愿牺牲性命，也不肯破坏或否认它。但这些为真理而死的人，并不是因着他们的死而成为殉道者；他们是因已经成为殉道者而死。没有任何迫害能产生殉道者；逼迫的旋风不过是揭示殉道者。司提反在人们用石头打他之前，就已经是一位殉道者了。他是第一个用自己的血来为他的见证作印记的人。

司提反的故事非常有力、生动。这人吸引我们注意的一点是，他忽然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但转眼之间又消失无踪了。他是七个被选出管理饭食的人之一，是教会的执事。他因为被石头打死而很快地在这七个人中脱颖而出，特别引人注目；他的死也带来了悲剧和胜利。

从他的名字可以看出，他若不是希利尼人，就是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他的名字本身就有预言性质。"**司提反**"的意思是冠冕。我们可以想像，他的母亲为他命名时，心中一定怀着憧憬，希望这孩子有一天能有一番荣耀辉煌的成就。她并不知道，他后来却成了教会史上第一个戴上殉道者冠冕的人。

我们可以从许多方面来看司提反的故事。我愿意将它看作是世界与教会的第一场流血战役。以前也有过争战，甚至流血，但那不是世界与教会，而是世界与基督的争战。

使徒行传开宗明义第一章说，"**提阿非罗啊，我已经作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我们已说过，这一段开场白一方面

表达了作者先前一本书的特色，一方面也为第二本书提供一把钥匙，暗示耶稣的使命并不是在福音书所记载的那些事上成就了。使徒行传所记载的，是耶稣透过祂的身体——教会——藉着圣灵的大能所继续行的事。基督通过教会，继续祂先前所行、所教训的。如此，路加记述司提反的申诉和殉道，就具有特别的意义。这具体说明了使徒的那句话，**“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西一 24）。使徒保罗使用了**“缺欠”**一词，不是说基督受的患难欠缺了什么，而是指还有一些要加上去。**“缺欠”**的意思是不足，稍后还有更多的要来。使徒的主要思想是，基督的受苦尚未过去。正如祂道成肉身的奥秘让我们略略瞥见神的本性，神的心意，神的痛苦；同样，耶稣基督的事工、受苦、受死也让我们瞥见一些永恒的事实。祂受的苦尚未结束，那些与祂相交的人将继续下去；他们为了祂的名甘受羞辱，他们受苦，就是祂受苦；祂所受的苦，也是他们的。司提反有幸成为教会肢体中第一个接续基督受苦的人，这患难还要继续下去，直到神最终的旨意实现为止。我们常常以盼望和信心说到将要来的那时刻，到时候，**“祂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赛五十三 11）。

不要忘了，患难本身尚未结束，神仍然在教会里承受救赎的生产之苦，以迈向祂最终旨意成就之日。这个早代教会的故事奇妙地显示了基督的身体如何藉着与祂的相交、见证、受苦、得胜，来补足祂患难的缺欠。这个故事包括两条主要的思路：第一，司提反与耶稣的相交；第二，司提反对世界作的见证。两者的关系显而易见。司提反先是被圣灵充满，讲道大有智慧，在耶路撒冷行神迹奇事。然后我们看到祂在公会前作见证，我们称他的见证为申诉。那是司提反对世界的见证，是他与拿撒勒人耶稣相交的结果。

先来看这人与耶稣的相交。熟悉耶稣生平事迹的人，在读司提反的故事时，很难不发现这两人的相似之处。这人与基督一同行在福音的道路上。耶路撒冷和公会对他的态度，几乎与官长对耶稣的态度同出一辙。司提反临终时说的话，几乎是引用耶稣在十字架上最后说的几句话，**“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路二十三 46，34）。司提反则说，

“求主耶稣接收我的灵魂”，“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司提反传道，行神迹，最后说出伟大的讲章，然后从容殉道，这和拿撒勒人耶稣的经历是多么相似啊！

司提反和耶稣的共同点表现在他的性情、见证、受苦和得胜上。首先看他们在性情上的相同。司提反被形容是“满得恩惠能力”的人。这是对一个人最详细、最终的描述。我们想到路加在福音书里描述耶稣的身量和神与人喜爱祂的心都一同增长。用今天的话说，司提反是一个亲切、有能力的人。亲切是指他是恩慈的，温柔而富有感情；有能力是指他热心，果断，尊贵，有权柄。这两种品质不是对立的，而是巧妙地糅合在他的性情里。我们在耶稣身上也看到同样的情形。祂对众人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太十一28）。这邀请是多么亲切，温柔，使人乐意靠近祂，围绕着祂。不久，祂又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路九23）。这话如此严厉，突然，几乎使人不敢走上前去。司提反是一个有耶稣那样性情的人；他是早代教会的执事，负责管理饭食，他给周围人的印象是充满恩慈，又有能力。这两种品质都在他临终时表露无遗。他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表达了他的恩慈；“求主耶稣接收我的灵魂”，表达了他的能力。司提反性格上的奥秘在于他与基督相交，与耶稣的性情有分。

第二，注意他们在见证上的相同点。路加说，司提反“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彼得在五旬节的第一次讲道中说到耶稣，“神藉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祂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因此耶稣藉着话语、神迹奇事所见证的，正是司提反在耶路撒冷所见证的。路加记载司提反以智慧和圣灵说话；他所用的词句和他在路加福音第二章记载耶稣工作教导人的词句几乎完全相同。他用同样的句子来描述司提反的工作和教导。于是我们看见，司提反不仅在性情上与耶稣相交，他也在见证上与耶稣相交，重复祂的工作，说祂说过的话。基督将祂的生命赐给司提反，使他成为基督说话和行事的器皿；因此，祂开头所行的，迄今祂仍在行。

其次来看他们在受苦的事上相交。导致司提反受苦的原因是，

他和他的主为同样的事作见证。他严严地谴责罪。我们稍后研究他的申辩时会看到，他如何技巧地引领他们跨越历史，达致一个结论，就是他们谋杀了神最终的仆人，就是那"义者"。他们因受谴责，而心中愤恨。留意他们仇恨的起因，他们的不实控诉，他们在整个审判过程中对他的态度，以及最后的残酷判决。司提反和耶稣有最亲密的相交，因为这种关系充分表现在他的性情、他的见证和他的受苦里。

只要迫害继续存在，这个法则就不会改变。人若不受苦，就无法过基督徒生活。从前的迫害迄今多不存在了，但如果我们在这个不敬虔、充满敌意的世代中不为主受苦，就无法与祂的性情有分，无法为祂作见证。

最后，他在得胜上与主相交。路加透露了这伟大的奥秘，他说司提反满有圣灵。请留意这种得胜的彰显。首先表现在他对敌人的态度上。他怜悯他们，因此他祷告，"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那是恩惠的得胜。另外也表现在他对死的看法上。他完全控制了死亡，他说，"求主耶稣接收我的灵魂。"那是能力的得胜。在那最终的得胜上，他与耶稣相交。基督每逢讲到死亡，都暗示着能力和权柄。人提到死亡，总是想到被击败。没有人喜爱死亡。对信徒而言，死亡是被明光照亮的，但那明光是藏在死亡后面，现今看不见的。耶稣从不用人的词句来说到死亡。祂每次提及死亡，都说是"出离"。似乎是祂可以完成的事，祂可以用明确的权柄面对死亡说，"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约十18）。祂面对死亡而受苦，因为死亡的痛苦是无限的奥秘；但祂的目光越过死亡，看见了得胜的道路。如今祂的仆人出到城外，被人用石头无情地击打；他在垂危的痛苦中说到死亡，那不是控制他的经历，反而是一种他的灵与另一个灵相通的经历。这是他与耶稣基督完全相交的得胜。

司提反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得到启示，好使他知道圣灵的一切丰富和恩惠，在他最需要的时刻得着帮助和激励。他是否真正看见了他以为自己看见的景象呢？当然是，其他人无法看见。有许多事是某些人看不见的。我们相信基督的人应该记住并面对这个事实。不

要企图将你所信的一切都解释给不信的人听。这样是行不通的。希伯来书有一段话说，“**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来十一 27）。我们说某人有远见，是指他能看得远，预先为自己作打算。垂死的司提反看见天开了，并看见神的荣耀。别的人都未看到那荣耀。司提反定睛所望的是什么？乃是“**人子**”。这是主在世时除了祂自己，没有人用来称呼祂的头衔。司提反使用了主最喜爱的头衔。别的作者说到耶稣是坐在神的右边。司提反没有看见祂坐着。他见到的主是站着的。这两种姿势说明了祂祭司身份的两种活动。祂是照着亚伦的等次作祭司，祂的职责在于为人献赎罪祭，因此祂坐在神的右边，因为祂的工作已经完成了。但祂也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作祭司。当亚伯拉罕从争战中归回，麦基洗德为他带来酒和饼。麦基洗德是神的祭司，职责在服事那些力量消退、信心软弱的人。司提反看见天开了，又见神的荣耀，那伟大的主正在作麦基洗德的工作，祂站起来服事他。因为祂身体的一个肢体正在受苦疼痛中，所以祂站起来帮助他。我们可以用保罗的话简单解释这件事，“**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林前十二 26）；并将这句话与他的另一句话联在一起，“**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林前十二 21）。当基督身子的一个肢体司提反受苦时，天上也感觉到这痛苦，于是身子的头站了起来。不论在哪里，当一个与基督的性情、见证、受苦有分的人在受苦时，祂都会站起来；这位大祭司要以同情帮助他，直到这受苦的圣徒跨越界线，进入与祂永久的交通中。

20 使徒行传七 2～60

现在我们来看司提反的见证和辩白。他不是为自己辩白，而是为他的主。他以生命和死所作的见证是以基督为中心；因此这见证也和基督的见证一样清楚，有权柄，有影响力。我们前一讲中已讨论过司提反和他的主之间奇妙的一致性；此处我们要看看司提反的见证和耶稣的见证也有同样的一致性。司提反的观点就是基督的观点。他可以像保罗那样说，"我活着就是基督"（腓一 21）。我们将讨论局限在他的受审和死上面，并认识到那是他早先见证的结果，是与他的见证一致的。

首先来看这伟大辩白的环境。司提反当时是在公会面前受审；控告他的罪名掺杂着一部分事实，一部分错误。他们说，"我们听见他说谤讟摩西和神的话。"他们是如此解释他说的话。他们又作假见证说，"这个人说话，不住的糟践圣所和律法。"这是他们对他的教导所存之印象。

但是对他最肯定、明确的控告是，"我们曾听见他说，这拿撒勒人耶稣要毁坏此地，也要改变摩西所交给我们的规条。"毫无疑问的，这几句话所言不虚，司提反确实如此说过。他曾说过耶稣最终的使命是毁坏圣殿，改变规条；但是他们诬指他的意思是谤讟摩西和神，抵挡希伯来制度里一切神圣的事，这样他们就大错特错了。他是在一个半真半假的罪名下受审，这是最严重的情况，因为俗语说，"一个全是虚假的谎言还有可能对付，半真半假的谎言更难应付。"

留意司提反的回答。大体说来，这番话根本不是申诉。在他的整篇回答中，他从未辩称他是否说过他们所控告他的那些话。他一点也不为自己作任何申辩。他完全浸浴在关于神的思想中，根本未

想到要针对别人的诬告提出答辩。相反的，他明确地重申圣殿必被毁坏，摩西的规条必须改变。从头至尾，他清楚显明他心中没有丝毫毁谤神或摩西的意思。他声称，耶稣基督降世，是应验了他们的立法者摩西最中心的预言。

因此，司提反的辩白在性质上不是申诉，而是质询。我们回顾当时的情景，看见司提反站在那里，他不是关在牢狱中的囚犯，而是神的代言人，是那国的审判官。

当时这个国家正处于历史上一个危机关头。耶稣在世时曾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看哪，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太二十三37～38）。那是第一个危机。耶稣在世服事时，第一次说到圣殿，是说“**我父的家**”，但到了后来，祂却说它是“**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如今这个国家面临着历史上的第二个危机。他们曾得到五旬节的机会。他们接受了使徒初期的使命中所提供的福音书。我们讨论过的那些初期的事，就是圣灵在耶路撒冷城为基督所作的见证。不久之后，耶路撒冷却以司提反血肉模糊的尸体来回答这个新机会。司提反不是囚徒，而是百姓的审判官，他用基督的话，宣告这弃绝祂的城必遭毁灭。

他的这篇讲话纯粹是东方式的。一个西方人很难把握住它的谴责力量。他在结尾说，“**你们这硬着颈项，心与耳未受割礼的人，常时抗拒圣灵。**”西方人讲究个人主义，虽然他们也谈到父亲、传统等，但很难体会亲族的力量。东方人则是一方面活在现今，一方面活在过去。司提反不能同意只讨论眼前的事，除非先将这些事与导致它们发生的前因联结起来。他看出周围发生的事不是偶然的，而是符合神旨意的，这些事足以揭露百姓的罪。

这是历史性的伟大宣告，因为宣告的人是越过了历史，看到它最高的价值。其中提到几个日期和名字；如果仔细查考历史，会发现其中有些名字弄错了。例如他引用古代先知书上的话，其中“**巴比伦**”应该是“**大马士革**”。当然这些错误可能是抄稿所引起的。

司提反的辩白，是从高处来解释历史。他置身高处，回顾他同胞的历史，在神的方法和神的管理之亮光下来解释它。他从亚伯拉罕，不，应该说是从神的荣耀开始，然后说到亚伯拉罕以下人类的历史，重新回顾亚伯拉罕之后的许多世代，最后以耶稣作结束。这是他针对他们的指控所作的回答。

第一个提到的人是亚伯拉罕，他是大有信心的人。约瑟也提到了，但只是提及他家族对他的态度，他甚至被自己的兄长出卖。另外是摩西，他被百姓误解、弃绝。旷野是最好的试炼，他们在这四十年中不断悖逆摩西。“**所罗门为神造成殿宇；其实至高者并不住人手所造的。**”他们的祖先逼迫先知；他们自己则出卖、杀了那义者。从头到尾司提反所强调的，是他们不断的失败。

另外要注意，他如何在辩白中指出神不变的旨意。他开口第一句话就说“**荣耀的神**”，这也是他整篇证道的主题。我们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罗威尔(Russell Lowell)所描述的话，“神站在隐密处，祂的眼目一直垂顾祂的儿女。”

我们读这篇辩白时，可以撇开整个国家，单单观察神在个人身上的作为。亚伯拉罕是一个孤独的人；约瑟、摩西，都是孤独的；历代以来一个一个先知都是被孤立的；最后是那义者，全然的孤独。然而这些人，每一位都创出了新的社会机会和要求，显明了神整个作为中的进展。我读到这篇辩白，看见神的作为，就不禁想到葛瑞森(Lloyd Garrison)话语里所含的真理：“一个人若站在神这边，他就是大多数。”如今这个人，站在公会前申诉，领他们回到历史上；而他的辩白中最高的主题就是启示神的作为。

他另外也强调人的不断悖逆，阻碍了神的进展。人类有一连串不肯与神合作的历史。

这不单单是显明神的方法，人的阻扰之故事，也从头至尾显明了神的得胜。从神应许要给亚伯拉罕后裔开始，我们可以看到神一直在向前推进；祂不曾稍微休息，直到祂的旨意最后藉着那义者成就为止。

他让他们自己思量。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他谴责他们拒绝了

神计划里的最后一个行动。从历史可知，他们弃绝神，也被神弃绝；他们弃绝的那一位已被加冕为王。他承认他们对他的指控有一部分是真的，就是圣殿将被毁坏；另一方面他又坚持，圣殿虽被毁，却不致造成损失，因为神的宝座仍然坚定，神的掌管全无动摇；并且向他们解释他所作的见证及所宣告的真理之真正含义。他接续他的主，述说耶稣曾说过的事，宣告神从未被击败，只是人不断失败，不明白也不遵行神的指引。

司提反临死的见证是：证明了灵性事物的崇高，不可见之事的真实，以及神的荣耀藉着神的恩典彰显出来。耶稣说过，“**那杀身体以后，不能再作什么的，不要怕他们**”（路十二 4）。“**以后**”还有什么呢？凡是失去神的异象和属灵感觉的人，心中都惧怕死亡。有人虽然声称死亡不是一切的结束，但在他的潜意识里，他还是惧怕死亡；这种恐惧显示他对死亡之后的事没有把握，他不相信死后属灵的崇高性。人类最大的一个冲突，就是与死亡的冲突；人总是千方百计想延迟死亡，想逃避它，击败它，好永远活下去。物质主义者说，“让我们吃喝玩乐吧，反正明天我们就要死了。”因此最好让明天一直延迟不来，因为明天就是一切的结局。但耶稣说，“**那杀身体以后，不能再作什么的，不要怕他们。**”这句话照明了祂对人的主要本质之观念；人的身体可以被杀，但人可以继续存下去。我们怀着敬虔来到十字架前，看见耶稣在十字架上说的那句话含着多么深刻而丰富的意义：“**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他们杀了祂的身体——身体停止存在，鲜血逐渐枯竭，视力开始模糊，以致在旁观看的人都说，祂快死了。但祂说，“**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

司提反是耶稣的见证人和殉道者。他被带到城外，死在从各方扔过来的石头下。“**求主耶稣接收我的灵魂。**”只有这种对属灵事物的观念和认识，才能使一个人不惧怕“**那杀身体的**”。认识到属灵的实际，可以激发我们的勇气，去面对一切反对、压迫，甚至死亡。

今日没有石头在等着我们。至少我们在所住的国家中，不致于被迫像司提反那样去受死。但是，仍然有比石头更诡谲的事。我们

是否有足够的勇气为了基督的缘故，在批评、反对、傲慢的地方作诚实人？如果基督对我而言，不过是一个尊贵、高尚的名字而已，那我就无法有这勇气。但如果我认识属灵的事，我的生命围绕着那设立在永恒里的中心，那么我就有勇气为基督而死；然而，在一个弯曲悖逆的世代，为基督而活需要更大的勇气。真正的勇气，是从知晓属灵的崇高性而来的。这就是司提反的死所见证的。

司提反的死也见证了不可见之事物的实际。“*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他四周的众人没有一个看见这异象。谋杀他的人也看不见。大数的扫罗也没有看见；但司提反的见证一定使他惊愕不已。司提反看见了那不可看见的；他藉着临死的遗言，话语的得胜，以及脸上天使一般的荣光，向他所生存的那个撒都该式的、理性主义的世代，见证那不可看见事物的真实。

最后，司提反的死所作的最大见证，是见证了神的恩慈和荣耀。他的祷告充满温柔，似乎是主的祷告之回声。司提反临终时仍为那些谋害他的人祷告；他们从这一个举动知道，他相信并活在神的荣耀之能力中；他在证道一开头就已经提到了神的荣耀，那也是神的恩典。他的祷告不仅显露了他对敌人的态度，并且显明他相信神的宽恕。他是向一个肯原谅人的神祷告。

司提反作为第一个殉道者用他的血印证了历代以来所流传、所证明的一句话是何等真实：“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司提反的殉道并不是这个故事的结尾，紧接着的短短一句话，暗示还有新的事要接踵而至，“*扫罗也喜悦他被害。*”见证人死了，但真理仍活着；司提反临终的一刻，在一个心肠最硬的人心中播下了种子，将来要结出丰盛的果实。

21 使徒行传八 1～13

司提反的殉道产生了教会史上的一个危机。从这时候开始，我们发现使徒行传的记载不再专以耶路撒冷为中心。她渐渐从舞台的聚光处退到一旁了。但这不是损失，而是收获。耶路撒冷从焦点退出之后，使徒行传就不再单单反映耶路撒冷的光景了。那些地方性的、暂时的、物质的事，在神的教会中已无关紧要了。最重要的是普世性的、永恒的、属灵的事。从前，那旧制度的精神集中在一个地理中心上，所倚靠的是物质的表记。如今教会开始走向她得胜的道路，不再倚赖耶路撒冷了。这就是使徒行传一书最伟大的启示。他们要学会这功课并不容易，因为使徒都依附着耶路撒冷；但一个脱离倚靠耶路撒冷和使徒的伟大运动正向前推进；它并不是轻蔑耶路撒冷，不顾它过去的历史和早代的贡献，而是更进一步受到从天上来的异象及属灵的理想和得胜所影响。教会的灵命不再被局部的、短暂的事所阻碍，而是安静地、庄严地向着一个新的要求，新的得胜前进。无论何时，教会若受到耶路撒冷，或罗马，或天堂以外的任何地方控制，她就有了拦阻，不能发挥她最大的功能。

本段经文可分成三部分，所记载的事涉及三个人：扫罗，腓利，西门；有三个词可用来形容本段经文的价值：逼迫，能力，危险。逼迫的一段是说到扫罗残害教会，门徒被迫分散各处。能力的一段是围绕着腓利，及他所遭遇的新奇环境和气氛。危险的一段是有关西门的故事。首先我们来看经文本身，然后再试着观察它的属灵意义。

逼迫的故事是以扫罗为中心。第七章第五十八节里，他首度出现："作见证的人，把衣裳放在一个少年人名叫扫罗的脚前。"紧随着

又记到："扫罗也喜悦他被害。"人们很自然会问，这人到底是谁？从腓立比书里我们可以发现他对自己的描述："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腓三5～6）。这段记述引人注目之处，在于它是扫罗被主得着之后三十年所写的。经过了三十年的基督徒经历，三十年与复活的主相交，他回忆起从前的光景。他自肉体的层次开始，指出他与旧制度的关系。"第八天受割礼"，暗示他的父母严谨遵守仪式。"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他是一个由希伯来父母所生的道地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他属于这个国家里的宗教团体。"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他对自己所相信的，大有热心。"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他忠于所见的"亮光"。

于是，扫罗出现了：一个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一个属灵的仪式主义者，一个热心的人，一个相信的人，一个虔诚人，一个满腔热血的人，一个果断的人，一个有着清白道德记录的人。迫害的故事就是围绕这样一个人产生的。

路加所用的词，揭示了城中的混乱。"有虔诚的人，把司提反埋葬了，为他捶胸大哭。"我个人相信，司提反是被希伯来人，而不是被基督徒所埋葬。"虔诚人"有特别的暗示。是虔诚人，而不是信徒或使徒，将司提反埋葬。"扫罗却残害教会，进各人的家，拉着男女下在监里。"从这两处记载可见，即使在希伯来人中间，对司提反的死也有分歧的意见。有些人悲恸万分，将他埋葬起来。另有一些人却开始疯狂地逼迫基督徒。耶路撒冷变得嘈杂混乱，迫害的事层出不穷。

在耶路撒冷中存在两股对立的势力，是从耶稣在世时就开始的。如今两者开始明确地冲突起来。一方是撒都该人的犹太主义，另一方是基督徒。值得注意的是，撒都该人的犹太主义对基督教会的反对是受到一个法利赛人的支持。大数的扫罗是法利赛人，他可能不知不觉中支持撒都该人反对耶稣基督。他自己并不一定赞成撒都该人的大祭司，因他自幼承受的法利赛教门训练，使他全然反对撒都该人的哲学。他又亲眼目睹了司提反的死。以后我们谈到他的得救经

过时还会提到这些事。

这一切混乱都是从司提反的申诉和殉道衍生出来的。我们看见加略山的故事正在重演。他们处死耶稣，因为祂的观念是灵性的，他们的是属物质的；祂坚持灵性的重要性，他们却在物质主义的泥浆中打滚。如今，这些有基督生命的人，也必须面临同样的冲突。

我们观察四处分散的群众，也看到了基督教会的进展过程。他们开始为祂受苦，因此他们也逐渐成就了神对犹太和撒玛利亚的旨意。**“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他们分散的地方，正是耶稣告诉他们要去传福音的地方。

接下去看到的是腓利和他得到的能力。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三至六节如此介绍他：**“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就拣选了司提反，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又拣选腓利。”**第二十一章第七节说，**“我们从推罗行尽了水路，来到多利买，就问那里的弟兄安，和他们同住了一天。第二天，我们离开那里，来到凯撒利亚，就进了传福音的腓利家里，和他同住；他是那七个执事里的一个。他有四个女儿，都是处女，是说预言的。”**作为执事的腓利，后来成了传福音的腓利。他是在扫罗的逼迫下被赶出耶路撒冷的众人之一。第二十一章里，我们看见他招待保罗同住。他们一定互相谈起早年的往事，和司提反的殉道。

当时腓利是撒玛利亚城兴起的奇妙运动之中心人物。犹太人一向不与撒玛利亚人来往，但基督徒例外，腓利就前往撒玛利亚。他在那里宣讲弥赛亚。在第八章这段经文中，用了两个有关传道的词来描述腓利的工作。他**“宣讲”**基督，希腊文是“kerusso”，意思是像先锋那样宣告。稍后提到他**“传”**神国的福音，希腊文是“euaggelizo”，指他宣告的是好消息。腓利所传关于基督的信息，吸引了撒玛利亚人。他在撒玛利亚找到一个新的气氛和新的展望。更甚者，当时撒玛利亚正笼罩在西门的邪术之下。如今，有一位管理饭食的门徒因受逼迫来到撒玛利亚，宣讲神的道。他一面宣讲基督，一面行神迹奇事。污鬼被赶出去，病人得医治。全城充满喜乐，带着又惊又喜的态

度聆听他。腓利的故事说明了基督教运动有了更宽广的进展。整个教会被逼迫所驱，正在能力中前进。

然后是西门，和他的危险。他用邪术使撒玛利亚城惊奇，有一群人并且围拢他，跟随他左右。他"妄自尊大"，蛊惑着全城的人。这个城市如何能脱离他的蛊惑呢？

这时腓利来了；他被圣灵充满，有基督的生命在他里面。留意两者的区别：腓利宣讲的是另一位——基督；西门则宣讲他自己。

前面一段说腓利"宣讲基督"，后面则说他"传神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他顺服这能力，并被这能力所驱策。"神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那是一个新社会的新中心。

那些人侧耳倾听，并且相信，都受了洗。撒玛利亚城最惊人的得胜是，西门也相信，并且受了洗。我们没有权利说，西门的相信是不虔诚的。用来形容群众的字，也同样用来形容西门。我认为他的相信和受洗，与其余众人是一样真诚的。

但整件事仍有美中不足之处。他们是在知识上相信并受洗。下一讲我们会读到，使徒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了神的道"（14 节），那是说，他们在知识上领受了。他们尚未领受那带来更新、赐下新生命的圣灵。这第一场胜利，打破了邪术的蛊惑。有许多人接受腓利所宣告的真理，接受水的洗礼，以证明他们的相信。那是奇妙的胜利。

也许有人立刻要问，为什么他们在知识上接受真理之后，没有马上领受圣灵呢？对此我也没有答案。这个故事提醒我们，我们不可以从使徒行传里抽出一个画面，然后将一个系统或制度建立在它上面。有些地方，人们相信耶稣之后，就立刻领受圣灵。此处的撒玛利亚人相信之后，过了一段时间才领受圣灵。因此，我们不能将一个制度建立在一个单独的例子上。福音书里，我们看见耶稣从未用相同的方法对待两个人。同样的，在使徒行传里我们也看见基督徒的经验各不相同，不能归纳到一种模式里。神用不同的方法成就祂的计划。让我们对别人的经历采取开放的态度，不要企图以偏概全。那些撒玛利亚人相信之后，没有立刻被圣灵摸着，所以尚不能成为教会的一分子，为基督作见证；这其中必定有原因，只是我们不知道。不

久之后，使徒来到，发现西门和其余的众人仍缺乏圣灵。于是使徒开始作一番区别的工作，这是因西门的态度而引起的。

耶稣曾对这些人说，“（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一8）。他们滞留，等待，没有出去。于是透过司提反的被害，祂终于强迫他们往撒玛利亚去教导、传道；虽然祂是藉着逼迫，将他们赶出耶路撒冷。这启示了祂的主权，和祂催逼人的能力。

祂的主权不单单彰显在祂催促人的力量上，同时也表现在祂与这些人继续的交通上。逼迫不曾稍稍削弱他们对基督的认识，或他们对祂的忠心。这种情形也同样适用于殉道者，见证人，和有祂住在里面的人。有些人，平日大声宣称自己忠于基督，但逼迫一开始，他的见证就立刻停止了。这样的人在他内在生命里并未真正认识基督。对他而言，基督只是表面的。对一个真正的见证人来说，逼迫无法模糊人对基督的异象，或改变人对祂的忠心。这里有一个词颇值得注意：“**于是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中文圣经无“**于是**”二字）。为什么用“**于是**”呢？因为他们先被逼迫，驱逐。这是何等发人深省啊！虽然被逼迫，被驱逐，祂仍然在他们里面作王，保守他们的忠心，因为祂在他们的属灵经历上，从未须臾离开过他们。

于是我们看见，撒玛利亚有一个新的传福音环境，但这些对福音本身没有影响。基督吸引着撒玛利亚，一如祂在耶路撒冷所作的一样。福音使撒玛利亚人悔改相信，正如使耶路撒冷人相信一样，它启示了福音的普世性。

逼迫使门徒被驱赶，分散各处，只有使徒留在耶路撒冷。大部分解经家都认为，为了管理教会，所以他们必须留下来。我尊重这种看法，但我还是认为使徒应该也出去，踏上作见证、宣教的路途，这要比留在一个地理中心更符合“**使徒**”一词所代表的意义。然而，神并不只是倚靠那班留在耶路撒冷的使徒。祂选择了执事，也是传福音的腓利。从属灵的观念而言，基督教会所倚赖的不是地点或人手；教会若要完成她真正的功能，必须藉着圣灵的同在和能力来管理教会里的一切事务。

22　使徒行传八 14～25

本段经文继续讲到早代教会在撒玛利亚的工作。撒玛利亚成为新运动的中心，并不是留在耶路撒冷的使徒所选择的，而是出于基督的旨意。

这段经文里，耶路撒冷和使徒再度出现。撒玛利亚人接受福音的消息传到了耶路撒冷，那一小群人一定多少受到震撼，因为他们仍保留着自古以来犹太人对撒玛利亚人所存的偏见。显然，希伯来信徒虽然与基督建立了新关系，但仍对希伯来制度以外的一切抱着偏见。然而，使徒还是立刻提供援助，派了两人到撒玛利亚去。我们在这里看见属灵事奉上新的搭配。

另一件引人瞩目的事是，使徒自己成了传福音的。彼得和约翰到了撒玛利亚，看见神的工作；神也使用他们来洁净最初被西门所污染的工作。之后他们回耶路撒冷，**“一路在撒玛利亚好些村庄传扬福音。”**

因此，这段经文可分成三部分：第一，使徒前去访问撒玛利亚；第二，使徒在西门的事上施行管教；第三，使徒在撒玛利亚的村庄传福音。

读这一段经文时，很自然会让人想起我们前几章提过的一件事——彼得和约翰之间的友谊。以后我们不会再提到这一点，因为从这里开始，约翰就不再出现在使徒行传里了。新约历史上不再记载任何有关他的事，除了保罗有一次在加拉太书里说，约翰在耶路撒冷；另外就是约翰自己在启示录提到他寄居于拔摩海岛。彼得、约翰的配搭关系，让我们看到基督徒事奉中两个截然不同的人如何在灵里相交。他们之间有多么大的差异啊！彼得是讲究实际的人，约翰

是诗人。彼得是行动者，约翰是作梦者。当撒玛利亚的事工需要人加以监察时——我想这是使徒最初的用意——圣灵就透过使徒，差遣这两人出去；他们一个是实际行动者，一个是充满梦想的人。

这段经文打破了有关彼得在教会享有最高地位的错误说法。如果彼得是教会的领袖，为什么他还需要被其他弟兄"打发"出去呢？彼得和约翰是被圣灵所差，那时神的灵仍然在耶路撒冷的教会运行，并解释教会的元首——基督——的旨意。

再回过头看撒玛利亚的情形。撒玛利亚人当时如何？首先，他们"领受了神的道"。其次，他们都"受了洗"。第三，他们还没有受圣灵。

让我们提出一个简单的问题。他们为什么没有立刻领受圣灵呢？前一段经文里，我们看到腓利的教导，他宣告基督是弥赛亚；他宣讲耶稣的名，和神国的福音。我强调这两点，是因为它们涵盖了新约教导的全貌。腓利一方面像先锋那样宣告，一方面宣讲福音。这双重的宣告，证明他的教导没有欠缺。我们不能因为这些人相信、受洗后没有立刻受圣灵，就说腓利的教导有问题。稍后我们会看到以弗所的人也没有受圣灵，因为亚波罗对以弗所人的教导不完全。但此处腓利的宣讲完全符合了新约里"宣讲"一词的含义：带着权柄宣告耶稣是主；宣告耶稣的名和神国的福音。这种宣讲是完备的。那么，这些相信了耶稣的名，又受了水洗的人，为什么没有立刻受圣灵呢？使徒行传没有记载答案。事实上，也没有答案。当神的教会开始明白这一点时，虽然会有一些困惑，但我们不应该怀疑圣灵的工作。

彼得和约翰来到撒玛利亚，他们来到的结果是，这些人真正接受了圣灵。让我们从这一点出发来查考这个故事。使徒到底作了什么？他们为那些人祷告，将手放在他们头上，他们就受了圣灵。

从这里所描述的他们受圣灵的方法来看，对于我们前面的问题是否可以提供一些线索？我们是否就以为，接受圣灵的先决条件是，必须透过使徒的工作；腓利只是传福音的，他可以宣讲完备的福音，领人相信并受洗，但因为他不是使徒，所以那些人就无法受圣灵？如

果我们据此建立一个系统，就会面对一个新的问题。早代教会最有能力的一位宣教士保罗，就不是藉着使徒的事工，而是透过一个平凡的门徒亚拿尼亚，而领受圣灵的。因此我们必须谨慎，不要企图建立一个随时会动摇的系统。我们也不要认为，神的计划是必须按手在人的头上，他们才能受圣灵。千万不要在神的制度里提到任何属物质的仪式。难道当时只有使徒注重按手，腓利就忽略了吗？不久之后，哥尼流也受了圣灵，但当时彼得并未按手在他头上。我们不可建立一个无法在各种情形下都适用的系统。如果我们说，领受圣灵必须藉着人作媒介，那么哥尼流的例子如何解释呢？我们开始对圣灵的工作感到迷惑的那一刻，我们就已经触及了真理的核心。“**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约三 8）。神学家或神学院若想要将圣灵进入人生命的方法归纳成一个系统，他们就是摒除了神在操作一切的事实。这些人没有接受圣灵。“**风随着意思吹**”，那是基督教会极高的荣耀。她的生命和能力不是从组织或事工来的，而是从内住的灵而来的。

他们受了圣灵。这造成什么区别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说到属灵的事，“**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13 节）。那么，圣灵临到撒玛利亚人时，发生了什么事呢？和五旬节圣灵降在楼上那些人身上时一样，和不久之后圣灵临到哥尼流时一样，和圣灵临到大数的扫罗时一样，和圣灵临到以弗所的那一小群门徒身上时一样，和圣灵进入我们的生命里之时一样；那就是，他们都从圣灵受洗，成了基督身体的一部分。这是一种比喻的说法，但极为美丽恰当。

我们要明白发生在撒玛利亚人身上的事，必须仔细研究使徒保罗的教导，他巧妙地用身体来比喻不同的肢体和功用。他后来又说到“**恩赐原有分别**”（林前十二 4）。一个身体里面，有不同的恩赐，行政才能，工作；基督是身体的头，是一切肢体的元首。这就是圣灵降临时所发生的事。撒玛利亚人受洗加入一个身体；那是说从今以后，他们是基督徒了。知识上，他们有耶稣的观念；情感上，他们有耶稣的热情；在生命的抉择上，他们选择耶稣所选择的。祂在他们里面思想、爱、作决定。他们受洗加入基督身体的那一刻，就成了教会的肢

体;他们一切的资源都任凭教会使用;一切的恩赐,不论是作使徒的,传福音的,作先知的,作教师的,帮助人的,这些都是为他们的缘故而赐下的。这些人加入了那独一的、不可见的基督耶稣的教会。

接下去的事,用对照的方法强调了这教导。西门要求的是什么?他想得到什么?一般人都认为,他想得到圣灵,企图用钱买圣灵,但这里的记载却不是如此说。他对彼得说,"**把这权柄也给我,叫我手按着谁,谁就可以受圣灵。**"他并不是求圣灵,而是要求赐下圣灵的能力。当时整个城都在他的邪术蛊惑之下,但他觉得欠缺了什么。他所觊觎的不是圣灵的能力,而是赐下圣灵的能力。教会史上所谓的"买卖圣职"的观念在此诞生了,就是企图以金钱来购买教会里的某种职位,认为在任何宗派里,教会职位的擢升可以靠金钱获得。西门要求赐圣灵的能力;他想与使徒同列,这样他按手给谁,谁就可以受圣灵。他的罪是想拥有属灵的能力作为私己之用。不仅仅是那些在教会里买卖职位的人犯有这罪,就是那些为了个人的名位声望而想得到某种属灵福分的人,也犯了同样的罪。一个人得着圣灵,不是为了使他的教会人数大增;如果一个人寻求属灵恩赐的动机,是为了他个人的利益,他就是企图用属灵的事作为荣耀自己之用。

想想看,这个请求使彼得陷入了一个何等微妙的危机中。他胜过了这试探,但他还是把这事说出来,好让我们从这事学到一个功课,那就是,要抵挡这种引诱,惟一的方法是被圣灵充满。彼得清楚知道,圣灵降临到这人,并非因为他的按手。他宣告说,按手使人受圣灵,原是神的恩赐。然而人们多么容易向这种讨价还价的方式屈服。这正是早代教会面临的危险,人们常想用金钱来换取教会的职位。回顾教会历史,教会并不是常常能抵挡这引诱。留意彼得话语里的严厉;我相信他是看见了他自己和教会所面临的危险,才这样严厉地责备:"**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因你想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你们不能用世俗玷污属灵的事。如果今日的教会明白这一点,并且确实去行,她就可能会放弃一些她拥有的,而得着一些她所缺乏的。所谓缺乏的是指能力,拥有的是指使人瘫痪的事。

另外请注意这位使徒的灵,和彼得对那人表现的温柔怜悯正是

圣灵内住的最好的明证，“你当懊悔你这罪恶，祈求主；或者你心里的意念可得赦免。”使徒的话语不是以如雷的责备作结束，而是以得恢复的温柔盼望作结束。有的解经家说，当西门说，“愿你们为我求主，叫你们所说的，没有一样临到我身上”，他并无悔意，只是害怕受刑罚而已。我认为我们无权这么说。最好将这话题停留在经文所提到的地步。

最后一段经文是说到使徒的传福音。关于这一部分，我们不妨翻到路加福音第九章第四十九节至五十五节：

“约翰说，夫子，我们看见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我们就禁止他；因为他不与我们一同跟从你。耶稣说，不要禁止他；因为不敌挡你们的，就是帮助你们的。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祂就定意向耶路撒冷去，便打发使者在祂前头走；他们到了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要为祂预备。那里的人不接待祂，因祂面向耶路撒冷去。祂的门徒雅各、约翰看见了，就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像以利亚所作的吗？耶稣转身责备两个门徒。”

当时，约翰希望有火降下来，烧毁撒玛利亚的村庄，但如今我们看见，他在撒玛利亚的村庄传道。我们毋须多作解释。这对比奇妙地启示了灵性生命的实际情况。这人完全改变了。他还是半尼基，雷子，是一个性情激烈、固执的人；只是他本性里全部的力量已被转向另一个方向。我们不要认为，当圣灵改变人时，祂就把所有人都变成一个样子。祂得着一个人，然后将他生命的整个力量由毁灭转向建设的方向。

从上面的研读，我们已看见永恒的真理。人可能非常接近真理，在知识上相信耶稣的崇高；他们甚至决定接受祂的伦理理想；他们也可能到一个地步，愿意效法祂完全的榜样。但这些事无法使人成为基督徒。人能够明白基督的权柄，神的国，祂救赎的名，但他们的生命仍未被触及。他们若未受圣灵，就不是基督的肢体。一个人除非他的生命被光照，他的情感、意志都归属基督，否则他不能成为基督徒。“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罗八 9）。

我们也从这个故事，学会了基督徒生活的真正意义。其中包括

事奉上的搭配;使徒和传福音的一起工作。有圣灵充满的服事,每一个步骤、层次都有完美的交通。彼得和约翰是使徒,他们愿意下去帮助传福音的腓利。腓利心中对于彼得、约翰的工作也未存任何芥蒂。

另外从西门的受责,我们也学到一个功课:一个圣灵充满的教会,无法容许金钱买卖圣职的事存在。

最后我们看见教会奇妙的能力之例证。一句话就足以说明它了:神在撒玛利亚得胜了!犹太教未曾赢过。尽管撒玛利亚人和犹太教非常接近,他们也有摩西五经,也行割礼,也有各种仪式、表记;但两派仪式主义者在一起时绝对谈不拢;撒玛利亚主义和犹太主义绝对不能合并或妥协。犹太教思想无法征服撒玛利亚思想,但是神的道在撒玛利亚得胜了。因此教会得胜之道,就是靠着圣灵的能力宣讲神的道。

23　使徒行传八 26～40

本段经文开头的话，“**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利说**”，似乎暗示它与前面发生的事有关联，但事实上，这是一个明确划分两段经文的关键处。腓利的事工仍继续着，但从这里开始，基督教会的活动将有更广阔的推展。使徒行传只记载了这个故事的开始部分，因为教会向外推展的事工方才开始，尚未完成。

我们已看见耶稣大使命中指出的第一个运动，“**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现在这运动正向“**直到地极**”的方向前进。说到向外邦人敞开福音的大门，我们总是很自然地会想到在哥尼流家发生的事，认为彼得是第一个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使者。这可能是正确的，也可能不正确。有人会问，那位埃塞俄比亚大臣的国籍到底是什么？我相信他是古实人，就是外邦人；因此不是使徒彼得，而是执事腓利，最先为基督赢得一个为犹太人所轻看、被认为是在诸约之外的外邦人。

至于这个运动在非洲造成的结果，我们没有记载。虽然有一些传说颇为有趣，但不足采信。我们要研究的是这个运动本身，和它的方向及方法。首先要来看整个故事，其次探讨其中的教训。

先注意这位埃塞俄比亚的太监。这里清楚记载了关于他的几件事。他是“**一个埃塞俄比亚人**”，是“**有大权的太监，在埃塞俄比亚女王干大基的手下总管银库**”。有人说，他是改信犹太教的，就是所谓的“**虔诚人**”。若真是这样，他就不能进入耶路撒冷圣殿的圣所，只能站在外院敬拜。可能他是一个真正的古实人，是非洲人的后裔，含的后代，是一个黑人。这是我个人的看法。我相信他是第一个成为基督徒的非洲人。现今已证明，主前三百年时，希利尼的文学和思想已

渗入中非洲地区，并且在女王干大基的统治下，那个地区的文明有长足的演进。可能“**干大基**”不是一个名字，而是一个头衔。埃及所存有关埃塞俄比亚人的画像显示，埃塞俄比亚人有很明显的黑人种族之特征。

我每次读这个故事，都会想到在基督教会最初的历史上，这个大臣千里迢迢回到今日非洲的伊索匹亚，究竟是什么样的一番情景？我们发现，非洲最早的教会并没有将圣经译成他们自己的语言，未能使一般信徒拥有自己的圣经。整个世界的宣教史显示，宣教工作的成功与否，常常决定于那些被带到基督面前的人是否拥有用他们自己语言写成的圣经。

这位大臣曾到耶路撒冷敬拜，现在正走向归途。他在耶路撒冷找到什么？他到希伯来人敬拜的中心，到希伯来的祭司和圣殿前面。他回程时手中拿着圣经的一部分，一面走一面读。在耶路撒冷时，他曾发现这整个敬拜的系统在撒都该人的影响下，已经物质化了，流于形式，没有生命了。

从他对腓利所说的话，我们可以听出他对他在耶路撒冷所闻所见并不满足。“**他……在车上坐着，念先知以赛亚的书**”，显示他渴望明白希伯来宗教里最深刻的事。腓利问道，“**你所念的，你明白吗？**”我们可以从他的回答，察觉他的失望和不满足。“**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这里用的“**指教**”一词颇有技巧。圣经一再用这个词来指有权柄的教导和解释。

这个人对希伯来宗教里最深刻的事大感兴趣——因为希伯来解经家都同意，以赛亚的伟大预言已被公认是他们一切作品和文学里最优美、最有深度的——他在回程中一路阅读这预言，正读到那奇妙而奥秘的一章，论到神的仆人如何在得胜之前受苦，被压伤，饱经痛苦。

他虽有兴趣，但却感到困惑。他说，“**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请问，先知说这话，是指着谁？是指着自己呢？是指着别人呢？**”这问题证明了他是一个智慧人。那也正是许多解经者心中的疑问。以赛亚预言的后半段，有关那受苦、被打断、被压伤的仆人之画像，是

在描述他自己呢？还是别人呢？“**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赛五十三 1）。以赛亚是在哀伤他自己的事工失败呢，还是指要来的那一位的事工将失败？这是今日仍争论不休的问题。今天有许多人比当日的埃塞俄比亚太监更武断。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以赛亚若没有任何有关神仆人最终受苦的异象和观念，那么整段经文的意义就只局限于他自己或耶利米的经历中了。但我们此刻不打算多谈这一点。我们的焦点是这一个埃塞俄比亚人。他从耶路撒冷敬拜回来，坐在车上大声诵读以赛亚的预言，一再思想，却不明白它的含义。他的内心是多么饥渴啊！

看看腓利在这些新环境下的情形。“**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利说，起来，向南走，往那从耶路撒冷下迦萨的路上去。**”现在腓利的事工有了变化。他从拥挤的、热闹的撒玛利亚，被差往旷野路去，那是一个陌生的外国地方。从服事众人，转去对一个人谈话。他甚至不知道，他是被差去只向一个人传道。他只知道他要往旷野去。撒玛利亚是一个充满喜乐团契生活的城市，那里有他为主新近得着的人，大家有亲密的交通。传福音的腓利在那里必然受到众人的喜爱和敬重。如今他却接到新的命令，往无人的旷野去。

但这只是故事的一部分。是天使叫他去的。他遵命前去，就看见大臣的车路过，有一个人坐在车上。圣灵对腓利说，“**你去贴近那车走。**”可见腓利并不孤独，有天使与他作伴，有圣灵和他交通。腓利是贵重的器皿，在他所服事的伟大工作和运动中，有属天的指引，永恒的光照，属灵的关系，使人能够从此脱离倚赖群众，或这世界认为重要的任何东西。

太监和腓利都被预备好了去面对这次谈话。太监的预备是他读了先知书，并且感觉自己的不足。腓利的预备是他知道先知书所指的历史之应验，并且有灵里的知识。一方面是一个倾心研读先知书的人，瞥见了偶现的亮光，把握了零星的音符，却无法找到丰盛的生命，无法把握整首美丽的乐章。另一方面是一个亲眼看见古代预言应验的人，他可能曾将他的双目仰望那弥赛亚，并因圣灵将基督的生命充满他而使他有更完全的认识。

现在来观察腓利的方法。他用的是一个问句，其中的词很难用我们的语言翻译出来。这里的"念"在希腊文的原意是"**再知道**"。当一个人念书时，他应该是再知道，再重复一件事。别人已经知道了，写下来了，这人去读它，就是再一次知道它。希腊文的这个"念"字实在包含很好的哲学。他事实上是问，你所再知道的，你明白吗？这问话里有一丝引惹的意味，故意要吸引听者的注意。他的意思是，你念的有用吗？你知道自己正在念什么吗？

然后留意那人的回答，"**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话里透露着极深的不满足。他邀请腓利上车同坐。他虽然心里极不满足，但他充满受教的渴望。

腓利毫无疑问的知道，先知指的究竟是他自己，还是另指他人。腓利并未否认先知是说到他自己；但他知道当先知开始说到他自己，"**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跨越了自己从神领受的使命，看见无数世代之后另一位神的仆人。先知看见从他自己所感觉的光景中，导致了伟大的结局。因此腓利断言，先知所写的那一位就是耶稣。这位太监的问题得到了解答，不是出于一位使徒，不是在耶路撒冷的指示之下，而是从一个被圣灵指示，被基督引领的人得到了解答。

结果如何？从太监方面，他立刻顺服并付诸行动。"**看哪，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接下去的一节经文，现在多被列入旁注（即中文圣经里的小字），它显明一个事实，就是当腓利向他传讲耶稣时，必然也提到了耶稣最后所说有关施洗的事。因此二人同下到水里，腓利就给他施洗。

腓利作完了这件工作，就被圣灵提走了。"**后来有人在亚锁都遇见腓利。**"我们不必把这当作一次神迹。通常我都不急着在不是神迹的地方，硬将神迹读进去；当然也不特意从记载神迹的经文中将神迹剔除。"**主的灵把腓利提了去，太监也不再见他了，就欢欢喜喜的走路。**"他不再需要倚赖腓利了。画面没有显示太监一脸狐疑地被留在那里，不知道腓利的去向。他忘记了腓利，因为他已经找到灵魂最渴慕的东西。"**就欢欢喜喜的走路。**"他的额头闪耀着新的亮光；他的

灵里悸动着新的生命；他里面被新的爱所管理。他不再需要倚靠耶路撒冷了，也不再需要倚靠腓利了；因为他已寻见了主。

这故事的教训是很明显的。这是得胜的基督在人里面工作的记录。让我们与诗篇作者同唱："你已经升上高天，掳掠仇敌，你在人间，就是在悖逆的人间，受了供献"（诗六十八 18）。

接下去可在同一篇诗里读到这样的话："古实人要急忙举手祷告"（31 节）。

就是升上高天的那一位，祂已经掳掠了仇敌，祂看见古实人向神伸出双臂。是圣灵使他们举手祷告。早在腓利来到之前，祂就已藉着圣灵在那古实人心中动工。圣灵在腓利之前作工，使他感到不满足，知道自己的缺乏。因此我们看见基督预备了这位古实人太监；祂命令祂的仆人离开城市，前往旷野，离开群众，前往孤单之处。我们看见这两人相遇了；我们再一次知道，基督所开的门，无人能关闭；祂关上了，无人能打开。祂今天也一样工作。祂打开门，然后让祂的子民进去。早在宣教士踏上黑暗的土地之前，祂已经为宣教士预备好一切。可喜的是，宣教士也能作腓利所作的，他们只需用一个问题开始，然后传讲耶稣。除了基督的光照之外，这世上就没有一个宗教能发出亮光；若不是基督供应，就没有一个人能得满足。

这故事所教导的最后一件事，就是启示了神自己的责任。让我们用一句话作结束：如果今日基督受了拦阻，那是因为世上有一些腓利不愿意顺服前去。但愿我们深思！

24　　使徒行传九 1～9

现在我们来到基督教运动脱离第一个圈子，继续向外有系统地扩展的阶段，并且追踪基督教会在那些深受希利尼文化影响的亚洲城市中的发展。我们若记得希伯来思想与希利尼思想之间的对立情形，就会觉得这个运动格外引人注目。

本段经文记载了大数的扫罗悔改之经过。我们必须将这件事与在圣灵的引导下，透过教会推展的整个基督徒运动联结起来。从某方面说，希伯来信徒向犹太地的人传福音并不困难。他们是希伯来人肉身的弟兄。然而希伯来信徒在这方面作得相当缓慢，一直到他们受逼迫被赶出之后，才较有系统地传福音；当初他们在犹太传福音时，内心的态度并没有太多的改变。

在撒玛利亚传福音比较困难，因为那里仍然有古代遗传，历世累积习俗的影响，这从一句话可以看出来：“**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约四 9）。约翰曾要求耶稣降火烧毁撒玛利亚的村庄，就是因为撒玛利亚民风闭塞，拒绝接待耶稣。但在圣灵的感动之下，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来到撒玛利亚传讲耶稣，他们接受了，神的道在那里大大得胜。

如今，这些使徒面临着更艰难的工作。一旦他们跨越了界限，带着他们的犹太习俗和希利尼影响，去接触那些古老的城市，他们就发现自己正处身于一个新的气氛中，他们传福音时所面对的困难也比从前大得多。

旧约最后三本预言——哈该书，撒迦利亚书，玛拉基书——毫无疑问的，是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之后写的。撒迦利亚的预言奇妙地预告了要来的那王将被拒绝，但最终祂要被加冕；他如此说，“**锡安**

哪，我要激发你的众子，攻击希腊的众子”（亚九 13）。这些话并非虚饰之词，它们可以带来一些启示。它主要是指希腊在亚历山大大帝统治之下产生的积极影响力。然而撒迦利亚的预言应验了，它暗示希伯来思想和希利尼思想之间绝对的对立。

我们必须认清这两派思想之间的冲突。希伯来思想的理想是道德，公义，宗教，律法。希利尼思想的理想是文化，人类生命的自由，自然能力的完美，个人生命力量的完全发展。将两者作一对比，从基督徒的立场看，它们并不是真正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但是历代以来，这种敌对的情势一直存在着。

我们不妨引用布来克博士（Dr. Hugh Black）在他的书《文化与限制》（Culture and Restraint）中所说的一段话，来解释这段背景："亚历山大的政策目标是，藉着推广一种通用的语言和文化，来统一他的大帝国里面歧异的因素。他最终的目标是，用军队推进希腊的统治，然后将希利尼文化渗透入东方的民族中。新的希腊城市完全建立起来了，古老城市因希腊的统治而开始改变。如此希利尼文化之网罩住了亚洲一半的区域，整个临近地带都被置于它的影响力之下。"

再来看看马加比（Maccabean）家族的兴起和胜利。犹大马加比（Judas Maccabaeus）与他同时代的大祭司阿尼亚（Onias）起来，满怀宗教热诚，奋力以希伯来的影响力去敌挡希利尼思想。

到了基督的时代，我们发现这两种相对的势力分成了两党——撒都该人和法利赛人。犹大国大部分变成撒都该派。撒都该人是说希利尼话的。法利赛人则代表希伯来思想。归根究底，两派的冲突实际上就是法利赛人以传统来护卫的希伯来思想，和撒都该人所代表的以尊崇人类生命、反对超自然为主的希利尼文化，彼此之间的冲突。这就是当时的气氛。在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之外，有一些古老的城市，他们已完全希利尼化了；但在他们中间有犹太人的移民，他们是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福音也必要传给他们。

这段历史的介绍，主要是提供一个背景，来认识大数的扫罗。"**大数**"一词颇富意义。他就是出生在那儿。他自己在书信中说，他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他的父母都是希伯来人，所以他有纯

粹的希伯来血统。提摩太的父母一个是希利尼人，一个是希伯来人；扫罗却不是这样。他是大数的人，大数是希腊城市，在当时是一个有名的大学城。他十四岁的时候，他父母不愿意他受希利尼文化影响太深，所以没有将他送入大数的大学，反而将他送到耶路撒冷，在迦玛列的门下受教。

扫罗生在大数，早年接受希利尼思想的熏陶。他从父母那里接受的宗教教育是希伯来式的，属于法利赛一派；然后他又被送往耶路撒冷，在迦玛列门下完成教育。这是一个奇妙的组合，是将敌对的两种力量糅合起来。这个孩子自幼在希利尼环境下成长，他的启蒙教育在那里完成。他一方面是道地的希伯来人，法利赛人，一方面又是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希利尼的文化、艺术、诗歌必然在他脑海里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

有了这些背景，现在让我们来观察这个故事。它记载了基督如何得着这个人，使他成为特殊的器皿，去将祂的福音带给那些置于希利尼文化影响之下的城市。我们看见祂的选择有美妙的配合。确是如此，当主有一件工作待完成时，祂可以选择一个一无装备的人，赐给他服事所需的一切；然而我们也一再看到，祂如何使用过去的经历；早年的预备不断地被神用来完成祂伟大的计划。照着本性说，彼得、约翰、雅各都不能成为出类拔萃的使徒。但这位扫罗，他的血缘和在大数度过的早年，都隐含着神的预备。圣灵的选择并不是随便的。

让我们来看看这个人的被得着；其经过，以及结果。

这人被得着。在第七章我们已略瞥见他。他在那里替用石头打司提反的人看守衣服。稍后又有记载，“扫罗也喜悦他被害。”这话证明他赞同置死司提反的行动，显然他也是撒都该人的一分子。他是一个受希利尼思想熏陶的人，一方面却热衷于希伯来思想，他是法利赛教门的人，一方面却又和撒都该人站在同一战线上，赞成他们用石头打死司提反，并且还替那些人看守衣服。稍后我们看到更可怕的描述，“扫罗却残害教会。”

如今这故事开头记载，“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

话，去见大祭司。”让我们来研究一下这人的心理状态。他“口吐威吓凶杀的话”，这不需要多作解释，就可以想像他那种激烈反对的态度。有一个词值得注意，就是“仍然”一词，暗示尽管有一些事发生，他仍然继续先前的作为，公开迫害基督徒。本段经文省略了一些字句，因为在第二十六章第十四节，保罗重述他得救的经过时曾引用耶稣对他说的话，“你用脚踢刺是难的。”这句话在本段经文里省略了，在第二十二章第十节，保罗再度叙述他得救经过时也未提及。当基督对扫罗说，“你用脚踢刺是难的”这话时，是什么意思？祂是说，扫罗，现在你四周正有一股力量在驱使你往一个方向走，你却拼命踢它，反抗它。这个希伯来人生的希伯来人，已下定决心要扑灭拿撒勒的异端，他并且从大祭司那里取得文书，正往大马士革去，要将男女信徒下在监里；他正在用脚踢刺，企图对抗他们的信仰。

再回到第六章，第八至九节：

“司提反满得恩惠能力，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当时有称利百地拿会堂的几个人，并有古利奈、亚力山大、基利家、亚西亚各处会堂的几个人，都起来和司提反辩论。”

这段话显示，司提反是与有希利尼思想的人冲突，而不是与有希伯来思想的人冲突。他那一篇申诉是针对希利尼思想而发的。他所对抗的不是法利赛思想。我们必须用公允的态度对待法利赛思想。它的缺点是自以为义，夸大不实，轻视他人；但其中心还是属灵的；它防卫属灵的事，避免其受仪式主义影响。司提反是与撒都该主义为敌。可能扫罗听见了司提反整篇辩词，他的法利赛思想应该同意司提反的话。他听到司提反强调属灵的事，谴责那些人违反属灵的事。但他依然高兴见到司提反被置死。他看见鲜血四溅，生命逐渐消逝的场面；他也看见司提反脸上的荣光，听见司提反宣告他看见了永活的主。这些超自然的事彰显在他面前，与他自己的哲学和信念是相符合的。但他“仍然……口吐威吓凶杀的话”。这人的内心正经历巨大的骚动，他里面充满疑问、困惑、惊讶、挣扎。

然而，他甚至更进一步，不惜牺牲他自己最深的宗教原则，去见撒都该人的大祭司；并且求得文书，好去将那些信奉这道的男女下在

监里，虽然这些人持守的与他自己持守的仪文多么近似，他们所相信的属灵真理与他所相信的多么相像。这就是扫罗当时的光景——深受过去的力量牵绊，内心有强烈的挣扎，而又表现出要摧毁一个新运动的热情——这时，他被主得着了。

路加省略了基督说的那句话，而将焦点集中在保罗身上；同时也注重读者的立场。他第一句就描述，扫罗看见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那一刻，是基督在人类历史的计划中极重要的一刻。有声音用希伯来话而不是希利尼话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那是从天上来的声音，问这个地上的人，为什么逼迫发话的那人。这是何等希奇的事！**"主啊，你是谁？"**受惊的扫罗呼喊道。他的内心一定起了剧烈的震撼。那声音回答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这时，他的良知恍然大悟，原来基督和教会是一体的。保罗在后来的书信中不断将这个伟大的真理提出来，他坚持主和祂的子民是联合的。基督似乎这样说，扫罗，你将那些男女下在监里，使他们受苦；但真正受苦的是我。你所看见那打在司提反身上，使他皮开肉绽的石头，也打到了我、伤害了我。司提反的每一个痛苦都传到我身上。

但这话还有别的含义。**"你为什么逼迫我？"**我远远超过你，在诸天之上；你无法破坏我的工作；你所敌挡的不是谬误的异端，而是神在人类历史中的行动。在那一刻，这真理击中扫罗的心思，虽然他无法完全明白，但他已顺服了那位从永恒之光说话，并呼叫他名字的人。**"主啊，你是谁？"**他用**"主"**的称呼，显明了一个训练有素的心灵，在这超然的事实面前降服了。当光来到，有声音说话时，偏见就消失了，一切使他心生敌意的恼恨都烟消云散。他看见了超然的事，就承认它，说道，**"主啊！"**

然后是那发人深省的回答，**"我就是……耶稣。"**扫罗稍后自己叙述这事时说，祂的回答是，**"我就是……拿撒勒人耶稣。"**对大数的扫罗而言，耶稣是谁？一个死去的人，一个受羞辱、被憎恨的人。如今从大光里有声音回答，**"我就是……耶稣。"**他以为已死的耶稣，却是活着的！他以为受羞辱的，如今却居于天上荣耀的中心。他所憎恨的耶稣，如今用难以形容的爱对他说话。我相信他一定无可避免地

想起了往日的种种。那是多么大的吸引，主深深得着了他！

接下去，主给他一个简单的命令，**“起来，进大马士革去，在那里要将所派你作的一切事，告诉你”**（徒二十二10）。这是主一贯作事的方法。那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而是严肃的事。在大马士革正有一群反基督的人，等着他去作领袖；而那些属基督的人，正视他为头号仇敌。基督却说，进那城去，在那里等候。

于是他到了大马士革。大马士革是亚历山大最早征服的城市之一，它也深深受到亚历山大的影响。保罗是被人领到大马士革，因为他已瞎了眼，被主击败，被俘掳。他原先是带着大祭司的文书，挟带官方的权柄，要去扑灭拿撒勒的异端；如今他却成了基督的瞎眼奴仆。他连续盲了三天三夜，那是多奇妙的一段日子啊！我们读到，他那三天也不吃，也不喝。他在想些什么？腓立比书提供了一丝线索。**“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腓三7）。他找到了衡量事物的准绳。我先前认为对我有益的，如今当作有损的；例如我的希伯来人长子权，因我已在基督里重生；例如我所守的割礼和各种礼仪，因为我已进入基督的生命里。保罗，你是否将法利赛人的超自然主义当作有损的？是的，因为我已在基督里得着属灵的事物。我相信在那瞎眼、禁食的三天里，他是在检讨、估量他的光景，每一刻他都有新的看见；这些不是损失，而是他得的益处。

请注意主是如何恰当地选择了祂的器皿。从加拉太书第二章第二十节我们可以看见保罗糅合了希伯来思想和希利尼思想。**“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那是希伯来的思想。**“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那是希利尼的思想。然后他将两者合并，**“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那是基督徒的思想。在最后这句话里，希伯来思想和希利尼思想联手合作了。从这里开始，我们将看到神如何使用这位使徒，让他的行踪遍及亚洲各城，并将福音带到亚洲以外的地区。

25 使徒行传九 10～22

本段经文开头的话，暗示它是接续前面的事件。第九章前面九节经文已叙述了扫罗被主得着的经过。他在大马士革的路上看见大光，听见耶稣的声音；他后来被人领到大马士革，又软弱，又沉默，并且双目盲瞎。

现在来到他为事工所受的装备之第二个阶段。上一讲结束时他的光景将和本讲结束时他的光景形成明显的对比。他本来瞎了眼，但我们将看到有鳞从他眼上掉下来，他双目复明了。他本来是沉默的，但不久他将出现在大马士革的犹太人中间，宣讲并证明耶稣是基督。他本来软弱不堪，濒临崩溃，他从前的偏见都被一扫而光，我们将看到在面对前面的伟大事工时，他变得健壮起来。

本段经文提供了三个画面。第一个是亚拿尼亚和主耶稣。第二个是亚拿尼亚与扫罗的交往。第三个是扫罗出现在会堂里。让我们一一观察这些画面，试着找出它们所含的属灵意义。

我们首先被亚拿尼亚这个人所吸引。除了使徒行传的记载，我们对他一无所知。但越是这样，就越有启示的价值。与其他人相较之下，他实在是个默默无闻之辈。他只在这里出现，以后就销声匿迹了；只有保罗曾在书信里提到过他，另外就是他的影响不时出现在保罗的作品和思想中。他最初对保罗所说的话，所作的事，必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力，弥漫在保罗的书信中，并激起他宣教的热诚。当神要对付扫罗这个人，使他面对他一生的事工，接受他所需要的一切能力时，神拣选了一个无名之辈作为祂的工具。我们如果将传说添入亚拿尼亚的故事中，就破坏了圣灵所给我们的画面。亚拿尼亚只是一个门徒。他没有正式的职位，也不是使徒。我们已经看过，圣灵如何

不受使徒的限制。祂差遣执事腓利到撒玛利亚去。如今我们看到，祂甚至不倚赖执事。祂拣选了一个门徒，既不是使徒，也不是执事；透过这个人，祂要赐福给宣教士的先锋保罗；而保罗不仅仅要带领亚洲各城的人归向基督，并且要藉着他受圣灵启示的事工，使希伯来思想得到再生。

另一件不可忽略的事是，保罗在第二十二章第一次叙述他得救经过时，提到亚拿尼亚，说他“**按着律法是虔诚人**”（12 节）。这不是描述他的基督徒特质，而是他的希伯来特质。保罗是最后一个人，在描述一个基督徒时说他按着律法是虔诚人。他说亚拿尼亚“**按着律法是虔诚人，为一切住在那里的犹太人所称赞**”。这是说，亚拿尼亚不是希利尼人，而是希伯来人。按着扫罗所受的宗教教育说，扫罗基本上是希伯来人；但按着他童年所受的影响说，他又是希利尼人，如今他被送到希腊的城市。而蒙差遣去带领他的人，是一个希伯来人，他的主要基督教理想都是希伯来的理想。

耶稣在异象中对亚拿尼亚说话，叫他的名字。他立刻回答，“**主，我在这里。**”耶稣告诉他当行的事，又耐心地听他的抗议，并鼓励他顺服。

这段记载予人深刻印象之处，在于早代基督徒对超自然的事所表现的自然态度。路加下笔时丝毫未想到需要作一番解释或说明。亚拿尼亚听见主的声音时也没有流露惊慌，似乎他与主那样直接的谈话原是最自然不过的事。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所以亚拿尼亚听到祂说话，一点也不觉得意外。更进一步说，亚拿尼亚已经预备好了回答主。这是一个美丽的画面，表达了基督和属祂的人之间那种温柔、直接、亲密的关系。

耶稣对亚拿尼亚提到“**一个大数人，名叫扫罗**”。大数是希利尼的教育中心，提到他是“**大数人**”，是暗示他的整个哲学正与希利尼的哲学争战不休。亚拿尼亚的拒绝也是绝对自然的。扫罗的恶名，他早已风闻。亚拿尼亚说，“**我听见许多人说，这人怎样在耶路撒冷多多苦害你的圣徒；并且他在这里有从祭司长得来的权柄，捆绑一切求告你名的人。**”很有趣的是，“**圣徒**”一词以前只在新约出现过一次。

那是在马太福音，说到圣徒从坟墓里出来，指的是旧制度里的人。在此之前，这词从未被用来指基督徒。这也是保罗惯用的词，我想他可能是学自亚拿尼亚。随后就出现这词的定义，“一切求告你名的人。”在哥林多书信——这是特别为那些住在说希利尼话的犹太教徒中间的基督徒而写的——开头说，“保罗……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就是……蒙召作圣徒的，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这两处用法的相似，是饶富意义的。

主将祂内心有关扫罗的奥秘吐露给亚拿尼亚，“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于是亚拿尼亚遵命前去。

下一个画面是亚拿尼亚和扫罗。扫罗在“直街”住了三天。今日前往大马士革的旅客都知道这街，它迄今仍在那儿，是交通的衢道。瞎眼的扫罗被人领着，经过直街，到犹大的家里，那地方今日已成废墟。大马士革的直街是从西门延伸向东门。在扫罗的时代，那街非常宽大华美，充满希利尼文化影响的痕迹。它是贯穿大马士革城的主要公路，由圆柱分成三部分，中间一条街供行人徒步使用，旁边一条是单行道，供通往东门的车马使用，另一边则供通往西门方向的车马使用。在那里，有一个主要建筑，专门用来接待耶路撒冷来的大祭司的代表。大数的扫罗就在那里接受招待，住了三天。接待他的犹大，完全视扫罗为大祭司的代表，他看见这几天发生的事，不禁讶异万分。

亚拿尼亚找到这幢接待大祭司代表的房子。他进去之后，就将手按在扫罗头上，说，“兄弟，扫罗。”他立刻承认了这种新的关系。然后，他就提到“主”；这也是扫罗在大马士革路上所使用的同一个词，当时他说，“主啊，你是谁?”主回答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如今亚拿尼亚说，“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这是亚拿尼亚将手放在扫罗头上时所传达的信息。

然后，“扫罗的眼睛上，好像有鳞立刻掉下来，他就能看见。”我们相信，当鳞掉下来的那一刻，亚拿尼亚提到的整个经历都临到了扫

罗，就是他能看见，并且被圣灵充满。请注意，按手的不是一个使徒，或一位执事，而是一个门徒。基督打发一个门徒，将手按在祂所拣选的器皿上面；祂将要用这器皿在君王和外邦人面前宣扬基督的名。

接下去我们看见，亚拿尼亚要求扫罗受洗；就在他受圣灵充满之后接受洗礼，洗去他的罪。毫无疑问的，这是指用水施洗，是一个记号，证明他与过去一刀两断，进入属灵的更新中。在这个例子里，是先有圣灵的洗，然后是代表外在承认的水洗。

最后一个画面是扫罗在会堂里的情景。但在这一个画面，和前面他与亚拿尼亚的画面之间，已经隔了两年的时间。这段时间他住在阿拉伯，我们可以从加拉太书里知晓这一点。他独处了一阵子，然后回到大马士革。从前他是以逼迫者的身份由耶路撒冷到大马士革，这回他却是以传道人的身份前来。从前他来是为了止息拿撒勒人的异端，这回他成了拿撒勒人耶稣的大使徒。“**就在各会堂里宣传耶稣**。”请特别注意接下去的话，“**说祂是神的儿子**。”那是新的里程碑，是福音的扩展。我们翻开使徒的书信，会发现保罗和约翰特别喜爱用“**神的儿子**”一词。特别是约翰，在他短短的七章书信里，这词一共出现二十三次之多。在保罗的书信中（暂且将希伯来书也包括进去），这词出现了二十九次。彼得在凯撒利亚腓立比第一次使用这词，但他在书信里只使用过一次。“**神的儿子**”充分说明了主耶稣基督这“人”的奥秘。保罗就直接宣讲耶稣是神的儿子。他在会堂中所宣讲的，和他当初前来大马士革的动机是多么鲜明的对比啊！他最初是一个满腔热诚的人，要逼迫一切与他看法不同的人。如今他站在会堂里，仍旧满腔热诚，但再也无意逼迫那些与他看法不同的人。他只是对他们宣讲、劝导、说服、辩论，但再也不压迫他们了。

这整段经文启示了活着的基督如何直截了当地对付属祂的人，透过祂自己的儿女，成就祂的旨意；祂吸引更多人加入祂的事工，来扩展祂在世上的作为。复活的主在作工，祂分别向亚拿尼亚和扫罗显异象，将他们放在一起。哦！多少时候我们看不见这一点，我们把祂放在遥远之处。我们向祂祷告时，似乎以为祂在很远的地方，我们必须千里跋涉去寻找祂。似乎祂高高在上，将事工指派我们之后就

漠不关心，我们还得苦苦哀求祂垂目看我们一眼。但此处的画面显示，那位活着掌权的主，知道将最适合的人放在最适合的地方，并把最适合的信息给那人。

我们再一次看到一个例证，说明了耶稣那句话的真理："风随着意思吹……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约三8）。我们不能将圣灵的行动硬归纳成一种模式。这里不是使徒，不是执事，而是一个门徒，将手按在扫罗头上，他就被圣灵充满了。

请留意扫罗受圣灵充满之后所作的第一件事。"吃过饭。"他禁食三天，直到他受了圣灵；然后第一件事就是吃饭。我们不要认为，一定要肉身受苦，才能表现我们被圣灵充满。他起来，吃了饭，就在灵里、身体都健壮的情况下，出发往阿拉伯去了。

26 使徒行传九 23～30

现在来到扫罗得救经过的第三、也是最后一部分的记载。这段经文又分成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包括在这句话里：**"过了好些日子。"**那是指扫罗到阿拉伯的期间，可能为时两年。第二阶段是他回到大马士革。第三阶段是他重返耶路撒冷。第四阶段是他回到大数。

我们要试着先来看他在阿拉伯的那段岁月，这段时期似乎被幕帘遮住了，显得模糊不清。然后我们将看到他倒过来重走一遍先前的路线：先到大马士革，然后到耶路撒冷，最后回到故乡大数。以后我们将失去他的踪影一阵子，直到安提阿的运动兴起，巴拿巴到大数找着他为止。

从他在大马士革路上被主得着，到他重回耶路撒冷，这中间已过了三年。**"扫罗和大马士革的门徒同住了些日子"**(19节)，和后面的**"过了好些日子"**(23节)之间已相隔三年。

本段经文一开始的**"好些日子"**是多久？这中间发生了什么事？答案见于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十七节，**"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作使徒的，惟独往阿拉伯去，后又回到大马士革。"**在**"好些日子"**中，扫罗是去了阿拉伯。关于他在那里停留多久，各方意见不一。有人认为他只是短暂停留，然后立刻回到大马士革，在那里住了将近三年。可能是如此。但仔细读过这个故事以后，我个人相信这三年的大半时间，他是在阿拉伯过着安静、离群索居的生活。这个人，为了特别的事工而被神得着，并且立刻就受了圣灵充满；这时他却到达阿拉伯一个荒僻的地方。那地方和他有何等大的关联啊！在西奈山的阴影下，以色列伟大的立法者摩西，曾经有四十年之久在那

里受装备，也在同一个地方，接受神的十诫。稍后，以色列历史上第二个特出的人物——先知以利亚——也曾突然在那里出现。这两个人——立法者摩西和先知以利亚——都曾在耶稣变像的山上与耶稣交谈；他们都曾在旷野接受训练，以便在众人中服事。

有些古代解经家相信，保罗到了阿拉伯，就在那里传福音，向居住在沙漠地带的游牧民族传道。这种说法不一定可靠。我比较赞成麦尔斯(F. W. H. Myers)所说的，保罗在那段时间内常常沉思默想，与神交通。

保罗有两次提到这段时期，两次都是在加拉太书；第一次是第一章第十七节，第二次是第四章第二十五节。他告诉加拉太的信徒他“**往阿拉伯去**”。稍后，他在论证里曾突然提到这个地方，“**这夏甲二字是指着阿拉伯的西奈山**”。这两处经文似乎有些含糊，但却别具深意。我们必须记住，加拉太书是在揭露耶路撒冷和安提阿之间的冲突；全书在在显明保罗对于使徒教导中的仪式主义之不满。有一处记载可看出他的感觉。他写到他在耶路撒冷遇到的那些人时，曾如此描述：“**那称为教会柱石的**”(二 9)。全书信从头至尾，他一直在强调：他的使徒身份和所传的福音与犹太教教师的影响毫不相干。记住了这一点，我们再来看他如何提到阿拉伯。他首先向加拉太信徒宣告，他的使徒身份不是从人来的，而是神所派定的。他又进一步声明，他的福音不是从人来的，而是直接从主基督来的。为了强调这个事实，他讲出他作宣教士的历史，显示他看出是神在管理一切：

“**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召我的神，既然乐意将祂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祂传在外邦人中，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作使徒的，惟独往阿拉伯去**”(加一 15～17)。

这段经文立刻照明了他在阿拉伯的寄居生活。他没有与属血气的商量；他往阿拉伯去，与神商量。想想他在大数求学时的希利尼环境，他的血缘和家教带给他的希伯来思想，他得救的奇妙经过，那位他以为已死的耶稣却活着对他说话，祂的羞辱成了如此的荣耀。在这一切冲击之下，他自然需要一段再思的时刻。他的得救经过仿佛

一场地震，将他过去多年苦心经营的一切结构瓦解成碎片。他确信他所逼迫的那一位就是复活的基督，但他需要一段时间与祂单独会谈。我们可以想像，他退到偏远的沙漠，与基督面对面交通。从他的书信中可以发现，他常常从基督那里领受一些事物。他写信给哥林多教会说，“**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林前十一23）。这句话虽然简单，却满有亮光。我相信在阿拉伯的那段岁月里，这人和基督之间有亲密、个人、确切而清楚的交通。

他在第二处经文（加拉太书第四章）提到阿拉伯时，也具有同样的启发性和趣味性。他如此写道：

“**你们这愿意在律法以下的人，请告诉我，你们岂没有听见律法吗？因为律法上记着，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使女生的，一个是自主之妇人生的**”（21～22节）。

然后他提到阿拉伯和西奈山，那是颁下律法之处，是这个国家的立国者从神那里接受有关敬拜仪式的指示之处。西奈山代表希伯来思想；他回到这山的阴影之下，回到摩西当初直接从神那里领受律法的旷野。他要将希伯来思想置放在新的启示亮光下。结果是，他望着耶路撒冷，宣告耶路撒冷是为奴的，受捆绑的。不久之前，他刚刚离开耶路撒冷，以逼迫者的身份去威吓希伯来思想。如今，从阿拉伯这里，透过那在大马士革路上曾临到过他的启示之光，他看见了希伯来思想是受束缚的，为奴的。但他看见了那在上面的耶路撒冷，就是我们的母，是自主的。

从加拉太书第四章的论证，我们看见了保罗在阿拉伯那段寄居时光的后果。在圣灵的光照下，他与永活的基督商量，而不是与属血气的商量，这人在新的亮光中看见了旧事物。我们从他当时的环境出发，来看他所用的例证，可以发现他认识基督之前所有的两种价值——大数的自由，耶路撒冷的捆绑——奇妙地融合在一起。他在西奈山的阴影下，与基督交通得启示；在圣灵的光照下，这两样东西合并了。他仍然看见耶路撒冷是神的城，是治理之京都，是公义之城，敬拜之城；但他看见耶路撒冷自由了，她的大门向四面敞开，世界各国将他们的财富倾倒其中。他再也见不到那摧毁人性的束缚，只

见到那使人性更新的救赎。作为一个希伯来人，他以前认为错误的一切势力，如今都更新了，恢复了，并与神的伟大旨意相配合；所以不久之后，他纠正哥林多人的纷争时能如此说，**"万有全是你们的；或保罗，或亚波罗，或矶法，或世界，或生，或死，或现今的事，或将来的事，全是你们的；并且你们是属基督的；基督又是属神的"**（林前三 21～23）。他在西奈山下与主交通，藉着圣灵的光照，发现他以为互相敌对的两种思想都有真理的成分；所以他写信给哥林多教会时，论到他所维护的自由是在基督爱的律之内的自由。他在阿拉伯的安静岁月里学会了这些；他看见犹太教的严格教义淹没在希利尼思想的宽广美丽中。基督洁净了希利尼思想中的不洁；祂除去了希伯来思想中的严苛。

他从阿拉伯回到大马士革，那里的犹太人却对他满怀敌意，大马士革人也在一旁推波助澜。我们已提过他在那儿讲的道。这使他更遭受逼迫。他在哥林多后书里特别指出那些看守城门的人是从王的手下直接得到命令的。但那些门徒，就是他最初想将他们下在监里的，帮助他逃出了监狱。他原先想置于死地的人，如今反而助他死里逃生。请注意他离开大马士革的方式。在阿拉伯得了奇妙的启示之后，这位使徒却必须坐在篮子里，由城墙缒下去，逃离大马士革。这里面有特别的亮光。他没有被一个神迹，或一阵旋风带走；虽然这在神的制度里是可行的。神曾用火车火马带走一位先知，圣灵也曾将腓利突然带离旷野。在这个故事里，我们看见了门徒温柔的爱心，以及一个事实：一个人与基督有了一段相交的经历之后，可能必须在最平凡的方式下作他的工，有时他会发现自己所处的环境毫无神迹可言。

然后他回到耶路撒冷。这里也有美丽的地方。他到达之后，就开始寻找使徒。要是从前，他一定会受到达官显要的盛大欢迎，但是现在他却不去找他们，而是去找使徒。使徒对他心生恐惧是很自然的。他得救悔改已经三年，但他们尚未见过他。他们可能听过关于他的事，但仍然不敢接待他，直到巴拿巴找到他，将他介绍给这一小群人。可能巴拿巴从前就认识保罗，因为巴拿巴是利未人，生在塞浦

路斯，靠近保罗的故乡。于是保罗被介绍给这一小群人，与彼得同住了十五天。他并不是想从彼得那里求取权柄；他只是与彼得商量，交通；他在加拉太书里很谨慎地提到这一点。

然后他到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聚集之处，与他们讲论辩驳。“**辩驳**”一词在使徒行传一共只出现两次。一次是这里（29 节），一次是在第六章第九节。司提反曾与已经希利尼化的犹太人辩驳。扫罗很可能自始至终在场聆听，并目睹那些犹太人的反应，他们将他带出去，用石头打死。他亲眼看见司提反被打死，他心中喜悦他受害。如今保罗回到耶路撒冷，回到同一群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那里，作司提反曾作过的事。他接续司提反的事工。司提反的事工特别是针对撒都该人对当代的影响发出批判。扫罗这个希伯来人当时同意置死司提反，实在是违背了他自己的宗教理想。现在他被基督得着了，他想弥补过去的愚行和罪恶，于是他回到司提反当年申诉辩论之处，继续与犹太人辩驳。结果是，他也遭到同样的反对和敌意，“**他们却想法子要杀他。**”稍后我们看到保罗对这件事的补述，而路加在这里并未提及。那是在第二十二章，保罗叙述这段经过时说，主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命令他离开耶路撒冷，因为祂有其他工作要他去作。

再一次，他在门徒的协助之下，离开了耶路撒冷，取道凯撒利亚，往大数去。他带着新的异象和能力回到旧的环境。这时路加暂且将他搁置一旁，未叙述他到大数以后的情景，直到巴拿巴稍后找到他，并领他回安提阿。

我们曾试着观察这个教会早代运动的发展，因为它是神的灵藉着教会施行的整个计划之一部分。我们看见这个人的得救，原是神推展新运动的方法之一。耶路撒冷已经听见了福音。犹太和撒玛利亚都已得闻福音。如今有一个更广大的福音工场等在保罗前面，就是亚洲的辽阔地域，那些亚洲城市将犹太人的会堂和希利尼的思想怪异地混合在一起。圣灵为这样的事工拣选了保罗。保罗所受的装备，可以追溯到大数和耶路撒冷，甚至罗马。他不单单是希伯来人和希利尼人，他也是罗马人，对罗马帝国存着一份热爱。所以神的灵为特定的事工而拣选一些自出生就开始受装备的人，而不被人的骄傲、

自大、自以为义所阻挠。

但这些装备还不够。首先，他必须认识复活的主。这是一切服事主的人的第一个条件。这也是保罗一切教导中最主要强调的一点。第二，他必须受圣灵充满。因此，必须有阿拉伯、旷野和安静的时刻。今日许多事工都有一个危险，就是以为一个人得救之后，就能立刻擘开生命的饼，述说属神的奥秘事，完成伟大的事工。虽然我们不一定要前往地理上的阿拉伯，但神绝对不会将解释祂国度的大工交托给一个未曾确切蒙召、未在灵性上受过训练的人。让我们虔诚地以耶稣基督作例子。祂在世上传道三年，但在此之前，祂曾在木匠铺里受了十八年之久的装备。甚至到了祂出来服事时，祂还曾在旷野停留四十昼夜。扫罗得救之后，立刻开始在大马士革讲道。但因为神为他预备了更宽阔的事工，所以他必须离开大马士革，往阿拉伯去。他必须受装备，多从基督得启示，仰望等候祂。

保罗将什么抛置身后？希伯来思想和希利尼思想。他将什么带进新的生命和服事里？他那蒙赎、更新的人性。从今以后，他不再是希伯来人或希利尼人了，而是基督徒。他是一个与复活的基督相交，与祂的性情有分的人，所以他能发现希伯来思想的价值，摒除无用的部分；撷取希利尼思想的奥秘，除去无价值的部分。

我们暂且将保罗留在大数，不久之后我们又将看到他为神的工作匆匆上路。

27　使徒行传九 31

这一节经文相当重要，因为它把一些没有记录的事总括交代一下，接着就是重新再出发。**"那时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被建立。"**"**那时**"一词暗示整句话是一个结果，是前面记录的总结。

一般人都相信路加提到这个结果，是要引人注意到，教会所得的平安是因扫罗的得救而引起的。我相信这节经文有其他的含义；路加提到的结果不单单是平安而已；毕竟平安只是短暂的，有限的。最重要的结果是"**被建立**"。平安很快就会消失，逼迫还会再度爆发；但"**建立**"可以在教会中继续下去，直到今日。提到原因，显然不单单是基督得着扫罗，必还有更多的因素。为了明白"**那时**"一词，我们必须回到前面讨论过的事实。本节经文最后是教会"**人数就增多了**"。第六章第一节那里说到，"**那时，门徒增多，有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发怨言。**"结果他们决定选出七个人，负责饭食的事。然后我们读到，"**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第六章剩余的部分和第七章都是记载司提反的事。第八章一开头说，"**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有虔诚的人把司提反埋葬了，为他捶胸大哭。扫罗却残害教会，进各人的家，拉着男女下在监里。**"从这以后，到第九章第三十一节中间发生的事，我们都很熟悉。当然还有更多的事，只是未记录下来。我们的焦点集中在扫罗的得救。但路加将我们的注意力吸引到更多别的事上。

这里我们读到，"**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这是全然一新的观念，在使徒行传中未曾出现过。这是"**教会**"第一次以这种

意义出现。当逼迫开始时，耶路撒冷的教会几乎成为荒场；教会深受创伤，门徒分散各处。我们看见逼迫使得他们分散，也使周围的地区得以听见福音。如今，因着门徒的分散，和福音四向传开，以及扫罗的得救，“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被建立。”“那时”一词包括了整个运动。

从这一节经文开始，直到第十二章结束，彼得再度成为中心人物。隔在扫罗得救的记载和彼得的事工中间，是一幅教会的画面。路加对于教会的描述是相当谨慎的。

我们必须记住，这节经文是一个完整的段落。它独自站在整篇记载里，是那么恰如其分。这节经文可以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是，“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被建立。”第二部分是，“凡事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就增多了。”因此，这里有双重的启示：首先启示教会本身；其次启示教会的服事。

我们先来探讨“教会”一词的基本意义。“ecclesia”一词直译是“被召出来”。因此，“教会”是指一群被召离开国家、种族的人所组成的新团体。

这词的用法饶富趣味。第七章第三十八节如此用：“这人曾在旷野教会中”（中文圣经作“旷野会中”）。如果译成“在旷野的聚集中”，可能更达意。这话是指神古代的选民，用法是希伯来式的。耶稣在凯撒利亚腓立比时第一次使用这词，祂对彼得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太十六 18）。祂使用的不是一个普通的词。听见的人大感讶异，不是因为祂使用“ecclesia”一词，而是祂使用一个有权柄的、积极的代名词：“我的教会”，暗示祂指的某些是他们熟悉的，某些是他们完全陌生的。希伯来人明白“ecclesia”这字是指特别的百姓，选民，神权国家，神所治理的民。

但这词亦有一个希腊的含义，使徒行传第十九章第三十二节就是这种用法，“聚集的人纷纷乱乱，有喊叫这个的，有喊叫那个的。”这里是指一群混乱的人。后来记载以弗所的骚动时，又提到两次“聚集”。那么希腊文的“ecclesia”有何特殊意义呢？它是指一群自由人的聚集，奴隶的聚集是不可用“ecclesia”这词的。这群人聚在一起，

就具有政府的功能。

因此这词有两方面的含义。希伯来的意思是指神所治理的民；希腊文的意思是一个治理人的团体。当耶稣在凯撒利亚腓立比说“**我的教会**”时，毫无疑问的，祂包含了两方面的意义。使徒行传里的“**教会**”一词，是指一群跟从耶稣之名的人。第一，他们是神所治理的民；第二，他们是治理的民。他们拥有天国的钥匙；他们是道德的诠释者，要说出生命的准则，坚持耶稣的道德观念。

再来观察此处一个更大的观念。“**教会**”一词先前只出现两三次。第二章说，“**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47 节)。有的译本作“**天天加给教会**”。事实上，祂加给自己，就是加给教会。然后是第五章，“**全教会……都甚惧怕**”(11 节)。第八章，“**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扫罗却残害教会。**”到目前为止，每次提及“**教会**”，都是指耶路撒冷的教会。但如今，这词有了更广阔的意义：“**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各处**”(throughout)这个介系词颇富含义，它指的是一个联合的教会。请注意，它将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都包含进去了。从历史看，犹太人曾如何轻看加利利人，称加利利为外邦的加利利。犹太和撒玛利亚也有世袭的仇恨，“**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但我们却在这里读到，“**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不是犹太有一个教会，加利利有一个教会，撒玛利亚有一个教会，彼此仍持续着种族的偏见，传统的仇恨，各自在不同地方建立教会。这伟大的运动已永远扫除一切成见。只有一个教会，蒙召从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出来，脱离偏见、骄傲、地理的限制，进入灵里的合一。因此，这是使徒行传里第一次出现这种特殊而合一的基督教会之观念。

接着来看教会的建立。我故意略过“**平安**”不谈，因为平安只是一个过渡现象，最重要的是“**建立**”。这暗示教会的尚未完全。教会已经建立了。作者是暗示一种进展的过程；他看见前面有待完成的工。虽然教会看起来已建立，但尚未完成。路加不仅看见了教会属灵的观念，并且看见了那无可摧毁的事实。经过反对和逼迫，他看见教会成长，变成一个集合许多个别教会的整体教会。在永生神的居

所，就是最终教会的荣光之下，他已看不见各地方教会的独立性；她们都融成一个教会了。

因此，这些人离开圣殿的中心，无论他们走到哪里，他们本身就是圣殿。更广阔的属灵理想诞生了，实现了，那也正是基督对撒玛利亚妇人所表达的理想："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祂"（约四21～23）。那就是合一的教会，脱离了地理障碍的教会。没有人看见完整的教会，教会仍在建造，尚未完全。明白这一点，我们就会停止对教会诸多的批评。

接着来看这节经文的第二部分："凡事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就增多了。"英文圣经作"行走在敬畏中"，"行走"不单单指生活的习惯，它有更丰富的意义。罗特汉（Rotherham）译本译成："教会在她行走的道路上敬畏主。"译成"行走"的这个字，一向是与漫无目标的闲逛相对的。耶稣在大使命中所说，"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其中的"去"就是和这里的"行走"同一字。马可福音里也用了同一个字，"你们往普天下去。"路加在这里不是描述教会肢体的个别习惯，而是指整个教会在"行走的道路上敬畏主"。主对教会的旨意是，教会成为王的使者，是一群活着的灵魂聚集之处，并为王的事被差遣出去。路加看见教会正实现她的功用，在所行的路上敬畏主。

这种"行走"有双重条件。第一，"行走在敬畏中。"主命令祂的教会，"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太二十八19～20）。祂又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可十六15）。基督对早代门徒的主权表现在两方面：祂是生命的主，是有权柄的；祂也是一切仆人中最伟大的，祂是那些在痛苦患难中事奉之人的领袖。于是我们看见教会，是一个属灵的身体，包括一切相信的人；她正走在敬畏的道路上。意思是，教会把主权交给祂掌管，教会永远承认并坚持祂的权柄。另外一个意思是，教会乃为那些因祂而受苦的人所设的。无论在何处，教会都要面对人性的忧伤和疲惫，都要触摸并医治那败坏的生命。那就是"行走在敬畏中"的意思。

最后的结果是“**蒙圣灵的安慰**”。显然“**安慰**”一词尚不足达意。我们的主说，圣灵是保惠师，是耶稣离开祂的子民后差来陪伴他们的。圣灵来，首先要安慰，收留孤儿，弥补鸿沟，安慰被撇弃的。但另一方面，祂也是劝慰师，为主代我们祈求。教会在圣灵的帮助下作工。圣灵的工作就是使那些出去的人真正感觉主的同在，使他们能出去作见证，讲道，宣告基督的主权，明白祂的能力。

看到这一切之后，我们对最后一句话就不感惊讶了，“**人数就增多了**。”不单单指个别的人，也是指整个教会更充满，更兴旺。教会大有能力，不断增长加添，是因两个事实：以耶稣为主，又有圣灵的能力和安慰。

回顾这一幅古老的画面，我们热切盼望它也能在今日的世代实现。这节经文给我们两个启示。第一，有关教会的属灵观念，这是出现在“**各处的教会**”一句中。它暗示一切地理的限制都消除了，种族的偏见被摧毁了，累世宿仇消弭了，宗教中心废止了。如今，十九个世纪过去了，我们却仍有地理的限制，根据各地的地名称呼教会；仍有种族的偏见，导致教会的分裂；教会中仍有世袭的仇恨存在；我们仍旧到某些特别的中心去敬拜。让我们仔细思想这一个伟大的理想。我们越注视它，渴慕它，在个人的生活上配合它，我们就越能加速教会的完全，使她早日成就神的旨意。第二个启示是教会的宣教使命。这里我们看见教会遵行基督的命令，到万国去，使万民作门徒；凡事敬畏神，蒙圣灵的安慰。这两件事是密切相关的。这节经文前半段以“**被建立**”结束，后半段以“**人数就增多了**”结束，其基本思想是完全一样的。

28　使徒行传九 32～43

本段经文是一个连环，将扫罗的故事和哥尼流的故事衔接起来。它本身是一段独立的经文，但和前后发生的事都有密切关系。

说到它与前面事件的关系，我们还记得扫罗到达了大数；而本段经文一开始，说到彼得周流四方。扫罗暂时留在大数，没有记录显示他在那里作些什么；但从这段经文开始，一直到第十二章结束，又回到关于彼得的记载。

至于它与后面事件的关系，见于本章最后一节，**"彼得在约帕一个硝皮匠西门的家里，住了多日。"**然后接下去另一章，就立刻记载哥尼流的事。彼得来到约帕，他在那里得到了新的、革命性的异象。

因此本段经文具有说明的性质。我们首先看见彼得周流四方，为主作工。这里记录了一些事实：以尼雅的得医治，多加的复活；而最有意义的事是，彼得住在一个硝皮匠家里。这些画面聚集起来，就具有许多说明的作用。这里有三件事引人注意。我们先从最低的层次开始，看这段经文如何启示了圣徒的联合；其次注视圣灵在一切可见事物后面的工作；最后也是最崇高的，它启示了主的得胜。

首先是圣徒的联合。仔细读这个故事，我们会感觉出一个未道出姓名之人的影响力。我们很自然会想到一个问题：吕大的圣徒是从哪里来的？这要回到第八章，那里讲到埃塞俄比亚太监的故事，最后说到，**"后来有人在亚锁都遇见腓利，他走遍那地方，在各城宣传福音，直到凯撒利亚。"**从地图上追踪腓利从亚锁都到凯撒利亚的行程，最直接的一条路是经过吕大的。很可能腓利曾在吕大讲道。可能因着他的宣讲福音，吕大有一群人相信基督，就聚在一起。我相信吕大的圣徒是腓利讲道的结果。

然后是约帕的多加，她满怀热心服事人。不久，彼得来到约帕，众寡妇围着他哭泣，拿多加作的衣裳给他看。我们可看出多加是个多么可爱的女性！她甚至为穷人缝制衣裳。她的爱心纯粹是出于基督的爱。我认为这也是腓利的事工产生的结果。他经过这些城镇，不单单宣讲福音，使人得救，并且他也教导基督徒的生活应该带给人祝福。我相信吕大的圣徒和多加在约帕的善行，都是腓利事工的证据。如今彼得进入腓利事奉的结果中，这也是圣徒联合的一部分。彼得不论走到哪里，都可以看见别人劳苦的功效。若没有腓利的事工作预备，彼得在撒玛利亚的事工可能无法推展。传福音的和使徒之间并无冲突。今日教会中如果两者之间有冲突，那是因为传福音的或使徒至少有一人与主的关系出了差错。这里我们看见事奉的联合。

在约帕，我们看见有关多加的美丽画面。路加说她“广行善事，多施周济”。有些人只是想到善行和周济，但她却实际去行。她不仅怜悯在寒风中颤抖的穷人，她还亲自动手满足他们的需要。再度，这也是圣徒的联合。

圣徒的联合总是表现在服事上。教会聚集的时候，并不能表现这种联合。只有在互相合作、帮助、以爱心服事的时候，才能显出圣徒的联合。

然后我们来研讨这事较深刻的部分，我们刚才所看到的只是结果。注意此处启示的圣灵的运行。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是对本段经文最好的解释。先看看早代的光景，然后阅读这段有关教会与元首的关系，肢体彼此之间的关系的记载，我们就会明白表达这些光景的画面。或者我们可以从这画面，来明白那段经文。

首先，彼得的“周流四方”显示了圣灵的引导。虽然这里未提及圣灵的行动。他周流四方不再是由于逼迫，因为当时教会的情况还算安宁。虽然不久之后，逼迫会再度临头，但当时逼迫暂时止息了一阵子。从人的观点看，彼得到达吕大，只是一个巧合。事实上，是圣灵一路引领他。“主的灵在哪里，那里就得以自由”(林后三 17)。彼得是自由自在地从一地往另一地去。存在于基督徒中间的纷争、分

裂所导致的束缚，都是由于缺乏或不顺服圣灵的引导。圣灵的指引显而易见，我们看见圣灵如何透过人最简单的方法来引导使徒。彼得接受两个人的邀请前往约帕，住在硝皮匠西门家里。

圣灵的工作也表现在使用恩赐上。有行神迹的恩赐，例如以尼雅的得医治，他是教会之外的人；有使死人复活的恩赐，如多加，她是教会里的门徒。我们在这里不单单看见行神迹的恩赐。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末了提到帮助人的恩赐。多加即是这项恩赐的最佳例证。当她用灵巧的手为穷人缝制衣裳时，她就是在运用圣灵所赐的帮助人的恩赐，就如彼得使多加复活，使以尼雅得医治，都是圣灵所赐的恩赐之结果。如果基督徒的见证缺乏能力，是因为他们忘记了作见证的恩赐是从圣灵来的。

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将圣灵的恩赐列成两个单子，第一部分列出的恩赐，有些未见于第二部分；第二部分列出的恩赐，有些未见于第一部分。我们若提出新约中其他有关圣灵恩赐的清单，会发现没有两处是完全相同的。这一切都别具深义。到底圣灵的恩赐是什么呢？无人能回答。今日教会拥有的恩赐，有些是使徒时代教会所没有的。教会在使徒时代拥有的恩赐，有些现今已不存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有两句话特别值得注意："**圣灵……随己意分给各人的**"（11 节）；"**神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俱各安排在身上了**"（18 节）。我们不必浪费时间去苦苦思索，为什么我们没有早代教会所拥有的恩赐。圣灵是随自己的意思赐下。如果祂收回当年彼得所有的医病恩赐，也与我无关，我只能心存感谢，因为祂迄今仍赐下帮助人的恩赐。如果我们心存比较，认为这个恩赐大，那个恩赐小，我们就错了。人若一心渴望得着更特殊的、能使他们名声远播的恩赐，而忽略了圣灵赐给他的帮助人的恩赐，他就是在阻碍神的工作。祂随己意赐下恩赐。如果祂今日不赐下某些恩赐，祂总是赐下其他的恩赐。让我们接受祂所赐给的，并且使用它们，不要为那未得着的恩赐叹息。这是圣灵作工的世代。我们不必模仿使徒的方法，而应该顺服圣灵的能力去作工。圣灵以无限的智慧随己意将一个恩赐赐给人，祂是根据人最简单的语言和思想赐下，使他能藉着这恩赐，去完成神在这世上

的旨意。

也许有人会争论，使徒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结尾时说，“**你们要切切的求那更大的恩赐。**”但如果他们继续读下去，会发现，“**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林前十三 1)，那是指“爱”而言。综览第十三章和第十四章，我们会发现，保罗不断强调，说方言的恩赐比起许多人通常认为不重要的恩赐还是次要的。我们不要陷入错误的分类里，认为哪些事奉是重要的，哪些是不重要的；哪些恩赐是大的，哪些是小的。多加出于爱心为穷人所作的，和使徒对她所作的同样重要。我们不要认为教会中担任要职的人，他们的事工比较伟大。太过看重表面的事，是基督徒生命的一大危机。我们不断因着人所谓的“伟大机会”，而丧失了属灵的新鲜。教会里的妇女为人作衣裳，就和那些为福音挺身辩护的人一样，都对基督的得胜作出见证。

我们再来看看这整个故事，以及最重要的事实——主的得胜。我们读这段经文时，仿佛又回到福音书的时代。首先是身体得医治的故事。使徒对以尼雅说的话非常谨慎，清楚说明了所发生的事。“**耶稣基督医好了你，起来，收拾你的褥子。**”我们仿佛听到耶稣话语的回声。只有一个要求——起来，收拾你的褥子。得医治的人不必先符合信心的条件。这个医病的恩赐是无条件赐下的。他只须凭自由意志起来行走。不妨再回到使徒行传开头第一节，“**提阿非罗啊，我已经作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祂曾对一个人说，“**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如今祂仍然透过祂身体的一个肢体——使徒彼得——继续行这事。

接着是死人复活。这个画面与耶稣所作过的也极相似。古代解经家认为彼得实际上使用了基督所说的话，只有一个字母不同。耶稣说，“Talitha cumi.”彼得说，“Tabitha cumi.”

问题来了，为什么现今的人不能叫人从死里复活呢？再想想，基督其实很少叫死人复活。根据记录，只有三次。祂使人复活的目的是什么？每一次——例如管会堂的女儿，拿因城寡妇的儿子，和拉撒路——都有不同的原因。祂使他们复活，是为了安慰他们忧伤的亲人朋友。但每一次祂所复活的人，都是回到受苦中。那小女孩由平

安回到苦难中；那年轻人由永恒的年轻中回来，又将逐渐老迈；拉撒路离开永远的平安，回到纷扰的人世。感谢神，祂不再叫人复活，我们也不求祂使我们所爱的人复活。留意彼得对多加所作的。他将她交还给众圣徒和寡妇。

主的得胜最美妙之处，不在于医治病人，或叫死人复活；而是使一个门徒得到属灵的更新。彼得去与一个硝皮匠同住。我们知道犹太人一向嫌恶硝皮匠，作这一行业的人必须在离开城市某距离以外的地方从事这个行业。但彼得到西门家里，与他同住。那是胜过偏见的得胜。再回到五旬节之前，耶稣也曾与犹太人所厌恶的税吏（撒该）同住。法利赛人就曾自以为清高地说，“祂竟到罪人家里去住宿。”彼得去到一个硝皮匠家里，与他同住。这是一个通向更宽广异象的契机，不久这异象就要来了。

我们试着从这几幅画面找出一个结论。圣徒的联合是由圣灵所产生的，其结果是救主得胜了。圣灵藉着圣徒的联合，使基督的胜利彰显出来。我们要顺服内住的圣灵，致力于圣徒的联合。

29　使徒行传十 1～23

我们现在要开始研讨一个奇妙的“包含”运动。福音的大门向外邦人敞开了，第一个外邦的代表进入了教会。

我们无法确定，自从五旬节以来，这八年间是否曾有外邦人归向基督。很可能有些人已被带到主面前，接受基督为主。但这里记载的特殊事件，非常引人注意，激起争论，最后导致使徒和教会认识到基督事工更宽广的意义。

为了明白哥尼流信主这件事的奇妙，我们必须先弄清楚几件事。基督徒运动很明显是希伯来人的运动。基督自己在肉身上是希伯来人。祂所拣选的门徒都是希伯来人。祂也是在希伯来人中间作工。确实，有几个场合，祂所说的话有很明确的希伯来人的色彩。祂曾对一个渴慕的人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可七 27）。祂的事工中有几次例外事件，是具有预言性质的；例如前面引用的那句话就是例外，因为祂虽然说祂的事工主要是针对希伯来人的，但祂却承认那个外邦人的渴慕是蒙福的。祂知道神对希伯来人的计划是要用他们去接触其他种族的人，带给他们祝福，因此祂的整个事工都与此互相配合。为了了解早代教会信徒的偏见，我们必须记住，基督教是从犹太教产生出来的，是由希伯来主义发展而来；早代的门徒都听到耶稣说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祂清楚告诉他们，祂来不是要毁掉律法，乃是要成全它。祂又强调，律法的一点一画绝不会废去，直到一切都成就的那日。

在五旬节的激发下，教会的增长几乎全然是限于希伯来人的。也许有一些例外，分散的门徒在各处传讲基督，有些外邦人听见并接受了。但大体说来，这个运动还是属于希伯来人的。留在耶路撒冷

的门徒仍继续照希伯来人的方式敬拜。他们仍然聚集在圣殿的庭院中。彼得即使身在约帕，仍遵行希伯来人祷告的习惯。他在正午上楼祷告，那正是希伯来人日中的祷告时刻。即使住在凯撒利亚的哥尼流，也采用了希伯来人的方法，在申初祷告，那是希伯来人的另一个祷告时刻。

然而，他们开始逐渐认识这个更宽广的发展。他们接纳撒玛利亚的信徒，即是一里程碑。当腓利在撒玛利亚传道时，耶路撒冷的使徒听见撒玛利亚人悔改相信的消息，他们虽感惊讶，但他们认出这是神的作为。

另外，在埃塞俄比亚太监的例子里，他们也接纳了一个外邦人，因为毫无疑问的，那位太监是改信犹太教的。而神所拣选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使徒已经被得着，他在阿拉伯度过一段安静岁月，然后回到耶路撒冷，接续司提反的事工，向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传讲基督，并受逼迫，此刻正停留在大数。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完全与希伯来主义无关的外邦人，在使徒的赞同下加入教会。因此，哥尼流的加入震撼了教会的中心，威胁到教会，可能因此导致教会分裂为二。这是一连串长期纷争的开始，保罗在这个过程中不断为他的使徒职分和他更广大的服事而奋斗。

本讲所探讨的只是属于预备性质，说到两个异象，以及哥尼流与彼得的会面。我们不打算在本讲中讨论彼得所见的异象之意义，因为彼得在硝皮匠西门家里时，还未能充分明白这意义。他一直到了哥尼流家，才顿然领悟。我们将研究这两个异象；这两个人，和所产生的两个结果。

经文本身没有明确指出哥尼流是否是一个道道地地的改信犹太教者。改信犹太教的人有两种，一是真正的改信者，一是“站在门口”的改信者，其间分野甚大。完全改信犹太教的人，是完全顺服它一切的仪式律例，并受割礼，因此也享有立约之民的一切权利。哥尼流并不是这一类的人。他很可能只是站在门口的改信者，这一类的人仍被希伯来人视为外邦人，是约外之民，不能享受权利，因为他们没有遵守一切仪式律例，所以即使他们同情希伯来人宗教的主要理想和

一神论的哲学，但仍被视为约外之民。我们知道哥尼流是罗马的军人，他可能是贵族，也可能是平民；罗马有一个贵族家庭叫哥尼流，另外也有一个奴隶家族叫哥尼流，因为有一个君王曾释放这奴隶家族，并且以自己的名字赐给他们。此处的哥尼流不是属于贵族，就是属于另一个平民家族，我们没有资料可循。

他的宗教引起我们的兴趣。他是一个百夫长，服役于罗马在那个地区的势力代表——希律亚基帕王——麾下。他的军队驻在凯撒利亚，其主要职责是在暴乱发生时实行镇压；那也是罗马庞大的警察势力之一部分。他隶属于意大利营，那营是由从罗马来的士兵所组成，完全不受犹太教的影响。

哥尼流也是一个有信心的人，他对独一真神的信心表现在他的生活里。他是一个道道地地的虔诚人。他对神的信心表现在施舍上，因为他常常周济百姓。他的信心也表现在祷告上，因他常常祷告神。这一个人，是在古代制度之外的，很可能早年未受任何希伯来制度的影响；他是一个罗马人，百夫长，充满罗马的观念和治理的理想；他又是一个相信神的人，他的信心表现在虔诚的生活、多多周济人、常常祷告上。另外，他的全家都受他的虔诚影响而敬畏神。不久我们将在经文中看见，天使向他显现之后，他“**叫了两个家人，和常伺候他的一个虔诚兵来**”。那些在他下面的人，也和他一样有信心。我们看到的画面是，一个小家庭，由一个希伯来主义之外的虔诚人所管理。

哥尼流说明了约翰在他的福音书第一章里所论到的真理，“**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9 节)。他与保罗在罗马书里所谴责的外邦人正好相反。保罗说那些外邦人选择不义，弃绝真理，不顺服所领受的光；虽然他们可以从受造之物看见神和祂的智慧，他们却不跟从那光，不敬拜造物者，反而敬拜受造物，为自己雕刻偶像。这就是外邦人的罪。但这里有一个人，与保罗的描述恰恰相反，他领受那光，并住在光里。他跟从那光，顺服那光，并敬拜惟一的真神。

但他尚未进入完全的光和生命里。他仍需要基督，需要属灵的装备。那正是关键之处。这个故事最特出之处，在于哥尼流成为基

督徒以前的美德。耶稣说,**"你们必须重生"**(约三7)。祂这话不是对一个罪大恶极的人说的,而是对一个德高望重、虔诚守犹太教仪式的人说的;同样的,这第一个被接纳加入教会的外邦人,是一个义人,但与福音隔绝。在圣灵的意思里,或早代的使徒和信徒心中,哥尼流尚未完全。如果没有基督,没有福音,他也从未听过信息,那么他可以凭所受的亮光受审判,他已经顺服那光。但他需要更充分的光,他从前顺服那光,使天使前去对他说,你的祷告和周济达到神面前已蒙记念。现在差人往约帕,请一个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会指示你当作的事,并将更广大的生命之门在你面前敞开。

让我们回到约帕,看看另一个人,彼得。他很可能也是保罗所谓的**"希伯来人生的希伯来人"**,有纯粹的希伯来血统。他里面仍有旧时代的偏见。他已经看到更宽广的事;在五旬节圣灵的光照下,他向众人解释圣灵降临的事实,**"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他宣告圣灵要浇灌**"凡有血气的"**。但他当时是否全然了解自己所说的**"凡有血气的"**这句话之含义?很可能他并不明白。前面我们已讨论过,他到硝皮匠西门家里,与他同住。显然他已经打破了一些偏见。彼得若未认识基督,未受圣灵的洗,他可能不会与硝皮匠同住。犹太人极端歧视硝皮匠这行业,如果一个女孩子不知道订婚的对象是硝皮匠,她发现之后,可以据此而解除婚约。硝皮匠的房子必须建在城外一段相当距离的地方。彼得已打破此偏见,与硝皮匠同住。但他心里仍然存着其他的偏见。他仍然认为希伯来思想是神圣无比的,所以从外邦世界进来的人都必须遵守它的仪式。他和他的同工必须发现一个事实,就是旧有的制度已经被扫除了,如今人不需要仪式、条文和希伯来的律法,就可以直接与基督相联合,建立永远的关系。

接着来看临到这两个人的异象。对哥尼流而言,这是一个公开的异象,是一次确定的、实际的拜访。最重要的不是天使的来访,而是天使所说的话。天使带给哥尼流的信息,首先是承认他以前所作的。**"你的祷告和你的周济达到神面前,已蒙记念了。"**这话显明了稍后彼得所说的真理,**"神是不偏待人。"**天使向一个未受割礼的外邦人显现,这个外邦人肉身上说是在诸约之外,与希伯来的一切权利无

分。这不单单对彼得，也是对所有人的教训。天使说的话没有一句责备，也未谴责他的罪，只是承认一个事实：他忠于所领受的亮光。**"你的祷告和你的周济达到神面前，已蒙记念了。"**

天使除了承认之外，又带来指示。**"你当打发人往约帕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住在海边一个硝皮匠西门家里，房子在海边上。"**从天使的话，我们可以知道哥尼流如何祷告。哥尼流显然非常焦急，困惑。他可能正在犹疑不定，不知道是否应该成为改信者，加入这个宗教；因他已发现希伯来的神是大有能力的神。可能他也受到腓利布道的影响，因为腓利曾在撒玛利亚、犹大一带有奇妙的事工。他可能正思索，他是否能够不经过犹太教而直接与腓利所宣讲的基督交通。他心中可能正面对着当时教会所争论的这些问题。就在这种情形下，天使来了，看出他的诚恳和疑问，于是指示他当行的路。

再回到约帕，那是一个全然不同的异象，不再是客观的，而是主观的异象。彼得在正午祷告的时刻，上房顶去祷告。他觉得饿了，这时他开始魂游象外，意思是陷入一种恍惚的精神状态。在这种情形下，他看见异象。有一物降下，好像一块大布，里面充满各种动物。这景象是希伯来人所厌恶的。有一个声音说，**"起来，宰了吃。"**他回答说，**"主啊，这是不可的。"**这不是原来的意思，如果直译可能更传神：**"主啊，万万不可！"**他就是从前对主说，**"主啊，万不可如此"**，以及**"你永不可洗我的脚"**的同一个人。主啊！绝对不可！我绝不吃任何俗物和不洁净的物。然后有声音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这声音不是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称作俗物。"**用**"当作俗物"**则含义更强烈。意思是，神已经洁净这一切了，把那些腐坏希伯来宗教的繁文缛节永远丢弃吧！如果神洁净了，我们就不要再将这些动物当作是不洁净的、败坏的。

也许我们要问，是否神关于食物的禁令已经废止？答案是，那些禁食某些动物的命令已经废除；但与健康有关的律法仍然存在。然而，我们必须记得，有关健康的律法各地不一样。希伯来人关于健康的律法是基督教的律法，就是身体是神的产业，必须保养顾惜，一切

伤害身体的东西都不可吃、喝，以免身体不能成为圣灵的器皿。断然划分何物洁净、何物不洁的命令已经废止了，但有关健康的律法仍旧存在。这正是使彼得讶异之处。他再也无权说它们是不洁的，因为它们已得了洁净。宗教历史已有了重大的变动，一切有关宗教的习惯和方法都有了革命性的改变。因此，人不可以再将神已划入圣洁圈子里的东西当作是不洁的。

于是，我们看见两个结果产生了。在凯撒利亚，哥尼流叫了两个家人和一个可靠的士兵来，把这事讲给他们听。他们凭信心顺服了；当他们跋涉三十里路（可能中途在外面过一夜）往约帕去时，哥尼流耐心在家里等候。在约帕，我们看见彼得，以敞开的心思量所发生的事。他心里正猜疑的时候，圣灵向他说话。这次不是异象，也不是魂游象外。这是整本使徒行传最惊人的声明，揭露了早代信徒和圣灵之间的亲密关系。圣灵对这个忠心但有偏见的人说，**“有三个人来找你；起来，下去，和他们同往，不要疑惑。”**圣灵还没有解释那个异象。彼得正要踏上一条陌生的道路，他即将接受新的启示。他对这异象感到困惑，但答案就在前面。为了使他去发现那答案，圣灵告诉他不要害怕。于是他带着不解的异象和心中圣灵的声音下去，对门外的三个人说，**“我就是你们所找的人；你们来是为什么缘故？”**他们告诉他此行的目的，**“彼得就请他们进去，住了一宿。”**

这是一个伟大的画面。我们看见一个硝皮匠的家，里面有硝皮匠自己，使徒，两个外邦的仆人，一个士兵。那夜他们住在一起。合一的圣灵扫除了障碍，打破了偏见，正在以远超过这些人所知道的大能工作。今日前往约帕的旅客，仍能看见这幢房子。它仍然矗立在那里，不远处有海水澎湃着。我相信那个晚上有天使在看守着这房子，里面住着受人歧视的硝皮匠，那位大使徒，和三个外邦人。

这个故事的一般价值在于它启示了神的运动之过程，以及它的细节。每一个细节都是整体的一部分。有两个人，相距三十里之远，他们必须被放在一起。为了使他们会面，尽管约帕仍然忙着经商，凯撒利亚忙着进出口货物，但神已经在暗中看顾祂自己的儿女，差遣天使到凯撒利亚，又在约帕赐下异象。于是他们被带在一起。不久之

后，这次会面的结果产生了，早代存着偏见的教会认识到，在基督里既没有犹太人，也没有外邦人；基督徒运动容纳一切相信基督的人，使他们与祂相交；而在这个运动继续发展下去之前，一切的骄傲和偏见必须被扫除。

30　使徒行传十 23～48

本段经文记载了两个异象带来的结果：一个异象是天使公开向哥尼流显现；另一个异象是彼得在魂游象外时得到的。

哥尼流的异象是客观的，毋须解释，因为这个外邦士兵得的指示非常清楚、明确。这对哥尼流是必要的，好叫他有确定的指示可遵循，并且明白这启示的结果。另一方面，彼得的异象则是主观的，需要解释。此处我们要看到天使访问哥尼流之后所发生的事，以及彼得所得到有关异象的解释。

本段经文所记载这两人的会面细节，具有相互的价值。彼得的来到，以及他所传的信息，都向哥尼流解释了天使显现的原因。至于哥尼流的经历，则向彼得解释了异象的意义。当这犹太人使徒来到哥尼流的家，看见所发生的一切，就明白了他在约帕那个房顶所见的异象。我们要先思想这故事，再从其中找出当学的功课。

这故事可分成三部分。首先是询问。彼得到达哥尼流家时，说，**“请问，你们叫我来有什么意思呢？”**第二部分是传福音，彼得开始向他们讲道，但我们可以看见，他并未讲完。第三部分是圣灵降在外邦人身上。

由约帕前往凯撒利亚的这个小团体一共有十个人，除了彼得，还有三个差来的人——两个哥尼流的家人和一个士兵——以及六个弟兄，都是犹太人的基督徒，是“**奉割礼**”的。从彼得邀请这些弟兄同往的行动，可以看出彼得心中的焦急和困惑。他已经见了异象；有一丝亮光照到他心中，他知道此次往哥尼流家是一个完全崭新的运动；所以他带了六个希伯来人的信徒同去。

哥尼流已经邀请了他的亲属密友在等候他们。彼得一行到达之

后，哥尼流就伏在他脚前行礼。“拜他”一词是翻译上的错误。原来的意思是指依据东方习俗，对客人的一种尊敬行礼。我们若视其为一种礼仪，而不是敬拜，就更能明白彼得拒绝受礼的行动。他看到了一个伟大的真理，“我也是人。”在这句拒绝受礼的话里，透露了他承认哥尼流也是人。

然后彼得说明他前来的难处。他告诉他们，根据习俗和律法，犹太人不能进外邦人的房子；从这句话，仍可看出他的偏见。他仍然称自己是犹太人，是耶稣基督的使徒；他尚未完全明白基督教真正的含义，否则他就不会说这番话。哥尼流就将天使向他显现的事说给彼得听。

彼得一开始讲道就说，“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接着，他就释放信息。他首先承认，他所宣讲的道是给以色列人的，但括弧中注明：“祂是万有的主。”他揭露一个事实：他前来，站在一个新而陌生的环境里，是为了要进一步明白基督教会完整的含义。耶稣基督所传和平的福音，是给以色列儿女的。但他又加上一句“祂是万有的主”，证明这亮光正照着他的灵，他即将明白他的主的事工之真正意义；不久也要明白教会的责任。

研读新约有关彼得和其他使徒的记载，我们往往会对一件事实留下深刻印象，就是使徒们常常用奇妙的方式叙述耶稣整个的事工。请留意彼得在这里所说的。他提到从前施洗约翰的事工，和这位先锋的信息。然后用人最熟悉的名称拿撒勒人耶稣，述说主的生平。他宣告祂是神以圣灵和能力所膏的，所以和祂周围的人不同。然后彼得叙述祂的公开事工，“祂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祂同在。”接着提到祂的钉十字架，“他们竟把祂挂在木头上杀了。”立刻他就用复活来照明十字架，这是使徒一向讲道的习惯，“第三日神叫祂复活，显现出来。”再一次，祂是“审判活人死人的主”。祂不仅仅是坐在遥远地方审判死人的主，祂也是今日的审判官，人要永远站在祂的台前。最后，彼得宣告那伟大而恩慈的福音，“凡信祂的人，必因祂的名得蒙赦罪。”

彼得在宣讲福音时很小心地强调：这福音是经过证实的。“有我们作见证。”他两度这样表示，证实耶稣的使命是有人可作见证的。他们见证祂的生，祂的死，祂的受膏，祂的服事，又见证祂的复活，因为他们在祂复活后曾与祂同吃同喝。祂又命令他们去传福音。最后他又说，众先知也为祂作见证。

然而彼得的讲道中途被打断。神未让他讲完。他正说话的时候，圣灵降在这一群外邦人身上，那正是门徒在五旬节时所领受的同一个灵。受圣灵的证据显出来了：他们说方言，高声赞美神；这里未提及他们是否用不同的语言赞美。使徒行传第二章和哥林多前书都有解释说方言的恩赐。那也是赞美的恩赐。留意这话：“称赞神为大。”从约帕来的信徒也和五旬节时在耶路撒冷的希伯来众人一样，听见外邦人的赞美而感到希奇。他们听见这些人说方言，证明有新的生命进入他们里面。又看到这些人尚未受洗，也未经使徒按手，就受了圣灵。有些人受圣灵是因为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有些人是在受洗之后受圣灵。这里的例子则与前两者不同，这正是使徒行传的价值所在，它不断揭明一个事实：“风随着意思吹。”圣灵中断了使徒的谈话，降在听见的男女身上，因为他们已听了足够的信息可以相信基督。于是圣灵降下；那些受过割礼的人听见他们称赞神为大，就感到希奇。

这个故事教导我们的功课可以分成三点。彼得首先说，“神已经指示我，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作俗而不洁净的。”那是第一个价值。然后，“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那是第二个功课。第三个功课是使徒讲道被打断这事实所暗示的含义。

从彼得这句话，“神已经指示我，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作俗而不洁净的”，我们发现他所见异象的第一个意义，表示使徒明白了有布缒下，里面充满各种走兽，又有声音命令他起来，宰了吃，这其中的意义。在那一刻，使徒领悟到一个真理：在基督徒的生活中不应有种族的优越感存在，也没有宗教的优越性。“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作俗而不洁净的。”说这话的是谁？是一个生来就以自己的种族为荣的

人；是一个无论走到哪里，内心都以他的国家为傲的人；一个认为自己的种族优于其他种族的人。如今神对他说，这些都要过去了，不再有一个种族比其他种族优越。但说这话的在宗教上原来是希伯来人，此刻是一个基督徒。彼得不单单不再认为他们犹太人的宗教优于哥尼流的宗教，他也明白作为一个基督徒，他没有权利称任何人是俗物或不洁净的。

教会究竟明白这个事实有多少？我们在这方面学了多少功课？我们的信仰是否让我们知道自己的种族并不优于其他的种族？还是我们认为神的选民就是我们这种族？种族的优越感常常妨碍了宣教事工或教会的工作。没有一个种族是优于其他种族的，也没有一个种族比其他种族低劣。

除此之外，更让人惊讶的是，任何牧师或教师都不可以将任何人当作俗物或不洁净的。他不可以因任何人的宗教信仰与他不同而轻视他们。我们试着直译这句话："**神已经指示我，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作是普通的，未得洁净的。**"我们会认为外邦人是普通的黏土，我们则是属灵的贵重器皿。历代以来希伯来人就如此说；现今的基督徒也常常这么说。那些教会以外的人是普通人，没有纳入圣洁的圈子，无权享受一切利益。彼得说，神已指示他，不可将任何人看作是普通人，是圈外之人。

我们如何纠正这种将外邦人看作是普通人的观念呢？必须先发现一个事实，就是任何人在神的眼中，因着某种奇妙的原因，都有他的地位。让我们再回到那个异象。有一块布缒下来，里面装有各种走兽。有声音命令彼得将它们宰了吃，彼得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回答是，"**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这句话指出一个事实：藉着某种过程，那不洁净的已经被洗净了。在神恩典的奥秘制度里，藉着基督的十字架，整个人类都已被赎回。但人类并未得救。新约清楚划分了救恩和赎回的区别。救恩必须根据信心的行动，赎回则不需要。救赎与信心无关。每一个人的额上都有了十字架的印记；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有奥秘的赎祭之印记——那是神的祭，在加略山显明出来。彼得这时明白了，世界

各地的人都已被赎回，一切种族的优越已被抹除，因此世界上不再有普通人——就是俗人。

这是基督徒的观念。保罗也宣告同样的真理，他说，**“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加三28)。在这伟大的经文另一边，我们可以放上犹太人法典他勒目(Talmud)里的祷告词作对比，或许保罗从前也是如此祷告：“神啊，我感谢你，因为我不是外邦人，不是奴隶，也不是女人。”在神的眼中，人类已站在被赎回的立场。如果我们在神的教会里仍存着种族的偏见，或者向世人流露优越感，以为神只顾念蒙拣选的内圈人，而完全不顾念广大的群众，我们就违反了这段经文所教导我们的第一个原则。

第二个功课不过是在演绎第一个功课的真理。彼得说，**“我真看出……”“真看出”**一词是指清楚地明白。保罗在大马士革路上被主得着时，他也曾使用这一词对主说话。此处是指心灵的领域，显示一种突然的领悟。他得到一个新的、更大的领悟，有新的亮光照在他身上。**“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熟悉希腊文新约圣经的人会记得，**“偏待人”**这个词，有着很特殊的意义。彼得明白了神的态度，他说，**“我真看出神是不看人脸面的。”**想想看，这是一个犹太人说的话；犹太人一直以为他们的脸就是神选民的记号。如今他说，神是不看人脸面的。

“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悦纳”一词比**“不偏待”**更强烈，暗示一种更亲密的关系；任何地方的人只要行在光中，敬畏主，行义，就能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使徒的意思不是说，人蒙悦纳是根据他的道德。神洁净人，悦纳人，是根据神的爱，藉着十字架而完成。没有人是因为他了解了救赎的真理而得救。他得救乃是因为他敬畏神，行义。哦！到了最终的那日，我们将看到那些行在光中、被神悦纳的人，不是因着他们的道德，而是因十字架无限的价值，以及他们忠于所领受的光。外邦人的罪不是因他们不相信从未听到过的事，而是他们拒绝所知道的真理，行走在不义中。

最后，彼得在第十一章，向耶路撒冷信徒叙述他去哥尼流家的经过时说，“我一开讲，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15节)。我们可以想像当时彼得不得不中断他的讲道。但那仍然是一篇完整的讲道，因为它充分说到了基督。在方法上，那是完整的。他是顺服圣灵的指示前去的，圣灵对他说，“和他们同往，不要疑惑。”彼得在他的生命里知道他所讲的大有能力。这篇讲道有圣灵的同在，到了适当的时刻，当这个被圣灵充满的人将基督的事向众人陈明时，大功就告成了。

彼得的讲道被打断了，圣灵突然降在听见的人身上，这使我们感到受责备。我们劳苦工作，想使别人明白福音。我们不断认为，我们的责任不单单是传讲基督，并且要为基督辩护、解释。其实，我们为圣灵留下极少的空间去工作。单单为基督事奉，是伟大而神圣的事工。当我们这样作的时候，圣灵自己会接续我们的信息，降临在众人身上，并接续那使人的生命得到完全的工作。

31　使徒行传十一 1～30

本段经文可分成两部分。头十八节几乎都在重述第十章所记载的故事；后面十二节则论到基督徒运动在外邦人中间进展的情形。我们只须注意到第一部分与后面事件的关联性，以看出它如何为那在安提阿开始的更宽广、更奇妙的运动作预备。

外邦人接受福音的消息传到了耶路撒冷，那些奉割礼之门徒的反应是和彼得"**争辩**"，不是为了他将神的道传给外邦人，而是为了他与外邦人一同吃饭。前面一章第二十节这样记录："**起来，下去，和他们同往，不要疑惑。**"这是圣灵在约帕对彼得所说的。然后是第十一章第十二节，彼得说，"**圣灵吩咐我和他们同去，不要分别等类。**"译成"**争辩**"的词，和此处译成"**疑惑**"、"**分别等类**"的词原是同一个字。译为"**疑惑**"似乎不够充分。圣灵要彼得毫不犹豫，不存歧视，心中没有差别地与哥尼流差来的人同去。当他回到耶路撒冷，那里的弟兄却如此对待他。他们歧视他，与他辩论、争辩。他若在外邦人和希伯来人中间存差别、分类的心，那是很自然的；但圣灵嘱咐他，不要分别等类，不要存着疑惑或争辩，只管前去。他回到耶路撒冷，发现那里的弟兄、使徒正经历同样的心理挣扎。他们将自己与外邦人区分开来。换句话说，他们正在作圣灵嘱咐彼得不可作的事。彼得为了帮助他们，就将他如何从这种区别的态度脱离出来的经历告诉他们。他述说他前往哥尼流家，向那里的人讲道，而他的道尚未讲完，圣灵就降临在外邦人身上的事。他既未参与，也未按手，甚至没有解释或祈求，圣灵就降在听道的人身上。叙述完这个故事，彼得就说，"**我是谁，能拦阻神呢？**"这正是整件事的结论。

他说了这些之后，耶路撒冷的弟兄就安静下来，不再争辩了；从

这件事可以看出他们的智慧和恩慈来。他们无法否认神自己的作为，就是将圣灵浇在外邦人身上的事实，因此他们不再为了区分的事争论。他们开口赞美神，因为外邦人也一样能得到他们所拥有的恩赐。

这一切是在预备耶路撒冷的使徒，以和那更广大的运动合作。现在我们要来看这章的最后十二节。本段经文可分成明显的四个段落。第十九节至第二十一节记载这个新运动的创始。第二十二至二十四节，我们看见这个运动得到耶路撒冷的使徒和教会的认可。第二十五和二十六节，记载这个事工如何获得巩固。第二十七至三十节，我们看见新的与旧的结合在一起。

第十九节将前后诸事联结起来。有几个字特别醒目："**遭患难**"，"**四散**"。那是这个新事工的起头。当然，神作工的方式不是我们所挑选的。接下去引起我们注意的几个字是"**走……讲**"。本段经文用很丰富的字汇描述早代门徒作见证的方法。它至少包括四个希腊字，每一个都有深刻含义。"**讲**"是指简单的演说，普通的谈话，或者旅人的交谈。他们游行各处，讲神的道；不是正式的宣讲，而是谈论。门徒因遭逼迫四散，就走遍周围的地区；他们异常谨慎，只将这些神圣的事向犹太人说。这种方法是自从司提反殉道，信徒遭逼迫时开始的。四散的圣徒若真是圣灵充满的，他们自然就将天国的种子，就是神的道，四处散播。

下一节我们看到新的转机。从塞浦路斯和古利奈来的人，到了安提阿，开始讲道。这里用了另一个字，为新约的故事启开了新的扉页，那就是"euaggelizo"，指确切地宣告福音。这些从塞浦路斯和古利奈来的人开始向希利尼人传讲福音。这是前所未有的。司提反曾与耶路撒冷城内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辩论；但从塞浦路斯和古利奈来的人不单单向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讲道，而且向希利尼人讲道。安提阿是一个富庶华丽的城市，被形容为"亚细亚之眼目"，是当时世界第三大城。第一大城是罗马，第二大城是亚历山大。安提阿拥有罗马文化的精华和罗马最富盛名的法庭。它也是犹太人寄居之处。但它表现的纯粹是希利尼的色彩，异教的遗风处处可见。它的一条

主要街道贯穿全城，长达四英里，足见这城的雄伟。这些从塞浦路斯和古利奈来的人前来向希利尼人传讲福音，不是在偏远的乡镇，而是在这个大都市；在神的计划里，已选择了这城作为一个中心，因它可以不受耶路撒冷的希伯来主义、思想之限制。

安提阿的工作并不是使徒的行动产生的后果。圣经没有提到这批新的宣教士的名字，他们是圣灵拣选的器皿，被差往安提阿，以开始实现神更大的计划。许多人试图猜测这批门徒的姓名。事实上，如此猜测是错失了原先不提名字这事实的价值。本段经文是在教导：神的灵已离开一切繁文缛节，向新的方向出发；我们应该铭记这教训，忘记向来所拦阻我们的妨碍。一群从塞浦路斯和古利奈来的朴实人，无名的先锋，周游各地之后，来到这个繁华却充满罪恶的城市。他们没有跟任何人商量，就决定不单单向这里的犹太人，也向希利尼人传讲耶稣。如此展开了这个新运动。

接下去几节，说到这个运动得到耶路撒冷的认可。使徒得到报告，知道福音已传向外邦人。他们已因彼得的事，而有了预备，所以他们立刻派巴拿巴前去。这是一个明智的决定。巴拿巴不是使徒，但是与使徒很亲近。他是塞浦路斯人；而安提阿的事工就是由一些塞浦路斯人和古利奈人开始的。我们读这个故事的时候，难免会感觉到，他们差遣巴拿巴，仍是有一些疑惑的。他们尚未像彼得那样完全明白，基督徒不应该有所区别或分类。

巴拿巴到达安提阿，“**看见神所赐的恩。**”毫无疑问的，当他来到安提阿这一群希利尼人中间，与他们交通时，他立刻从他们的声调和态度上，察觉到圣灵工作的证据。稍后我们将在使徒行传里读到保罗来到以弗所，看不到圣灵同在的记号，就惊讶地问那些人，“**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徒十九2）。另一方面，巴拿巴来到安提阿，发现新的声调和气质，有喜乐、亮光、欢喜的证据，证明圣灵的同在和神的恩典。他没有向这些门徒说权威的、使徒式的教训，而是“**劝勉众人**”。“**劝勉**”一词和“**安慰**”一词相近。它可能暗示使徒给他取名“**巴拿巴**”的用意，因为他是劝慰子，是劝勉人的。“**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

如此，这个运动开始增长、发展。圣经没有介绍巴拿巴的职位或头衔，因为他根本就没有；但圣经描述了他的性格。他“**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从开头的几节经文，我们就看到这个运动完全脱离了繁文缛节；如今我们看到，在基督的身体里没有分裂存在。这个新运动并不是脱离耶路撒冷而单独发展下去。这个单独的开头只是属灵合一的一部分，而那种合一已经表现出来，并且保持下去。从巴拿巴到达安提阿的事，我们看到耶路撒冷与安提阿的关系，它们在圣灵的默示和浇灌之中彼此合一。安提阿最初的事工与耶路撒冷无关，但藉着巴拿巴的来访，安提阿与耶路撒冷被联结在一起了。这事工不单单是脱离耶路撒冷而独立的，并且是与耶路撒冷建立了新的交通关系。

下面接着是一幅吸引人的画面：巴拿巴离开安提阿，不是前往耶路撒冷，而是往大数去。几年前，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逼迫扫罗时，他曾帮助扫罗逃离耶路撒冷；他送扫罗下凯撒利亚，打发他回到大数。从那时起，扫罗就一直留在大数，可能他曾往附近地区旅行，在基利家一带传道，但圣经未记载任何工作细节。现在巴拿巴前来找他。有人说，巴拿巴知道到哪里去找他。但经文字句本身暗示巴拿巴并不知道。如果照字面译，应是他“**四处寻找扫罗**”。扫罗一直在等待阶段，为了那更伟大的事工受装备。巴拿巴认识一个事实：没有一项事工是可以单独完成的，它必须有别人的合作；他并且认清楚，他自己无法担起安提阿这中心的工作。巴拿巴实在是一个有勇气的基督徒，他顺服了圣灵的带领，前去寻找扫罗。

在安提阿，至少有一年的时间，扫罗担任巴拿巴的助手。他们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众人。这里是另一个词，意思是简单的教导。我们回顾这事工，会对这一小群聚集的人留下深刻印象。随着时光的推移，安提阿会逐渐湮没消失，但这个新运动——圣灵透过教会将希利尼人纳入教会中——已经扩展到四围地区，最终要扩散到整个世界。

门徒被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首。蓝贝（Lumby）教授指出，“**基督徒**”一词是混合语。它是一个希腊字，但有一个拉丁字尾。我

认为这足以证明，这是安提阿人替他们取的名字。显然不是犹太人自己选择的，因为对犹太人而言，基督徒的意思应该是属弥赛亚的人，他们一定反对用这词来描述拿撒勒教派。这也不会是基督徒替自己取的名字，因为他们都自称为“门徒”，“弟兄”，“属那道的人”。有人说，这只是一个绰号，带有一点轻视的意味。可能如此。不管怎样，在安提阿产生这个名字显明了两件事。第一，安提阿认识到教会不再是希伯来主义里面的一个教派，而是一个新的团体，不应该再叫希伯来主义所给的名字，应该有它自己的名字。第二，我认为安提阿人是因看见他们所行的而称他们为基督徒。他们是属基督的人。他们谈论的是基督，唱的也是基督，他们为基督而活。

在这一切事上，再度显明了圣灵的工作。那位被使徒所信任的巴拿巴，前去寻找将来要为神大大使用的扫罗。巴拿巴是出于自己的心意去找扫罗，但他也是回应圣灵的引导。这个行动蒙神的祝福，他们这一年的工作是为了那更大的运动先作准备。使徒行传余下的部分就是在记录这一个运动。

最后一段里，我们看到合作的扩大。亚迦布是一位先知。这是使徒行传中第一次提到先知。他预言将有大饥荒临到。

然而，最后这段经文中最突出的一点是它显明了合一的意识。这些希利尼人已经听见了福音，并且相信了，又有神恩典的证据显在他们中间，这是巴拿巴亲眼目睹的。巴拿巴和扫罗留在他们中间教导指示他们，他们在恩典中逐渐成长。因此当亚迦布预言将有饥荒时，这些基督徒立刻想到犹太的弟兄们可能因饥荒而深受其害。他们马上顾念到那些弟兄，这不是出于使徒的指示，而是由他们里面的新生命流露出来的爱心。他们明白这项周济工作是刻不容缓的，就把捐项托他们的这两位老师送到耶路撒冷。这奇妙地启示了他们在灵里的合一；用爱心顺服先知的预言；用实际的行动将爱心表现出来，化成物质的帮助，传达给犹太地区将因饥荒受害的弟兄。

本段可明显看出一条发展的趋势。首先是连续；每一个行动都是在延续上一个行动。其次是绝对的自由；每一个行动都是一次新的出发。第三是牢不可破的合一；每一个行动都是整个大运动的一

部分。最后是多样不同的恩赐。

首先，每一个行动都是上一个行动的延续。司提反的殉道为安提阿预备了听福音的机会。他殉道之后，门徒受逼迫，分散各地，有些来到了安提阿。在神的计划里，我们无法看清我们现今所受的苦、所作的事之后果。我们若以为自己能够，就无法得到安息。例如彼得的异象，后来扩展了教会的视野。扫罗在大马士革路上的得救，后来成了安提阿的供应。安提阿蒙了属灵的福气，后来成了犹太弟兄在饥荒时所得的物质帮助。神手中一切的事都是密切相关的。

另一方面，每一个行动又都是新的开端。注意这里面的自由。塞浦路斯和古利奈人向希利尼人讲道。那是一个新的行动。使徒差遣巴拿巴，也是一个新的、正式的行动。巴拿巴前去寻找扫罗，是一个独立的行动。为犹太地区的弟兄收集捐项，是一个自动自发的行动。这个运动不断用新的方式展现出来；而每一个行动都是独立的，同时又与前面的事件息息相关。

此外，每一个行动都是整个运动的一部分。注意其中的一致性。保罗在以弗所书中说的话最足以表达这一点："**一主，一信，一洗，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贯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弗四5～6）。使徒的话在本讲所讨论的经文中得到印证。不论是四散的门徒口中所谈论的，或塞浦路斯人与古利奈人所传讲的，或巴拿巴所劝诫的，或亚迦布所预言的，都是同一位主。不论是第一次听见福音并且相信的人，或本来已相信并顺服圣灵引导他们脱离一切偏见的人，所持有的都是同一个信心。他们共有一洗，就是圣灵的洗。他们荣耀同一位神。这些事都是合一的，也是今日教会所当有的。

最后，我们看到不同的恩赐；有使徒的恩赐，传福音的恩赐，先知的恩赐，牧师的恩赐。保罗在以弗所书同一章里列举出这些恩赐，"**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弗四11）。在这个新运动里，我们看到各种恩赐互相配搭工作。另外，工作的方式也不同。前面已提过，有四、五个词形容他们传道的方式。每一个新行动都是在继续前面的事。没有一个人在事奉基督的时候能完全脱离基督和教会而单独行动。没有人能靠自己赢得一个灵魂。要使

一个灵魂更新，需要多少的祷告、长期忍耐教导、多少人的帮助？若不将服事与过去连结起来，怎么能完成这事工呢？我相信，在教会里的每一事工都与过去的事有密切的关连。但是我们必须不受过去的限制，不拘泥于古代的遗传，因为圣灵在哪里，那里就得以自由。事奉中必须有绝对的自由。每一个新行动都是独立的，必须接受圣灵的默示和引领，这也是教会合一的考验。合一最主要的不是教会的行政，或人为的工作，而是人本身。传讲的是同一位主；操练的是同一信心；接受的是同一个洗，即圣灵的洗；荣耀归于一神。教会中可以有不同的恩赐。神的灵迄今仍赐下恩赐。人仍然从圣灵领受恩赐，有作使徒的，在遥远地区担任先锋的事工；有作先知的，向这世代宣告神的真理；有传福音的，呼召人归向基督；也有圣徒作教导和训练的工作。神的灵仍然与我们同在，虽然祂用许多不同的方式工作，但祂自己也使教会合一。

32 使徒行传十二 1～25

本章是相当有趣的一段经文，因为教会最初的行政中心——耶路撒冷——已不再是路加下笔时的重心了。使徒行传余下的篇幅里，耶路撒冷只出现过两次。一次是作为会议的所在地，在那个会议中，决定了外邦人不必履行犹太教的一切义务；另一次是保罗前往耶路撒冷，他为了保全性命，不得不前去寻求罗马势力的保护。

另外一件有趣的事是第十七节，“彼得……于是出去，往别处去了。”从此之后，彼得就销声匿迹，再也未出现在历史中。加拉太书曾提到彼得与保罗为一些事起争论；彼得的书信也是较晚期写的；但在这里，彼得就从路加的记载里消失了。

我们已追溯过福音事工在外邦人中间发展的情形。有几件事实特别突出：第一，扫罗的得救；第二，彼得的异象，和他接纳了哥尼流；第三，在安提阿成立了新的行政中心。如今耶路撒冷不再是中心了，而由安提阿取而代之。所有的宣教事工都是在安提阿策划、出发；返回的使徒和宣教士也是在此提出报告。安提阿成了大使命的中心，这大使命就是耶稣给祂门徒的，要他们不但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并要到地极为祂作见证。

本章经文记载的故事非常简单、直接。最引人注目的是这个不敬畏神的神权政治国家与新国度之间的冲突。这里有几个名词需要界定一下。“不敬畏神的神权政治国家”的说法本身就是矛盾的。以色列是神所设立的，目的在使它成为一个由神统治，而不是由人统治的国家。回顾以色列的历史，就足以说明这个观念——亚伯拉罕蒙召，他回应了神；人民逐渐增加，从埃及出来之后，他们就形成了国家。到了一个时候，他们说，“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像列国

一样"(撒上八5)。在那一刻,神对撒母耳说,他们已拒绝了神作王。那是他们最大的失败。从那时起,他们就不断败坏。神设立了这国家,是要叫别的国家都看到神的统治是多么宽宏大度、美丽恩慈。这个国家不是极权统治,不是民主政体,而是一个由神治理的民族。路加描述希律是王。他是犹太人的王,是第一个长期拥有王的头衔的人。他任意妄为,大权独握,施行的是没有神的神权政治。这是这幅画的一面。

另一面是新的国度;这个名词也需要解释。有人建议用"**教会**"一词取代国度;但在这里,"**国度**"是采用彼得所说教会是圣洁的国度。这启示了我们常常忘记的一个真理。我认为,教会最大的失败就是忘记了她是神治理的,是神的国度。而国家是包括所有生活在单一权柄之下而又彼此相关的人。在神的旨意中,教会不单单是蒙拣选的族类,君尊的祭司,也不单单是神的子民,将来有无尽的荣耀在天上;这些都是事实,但教会同时也是一个国度,在这世上要实现神设立希伯来国家的目的,向世人显明神的治理是如何美丽、宽宏、恩慈。因此,在这里我们看见的画面是,一个国度,没有世上的君王,没有国会,只有一位治理的王,就是神。本章经文里,这两种势力起了冲突。新的国度(教会)不久将与世上其他的势力冲突。从那时直到现今,仍是如此。但此处我们看到的是,不敬畏神的神权国家最后一次与正在受考验的新国度起冲突。

我们要从这方面来研讨本段经文,讨论假势力的反对和失败,以及真理的能力和得胜。这个区分主要是根据一个中心事实,即承认神的王权。以色列被建立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并彰显神的王权。这也是教会在世上的责任。生命最重要的事,不是追求精神的享受,或更好的生活。当然这也是重要的,但最重要的是"**建立神的国**"。我恐怕一般人已经因太频繁使用这句话,而抹杀了它真正的意义。建立神的国的意思是,对每个人,每个国家,对全世界而言,最重要的事就是让神来治理一切。耶稣的生命和事工里最关切的,就是神的旨意。古代以色列民被建立成为一个国家,是为了实现神的旨意。教会被建立,也是为了实现并彰显神的旨意。

谈到假势力的反对和失败，我们很自然会把焦点集中在希律这人身上。他是那位谋杀施洗约翰的希律的侄子。他的祖父被称为大希律，曾在救主诞生时滥杀无辜婴儿。此处的这个希律是个罗马通，因他曾在罗马住过三十年。但奇怪的是，他对犹太人似乎特别有兴趣。历史上有明确记载，正是经由他的干涉调停，而防止了该犹士(Caius)在神的圣殿中设立他自己的雕像。约瑟夫(Josephus)如此描述这个希律："他喜欢长期住在耶路撒冷，很谨慎地遵守这个国家的律法。他每天一定按时献祭，以保持完全的洁净。"

我们很容易看出，约瑟夫在为希律辩护，因为希律热衷于犹太人的事。但我们必须记住，希律的血液中有以东人的污点。最后，他也是受希利尼教育的人。战役结束，他离开耶路撒冷，前往凯撒利亚时，就在那里设立宝座。约瑟夫告诉我们，他身穿银袍，接受百姓的朝拜，直到他将自己放在神的地位上，接受朝拜。这人如今伸出手臂，开始骚扰教会。

路加在本章里说，"*希律王下手苦害教会中几个人。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他见犹太人喜欢这事，又去捉拿彼得。*"这人是个道道地地的政客；他在自己的国家时并未强烈反对基督徒运动，他对此也毫无兴趣；如今他发现若要巩固自己的地位，必须争取犹太人，博得他们的欢心。因此，透过这个王，以色列国家最后一次有规模地迫害基督徒的运动，实际上是一种政治运动。

整件事只有一处价值：说明了这人是被用来显明神的管理。他是以色列人最后一个王，擅于阿谀罗马昏君之子；是以东人，一心想保住他在犹太人中的势力；他代表了神所创造的人。这人正下手苦待教会。

这个迫害的行动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约翰的哥哥雅各被刀杀死。耶稣曾给他取名半尼其，就是雷子的意思。他在福音书以外的记载里只出现过两次。五旬节时，他的名字见于受圣灵充满的使徒名单上；另一次就是这里提到的，他被希律所杀。这使我们回想起，有一次他和约翰到基督面前说，"*赐我们在你的荣耀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我们的主如此回答，"*你们不知道所求的*

是什么。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所受的洗，你们能受吗？"他们说他们能，其实他们对自己说的话所知有限。耶稣以无限的耐心对待祂的百姓。祂没有讥笑他们，反而以恩慈和爱心说，"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我所受的洗，你们也要受；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可十 37～40）。现今希律下手苦害教会，用刀杀了雅各。因此，雅各受了主所受的洗。至于约翰，他一直活下去，成了这一群使徒中最后一个离世的。所以我们或活着，或受死，都能藉着为基督受苦而受祂的洗。然而这次的迫害是冲着雅各而来，接下去就轮到彼得，他被下到监里，即将被杀害。

再来看看迫害的结束。那是完全意外的结果。它以一个空了的监狱落幕。本章第五节说，"于是彼得被囚在监里，教会却为他切切的祷告神。"这里有两股势力在交战。彼得被希律下在监里；教会切切地为他祷告。"西门，西门，撒但想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路二十二 31～32）。请留意使徒行传的延续性。彼得被下在监里，教会为他祷告。空的监狱说明了争战的结果：迫害失败，教会得胜。希律很可能是满腔恼怒地离开耶路撒冷，下到凯撒利亚；不久之后（可能是数天，顶多是几星期），他犯了更大的罪，就是悖逆神。他自认是神。今天这种现象仍处处可见。如果一个人掠夺神的宝座，他就是以自己为神。神若不能在人的生命每一个部分中作王，这人就是取代了神的地位。希律就犯了这样的罪，他允许善变的群众对他喊道，"这是神的声音，不是人的声音。"并且欣然接受这样的朝拜。立刻，神的震怒就临到他，他被虫咬，气就绝了。

转过来看看这个画面的另一面。在思想教会的能力和得胜时，有三件事值得注意：第一，神的管理；第二，神使用的工具；第三，冲突的结果。

研读这个故事时，我们会对神的管理留下两个深刻的印象：第一，它的奥秘；第二，它清楚的彰显方式。我们读了这个故事，很难再宣告说，神的管理最后必得到解释。为什么神允许雅各被杀，却拯救了彼得？祂为什么允许希律拿住雅各，并将他杀了，却又用神迹救出

彼得？这些问题都没有答案。我看见雅各在毫无援手的情况下被杀了。我也看见这样一个充满热情、能力的人，突然被极残酷的手段置死了；我忍不住要问，神啊，你在作什么？神的管理不一定要向一旁观看的人解明，但管理本身的彰显却是围观的人所无法否认的。

雅各被杀了，如果人们面临同样的危机，希律的手正打算加害他们，他们也会觉得处境岌岌可危。神没有拯救雅各，但不久之后，祂救了彼得。这启示一个事实：祂若能救彼得，必然也能救雅各。这是极大的安慰：那能救出彼得，显明祂大有智慧的神，在不拯救雅各的事上，也同样有智慧。在生命过程里，我们永远无法完全明白生命；我们必须等待。在那受难的一刻，雅各从刀剑的寒光中，得到了解释。神成就的一切，都有祂的美意；我们若安息在神管理的无限智慧里，就可以看出彼得的获救，阐释了雅各的被杀。

本章启示了两种神管理所用的工具：第一，一群祷告的人；第二，服事人的天使。在人的责任这方面看，祷告是最重要的事。请留意这群人的两个特点。他们切切地祷告，原文是更强烈的字眼，意思是“片刻不停”。彼得在临刑的前一晚尚未获释。我想他们可能日以继夜地祷告；有一群人在马可母亲的家里，其他人或在别的地方。这个以东人希律，正伸手加害教会。我们如何来抗衡这新的势力？一个祷告的教会正在奋力抵抗它。

他们的另一个特色是，祷告时仍带着疑惑。有人极力否认这一点，但我认为读毕此故事必然能看出这事实。当彼得敲门时，使女罗大听出他的声音，狂喜之下忘了开门，就跑进去告诉众人。他们却说，“你是疯了。”他们岂不是一直在祷告吗？是的，他们祷告，并且相信，但仍然疑惑神要如何成就；结果回答临到了，他们却大吃一惊。不要批评他们。我为这故事心存感谢。它使我的祷告受到激励。我祷告，神也知道我相信祂，并且我盼望祂回答，又疑惑祂是否能成就。如果我向自己的不信挑战，疑惑就消失。这些人切切祷告，又带着几分疑惑。然而这种热诚、略有踌躇的祷告，远比希律更有力量，远比地狱更具威力。

接着来看天使的事工。如果我们说，这一类的事现今不再发生

了，那么我要肯定一点：这个故事中只有最微小的事，现今不会发生。彼得不知道是天使在引他出去，他一直到天使走后，才发现他已离开了监狱。他以为自己在作梦，直到天使带他走过一条街，他才醒悟过来。他把所有印象凑起来，才发现是主救了他。现今惟一不再发生的事，是最微小的事，就是这故事中属物质的部分——锁链由手腕脱落，铁门打开。那些士兵并未看到天使。旧约有一个故事可以帮助我们明白这一点。以利沙的仆人曾对他说，**“哀哉，我主啊，我们怎样行才好呢？”**他就祷告，**“耶和华啊，求你开这少年人的眼目”**（王下六16～17）。少年人的眼目开了，就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今天我们不必看见天使，因为现今不是凭眼见的世代，而是信心的世代。但是天使仍在这里。他们岂不是服役的灵，被差来服事那承受永生的人吗？我仍相信天使；现今仍有许多监狱的门被打开，许多黑暗的时刻被难以明了的事物照亮。那是天使的工作。今日，我们可能看不见太多物质上的表现，但这正足以证明我们活在一个属灵上更清晰的时代，因为神若用诉诸感官的事物来指示属灵的事，那是因人处在昏暗的光景中。我们越进入更宽广、崇高、丰富的生命中，这些物质的表记就会逐渐消失。但圣经的话仍是真实的，**“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祂的人四围安营”**（诗三十四7）。

这个故事如何结尾？**“主的使者立刻罚他，他被虫所咬，气就绝了。神的道日见兴旺，越发广传。”**尽管祂的道正面对着诸王、百姓、监狱的威胁。然后，本章就以美丽动人的几句话作结束。这一段话是整个运动的一部分。我们看见巴拿巴和扫罗离开耶路撒冷，回到安提阿。他们带着马可同行。这三人要跋涉三百里路才能回到安提阿。希律已经死了，他的迫害遭到挫败，而神的道仍然活着；祂的使者正束装就道。

但愿这个故事能将它的光芒投射在现今的环境上，投射在一切反对、君王、百姓、监狱上。

“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齐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敌挡耶和华，并祂的受膏者，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嗤笑他

们。那时，祂要在怒中责备他们，在烈怒中惊吓他们；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了”（诗二 1～6）。

不要仅将这诗篇看作是古老的文学作品；它是清晨的祈祷，是黄昏的佳音。那些自以为可以取代神的人，早晚要被咒诅击打。

另一方面，也盼望这故事能照亮属神的人，明白神的旨意。雅各被杀，彼得获救；或者用另一个例证：一座监狱的门紧闭着，不管里面的人多么努力想敲开它，也徒劳无功；但是它不经人手，却被打开了，彼得得以安然通过。一个房子的门，婢女可以轻易打开，彼得却必须不断地敲，仍然打不开。这些都是奥秘。神知道我们生命中的奥秘。感谢神，祂打开一扇门，也关闭另一扇门。祂关上的门就和祂启开的门一样对我们有益处。祷告仍然是我们惟一的资源。我们若缺乏祷告，即使在我们中间成立联盟也无益处。教会的资源不是政策或技术，而是祷告。天使仍是服役的灵；神的道仍然在兴旺、增长。

这故事岂不也是一个警告？以色列，耶路撒冷，希律，都受到警诫。回到马太福音第二十三章，听听耶稣的话，“**看哪，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38 节）。我们若是失败了，那么主对以色列所说的话，祂也照样要对我们说。

保罗在他的事奉将近终了时，写信给提摩太说，“**我为这福音受苦难，甚至被捆绑，像犯人一样；然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所以我为选民凡事忍耐**”（提后二 9～10）。但愿在神管理的灵里面，我们也要劳苦作工，不论是受苦难，还是欢然歌唱，不论是祂突然召我们回去，还是让我们走完漫长的一生服事，才进入祂永远的光明中，我们总要坚持不懈。

33 使徒行传十三 1~3

本讲讨论的虽然只有短短三节经文，但非常重要。我们不妨称之为使徒行传的分水岭。现在我们将开始研究以保罗为中心人物的这个奇妙运动。在这段记载里，扫罗的名字突然被改成了保罗，没有伴随任何宣布或解释。

这三节经文记载了这个伟大的宣教运动之发端。第一句话是指出我们前面已探讨过的事实：“*在安提阿的教会*。”前面第十二章的背景是耶路撒冷，如今我们看见耶路撒冷已渐渐离开基督教会历史舞台的聚光点。以后她在使徒行传里就出现得不那么频繁了，其中一次是教会会议曾在那里举行，会议中决定外邦人可以不受犹太教一切义务的束缚。上一章里，我们也看到犹太人最后一次对基督教会的敌意，那是以希律为中心的。本章的故事是讲到神的教会正遵照主的旨意，开始向地极传福音。第十二章是一个插曲，帮助我们了解整个故事的来龙去脉。

如今我们再度来到安提阿。使徒行传第十一章里首度介绍安提阿。我们最先看到这运动的兴起。从塞浦路斯和古利奈来的人，一反他们只向犹太人传道的惯例，而向希利尼人传讲福音。另外也记载了他们得到认可，使徒们派巴拿巴前来考查他们的事工；巴拿巴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接下去是巴拿巴找到扫罗，带他回安提阿，两人一同搭配，教导、指示众人。另外，也记录了教会之间的合作，安提阿的新信徒认识到他们与耶路撒冷众弟兄的关系，所以慷慨解囊，用物质来服事他们。安提阿的运动是延续前面发生的诸事，但它有一个特色，就是明显的独立性。它与使徒无关，意思是它不必与使徒商量。这个运动还有另一个特色，就是合一性，

因为整个运动里只有一主，一信，一洗，一神。最后一个特色是它的多样性，第十一章共用了四个不同的词来表达传道的方法，以及基督教会在工作上不同的职位。

前一章最后一节说到，“巴拿巴和扫罗办完了他们供给的事，就从耶路撒冷回来，带着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从这一点看，安提阿是新的基地，是神事工的新中心。使者从这里被打发出去；以后他们也回到这里。我们看保罗的宣教旅行，会发现他每一次都是由安提阿出发，并且回到这里提出报告。不久之后，保罗就在这里与犹太下来的教师争辩。彼得也是在这里因装假而受到保罗的责备。有关外邦人得享自由的宣告也是在安提阿公布的，那是耶路撒冷会议所达成的协议。

圣灵把祂的心意向安提阿教会显明。而这个教会也以合作的态度回应，他们把巴拿巴和扫罗分别出来，让他们开始从事那遍及各地的伟大事工。本段简短的经文（十三 1～3）就是记载这一重要事件。

有三点值得我们注意。第一，本段的中心宣告了神的灵之作为：“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作我召他们所作的工。”第二，促成圣灵采取这项行动的初步条件，见于第一句话，“在安提阿的教会”；以及接下去对先知、教师的事奉、禁食之描述。第三，教会与圣灵合作的结果：“于是禁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

首先来看圣灵的作为。留意这个宣告如何明确地指出了圣灵的作为：“圣灵说。”圣灵使这些人知道祂的旨意，所以他们心中全无疑惑或犹豫。画面显示的不是教会的聚集，一同商议要差派谁去从事这项工作。事实上，在选派人的行动上，教会未参与任何意见。选择权不在教会。这项选择完全根据圣灵的作为，“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作我召他们所作的工。”若要探查这两人是何时蒙召的，实属无益之举；但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开头几节里，保罗亲自写下影响他一生甚巨的一段经历。他写道，“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前十四年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或在身内，我不知道，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只有神知道……听见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2～4 节）。从他写哥林多书信的日期推算起，他得到这个不可言喻的异象之日

期，当在他停留大数，巴拿巴尚未去寻找他的那段时期。可能在他被提到三层天，听见隐秘的言语时，圣灵就呼召他去从事那艰苦、患难、得胜的宣教事工。至于巴拿巴，我们没有任何线索去推测他接受呼召的时间。回溯他与保罗交往的经过，或许能得到一丝线索。扫罗在大马士革的路上被主得着之后，即匆匆下到阿拉伯，在那里度过一段单独接受装备的时光，然后出现在耶路撒冷。巴拿巴在那里迎接他，又在对扫罗心存误解的人攻击他时，挺身出来护卫他。巴拿巴照顾扫罗，打发他回到大数。巴拿巴到安提阿以后，发现那里需要甚殷，他未和耶路撒冷的使徒商量，就径自往大数去寻找扫罗。显然这两人在心思、想法和目标上有许多共同处。如今圣灵说，我已经呼召他们，为我分派他们出去吧。

圣灵对安提阿教会所用的方法，见之于这句命令："**为我分派。**"祂呼召教会与祂一起行动。常有人认为，这个信息是圣灵单单向这里提及姓名的先知和教师说的。我无法了解这种说法。圣灵的话很可能是透过一位先知传达给整个安提阿教会的；圣灵要教会差派这两个人出去。祂要他们出去工作之前，先呼召教会与祂同工，为祂差派他们。"**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意思是给他们两人自由和权柄。让他们拥有得自呼召、并受安提阿教会认可的权柄。教会的行动不是独立的，而是顺服圣灵的行动。这两人出去时所带着的权柄，乃是得自于他们对圣灵的顺服。"**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弗四4）。圣灵是身体的生命；身体是圣灵的器具。圣灵是神的灵；身体是众圣徒的聚集。圣灵藉着教会作工；但教会没有权力行动，除非是在圣灵的默示和指引之下工作。身体只有一个，在差派肢体出去从事某项特别的服事时，身体必须与圣灵合作。圣灵只有一个，祂必须引导、控制、建议、拣选、装备一切为祂工作的人。

回顾圣灵的这个作为，我们可以清楚明白神对祂教会的旨意。这个画面显示，神的灵能让教会明确知道祂的意思，并且教会也能毫无疑惑、犹豫地去发现神的旨意。这是圣灵与教会互相协调作工的美丽画面。在随后而来的宣教胜利中可以看出这项合作的结果。

这使我们心中立刻浮起一个问题：要使圣灵能这样完全地将祂

伟大而恩慈的旨意显明出来，需要什么条件？第一节启示了三件事。第一，是教会，**“在安提阿的教会中。”**第二，是教会里的恩赐，**“有几位先知和教师。”**第三，是教会的行动，**“他们事奉主，禁食。”**

这几句话为他们作了最好的解释。教会是什么？是一个被呼召出来的团体。圣灵不是对安提阿说话，而是对安提阿的教会说话；不是对街道上嘈杂的群众，不是对市场中的生意人，不是对议会里的议员说话，而是对基督教会说话。

安提阿的教会是如何形成的？有从塞浦路斯和古利奈来的人，向这些希利尼人传讲主基督的福音；这些人听见就相信了，并且受圣灵的洗。这些男女藉着圣灵的洗与永活的基督联合，形成了教会。当时教会没有特定的建筑，没有使徒的探视。这个教会不是由官方的行动产生的，而是由承认基督，相信祂，受洗与祂联合，接受神的管理而产生的。普世教会应该是所有接受圣灵的洗，与永活基督联合的人的团体。哪里有这样的一群人，那里就是教会。在安提阿，有一个这样的教会。不久之后，他们开始与耶路撒冷合作；但安提阿仍是独立的；圣灵能够对安提阿教会说话。

安提阿教会的恩赐是直接由圣灵赐下的，**“先知和教师。”**先知是有洞见和先见之明的人，他们能透视真理的中心，并且因着他们个人与神的交通，而看见神制度里的事，并说出神给他们的话语。教师是有知识的人，他们能将所知道的教给别人。耶稣升上高天之后，教会就领受了这些恩赐。**“祂所赐的有使徒”**——此处未提及；**“有先知”**，这是安提阿教会所有的；**“有传福音的”**——此处亦未提到；**“有牧师和教师”**——这里有提到（参见弗四11）。这些恩赐是从哪里来的？是从主来的。如何来呢？是藉着圣灵赐下的。

这里提到一些名字。巴拿巴，我们对他已很熟悉，他是塞浦路斯人。西面，又被称为尼结。从他的别名里，我们看不出任何特殊的含义。可能他是犹太人，而别名指出他的皮肤较黑。也可能如某些人所相信的，他是古实人，取了一个犹太名字。另有古利奈人路求，他取了一个拉丁名字。马念是杀害施洗约翰的希律王之同养兄弟，他也是这群先知或教师中的一分子。最后是扫罗。这是一个多么奇妙

的组合啊！圣灵就如此将恩赐赐给人。在犹太教里，大祭司的职位是世袭的，父死子继。但这制度已经废止了。祭司的职位不再需要有人承继，因为复活的主是长远活着。继承意味着距离，但主永远在祂的教会里。

教会的行动见于这句话里："他们事奉主，禁食。"译成"事奉"的一词富有深刻含义，我们今天所用"礼拜"(liturgy)一词即是由它衍生的。这个希腊字最初是指雅典律法中的政府服务项目，后来被用在宗教和祭司制度上。它特别指圣餐的服事，亦即赞美的服事。这字逐渐演变，成为指敬拜的形式。它真正的思想是，用生命的能力，在一个人的灵控制下，发挥各部门器官的正确功能——包括理智上、情感上和意志上的功能。安提阿教会的人，不单单是先知和教师，而是整个教会，都参与服事主的神圣工作。希伯来书第一章第十四节里说到天使，"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服役与敬拜相关。天使是服役的灵，他们将敬拜归与神；但他们也由敬拜中被差出去服事。以赛亚看见神被高举的异象，听见撒拉弗的呼喊，他们在宣告耶和华的圣洁。他们完成了天使的赞美使命。然后有一个撒拉弗停止赞美，被差下来服事这个需要得洁净的人。服事主是敬拜之人的职责。他们认识到，工作不是一切；最重要、最基本的是敬拜。安提阿教会的人未失去敬拜的要点。敬拜的结果常常是，当圣灵差我们去工作时，我们随时准备好顺服。教会是敬拜的地方，她的肢体服事主，然后被差出去服事人。敬拜与事奉常常是息息相关的。我们若拼命工作却不敬拜，必然一败涂地。我们若单单敬拜却不工作，就流于形式主义。一个敬拜的教会，圣灵才会向她启示自己。

"他们事奉主，禁食。""禁食"系指一种特别的属灵操练，教会放下一切活动，单单事奉主。圣灵能向这样的教会说话，这样的教会也不致误听了祂的声音。

最后所启示的是合作的结果。路加写道，"于是，"指圣灵说话之后，他们如此回应祂的话。圣灵如何说话？没有人能明确说圣灵是用什么方式对安提阿教会说话，但我们可以参考祂在其他场合所用

的方法来说明这件事。我绝不认为，安提阿会众听见了一个声音。那是我们常犯的错误。我们强迫自己进入一种恍惚状态，以便听见那声音，然后想像我们真的听见了。此处的情形不是如此。祂可能是透过一个代言人，将祂的旨意向众人启示出来。我们现在明白了路加一一列出先知和教师名字的原因：巴拿巴，西面，路求，马念，扫罗。但圣经未指出圣灵是透过他们中间哪一个人说话。圣灵的方法是使用一个器皿。在他们敬拜、禁食的那段日子里，可能他们当中有一个人站起来说话，立刻全体会众都不约而同地相信这是圣灵的心意。我们今日若将自己完全交给圣灵，任祂使用，祂也会像当日所作的一样指引我们，明确、迅速、正面地将祂的旨意显明出来。“圣灵说。”这话何等尊贵、庄严！我们是否也像那些人一样，正在听祂的声音？

圣灵说话之后，工作就按部就班地展开了。他们禁食祷告，这回是为那将差派出去的人祷告；然后按手在他们头上。是谁按手？不是使徒，因为他们中间没有使徒。可以推知，必然是先知或教师，也可能只是教会的肢体按手。在这个教会中，每一位信徒都站在平等的地位上。然后，“就打发他们去了。”请留意下一节说，“他们既被圣灵差遣”，那里的“差遣”和此处的“打发”不是同一个词。他们真正作了什么？教会让他们离去。圣灵作了什么？差遣他们出去。教会不能差遣他们。教会只能让他们走，给他们自由，并负起照顾他们一切需要的责任。

圣灵仍然在指示教会，达成各种条件。祂的拣选充满无限的智慧。有些人必须留在安提阿，有些人必须出去。圣灵能引导教会，去达成所需的条件；教会必须立即而完全地顺服圣灵的指示。

除非圣灵呼召，无人能自己出去。这是个人服事神的一个重要原则。人不能自己作传道人，教会或神学院也不能制造出一些传道人。他必须被神呼召。除非他听到呼召围绕着他的灵魂，好像鼓声昼夜不停，使他不得安息，不得不发出呼喊：“我若不传道就有祸了！”否则就让他留在现今的位置和现今的呼召上。若是他听到呼召，就有责任顺服圣灵的引导。

34　使徒行传十三 4～12

本段经文尤其可以看出，路加在下笔行文时的剪裁挑选。他只记录了少数几件事，略去了细节。这些人被差往西流基，那里也是安提阿的一部分。然后他们坐船往塞浦路斯去。到了撒拉米，就在犹太人各会堂传讲神的道。后来他们经过全岛，直到帕弗。毫无疑问的，他们必在沿途经过的每一个地方传道，但此处没有记录任何细节，任何他们所作的事，或他们所获得的胜利。路加只挑选了几件重要的事，来说明圣灵作工的方法。为了把握其中的价值，我们需要在每个例子中留意主要的事件，而将次要的事约略带过即可。

经文里第一件次要的事是行法术的以吕马。我们对他的早年经历和以后的遭遇都一无所知。至少，他的眼睛瞎了一段时间。也许他像保罗一样，由于瞎眼而看见了更丰富、更荣耀的亮光。

士求保罗也是次要角色。我们对他从前的经历和以后的遭遇也一无所知。

本段里记载了保罗的改名。从这里开始一直到使徒行传结束，路加都是使用他的外邦人名字“**保罗**”，而不再用他的犹太名字“**扫罗**”。在这时刻，他被安提阿教会打发出去，去完成神托付他的事工——向外邦人传福音；所以路加特别记录他“**又名保罗**”，并从这时起，每逢提到保罗时，都只用这个外邦名字。

另一件次要的事是，保罗如今声誉日隆。他到士求保罗面前时，俨然是以这个新运动的领袖身份出现。我们又读到，“**保罗和他的同人**”乘船离开帕弗。在此之前，我们看到的都是“**巴拿巴和扫罗**”，但由此处开始直到末了，保罗显然是这个小团体的领袖；当将他与巴拿巴并提时，不再是巴拿巴和扫罗，而是保罗和巴拿巴。

另外有一件次要的事，就是他们的旅行。他们在西流基停留，可能从那里航行到塞浦路斯。他们到撒拉米后，在犹太人各会堂传讲神的道。然后，他们行过全岛。路加未记录这些旅程的细节。他记下了他们"**经过全岛，直到帕弗**"，在那里发生的事。

我们不妨将注意力集中在这段经文的中心事件上。有两节关键性的经文。首先是第四节，"**他们既被圣灵差遣**"；其次是第九节，"**被圣灵充满**"。第一处经文是将这故事与前面的事连接起来。前面说到他们奉圣灵差遣，由安提阿教会打发出去。第二处经文，"**保罗被圣灵充满**"，启示了圣灵以前从未彰显过的一种作为。留意他用来谴责以吕马的严厉字句，"**你这充满各样诡诈奸恶，魔鬼的儿子，众善的仇敌，你混乱主的正道还不止住吗?**"这些话是紧接着他被圣灵充满后说的。这是完全新的一件事。在亚拿尼亚和撒非喇的例子中，我们从那迅速、突然而可畏的刑罚里，看到了圣灵在教会里所施的管教。但此处我们看到的是圣灵的作为，祂严厉地攻击教会之外的一个人。我们不妨从三个方面来研讨圣灵的作为最深刻的价值：首先观察这个奇特而严厉的行动之原因；其次注意所用的方法；最后是结果。

以吕马遭到攻击的原因是什么？保罗所用的字句尤其令现今的世代讶异。我们实在不习惯这样的言辞。我们现今绝不会想到对任何教会里面或外面的人说这类的话，"**你这充满各样诡诈奸恶，魔鬼的儿子。**"请记住，保罗不是如此提到以吕马，而是当面对他说。保罗定睛看他。保罗这个照他自己说是其貌不扬的人，定睛看着这个聪明、高贵的犹太人说出这番严厉的话。他是在圣灵充满之后如此宣告的。毫无疑问的，他是特别受到圣灵充满说出这番话的。为什么他如此忿怒？为什么这番话语如此懔然可畏？答案是，因为涉及另一个人——士求保罗。

我们来看看士求保罗这个人。他的名字使人相信他是一个罗马人。他必然是罗马政府的代表，而且由某种未宣告的原因，可知他是一个追求真理的人。也许他内心为当时盛行的物质主义而忧虑。他的渴慕真理或许可以说明为什么以吕马会出现在他面前。当时有许

多行法术的周游各城，宣称他们有通晓隐秘事物的智慧，和行神迹奇事的能力，并企图藉之攀龙附凤，与权要结交。士求保罗一心想追求比物质世界更高一层的事物，并询问是否真有一般人所描述的超自然界存在。这时，他听说有两个在全岛旅行传道的人来到。他渴望听神的道，就请了巴拿巴和扫罗来。路加告诉我们，他是一个通达人，简单说，就是有思想的人。魔鬼在世界上最惧怕的就是有思想的人。这类人不可避免地会触及到灵界和超自然的领域。他也许无法得到确切的答案，但他会面对这个可能性。这是一个有思想的人，因此假先知以吕马也在那里。同样的，巴拿巴和扫罗也因此被请来。士求保罗正站在两股势力中间。

再来看看以吕马，这名字的意思是行法术的。"行法术的"一词含义略为模糊，未能充分表达原来的意思。正如行邪术的西门一样，巴耶稣(亦即以吕马)是行法术的，是当时的智慧人之一。今日的精确科学即源自这些人。化学是由他们的炼金术演变而来，天文学是由他们的占星术演进的。他们将真理和虚假混杂在一起，很难发现他们对了多少，错了多少。以吕马是置身于玄奥事的边界，他能触及这领域，并且自称能行奇事。

但他也是假先知，是犹太人。他自幼承受希伯来的文学和宗教之熏陶，生来即被训练明白这宗教里最高的事物。但他是假先知，他的口说出虚假的话。翻开旧约，会发现有关假先知的教导，说到他们所犯的罪和将临到他们的审判。如果以吕马只是行法术的，那么还情有可原，因为他们的教导里虽有错误，但也有几分真实。然而一个犹太人若成为假先知，自称能行神迹奇事，就是犯罪了。保罗定睛看他，严厉地谴责他。从人这方面看，保罗沉痛责备他的原因，不是因为他是行法术的，而是因他身为犹太人，却为了博得士求保罗面前的一席之地而与不洁净的事相交。

这人敌挡巴拿巴和扫罗，"敌挡"一词暗示某种有系统的阴谋，如路加所记，以吕马企图拦阻士求保罗相信。我们马上就看出圣灵这一作为的原因。保罗被圣灵充满之后，立刻说出这番奇特、惊人、炙热、斥责的话，因为士求保罗正陷于危险中。新约和旧约圣经里，最

严厉的话都是用来责备那些横阻在人与真理之间的人，也就是企图拦阻人接近神的人。也许以西结的预言是旧约中最醒目的一章。这位被掳的先知，这位迦巴鲁河畔充满亮光和希望的先知，看见神的异象，他指出四散的百姓真正的病因。他描述那些假先知要受到神最严厉的审判。主耶稣在公开服事接近尾声时，曾宣布八祸；其中没有一项是针对犯罪的人，每一项都是针对那些假教师，那些错误阐释神旨意的人。基督从未对任何犯罪的男人或女人口出苛刻严厉的话。祂只是痛责那些身负教导责任，却未能恪尽其职的人。在弥尔顿(John Milton)的讽刺诗里描述这些假牧人是"盲目的嘴"。鲁斯金(Ruskin)如此解释：牧人本当看守羊群，但他们却瞎了眼；本当喂养羊群，却指望别人喂他们，这就是"盲目的嘴"。这说明了为什么圣灵透过保罗，如此严严地斥责以吕马。他本是犹太人，先知，却阻碍了一个正热切寻找真理和生命的人。因此，有炙热的火临到他头上。

其次留意责备的方式。保罗立刻得着一项装备，就是被圣灵充满。这启开了新约中有关圣灵工作的专门名词之问题。这是一个极丰富而有趣的题目，忽略它则可能引起无限混乱。新约绝对不将以下四个句子互相通用：圣灵的洗，圣灵的膏，圣灵的印记，圣灵的充满。我们常常将这些混杂起来，说圣灵的洗即是第二次的充满；其实新约圣经从未如此说。新约中"**圣灵充满**"一词有两种不同的含义，第一是指满有圣灵，这是每位信徒真正的生命。正常的基督徒生命就是满有圣灵的生命。毫无疑问的，保罗到了这时，已受圣灵的洗，与主有活生生的联合；他已被圣灵所膏，去作所指派给他的工；他已被圣灵印记，成为主的产业；已有圣灵充满他的生命。第二，在必要的时候，有特殊的事工待他去作，他就突然被圣灵充满；换句话说，他是为了一件特殊的工作，特殊的紧急情况，而接受特殊的装备，这是圣灵充满的第二种含义。

圣灵充满的结果是什么？他得到清晰的洞察力。他透彻地看穿了以吕马；他不是凭着自己的才智、直觉，而是藉着圣灵突然地充满，光照了他，使他能看透站在他面前的这人内心真正的光景。他道出这人的品格："**你这充满各样诡诈奸恶，魔鬼的儿子，众善的仇敌。**"

然后他描述他的罪："你混乱主的正道还不止住吗？"所以这次圣灵降下的能力是指辨别和说话的能力，使保罗说出明确、攻击、严厉的字句。"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加五22)。圣灵在人心里动工的最终结果是爱，但这爱也带着火焰。为什么保罗的话如此可畏、严酷，使听的人都感到内心被火焚烧？是为了对士求保罗的爱；因为以吕马的教训、贪婪和他在官衙的地位，都会"混乱主的正道"，使神的道受阻，并妨碍别人进入更丰盛的生命。为了士求保罗的缘故，神的灵立刻装备保罗，好使他看见、知道并说话，成为审判的器具。

然而在熊熊烈火中，还可发现奇妙的温柔之处。保罗对以吕马说，"现在主的手加在你身上；你要瞎眼，暂且不见日光。"瞎眼是这人属灵光景的表记；保罗不是出于自己的意思，不是出于自己的选择，而是神的灵在他里面说话，他对这人下了瞎眼的判决，这人要"暂且"不见日光。无人知道他究竟瞎了多久。无人能道出以吕马最后的结局。我们只好留在经文所停留的地方，毋需多加探索。

那么圣灵行动的结果是什么？第一，真理得到证实。士求保罗渴望听神的道，因此他请巴拿巴和扫罗去。本段最后记载，他"很希奇主的道"。如此圣灵辩明了保罗和巴拿巴所宣告的真理。但这还不是最后的结果。最后一句话说——他就信了。士求保罗被带入亮光，接受圣灵的恩赐和恩典，这事实证明了圣灵所使用的严厉方法是对的。

综览整个故事，我们不妨提出两件事，作为结论。第一，新的反对；第二，圣灵反击的能力。

这里出现的是新的反对。使徒行传较早部分记载对基督教的反对，和以吕马的反对并不一样。稍早的反对是理性主义拒绝复活、灵界、天使的事。从这里直到结尾，又是另一种性质的反对。并非撒都该主义的反对已停止，而是另一种反对又兴起了。这种反对的动机是偏见和自私，其使用的武器是假的超自然主义。假宗教之名倡导玄奥之事，总是能博人注意；它的目标在引人远离信心。或许那些宣扬假超自然主义的人并未意识到这个目的，但这是空中掌权者的目标，他透过悖逆之子，来防止福音远播。许多人被这种超自然主义的

魅力所蛊惑，而远离了众圣徒所秉持的信心。

另外，圣灵有击退仇敌的能力。以吕马贪爱世俗；但圣灵炙烈的行动中所包含的却是对人的爱。在以吕马这方面，是虚假的超自然主义；在圣灵这方面，是真正的超自然主义。保罗被圣灵充满之后，就勇敢而果决地向虚假宣战。行法术的以吕马企图引人远离信心；圣灵击退他，以建立人的信心。

超自然主义和神秘主义的反对，是威胁基督徒信心最大的危险，从古迄今皆然。今日撒都该主义已烟消云散，这是必然的，因为人不可能只靠食物活着。我们当戒惧的是避免与神秘主义或基本的超自然主义和医病的一切心理方式打交道，因为它们都不合乎神的正道。我们必须与耶稣基督建立关系。否定祂是完全救主，或认为祂不过代表着属灵理想或神秘影响力的说法，都是最可怕的危险。有的时候，神的灵必须发出严厉的斥责。但让我们记住，这一类的讲道、教导、训话必须是出于我们对人的爱；保罗对以吕马发出的忿怒言辞中，必须包含着对士求保罗的爱。不是因为人的教义与我们的相违背，不是因为这虚假的观念与我们的信念相悖，而是因为这虚假的观念妨碍了人与耶稣基督的关系。

35　　使徒行传十三 13～41

本段经文里，我们读到了保罗第一篇被记录下来的信息。当然这不是他讲过的第一篇信息，而是记录中我们头一回读到的信息。他被主得着之后，曾在大马士革与犹太人辩论。稍后他又在耶路撒冷，特别向希利尼会堂内的犹太人讲道。他后来被耶路撒冷的弟兄打发往大数，在那里一待数年，毫无疑问的，他必然继续传讲发生在他身上的奇妙事。

我们还记得，巴拿巴在安提阿发现神的恩典之后，**“他又往大数去找扫罗，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阿去”**（十一 25～26）。这句话很容易一读即过，而忽略了其所隐含的意思。克里斯悌博士（Dr. Christie）注意到这一点，特别指出：“找”字意谓很难寻到；巴拿巴到了大数后，不得不四处去找扫罗。克里斯悌认为，保罗当时正忙着传福音。最近的调查证明，整个大数地区今日仍可见基督教会的遗迹。很可能在大数的几年间，保罗走遍各乡镇，传讲他的救主耶稣基督的福音。然后他与巴拿巴回到安提阿，在那里讲道，教训人。

从本段经文中，我们发现保罗离开帕弗，来到旁非利亚的别加。这里只有简短的记载，**“约翰就离开他们，回耶路撒冷去。”**路加显露了极优雅的风度，未写出约翰马可离开的原因。关于马可在此时离开保罗的原因，有许多猜测。后来路加告诉我们，**“巴拿巴有意要带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但保罗因为马可从前在旁非利亚离开他们，不和他们同去作工，就以为不可带他去”**（十五 37～38）。这里也未提及马可离去的原因，但至少显示保罗认为马可的举止有所偏差，离开了圣灵所指示的路线，因为他们当时正向更广大的事工前进。从旁非利亚的别加到安提阿这段旅程相当艰险，只是此处只字未提。使徒

和巴拿巴(或许路加也同行)很可能就是在这次旅行中,必须面对路加稍后在信中所提到的盗贼之险。可能马可事先知道此程的艰险,所以裹足不前,临阵退缩。也可能是马可尚未摆脱彼得的影响力,即使彼得也尚未从那不堪的光景里逃脱。然而,后来保罗和马可仍然恢复了交通,重归于好。保罗最后一次下监,在狱中写信给提摩太说到,"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于我有益处"(提后四 11)。

到达彼西底的安提阿之后,保罗讲了第一篇被保留下来的道。从一件事实来观察他的讲道是颇有趣的,那就是先前我们已讨论过的,保罗是一个希伯来人生的希伯来人,自幼即承受严格训练,他对外邦世界尤其怀着热忱,而在思想方式上又是希利尼式的。他糅合了希伯来思想和希利尼思想的理想。

从某方面而言,我们毋需探讨这篇讲道的细节。它大部分是涉及到历史。他叙述神对待祂古代百姓的方法,一直说到耶稣降世,祂的被拒,被钉十字架和复活。我们对这些细节已耳熟能详。引起我们兴趣的是,他将这些细节分组的方法;当时他是站在希伯来人的会堂中讲道,他的听众除了希伯来人,还有外邦人。当保罗在彼西底的安提阿会堂中站起来讲道时,那实在是教会历史上伟大的一刻。我们首先来探讨它的气氛;其次是它的论证;最后注意它的呼吁。

彼西底的安提阿原本就是希利尼城市,是从马内夏(Magnesia)来的殖民者所建立的。到保罗的时代,它已成为罗马帝国的领土,受罗马政府管辖。另外,它有一个希伯来会堂,保罗就是在这会堂里讲道。这城市代表了当时世界三大势力的汇合;它们也是构成保罗的心态的三个要素。它们是:希利尼的学术环境,罗马的统治力量,希伯来会堂的宗教影响。在这种气氛下,保罗进了会堂,这个大数人保罗,是希伯来人生的希伯来人,热衷于希伯来主义,早年却生长在希腊理想之下;他又是罗马公民,是罗马帝国的自由人,效忠于罗马政府。这三种势力,都融合在他对基督教会的诠释里。这是一个新的宣教士。

思想一下他的听众所造成的气氛。首先注意他的同工。我们不

可轻易忽略第十三节“保罗和他的同人”这句话。保罗过去一直是巴拿巴的助手，但是如今他成了中心人物。当时巴拿巴在那里，可能路加也在场。另外或许还有两三位同工，只是我们不知其名。我们想到这个小团体，就不期然会记起那句话，“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太十八20）。在希伯来会堂里，就有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集。我相信，保罗讲这第一篇信息时，他的目光注视巴拿巴和路加的次数可能多于其他听众。他在信徒围绕的气氛下讲道，他与主有密切的交通。

然后还有以色列人。他们是他肉身的同胞，是神的子民，是享有特权的百姓。他们有圣言；神向他们立约，又赐他们应许。当保罗那被主光照的双眼经过他的同工，看见这些以色列人时，他面对面地看见了一群神的选民。

但是另外还有人在场。“一切敬畏神的人。”这不是重复描述以色列人。在讲道中途，他又作了一次区分，“弟兄们，亚伯拉罕的子孙，和你们中间敬畏神的人”（26节）。为了解释这两处经文，我们不妨看看本段之外的另一处经节，“散会以后，犹太人和敬虔进犹太教的人，多有跟从保罗、巴拿巴的”（43节）。这里有一群人，被形容为“敬虔进犹太教的人”。这些人是希利尼人，或许也有罗马人，他们不属于犹太教，但深深地被希伯来的宗教所吸引，这宗教只敬拜惟一的神。

为了明白当时的气氛，除了研究安提阿这城，和在场的听众之外，也必须对讲道者有所认识。他的这篇道主要是根据司提反的那篇申诉。如果我们将彼得五旬节的讲道和保罗这篇讲道比较，可以发现两者的相似处，他们宣讲的是同一个真理。两人都宣讲十字架，两人都肯定复活。到此，他们的相似处也结束了。但再读司提反殉道之前的那篇讲章，会看出保罗在安提阿的讲道有意或无意地以它为楷模。这是极有趣的事。保罗听到了司提反的申诉，他从未逃脱那篇讲道的力量。司提反满有信心，被圣灵充满，他一一回溯神古代子民的历史，然后谴责他们的罪行和愚昧，以致激起了听者的忿怒。他们置他于死的时候，保罗深感快慰，在一旁替那些扔石头打司提反

的人看守衣服。我相信，即使在那个时候，司提反的辩解就像尖锐的呼喊，萦绕着保罗的心。它仍然在保罗里面；当他在安提阿会堂讲道时，它的力量和感动仍驱策着他。

再注意一点，保罗的讲道从头至尾，都不是从以色列人的观点出发。他是对以色列人和一切敬畏神的人说话。他在讲道中只有一两次以以色列人自居。他大半时候是以与他们分别出来的身份说话。另外，他极热衷希利尼思想，但在基督里，他从希伯来主义、希利尼主义分别出来，以便将糅合两者的基督信息之荣耀彰显出来。

保罗在他的信息中宣告两件事：第一，神的管理；第二，神的恩典。他所传达的是，神是惟一的管理者；祂的管理中有不断而丰盈的恩典。

保罗未辩论神的管理之事实，也未将其当作一项教义。但他不断地提到这事实，似乎要将整个叙述当作一个辩证或教导。他从以色列人出埃及开始，回顾他们的历史，他们如何由埃及进入旷野。他提到他们进入应许之地，在那里寄居，直到大卫的时代。然后他完全省略了从所罗门到尼希米和玛拉基中间的历史，而直接以基督徒运动联结，“从这人(大卫)的后裔中，神已经照着所应许的，为以色列人立了一位救主，就是耶稣”(23 节)。大卫与耶稣之间隔着的这一段冗长、黑暗的时期——充满着人类的败坏、堕落、灾难——已被保罗用一个字“祂”(即神)作为桥梁连接起来了。神已从大卫的后裔中，立了人子耶稣。

保罗论到以色列的历史时，不断强调神的管理。提到他们出埃及的事，“神拣选了我们的祖宗”，“抬举他们”，“领他们出来。”关于旷野的四十年，祂“容忍他们”。旁注有，“容忍或作抚养。”我们从两者中都可发现同样的温柔和慈爱。论到他们进入应许地，保罗说，神“既灭了迦南地七族的人，就把那地分给他们为业……约有四百五十年”。那段时期，他们没有君王，遇见危机时就由独裁者或士师定夺管理。祂“给他们设立士师……直到先知撒母耳的时候”。然后转机来了，这个国家的历史进入一个新的里程，他们求一个王，“神就将……扫罗给他们。”不久之后，扫罗死了，保罗说，“既废了扫罗。”接着

大卫作王，“*就选立大卫，作他们的王。又为他作见证。*”最后，祂，同一位神，“*照着所应许的，为以色列人立了一位救主，就是耶稣。*”然而以色列人不明白他们自己先知的话，当救主来临时，他们却不认识祂，并且将祂杀了，放在坟墓里。但保罗说，“*神却叫祂从死里复活。*”

因此整篇信息主要传达的，就是神的管理。神拣选，高举，引领祂的百姓。在旷野容忍他们四十年。神灭了迦南列国，把那地分给他们。神在他们遭遇险境时给他们士师。他们求一个王时，神将扫罗给他们。神又废除扫罗，兴起大卫。然后是所罗门的历史，国家分裂成犹大和以色列，被掳，战败，灾祸连连。那时他们没有王，没有祭司，没有先知。剩余的民生活在罗马的铁轭之下。神赐下耶稣。神不顾人类的失败，仍宣告要藉着这位人子赐福与人。

保罗在安提阿会堂说的话，也启示了神奇妙的恩典。这是对以色列人和外邦人传讲的中心信息。人类的失败昭然若揭。保罗回顾以色列的历史，认清了这种失败。首先是百姓在旷野显露的失败，所以神不得不容忍他们，或像慈爱的父亲抚养他们。然后是他们的刚愎自负，拒绝神的管理，向祂求一个王。最后，他们的罪恶表现在杀了耶稣，将祂放在坟墓里。整个故事是一幅黑暗的画面，描绘了一个被神呼召、拣选、抬举的国家之失败。

但背景不单如此而已。保罗向会堂里的以色列人和进犹太教的人所强调的，不是失败，而是加在上面的恩典，这恩典要控制失败，以迈向神最终的旨意。神的恩典从起初就有，因为祂拣选他们。然后是忍耐的恩典，祂容忍他们，或像父亲一样抚养他们。那也是管教的恩典；祂给他们扫罗，好叫他们明白他们的失败和求一个王到底意味着什么。祂又将大卫给他们；大卫治理全国，代表着神对人的旨意。那也是完全的恩典，尽管有所罗门，亚哈，亚哈斯，尼布甲尼撒，亚述，埃及，和一切的刀兵，灾难，挫败，祂仍然立了一位救主。那是整个福音里无止尽的美妙乐符。当祂将救主赐给在黑暗而盲目之民的中间时，他们却不认识祂。他们熟悉律法和先知的话，知道神应许要赐下救主，但救主来了，他们却不认识祂。保罗说，神强使这些人的愚昧和罪行成就了祂的旨意；没有一句话比这更能显明神的管理和恩典。

他们定了基督的死罪，却不知道他们所作的应验了先知的话。彼得在他第一篇讲道里说到耶稣，“**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藉着无法之人的手，把祂钉在十字架上杀了**”(二23)。保罗说他们“**就把基督定了死罪，正应了先知的预言**”。最后是完成的恩典；保罗将三个事实摆在他们面前，那就是耶稣应验了过去最高的期望、启示和预言。诗篇第二篇提到君王。这位人子就是君王。保罗接着又引用以赛亚的话，将其与诗篇第十六篇连接起来。彼得也曾在他的第一篇讲章里引用这篇诗；它预言了这位圣者永不见朽坏。保罗宣告，藉着耶稣的复活，祂已显明是君王，并被接受和证明是以色列的希望和世界的救主。这是保罗的论证。

最后是他的呼吁。他宣告，“**这人**”，这位君王，已被钉十字架，并且复活了。彼得对耶路撒冷的听众提到罪得赦免的事。保罗也是如此，但他用了另一个词——“**称义**”。这是基督教会里一个崭新的词汇。主在法利赛人和税吏的比喻里曾使用过这词。它对保罗而言，是一个关系重大的词。为了明白这词完整的含义，我们必须研读他的罗马书。“**称义**”一词远比“**罪得赦免**”更强烈有力。这词解释了罪得赦免，并且将这思想发扬光大。保罗在彼西底的安提阿会堂，对以色列人和渴慕神道的希利尼人，证实神的管理和恩典；宣告耶稣已完成了这管理和恩典，并且为一切相信的人提供了称义的可能性。

接着，他提出警告。“小心！”他引用先知哈巴谷的预言，这位有信心的先知所预言的话，显示信心的原则是人活着必须秉持的原则。所以他向这些人启示一个事实，就是人可以凭着对主的信心而称义。

总结说来，这位伟大的宣教士被记录下来的第一篇讲道，宣告了惟一的神，神的旨意，和惟一的救主。他宣讲的福音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因信称义。称义的证据是耶稣基督的复活。这是对希伯来人，也是对外邦人的宣告。他将自己与这两类人分别出来，但他的信息是针对双方说的；因为在基督里，他不再是犹太人或希利尼人。在基督里，他发现了那将犹太人和希利尼人带入生命里，使他们与神的旨意相调和的惟一救主。

36 使徒行传十三 42～52

本段记载保罗在安提阿会堂讲完道之后，紧接着发生的事。其中包括这城里奇怪的骚动、冲突和兴起的运动；这故事掺杂着情感的表现，理性的挣扎，以及意志的决定。它的范围限于安息日，但整个气氛是喧哗争斗的。

我们已讨论过使徒的那篇讲道，现在来看讲道的结果。我们不妨设身处地想想那些人在这两个安息日中间所作的事。可以想像那些听了保罗讲道的人，如何回到他们的学校和市场，在友朋中谈论他们从那个陌生人口中所听到的奇妙、惊人又具吸引力的话语。下一个安息日来了，这人又讲另一篇道，当时合城的人几乎都聚集起来。彼西底的安提阿全城为之轰动。我们试着来发现这种骚动的原因，并探讨这种冲突如何说明传讲基督福音时的一个重要原则。

引起安提阿骚动的原因何在？第四十二节说，“**他们出会堂的时候**”——指那些在会堂听了保罗讲道的人——“**众人请他们到下安息日，再讲这话给他们听。**”第四十四节说，“**到下安息日，合城的人几乎都来聚集，要听神的道。**”第四十六节保罗对希伯来人说，“**神的道先讲给你们。**”第四十八节说，“**外邦人……赞美神的道。**”从这几句话，我们发现了安提阿全城骚动的原因。整个城市都被搅动了，因着一个人的信息，就是本段一开头所谓的“**这话**”，和路加所形容的“**神的道**”，全城分裂成数个阵营，在思想、情感、意志上互相对立。

因此，要明白安提阿骚动的原因，必须记住这段记载的要点。毫无疑问的，他们争论的中心是那惟一的神。这主题吸引了会堂里改信犹太教的虔诚人，也引起安提阿人的注意。保罗所讲有关独一真神的真理，是论到神永远的管理和恩典。他回顾希伯来人的历史，由

出埃及直到大卫的时代。他再略过所罗门到尼希米的那段时期，直接讲到耶稣的降临。

保罗宣告的基本真理，就是神和祂的管理，然后进一步指出祂的管理总是充满无限恩典；祂从宝座发出的一切行动，都是以无限的爱为出发点。接着他讲到中心的教训，确定神的一致性；他提出耶稣的十字架和复活，而使听到的人大感惊讶。他并且向这些人证实他们的罪可得赦免；他使用了教会史上第一次出现的词——“称义”，以后他在罗马书里有更详细的解释。他结束时指出，凡相信耶稣的人罪都可得赦免，白白称义，不论是希伯来人，希利尼人，与他有血缘之亲的人，或素昧生平，与他在思想、信念上南辕北辙的人都一样。

这些就是安提阿人在会堂所听到的保罗的第一篇信息，结果引起了分歧的看法、情绪和对立的决定。

一篇这样的信息，为什么会掀起如此轩然大波？因为这信息触到了人类生命中最深的东西；是有关神的真理；论到一个永远长存的生命，这生命永不被毁灭，可以存到万代，绝不受时代巨流的影响；另外又提出罪的事实，以及罪得赦免，因信称义。保罗在会堂里的讲道，丝毫不涉及物质的事。他没有论及文化、食物、服装、建筑的潮流。他也未探讨一些知识上的问题。他未讨论希伯来主义和希利尼主义的区别。他没有触及政治，例如罗马政权的问题。他只对付每一个人生命最中心的事实：神，生命，和罪。我并不是说，他忽略了周围人的情绪，或对别人的感觉漠不关心。他对生命中属物质的事，如食物、衣着、住处，并非心存轻视。但他并未花时间在这些次要的、暂时的事上；他直接来到启示的中心。当他讲到神、永生、罪和赦罪的可能性时，他是在对付人永远要面对的事；他的话吸引了他们，造成骚动、分歧。这些知识、情绪、意志上的分歧所产生的效果，在整本使徒行传中处处可见。

让我们仔细观察这个冲突。首先说到有些人“满心嫉妒”，然后我们又读到，“外邦人听见这话，就欢喜了。”注意其中的区别；一个是满心嫉妒，一个是满心欢喜。再看另一处对比，“硬驳保罗所说的话，并且毁谤”；“赞美神的道”。或者另一处，他们“断定自己不配得

永生”；其他人是“预定得永生的”。这两句话可以互相解释。“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这句话并未涉及神的行动。它是指人自己的态度。最后的对比是，有的人“毁谤”，有的人“信了”。这一系列的对比显示出保罗传讲神的道所造成的结果：人们中间起了冲突、分裂、区别。

他们拒绝的理由何在？乃是出于偏见和自私。他们不是出于理性拒绝，而是因偏见而拒绝。他们听了第一个安息日的讲道；有证据显示，他们在知识上拒绝这篇信息，因为保罗在结尾时对他们说，“你们务要小心，免得先知书上所说的临到你们。主说，你们这轻慢的人，要观看，要惊奇，要灭亡”（40～41节）。

但圣经对他们在第一个安息日的拒绝或刁难只字未提。我们只读到，“他们出会堂的时候，众人请他们到下安息日，再讲这话给他们听。”那么，为什么到了第二个安息日，他们又露出拒绝的态度呢？那乃是出于偏见。这些人看见外邦人也在场满怀期盼地聆听，并且保罗对外邦人宣告，他们和希伯来人一样可以罪得赦免。这些人是偏见而自私的；他们遗忘了真理的问题，却斤斤计较私人的利益。他们紧闭心窍，敌挡真理，只为维护传统的优越感，因此他们等于自认为不配得永生，又硬驳保罗的话，并且毁谤。

再观察其他人。正如我们刚刚看见，有些人因偏见而对真理紧闭心门，同样，另一方面我们也看见有些人敞开心门。这些人听见这位独一真神的道，祂充满恩典的管理，祂赐下救主，人可以称义，他们就让这真理进入他们的心。对这些人而言，这真理是至高无上的，因此，他们里面就有了新的权利。真理对个人生命造成的影响，端赖他是紧闭或敞开心门而决定。约翰福音有一短句极富深意：“心灵和诚实”（约四24）。当一个人有诚实的心，打开心门，愿意接受真理，明白真理，并且不计一切代价遵行真理，那么使徒的教训和讲道必然能为他带来生命。但若有人为了任何理由对真理关闭他的心，让偏见滋生，并由偏见产生辩驳，那么他的结局就是死亡。

这些事之后又发生了什么？第一，“主的道，传遍了那一带地方。”第二，逼迫接踵而至，并且一路尾随保罗到各地。第三，使徒满心喜

乐，被圣灵充满。虽然城中起了冲突，但主的道因此传遍了那一带。一个施加逼迫的城市，可以将神的使者驱逐出去，却无法赶走他们所作的工。有一小群人留在安提阿。他们是听见，相信，并接受圣灵恩赐的人，他们已成了基督身子的肢体；他们满心欢喜快乐。

让我们再回顾一下这个故事，留意这些基督徒传道人。传道人的工作一向是宣讲人生命中最深刻的事。他们并不是要完全不顾物质生活，或精神上的事；但他们的职责在于领人与神建立关系，对付人类本性中最重要的事。另外请注意讲道之后的工作。保罗和巴拿巴鼓励这些相信的人要继续长进，但是他们又断然转向外邦人。他们说，“只因你们……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保罗心中充满对弟兄的爱。他的书信中常常带着泪痕、焦虑。他从未须臾停止对这些肉身弟兄的爱。而这些希伯来人在他得救之后，没有帮他任何忙，只会逼迫他，使他受苦。细心读他的话，“神的道先讲给你们，原是应当的。只因你们弃绝这道，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这句话包含一个原则：当人听见基督的十字架可带给人永生时，如果他们不肯接受，那么先知、使徒、传福音的就有责任，转向其他人传讲。如果将保罗当日在安提阿会堂行动的原则放在今日，将有许多传道人要离开讲台，转往人心饥渴的遥远异地。

另外，再注意基督徒信息的果效；那是由生命进入另一生命，或由死亡进入死亡。它引起了嫉妒或欢喜，毁谤或相信；它激起逼迫的地狱之灵，或寻求拯救的圣洁之灵。十字架的信息总是诉诸人的理智，引起他们中间的分歧。它搅动人的感情，产生敌对和分裂的情绪。它冲击人的意志，要求人或相信，或毁谤。宣讲神的道，能在这世上引起其他事物所无法造成的分裂。

这故事中一边是自己断定不配得永生的人，另一边是愿意接受永生的人。有人毁谤，有人相信。对于这两种立场，每一个人都当在内心作出选择。

37 使徒行传十四 1～20

本段经文里，保罗和他的同工到了他们第一次宣教旅行最远的地点。本章剩余的部分就是记载他们在回程中重访众教会。我们跟随他们的行程，首先到以哥念，然后是路司得；再在特庇短暂停留。关于特庇的停留，路加未记下任何重要的事，但显然那是他们传福音事工中一段安静休息的时刻。从特庇，他们开始往回走，循着当初来的路线返回，并未直接取道回家。

这个故事最引我们注意的是传道事工的继续。这从观察工作的人可知。我们看见保罗和他那一小群人到达以哥念，最后因遭受逼迫，不得不逃往路司得。保罗在路司得又遭众人用石头打，被以为是死了。这里面有四件事值得注意：第一，他们传道的方法；第二，他们的事工所彰显的不同能力；第三，他们的不同经历；第四，威胁着他们的危险。

为了明白他们传道的方法，我们必须回到当时的气氛下。使徒保罗首先是在彼西底的安提阿城内一所大的希伯来会堂讲道。他被赶出来之后，就往东行了五十英里，在那里他也发现有一个会堂，但希伯来人不多。他逐渐进入更浓的外邦人气氛里。他听说有人阴谋要害他，就离开以哥念，往东南行了四十英里路，到达路司得，那里没有任何会堂。如今他来到最能代表外邦人生活和思想的地方。从此我们看见基督徒信仰的运动进入完全崭新的气氛中，更加远离希伯来思想的影响。

本章第三节尤其值得注意，“**二人在那里住了多日**”，指的是以哥念。“**倚靠主放胆讲道**”，那是这群人旅行各地的主要目的。使徒行传中，每次提到神的“**道**”（Word）一字时，都是用大写字母开头。他

们所宣讲的主题就是“**祂的恩道**”。这些人来到一个新城市，但他们传讲的仍是同一个信息；他们采用的方法可以多有变化，但讲的真理始终如一。他们最后到了路司得，正如在彼西底的安提阿，叙利亚的安提阿，和最初在耶路撒冷时一样，他们只有一个信息，“**祂的恩道。**”这句话包含了有关拿撒勒人的一切事实。不久之后我们将会看到，有些人说到保罗，“**这胡言乱语的，要说什么？**”(十七 18)。“**胡言乱语的**”原意是指说书人，讲故事的人。这一类人周游希利尼诸城，以说书为生。他们是公开的艺人；每到一个地方，就召聚众人，讲述他们的所见所闻。保罗和他的同伴也被视作说书人。他们述说的是一个古老的故事；说到耶稣生平，祂的死，祂的复活，并且因着祂的复活，其他一切事都得到改变、光照和解释。他们所述说的主题只有一个：“**祂的恩道。**”

本章一开头是用的小字(中文圣经未注明)。新约圣经常常可见这一类小字，出现在一章的开始，它们往往成为整节的中心。“**二人在以哥念同进犹太人的会堂，在那里讲的，叫犹太人和希利尼人信的很多。**”“**在那里讲的**”立刻暗示他们传达信息的态度。不仅是他们所讲的内容，也是他们传讲的方式。有些解经家论到这句话时，特别强调使徒是小心谨慎地预备这篇讲道。另一位解经家则强调是保罗的逻辑思考，迫使那些人不得不同意他所说的。每一个教师和传道人都当深思，你所讲的是不是能叫听见的人相信？我想保罗自己解释了这节经文，他写给哥林多人第一封书信里说，“**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智。**”可见不是出于他的口才，或逻辑能力。“**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兢。**”他接着说，“**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林前二 1～4)。这里揭露了他们讲道的秘诀。那是得胜、明确、积极的讲道的秘诀，是讲道者内心感到软弱、惧怕、战兢的结果；但这些软弱、惧怕、战兢都藉着讲道者与圣灵的交通而被克服了。真正传道人所讲的事本身似乎没有什么力量，也不会单单因他的流利口才和滔滔雄辩而使人信服；但是当他开口时，所说出的话就成为炙人的火焰，那是因为圣灵点着了它，并将它放在听者里面。

第十四章第三节说,“因此,二人在那里住了多日”(中文圣经无“因此”二字)。我们不禁要问,“因此”是指什么原因? 请看上一节,“但那不顺从的犹太人,耸动外邦人,叫他们心里恼恨弟兄。”因此,使徒在以哥念多住了几日。他们多停留的理由,不是因工作成功,而是因工作受阻。这启示了他们的坚忍。一切新的难处只有更激发他们持续坚忍下去。

再一次,我们观察这里记载的传道方法时,看见这种因应环境而调整的讲道方法具有多么奇妙的能力。路司得的人想要向使徒献祭,这可证明使徒行传的记载之真实性。路司得是一个敬拜假神的城市。保罗不久前在彼西底的安提阿会堂讲道时,听众有犹太人,有希利尼人,他们渴慕神,并遵行希伯来主义。因此他的讲道指出神的一致性,祂以恩典管理。如今到了路司得,他讲道中没有一处地方提到希伯来圣经或希伯来的历史。他从路司得人的立场出发,发现他们意识里所认识的宗教之要素,并且以其为立论的基础。他针对这些从未领受过启示之光的人,传讲了一篇简短而精采的信息。

这些人要向保罗献祭,甚至宙斯庙的祭司也带来祭物,保罗对他们说,“我们也是人,性情和你们一样。”这句话突然点明了他们是在拜偶像。人所拜的一切假神都是和他们一样的性情。纵观世上所有的偶像崇拜,从最崇高的,到最败坏的,他们所拜的假神都有人的性情。保罗用这句话,要众人注意拜偶像的事,并且宣告有一位真神,祂的性情远超过人喜怒哀乐的范围。他指出一个事实,就是祂为自己显出证据来,又呼吁他们明白一个事实:他们若有自然的亮光,他们若花时间去思想,他们就能发现神的大能和智慧。他从这里开始向他们传“福音”。路加只记录这件事,但未重复记载福音的内容;但他强调使徒的方法,他们认识这些卑微人的宗教生活,于是针对它提出纠正,并引领这些人归向真理。

接着我们再来看这故事,观察里面所彰显的能力。在以哥念,主藉着他们的手行神迹奇事。此处未提及细节,只简单地说,“行神迹奇事。”圣经未记录,他们在彼西底的安提阿曾行神迹奇事。留意圣灵的行动是多样性的。在安提阿,只记载了保罗的讲道,其他一概未

提。在以哥念,有宣讲神的恩道,又有神迹奇事。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呢?是为了提醒我们,我们不可以根据某一地方发生的单一事件,就建立起一套基本的系统。这正是基督教会面临的危险。在以哥念有神迹奇事,其他地方也一定要有神迹奇事。绝对不是。我们不能替圣灵在某个特定时间、特定地方作工的方法,订出一个一成不变的模式。有些热心的人企图教导说,圣灵恩赐的表记之一就是说方言,这些人是违反了使徒的历史。今日,圣灵当然还赐下说方言的恩赐,使人能说出另一种语言;但祂一定为这些人预备翻方言的人。今日我们迫切需要恢复与圣灵的这种交通,并且记住祂是凭己意行事,照自己所乐意的赐下恩赐。我也相信,医病的恩赐仍然包括在耶稣基督的能力中,祂可以为了祂旨意的缘故,将这恩赐赐给人;当人拥有这恩赐时,他就可以按手在病人身上,使他们得痊愈。我们不能强迫神的灵沿着一定的路线行动,祂自己会按机行事,这正是祂一向的方法。

我们在路司得可得到另一个启示。保罗在那里讲道,听众中有一个瘸腿的人。保罗看见他脸上的表情,就吩咐他站起来。他看出这人有信心。这故事启示了两点:这人的信心是由讲道者所造成的,他因听了基督复活的事,就应用在自己的特殊需要上;另外一点是,一个讲道者可以明白他的听众脸上所显露的信心。每位传道人都知道,听众中有哪一个正在全神贯注地听,他双目紧盯讲员,看见真理就紧紧抓住,并且应用在自己身上;他的眼睛散发着真理的光芒,脸上显露着渴慕。保罗讲道时相当自由,灵活。他敢于突然停止,然后对那人说,“*你起来,两脚站直。*”那人就跳起来,并且行走。路司得人看见的是一个物质上的神迹,但它后面隐藏了一个属灵的神迹;那人明白了真理,并应用在自己身上;讲道的人察觉了,他锐利的眼光识透这人所显露的信心。这真是一件奇妙的事。

然后,众人“*就用石头打保罗,以为他是死了*”。令他的同工大吃一惊的是,不久他又站起来,走进城去。不要错过此处的神迹。有人说他只是昏厥,不久又醒过来。可能如此;但路司得的人和门徒都以为他死了。我相信当石头如枪林弹雨掷下来时,他一定记起司提反

来。我个人认为他是死了;然后重新恢复生命,复活了,以继续他一生的事工。

我们再回顾这件事,会发现使徒每次的经历有多么大的差异。神用不同方法对待祂的工人。保罗安然从安提阿逃脱,得以保全性命。在以哥念,神控制环境,使他得到警告逃走。但他未能逃出路司得。我们不能说,神在安提阿和以哥念眷顾他,在路司得就弃他不顾。这样说就是谤讟神了。保罗最后一封书信是写给提摩太的,信中他告诉这位年轻的传道人说,你知道我在安提阿、以哥念、路司得遭遇逼迫,然而神救我脱离一切逼迫。在安提阿和以哥念,神救他免于被石头伤害。在路司得,神从石头堆中救拔他。许多时候我们会说,神从前救我,但这一次他束手不顾。患难来临,我们被击打得支离破碎。等一等。不久之后,我们将说,从这一切中,祂拯救了我。有的时候,神惟一的救法就是藉着石头,藉着镕炉的历炼来救我们。

最后请留意威胁着这些人的危险。他们正面临反对。不顺服会产生反对的灵、仇恨、阴谋和击打。但这些人面临的最大危险,就是有人前来要拜他们。那是基督工人最大的危险。人很容易接受权力、名望、别人的敬拜,而遗弃患难、被石头打的艰辛道路。当人带着祭物,来向基督工人献祭时,那是最危险的一刻。我们若要帮助先知,就当祈祷他不致接受花环和人的敬拜。我不是说,保罗内心一无所动,但他没有受引诱,因为他与主有密切交通,他不可能屈服于诱惑。

使徒保罗的第一次宣教旅行到这里结束。不管使徒的脚踪到什么地方,必然带去一股搅动、分裂的力量。每个城市都被震撼,分成数个反对的阵营,“*城里的众人就分了党,有附从犹太人的,有附从使徒的*。”我们不禁想起耶稣的话,“*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太十 34)。除非今日基督徒的信息带着烈焰和分裂、分别的影响力,将人分为相对的阵营,否则那就不是使徒的福音。它总是会带来骚动,因为它毫无妥协余地。这福音到人的生命中,驱逐出人生命里的黑暗。这福音对罪、对邪恶毫不留情和通融。那是血和火的福音,反对者与福音无分。

另外，我们也对这些使徒炽热的灵留下深刻印象。他们是如此有权柄，如此坚忍，勇敢，锐不可当。他们到各城市，不是讨论哲学，而是宣讲基督。他们到不同的民中间，认识他们宗教生活的要素，但绝不留他们在疑团中。他们纠正错误，指出真理，勇敢无畏，领人走上正道，为神和基督赢得国度。

38　使徒行传十四 21～28

这是保罗第一次宣教旅行回程中所发生的事。他最后访问的地点是特庇。前面我已提过，他在特庇的事工可能较为安静，平和。圣经未记录其细节，但本段经文一开头提到，他们曾在那城传福音，使好些人作门徒，然后他们就回去了。从其他经文中我们知道，使徒在特庇遇见了一个朋友、同伴和助手——该犹。到特庇之前，整个行程都充满压力和紧张。可能逼迫他们的犹太人不知道保罗一行已到了特庇，显然他们没有尾随而来。

从特庇到大数，是绵延的山路，保罗和他的同工可以从特庇搭船，快速通过西流基，到达叙利亚的安提阿。这是他们回到原先打发他所出来的教会最便捷的一条路线。这也是最快速、最安全的走法，因为比起他们现在采取的走法，距离要短得多。但是他们却舍弃此路线，而回到二十英里路远的路司得，再行四十英里到以哥念，从那里又行了六十英里到彼西底的安提阿，然后沿着南海岸而行。湍急的河流和出没无常的盗贼，使这条穿越群山的路径充满危险。然而险流和盗贼远比那些处心积虑要加害他们的人更容易对付。保罗没有选择走那条快速安全的路线，反而照原路回去，先到路司得，我们不知他在那里停留多久，然后往以哥念，从事明确而特殊的事工；又回到彼西底的安提阿，然后南行通过彼西底，到达别加，在那里讲道。他从别加坐船，往安提阿去。

这番回程别具意义。他当初出发，开始了宣教事业的新里程；那是拓荒者的旅程，带着新的福音，进入新的领土。他带着利剑，所到之处必然引起分裂，合城的人分成两个阵营：相信者和毁谤者，充满嫉妒的人和满心喜乐的人。让我们再来观察这趟回程，首先看旅行

本身的事实；其次是它的价值；最后是它的结果，就是他们向教会报告他们所作的一切。

我们想到这趟回程的事实，很自然会叹服他们的勇气。首先保罗离开安静作工的特庇，跋涉二十英里不毛之地，到达路司得，就是众人向他掷石头的地方。我们现今因时代遥远，很容易忘记当时的事实。他上回在路司得的事工有很简短的记载，最后他们用石头打他，并且以为他死了。就路司得这地方而言，他的事工已走到穷途末路。二十多年之后，他仍然记得那次被石头打的经历，**“被石头打了一次”**（林后十一 25）。毫无疑问的，这次经历在他肉体上留下的痕迹，终其一生都未磨灭。他的第一次旅行在特庇告一段落，如今他大可以取捷径，由大数，经西流基，返回安提阿。但他未如此作。他回到被石头打的地方，回到受苦之地，在那里，他的同胞对他心怀仇恨；他试图领向光明的那些人对他的反对正炽热可怖；他们曾在那里用石头打他，并且以为他死了，把他拖到城外。

然后他从路司得，又走了四十英里到以哥念。当初他是在匆忙中逃离以哥念的。他头一次在那儿讲道，就遭遇危险；他们因此曾多停留了数日。后来他的朋友发现有人阴谋要杀害他，他就在朋友的劝告下逃离那城。由于那些人的阴谋未得逞，他们显然仍积恨在心。

他离开以哥念之后，跋涉六十英里，经过险象环生的荒野吕高尼，再次回到彼西底的安提阿。这是他曾经被赶逐出去的地方。安提阿人因为拒绝他的道，而将他驱逐出境。

我们读毕本段经文，实在不能不看出保罗和他同工的勇气。如果这趟回程没有特殊的价值，那么他们就徒具匹夫之勇。他为什么循此路线回去？答案见于他所作的事。他回到路司得，去寻找那一小群使徒；回到以哥念，探望那些相信的人；他也为同样目的，回到安提阿。他回去的目的，在于对各地信徒的坚立、勉励和组织。

保罗被驱策回去，首先是因他认识到他所宣讲的真理之重要性，他不以这福音为耻，知道那是神救赎的能力。他第一次访问这些城市时，是宣讲福音；但他所说的一切事都必须有实际的应用，这些早代的门徒必须充分明白这些事。他在各城主要宣讲两

件事：第一，复活的基督；第二，人可以在基督里因信称义。这些都是伟大的真理，能吸引人心，引人注目，使某些人相信，某些人毁谤。

但那些被吸引并相信的人，并未完全了解这些真理的所有价值。复活和称义的教训必须实践出来。如果这一小群信徒一旦面临挫折、反对，就跌倒失败，一蹶不振，那么他们必须先接受训练。保罗清楚明白这一点，他那对真理的爱催促着他回去。许多年之后，他在监狱写给以弗所、歌罗西和腓立比众信徒的书信中，仍洋溢着他心中热切的渴望——盼望他们有完备的知识。充分的认识可以使信心更坚强，指望更清晰，爱心更丰富。他在首程中宣讲中心信息，聚集那些跨出信心第一步的人；但他回程中又到那里，为要使真理在那些相信的人之生命中得到充分的胜利。

另外，与圣徒交通的渴望，也催逼着他回去。在那些城市中，有一些团体，也有分散的信徒。想想看各城中的小群信徒。在路司得，众人以为保罗死了；但那里仍留有门徒，可能提摩太也在其中。在以哥念也有一群人，同时受到犹太人和外邦人的憎恨。安提阿城中有敬虔进犹太教的人，和胆敢进入更广大生命中的希伯来人，他们显得相当孤立。这些孤单的圣徒，促使保罗舍近求远，不畏路途艰辛，宁愿循原路回到各城，将新的勉励带给他们。

但我们若忽略了他在勉励中所说的一句话，就还未触到最深刻的要点。他勉励他们**"恒守所信的道"**，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他一切事工的主要动力，就包含在这几个字里：**"神的国。"**进入神国的途径已清楚宣告了，就是经历艰难。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说，人必须经过苦难，才能进神的国。它是指，我们经历艰难，就能实现神的国，建立神的国。保罗和历世历代的先见一样，知道神的国已经建立，但有待实现。神的国早已设立，无人能逃避它。我们不能明白暴风雨中的挣扎，战争的奥秘，和众使徒迈向最终结局时所面临的冲突，困惑；但我们知道，这一切都在神的国里。若非神指挥大军，控制全局，没有一支军队能在地球表面行进。但要进入神国，领人与它发生联系，在世上建立国度，除灭败坏的势力，惟一的途

径是经历艰难。保罗此刻岂不知道，神的国是藉着主基督自己的受难所建立的？只是透过苦难，神能进入祂的国，并且在这罪恶、受苦、忧伤的世界建立这国度。保罗自己经历过石头如雨下，击打在他身体上的痛楚，和当时心理上的折磨；但他知道，藉着痛苦的过程，他在帮助神建立国度。对国度的热爱促使他出发，展开艰辛的宣教旅行。也是对国度的爱，催促他循原路回去，将鼓励和帮助带给那一小群信徒，因为现在轮到他们，为了神国的缘故而经历试探和苦难。这是发自信心的勇气，也是从对神建立祂国度的方法之认识而滋生出来的勇气。

这趟回程的价值可用三个词表达：坚立，勉励，组织。

坚立的意思是重新建立，或者说，进一步支持。他回去，给这些教会进一步的支持，向他们解释活在基督里的意义；这是基督徒事工最重要的一部分。这些神的年轻儿女，已看见耀眼的荣耀，听见主复活的福音所发出的美妙音符，和因信称义的教导，如今他们必须受教明白活在基督里的意义。保罗回去，要进一步坚立、支持、印证他们。

但他也回去勉励。他勉励他们，恒守所信的道。在这些城市中，眼目所及的尽是令人忧心忡忡的景象。回到路司得，以哥念，安提阿，进到市中心，纵目四顾，你会看到庙宇，偶像，淫乱，贪欲，奢华。这是一切城市，不分古今，共有的现象。城市总是不变的。他们正活在这些事物中，面对诸般的诱惑。一个人要如何胜过这些可见到、可触及、可碰到的事物？要靠信心；信心是不可见事物的确据。信心就是离开可见事物，冒险向不可见事物跨出脚步，它要向人显明不可见事物的真实性。保罗回去，对这些人说，不要注视路司得、以哥念、安提阿城内可见的事，要恒守你们的信心。这是建立基督徒生活最伟大、最重要的勉励。他劝勉他们在患难中要忍耐，因为这是通向胜利之道。

然后是组织。他在各教会，藉着禁食祷告，与他们一起聚会，且在各教会中选立长老。最后，他将教会和长老交托所信的主。这是在犹太教领域之外的第一个教会组织。

到目前为止，我们讨论的重点都放在教会上面。到底这趟回程，

对使徒本身有何价值？这次回程，替他诠释了他先前所讲的道。保罗开始讲道之前，并未研读神学；但他一面讲道，一面学习神学。当他看见福音在人生命中产生的果效时，他明白了称义和成圣的真正意义。他开始体会福音的大能和作工的方法；经过这些观察之后，他才能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罗一 16）。

这趟回程也因此证实了他所传的道。他看见这道的大能，并且越来越相信它的价值。他更加确定他要继续下去作这伟大的事工。

我相信另外还有一个价值。他在路司得、以哥念、安提阿坚立、劝勉、组织众信徒，又在别加讲道，然后抵达亚大利之后，在那里我们看见这趟回程的另一个价值。试着想像那条小船，正沿着海岸向北方的塞浦路斯驶去；站在甲板上的使徒，看起来疲惫不堪，满脸风霜；这趟旅行所遭遇的危险、冷酷、暴行，使他此刻身心俱疲。再看看他那酸涩（可能视力欠佳）的双眼；但那双远眺海面的眼睛里，正闪耀着得胜的光芒。我相信这一趟长途航行，可以使他得到不少休息和恢复。感谢神，这位使徒是一个“人”，他知道工作的辛劳；然而当他启程返家时，他也体会到这最后一程的安静航行对他的价值。

最后我们来略看一下这次旅行的结果。安提阿教会差他出去传讲“**神的恩道**”。他们差巴拿巴与他同往圣灵所引领他们去的地方。他们则留在安提阿，一面祷告，一面等待他回来。最后，他终于回来了，工作已经完成，他们正等待他的报告。

当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那是一次奇妙的聚集；教会在那次聚集中打发他们出去。那次聚会充满了期许，和启开一项新事工的荣耀。如今这两人又回到他们面前；其中一个伤痕累累，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他们对教会说什么？“**就述说。**”他们是否提到所遭遇的艰难、石头、压迫？是的；但他们用什么方式述说？请听胜利的回响，“**就述说神藉他们所行的一切事，并神怎样为外邦人开了信道的门。**”他们的观点是从神的作为出发。其他事都是次要的，或附属于祂的作为。他们对教会所说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神怎样为外邦人开了信道的门。**”那是他们的报告。

“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这句话特别值得每位基督徒铭记于心。随着时光推移，艰难的形式可能随时代而异，但原则是不变的。路司得，这一个用石头击打使徒之地，反成了福音的中心。“但我要仍旧住在以弗所，直等到五旬节；因为有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开了，并且反对的人也多”（林前十六 8～9）。那就是他停留的原因。哪里有反对、石头、逼迫，那里就有能力。受苦之地，就是得能力之地。

39　使徒行传十五 1～35

本段经文记载的事件，有时被人称作基督教会的第一次大公会议。法拉尔（Farrar）在他的著作《圣保罗生平与事工》（Life and Work of St. Paul）中提出极佳的理由来反对这种说法。他指出耶路撒冷的这次聚集，并不是各教会推派代表来开会，而只是耶路撒冷教会接待从安提阿教会来的代表所举行的聚会，以讨论宣教事业上一个重要的问题。他进一步指出，这次耶路撒冷的聚会，目的在互相商议，而不是作最后的、教义上的决定。当然，保留"会议"的名称也不错，至少让我们明白一个会议应该是什么样子，并且由此看出以后许多所谓的会议所犯的错误。

这第一次会议之后的每一次大公会议，目的都在研拟某种仪式，或制定表达某项重要真理的信条。但这次耶路撒冷的会议却不是这样。我们已说过，这次会议的真正功能在商讨一个急迫的问题，并找出实行的方针。然而像这一类的研讨和探索必然对未来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当代表们在耶路撒冷聚集时，他们讨论的是由宣教事业中心——安提阿——所产生的问题；这问题是由从犹太来的人所引出的，这些人不是控告外邦信徒不受割礼，而是坚持他们若不受割礼，就不能得救。会议即是针对此召开的，要听听安提阿教会代表的报告；其目的不是要知道耶路撒冷教会对此有何权威性的评论和指示，让安提阿教会去奉行；会议的宗旨是，在面对这样严重的情况时，联合更多的基督徒来共同讨论谋商。

我们必须用保罗在加拉太书里所说的话，来诠释路加此处所描绘的画面。我不是暗示两者都有误，但我相信若将两者合并一起读，必然会发现其中的出入。保罗对这事件的记载，显示他清楚感觉到

众人中(甚至包括他的同工)有某种态度，是冲着他来的。他字里行间所透露的语气，使我们相信，若会议的结果是另一种情形，他就绝不会顺从。他不是在寻求耶路撒冷教会的指示，他也不是要求雅各或彼得对这真理的看法；他前去只是要和大家商量。如果会议的结论会成为外邦人的束缚，他就不惜为真理的缘故，与耶路撒冷及众使徒决裂。他对这事的记载中有一些证据，显示他们在达成最后的决议之前，有过一番冲突、歧见、争论。

但从路加所记载的历史，看不到辩论、纷争的细节，只看到最后一致的决定。如果我们认清两点，那么这事件就更具趣味性。第一，从这第一次聚集，以及接下去的讨论中，可知与会者中间有相当大的歧见，有些人甚至带着偏激、急烈的态度；第二，当意见分歧的信徒，经过讨论，根据一个主要原则，最后说“圣灵和我们，定意……”(28节)之时，那真是神圣而奇妙的时刻。

我们先来观察这次会议，然后试着将它的结论应用在现今的世代。首先我们要问，这次会议中，主要的歧见是什么？明白了这一点，就可以研究他们的讨论，最后我们再简短看一下他们的决定。

让我们回到当时的气氛下，了解这难题的本质。对犹太人而言，基督教就是旧制度的完成和持续。因此犹太人的心理态度，与安提阿、以哥念、路司得，以及那个地区一切新信徒的心理态度截然不同。对希伯来人而言，相信耶稣基督这举动，并不是摧毁他祖先一贯的信仰，而是去完成这信仰。然而基督教的信仰已经发展超出了他们祖先的信仰，是一个神圣运动的延续。保罗在彼西底的安提阿会堂讲道时，论及神的一致性，以吸引希利尼人的心；但他也说到整个希伯来运动，看见它在基督里，在祂的福音里完成了。

但在叙利亚的安提阿所兴起的运动，完全未受到那个传统的影响。确实，安提阿的运动后面甚至没有使徒的传统；它是由基督开始的，因此安提阿人对遗传的事不太经意，也没有多大兴趣。

请留意这中间的差异。犹太人基督徒认为，基督教是直接从他们祖先的宗教衍生、持续、完成的，然后传到安提阿和其他城市。他们发现，那些与希伯来宗教和遗传毫无关系的希利尼信徒，其信仰是

直接源自他们对基督的认识。立刻，我们就看出难题的本质何在。这些希伯来人，许多还是虔诚人，认为希利尼信徒不能从中途起步而得救；他们单单从认识基督开始，是不够的。他们必须被领到一切为预备基督来临而设立的事物中。他们必须遵守摩西的律法和仪式。

这个问题相当严重，因为它会在基督徒里面，加强希伯来思想和希利尼思想的冲突，这现象在过去几年间已逐渐明显。当大数的扫罗被主以一个特殊的目的得着时，主是得到一个内心掺和着希伯来思想和希利尼思想，而又互相冲突的人。但如今这两者已在他心中合成一个基督徒新的属灵境界。他是希伯来人生的希伯来人，但又是大数的扫罗。有关束缚、拒绝、献祭的思想，是希伯来的思想；有关自由、文化、生命的充实，则是希利尼的思想。他在基督里发现，人可以通过束缚，达至自由；通过死亡，得到生命；通过希伯来思想所代表的，实现一切希利尼思想的理想。那是大数的扫罗所赢得的胜利。如果希伯来思想要求那些位于希利尼思想地区的新教会也拘守旧仪式，就会在基督徒运动中引起分裂。那是极危险的情况。如果这些从犹太来的教师胜利了，那么从早代直到如今，希伯来教会与外邦人教会就会纷争不断，而由纷争引起的仇恨只有互相伤害对方，使教会向世界作见证的功能丧失殆尽。因此，召开耶路撒冷会议的目的，不仅仅在辩论一项仪式或规条，它有着更深刻的目的。

此外我们还必须注意另一项威胁教会的因素。神设立割礼的最初旨意，在治疗人的自以为义。那是一个外在的、可见的记号，表明这个民族被分别出来，归属于神，倚靠神；他们在这世上所行的一切，都在神的管理之下。我们从此可以看出，希伯来人历代以来完全忽略了他们所坚持维护的仪式其真正的含义。如今割礼反而被当作自以为义的工具。当初用来代表毁灭、缺欠的记号，如今成为炫耀、获得的表记。割礼和希伯来人的仪式条文，已经违反了神的旨意；人们利用它来彰显自己的义。这一向是仪式主义的危险。对至高神的信仰，已变成附属于外在仪式的次要品了。保罗看出这是基督教会的危机，人们企图用仪式或典礼来取代最重要的灵性生活和信徒合一。这正是他感到忿怒、让他关心的；不久之后，彼得下到安提阿时，保罗

就曾严厉责备他的装假。这不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乃是关系重大的事。在基督教会最深刻的事上，他们意见相左。

关于这次会议的讨论内容，我们可以相互对照使徒行传第十五章，和保罗在加拉太书里的记载。显然保罗和巴拿巴受到耶路撒冷教会热忱的接待，他们和长老也举行了一次私下的会议，第十五章第六节如此记载，“使徒和长老，聚会商议这事。”路加的叙述很简略，我们对开会内容无从得知，但可确定那是一次平和、私下的会议。叙利亚的安提阿教会所推出的代表包括保罗、巴拿巴、提多，可能还另有两三人。第四节说到他们被接待的事，“到了耶路撒冷，教会和使徒并长老，都接待他们，他们就述说神同他们所行的一切事。”他们述说他们如何带着胜利，欢喜地离开安提阿；述说在别加、亚大利所发生的事。他们到了耶路撒冷，只是述说福音的得胜，并未提出任何难题。

保罗在加拉太书里谨慎地陈述这个关头所发生的事。第二章第二节说，“我是奉启示上去的，把我在外邦人中所传的福音，对弟兄们陈说；却是背地里对那有名望之人说的，惟恐我现在，或是从前，徒然奔跑。”那是保罗对这事的记载，当使徒和长老聚集商议时，教会并未出面。保罗不是将他得胜的故事摆在他们面前，他只是传神的福音。在第一次的接待会里，他述说神在那地区所行的一切事；但对较小的这一群人，他只述说他在各地所宣讲的福音。

他与众使徒谈论福音，并得到彼得、雅各、约翰的赞同（如加拉太书所记）之后，教会再次聚集；接下去就是在会议中的讨论。这里有三件事要注意：第一，彼得的谈话；第二，巴拿巴和保罗的谈话（我们无法断言两人中是谁代表发言，因为圣经未记载这段谈话）；最后，是雅各的谈话。

彼得对这次讨论提供两点建议，包括一个事实，一个推论。彼得的谈话不是由神学观点出发。他不是在争辩一个教义。他没有用艰深复杂的方式来论及仪式。大胆、直率、高尚的彼得实际上如此说：这里有一件事实，这里有一个推论。事实是，神已经差他往外邦人那里去，并在哥尼流家赐下圣灵，“正如给我们一样。”推论是，他们不应该试探神。旧约记载了试探神的事，在希伯来人中，在哥林多教会

里，都有试探出现；而最大的试探是我们的主在旷野中所受的试探。试探神就是拒绝遵行神的指引。魔鬼对耶稣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耶稣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意思是，不可拒绝仰望神的引领，你不可在祂旨意之外的环境中故意制造危险，来看看祂会不会帮助你。彼得说，这里有一个事实：神已经给外邦人所有的恩典，尽管他们没有任何仪式、条文、典礼。这里有一个推论：不要害怕顺从神，即使祂似乎在打碎一些我们心爱的事物；不要拒绝祂的指引，免得犯了试探神的罪。

保罗和巴拿巴只是述说神藉他们所行的事；他们实际上这么说：彼得所说的事实已在各地出现千百遍。他们被安提阿打发出去，所经各城都可看到彼得提出的事实；神没有给外邦人定下任何仪式、典礼，但祂已赐下恩典和圣灵给他们。

最后发言的是雅各。他首先提到彼得所说的事实，一方面赞同，一方面再度强调它的价值和重要。“方才西门述说。”然后他指出，彼得的事实，以及保罗和巴拿巴提到的事实，与先知的预言完全符合。他引用阿摩司预言里的话，那段话预告了外邦人要因着以色列的胜利和恢复，而蒙受祝福——这预言一直到了如今，才完全应验，并且毫无疑问地应验在神的制度里——五旬节那天，当那一个希伯来小团体成为神的真以色列时，这预言的原则就应验了；不久之后，这预言的应许又应验在外邦人身上。雅各接着说，“据我的意见，不可难为那归服神的外邦人。”有人说，雅各是耶路撒冷的大主教，在教会中享有最高权柄，但从这里的记载，我们看不出任何证据。有人指出，“我的意见”，这里所用的“我”字，在希腊文里是一个强调字，端赖当时的声调和语气而定。我们必须配合新约里其他地方出现的这字来解释。如果据此而断定，雅各在这时刻所表达的意见就是最终的决定，毫无商量的余地，那是无稽的。雅各是一个实际的人，是雅各书的作者，主的兄弟，他最后站起来发言；他的谈话还是相当保留，他意识到别人的意见之重要。他用加强语气的“我”，只是表明他表达的是个人的意见。然而，教会同意了他的看法。他们所达成的决议，不是出于一个人的决定。当他们决定了，写下来，并差人送往安提阿

时，他们不是说，经过商议，大主教雅各如此决定……等。他们的说词充满尊荣，“**圣灵和我们定意。**”

这项决定的第一个特色是它的一致性。它代表了使徒、长老和教会的共同意见；而这种一致的态度，其秘诀在于圣灵的同在。“**圣灵和我们定意。**”

这项决定是，他们不再为难希利尼信徒，但劝诫他们一些不可作的事。为一切世代所作的决定是，第一，人不需要藉着仪式来得救；第二，在人这方面，要成为属基督的人，也有当遵行的事。他们决定不再为难、打扰、强迫他们，或用一些与救恩无关的仪式来困扰他们。接着又勉励他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必须持守某些合乎基督的道德标准之态度和习惯。他们必须禁戒拜偶像和奸淫的污秽，并勒死的牲畜及血。这就是他们的决议。

那么，结果如何呢？归纳言之，就是：安提阿的休息期，为未来事工的预备期。这次会议是界于使徒的第一次和第二次宣教旅行之间，形成了一次必要的停顿，并且一次解决了难题，这样以后那些犹太教的教师再到各地宣讲他们的教义时，就无法仗恃使徒或教会的权柄了。这是一个重要的决定，从当时直到今天，都影响着整个教会史。

最后，我们可以好好思想他们作决定的方法。有几个最重要的字燃亮了本段经文：“**圣灵和我们定意。**”它标明了由一个中心向外面事物发展的过程。它最根本的基础是，藉着圣灵与基督联合。其次是所得到的结果：教会与圣灵采取一致的行动。没有联合，就没有一致的行动。除非教会藉着圣灵与基督联合，否则不可能实现一致的理想。耶路撒冷会议给我们看到的画面是，一群共享基督生命的人聚在一起，没有个人的私心欲望，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明白主的心意。这是任何团体胆敢开口说“**圣灵与我们定意**”的先决条件。现今的世代，不管是地方教会也好，或教会联合会议也好，似乎都不能如此说。我们不得不承认，如今已很少听到这一类的话了。我们常常读到，某项决议是经由过半数人同意而达成的，但这是另一回事。绝大多数人的同意，往往意味有少数人心有未甘，耿耿于怀。当我们根据一个

共同基础——想要知道主的心意——来自由、坦白地讨论各人的歧见时，我们应该可以达成一致的决定。如果我们参加一项教会会议时，心中早有定见，非要事情照我们的意思办不可，我们就阻碍了圣灵，使祂无法显明祂的心意。但我们若一方面有自己的看法，一方面仍渴望知道主的心意，那么会议结束时，我们也能像往日使徒时代一样，以极美的荣耀和能力说，“圣灵与我们定意。”

这次早代的会议使我们明白，基督徒和教会不受希伯来思想的束缚。从某方面而言，我们不受希伯来思想的影响。用另一种说法来叙述这原则：人得救不需要其他条件，只要相信基督，有圣灵活在生命中，其他诸如洗礼、擘饼，遵守任何仪式、典礼，都不能使我们得救。让我们如同参加耶路撒冷会议的人一样，决心不再为难人，不再坚持某种仪式是人得救的必备条件。

同时，我们需要属灵生命的律之束缚。基督徒一定要禁戒拜偶像的污秽，和许多不当行的事；不是因这些违法，而是为了使我们分别为圣。这些外邦人必须禁戒勒死的牲畜和血，这不是希伯来思想的条例，也不是摩西的律法。早在摩西之前，神已经定下这条禁令。在神与挪亚所立的约，就是正当人类开始一个新的局面时，神就颁下了这一条律法。所以，对犹太教师而言，雅各所引的经文真是满有智慧。他跨出希伯来的制度，提到神针对人类生命所定下的律法，并且说人都当遵守这些律法。

因此这次会议的决定，具有永恒的实用价值，就是人不必靠着仪式典礼得救；但人必须禁戒偶像，分别为圣，遵守神所颁下的律法。

40　使徒行传十五 36～十六 10

很显然的，在第十五章第三十五节和三十六节之间，有一段历史上的间隔。前一段末了宣称，“**保罗和巴拿巴仍住在安提阿，和许多别人一同教训人，传主的道。**”这段间隔可以从加拉太书（二 11～21）找到说明。那里记载，彼得来到安提阿，依据耶路撒冷会议的决定，坐下来与外邦人一同吃饭，照他自己的话，“**不要分别等类**”。但过了不久，从耶路撒冷下来一批受犹太教影响的人；圣经没有说这些人提出任何责难，反而是彼得——藉用保罗的话来形容——装假，当着他们的面退去，不再与外邦人一同吃饭。虽然巴拿巴也同情他的举动，但保罗立刻严厉地责备他。然而，结果是和平的。彼得受责备之后，停止了装假；两人心中也未留下任何芥蒂。

当难题解决，未来行动的方针确定之后，保罗立刻开始为将来的旅行和事工作准备。保罗的第二次宣教旅行最突出的一点是，他的足迹踏上了欧洲。再一次，这个圈子扩大了，我们看到使徒跨过边界，直抵欧洲。马其顿的呼声得到回应，福音又向更遥远的地域推进。

本段经文中，我们终于来到特罗亚，这事本身具有历史的趣味。特罗亚位于海岸线上，从这海岸线一直延伸上去，就到了欧洲大陆；历史上有名的古战场特洛伊即位于欧亚两洲之间。我们可以从荷马和维吉尔的史诗中读到这些战役。这就是本段经文最后描述使徒足迹所到达之处。

前往欧洲传道，原本不在保罗的计划中，但显然早已在圣灵的心意中。保罗离开安提阿，踏上第二次旅程时，心中毫无意图要去欧洲。本段最后说，“**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以**

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以为"一词充满兴趣和价值，它显明了这个过程的最终结果。保罗最初计划这次旅行时，目的是要重访他已建立的各教会。他在特罗亚意外地见了异象，听到新的呼召，看见新的门打开，更广大的工场展现在他眼前，新的工作机会摆在前面，他相信这一切都是出于主的心意。

这段经文(十五 36～十六 10)所包括的时间必须加以研考；但读了路加精简的记载，会发现引向这个异象的一切事都是暂时的，初步的，有一个更伟大的运动等在前面。本段结尾时提到的"以为"，正是所有先前事物的结果。

分析这段经文，可以将它分成几项个人事件。首先是保罗和巴拿巴的争论和分手，然后是保罗如何在西拉的陪伴下启程，并在路司得得着提摩太。其次记载他们继续旅行，直到特罗亚，在那里保罗见到马其顿的异象。然而本段经文最高的价值，不在独立的各事件，而在综合起来的事实上。我们从圣灵引领的亮光来看各独立事件，会发现这些奇异、冲突、麻烦的事件逐渐糅合、凝聚，成为一个清晰美丽的画面，显明了神的统辖和管理。

我们不妨由两方面来看这段经文；一方面是人的经历，一方面是神的引领。这是本段经文价值所在，其中充满了冲突。使徒行传前面部分流畅、和谐的运动似乎到此结束。如今，在这两个曾搭配事奉且大有能力的人中间，起了争执，有了难处。结果他们的计划受阻，目的受挫。保罗想再度拜访他与巴拿巴从前到过的那些城市，但这次旅行中他却未能如愿去到那些地方。他确是到了曾传福音的城市，但未到达他建立教会的各城。他没有照计划路过别加、旁非利亚，反而被驱使到叙利亚、基利家。不久之后，那里的工作告一段落，他就通过大数，到达特庇和路司得。然后他一心渴望往某处去，但圣灵却拦阻他，将他驱往另一方向。当他再度面向北方的庇推尼时，圣灵又把他赶往另一方向。这条河流似乎险阻重重，但它是在神的旨意中流动。这段经文的属灵价值很明显，它启示了神如何藉着拦阻来引导人。

首先看看所发生的事。保罗原先的意思是重访以前到过的城

市，探望他们目前的进展。他心中关怀着他的儿女，除此以外，他还有其他的动机。他还关心各地的教会，因为福音要从这些中心，传向更遥远之地。有一位著名的教师说过，他情愿培养一个圣徒，去作传福音的事工，胜过呼召数百人决志开始基督徒的生活。保罗也深刻体会到坚固教会，使她成为传福音的中心是多么重要，以使教会完成她真正的功能。这位使徒心中最大的渴望，不仅仅是看望他的弟兄，并且要观察教会的光景，因为他知道教会事工的重要。

他们正要启程时，保罗和巴拿巴中间起了争执。不要将此事淡化，说他们之间只是心平气和地讨论。译成“**争论**”一词的希腊原文，是英文“**突然发作**”(paroxysm)一词的字源。我读到这里，心中甚感安慰。我感谢神，将这些人的人性显露出来。如果我从未读过保罗当面指责彼得，保罗和巴拿巴起争执，那么我反而会担心。这些人不是天使，他们是人。关于他们两人孰对孰错，各方意见不一。大概拥护保罗和巴拿巴的各占一半，旗鼓相当。我个人比较同情巴拿巴，事实是，教会打发保罗和西拉出去，把他们交于主的恩中；而记录中未说，他们替巴拿巴和马可祝福。保罗比较严厉，他认为一个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不能从事这工作。马可曾在他们面对着别加和旁非利亚的艰险时离开他们。他没有继续与他们同工。巴拿巴认为，应该再给马可一次机会。可能在某方面说，巴拿巴和保罗都没有错。马可可以同时从他们两人的行动得到益处。他与巴拿巴一起坐船往塞浦路斯去，由此他们的行踪就从使徒行传的记载中消失。我们还知道更多关于马可的事。他与巴拿巴同工一阵子之后，又回到保罗身边；因为保罗写给歌罗西教会的信上，称马可是与他“**一同作工的**”(西四 11)，并将他推荐给教会；保罗在世的最后一段时间，曾嘱咐提摩太将马可一同带到他那里去。我们所知有关马可的最后一件事是，这位“**耶稣的仆人**”虽然保罗曾一度不信任他，但蒙巴拿巴给予第二次机会后，却写下了有关那完全仆人的福音——马可福音。或许马可的道德勇气因保罗的严厉而受到激发，因巴拿巴的温柔而得以坚立。

如今，保罗前往叙利亚和基利家的教会。此处没有记载他此行

是否在基利家建立任何教会。大数是基利家的首府；可能在巴拿巴尚未去找保罗之前，保罗曾在那里建立了几个教会。不管怎样，他这次又回去，坚固基利家的教会。

然后是第二个事件。显然保罗离开基利家和大数之后，就走遍大数一带，来到特庇。我们很难计算他的这两次旅行一共费时多久，但可能从他上一次到特庇，这中间已隔了五年的时间。圣经未详细记录。

最后保罗终于到达路司得，就是他被石头打的地方；他身上的伤痕依旧尚在，痛苦的往事仍存于记忆中，难以磨灭。在路司得，他遇见提摩太。许多时候，神的仆人在离开一地数年之后，重回到他当年争战、流血、受苦之地，却意外地发现那里结出了丰硕的果实。提摩太是何时成为门徒的？我们无法武断回答这问题，但很可能他是保罗上一次到路司得传道时成为门徒的。保罗也曾经是少年人，亲眼目睹一位名叫司提反的圣徒被人用石头打死，他还替那些扔石头的人看管衣服。他曾听到司提反临终的祷告；看见他脸上的荣光，那印象永远嵌刻在他的内心和生命里。他到了路司得，也经历了司提反的遭遇；或许也有另一个少年人在场，看到他被石头打得半死的景象。如今他重返石击之处，发现了提摩太；从那一刻开始，年老的保罗和年轻的提摩太之间，发展出一段罕见而美丽的友谊，他们结成了忘年之交。

提摩太的母亲是犹太人，父亲是希利尼人。我们已经在这个运动中看到，希伯来思想和希利尼思想的理想如何奇妙地在耶稣的教训中融合、应验了。保罗现在找到一个人，他的血液里包含着两种热情，他的理智存有两种理想，他与生俱有希伯来人和希利尼人的本质；他的美行也受到众弟兄的称赞。从这时起，保罗又得着了一个同伴；是在他被石头击打之处寻到的。

关于提摩太的事奉，我们可以确知几个事实。保罗有两卷书信是写给他的。另外保罗有六卷书信，在一开头的问候中是与提摩太一同具名的，它们是哥林多后书，腓立比书，歌罗西书，帖撒罗尼迦前书、后书，以及腓利门书。在这第二次旅行中，提摩太与他同行。他

在以弗所受逼迫时，提摩太在他身边。提摩太陪伴他最后一次往耶路撒冷去。他第一次下监时，提摩太同他在一起。他第二次在狱中，因孤单而打发人去找提摩太来。提摩太成为他的儿子，与他并肩作战的同袍；数年前他被石头击打的经历，绽放出了美丽的果实，他得到了未来工作上的新伙伴。

于是他们继续前行。这里我们或许会对保罗要提摩太行割礼的奇怪举动感到不解。请留意紧接着发生的事。行了割礼之后，提摩太和西拉就与保罗一起经过各城，把耶路撒冷使徒和长老所定的条规，交给众教会遵守。这些条规同意外邦人不必受割礼仍可得救。这更说明了保罗适应各种环境的能力。有人因此项行动而批评保罗，但我认为这种批评是不公允的。这是一个权宜措施，目的在完成他的事工。保罗知道，如果提摩太未受割礼，犹太人一定会批评。因此，不是为了他自己的缘故，而是为了向什么样的人就作什么样的人，只要能多得着人，就不妨让这个从小在希伯来宗教环境下长大的提摩太，顺服犹太人的仪式，好让他也有机会向犹太人说话。

于是我们来到最后的事件。保罗因圣灵的拦阻不得传道。他打算往亚细亚讲道，却受到阻止，圣灵禁止他去。因此他转向另一个方向，经过弗吕家、加拉太一带。那是他在加拉太事工的发端。加拉太书第四章记载了他如何第一次到那里讲道，“**你们知道，我头一次传福音给你们，是因为身体有疾病**”（13 节）。路加说圣灵禁止保罗在亚细亚讲道，他就往加拉太去。保罗说，他第一次去加拉太，是因身体有病。我们知道，保罗写加拉太书，是针对那个地方的人写的，内容比较偏重于个人和地方性。路加这里的记载，是从圣灵的管理和驱策出发。我们不必一定想，保罗是听到了圣灵禁止他的声音。那不是神引领人的方法。有些当时发生的小事，例如争执、生病等，都可能促使他调转方向，或许只是为了安静休息，而使他得以在加拉太讲道。

不久之后，他们再度启程。他们渴望去庇推尼传道。然而他们的计划搁浅了，不是受阻于圣灵，而是耶稣的灵。那不是指另一个灵，而是指圣灵的另一种方式。事实指明，这些人与基督相交，他们

明白不能去庇推尼。他们被推向另一个地方。很多人有过相同经验。照保罗看来，往西行的漫长旅行似乎毫无价值。北方才吸引他，庇推尼和散居各处的支派都在那里。他渴望向他们传道，但他不能去。于是他被驱往西走，直到特罗亚。在那里，他看见了马其顿人的异象，路加也从那里加入他的同工行列；从此使徒行传记事的语法，由单数而改为复数。保罗看见异象，就立刻往马其顿去。有时候，我不禁想，路加会不会就是那个马其顿人；是不是他前来找保罗，请保罗过去。我并不否定保罗看见的异象。彼得曾见异象，然后他就见到真实的人。或许保罗在特罗亚时，于夜间看到异象，然后路加这真实的人就来见他。如今，整趟行程得到了解释。新的门打开了。

如果我们一开始就认为，保罗一行也看出是圣灵在引领他们，那就会错过了整个故事的价值。路加写这本书时，他写下这些宣告，那是不错的；但如果我们回到当时实际的环境中，就会发现保罗那时感到困惑不解。他打算出发时，与巴拿巴起了争论，巴拿巴离他而去。他在路司得遇见提摩太之后，渴望去亚细亚传道，但他却患病，无法成行。他不得不调整行程，往加拉太去。后来他又回来。他心中有许多问题无法解答。横阻在前面的尽是艰难，困惑，黑暗。那时他渴望去庇推尼，但他却不得不往西行；他带着一腔困惑前去。然后是马其顿的异象；他日后和路加谈起这事，路加就记录下来；保罗说当时他并不明白。圣灵阻止他去亚细亚，耶稣的灵不断驱使他去特罗亚。这段经文首先印证了圣灵引领的事实。我们看见接连下去的结果：腓立比，帖撒罗尼迦，雅典，哥林多。如果这些人到达亚细亚传道，又去了庇推尼，那么腓立比、帖撒罗尼迦、雅典、哥林多怎么办？这些人后来终于认出了圣灵的引领。

请再留意，有关圣灵的引领和催促，是在极艰难的情况下宣告的，因为这些指引和他们的意愿背道而驰。这里可以看出人生的写照。一个人回顾过往的岁月，也许会说，在某某时刻我曾计划这么作，但环境不允许。然而保罗一行却说，圣灵不许可。有一次我非常想去北部参加一项事奉，但我未能成行，因为有一些事拦阻我。但保罗他们这些人说，是耶稣的灵禁止我们按己意行事。即使我们看不

见圣灵引领的方法，祂仍在引领我们。我们惟一当避免的是，企图去解释这个方法，因为这方法实际上是隐藏的。

我们只需知道，圣灵有时不将祂引领的方式启示给我们。在保罗与巴拿巴分手的事上，圣灵亦居掌管地位。结果如何？分手导致了两个宣教士团体的产生，他们分别作工，重访各教会，将福音传向更遥远之处。圣灵透过保罗的疾病引导他，使他不得不改变行程。圣灵藉着他与耶稣的交通引领他往西行。圣灵也藉着马其顿人的异象引导他。这里让我们看见，圣灵的引导不总是藉着如火焰的异象，或对着人的耳朵发出清晰的指示；而是藉着环境，藉着平凡的事物，艰难的事，黑暗的事，失望的事。圣灵指示，塑造，铺妥我们所经历的一切道路。

重要的是，圣灵所引领的人，是那些存着顺服态度让祂引领的人。所以我们再观察保罗一行，会发现其中所显明的态度。那是一种忠于主，相信圣灵指引，并且不断警醒的态度。这也是我们常常失败的地方。当一个人与主有密切交通时，他就能看见失望和难处也是在圣灵的引导之下。守望主的人，就必看见主。如果我们持定心意，认为圣灵引导的方式一定是耀眼的异象，震耳的雷声，清晰的话语，或者被提升到一个恍惚的境界，那么我们就永远不会受到圣灵的指引。但如果我们仰望祂，就会发现在艰难、失望、黑暗的日子中，祂仍在引导；纵使风平浪静的日子不再，眼前是暗流汹涌，惊涛骇浪。圣灵藉着保罗的病，阻止他去亚细亚，迫使他转向另一处。因此，我们也需要在听不见任何声音，看不见任何异象的时刻，仍然相信圣灵的引导。如果我们跟随祂，真相大白的一刻终必来临；异象到了，马其顿人来了。我们将清楚听见，就知道神要我们往马其顿去。那时我们才明白一切奇怪遭遇的意义。为什么当我们往北去时，祂将我们赶向西？我不知道。在西边，有一个马其顿人来见保罗。那时他终于了解一切拒绝、压力、失望，以及为什么他不能去庇推尼的原因。

本段经文对我们是多么亲切，因为它提到的光景都是我们所熟悉的。它显明即使我们看不见任何超自然的记号时，圣灵仍按着神的旨意引领我们。不论个人的生活是如何充满忧伤、困惑，不论世界

的局势是如何险恶，神仍高居天上，祂仍在统辖、指引一切，祂要从混乱中带出秩序。圣灵引领那些仰望、等候并跟随的人。保罗面临的是一个摸索、犹豫的时刻。神计划的路线是往特罗亚、马其顿、腓立比、帖撒罗尼迦、庇哩亚、雅典、哥林多。如果保罗去了庇推尼，他可能就留在那里。哦，但愿我所往的地方，不是我自己选择的（即使是为了爱主的缘故），而是主命令我去的。与其单独前往他方，不如与神同去特罗亚。困难的环境是信心的良机，我们在服事和生活上遇到的困境越多，信心的机会就越多。让我们跟从穿过黑暗的一线光明，忠于心灵里面的劝告。如果突然遭遇疾病拦阻，就在黑暗中安息于主怀，知道神通往特罗亚的捷径可能与我们的意愿和计划相违。

41 使徒行传十六 11～24

本段经文记载了保罗在受到圣灵奇特的引导方式——禁止和拦阻——之后，所产生的最初结果。紧接在马其顿的异象之后，路加如此说，“**于是从特罗亚开船，一直行到撒摩特喇。**”其中“**一直行**”是一个航海用语，直译就是在风前面行。由于顺风，这趟航程只费时两日。稍后我们会发现，同样的航线，由于逆风而走了五天。我们作属天的工，也是有时一帆风顺，有时逆风前行。

由这句话开始，我们发现局势直转而下。前面我们看见保罗一行再三受阻，满心困惑，被赶来赶去；而如今第一句话就是“**顺风而行**”。风随己意吹，它与它所象征的圣灵合作，将宣教士带往圣灵指引之处。这里很明显看出，方法和经历改变了，但圣灵还是一个；祂曾拦阻保罗，给他运用信心的机会，如今祂甚至与风合作，一路引导这些人沿着神指定的路线前进。

他们认识到自然界的力量是出于神恩典的旨意，要助他们一臂之力；这种认识必然使他们恍然大悟，明白他们前些日子被拦阻不前的奥秘。于是他们到达撒摩特喇，那是爱琴海上的一个小岛；次日到了尼亚波利，是腓立比的港口。路加特别注明腓立比是马其顿的头一个城，也是罗马的驻防城。我们很难用现在的观念来了解“驻防城”一词的意义。罗马驻防城是罗马帝国派来的殖民者，直接进驻一城，占领该地之后所建立的。他们在该地，完全采用罗马的生活方式。它是罗马在边界的防守重地，与罗马保持密切联系；它的首长由罗马直接派任，而不是由当地公民推选。

因此，保罗发现他比以前更接近属世政权的核心。他自己是罗马公民，他渴望的眼目投向帝国首都，盼望有一天能到那里，得着那

城。保罗说他"**必须往罗马去看看**"(十九21)。他不是想以观光客的身份前去,而是想以宣教士的身份前去。他的宣教旅行中有一引人瞩目之处,就是他不断地在战略中心城市设立据点,这些城市共有的特色是交通发达,有大路通向远方。那是他渴望到达罗马的原因。他知道条条大道通罗马;这位心怀大志、具有异象、天生的建立国度者,看见为基督得着大的基地是多么重要;不仅仅为了领这基地的人成为基督徒,并且使福音的先锋、宣教士、耶稣的使者能从这里出发,前往更辽阔的工场。

保罗抵达腓立比时,距离耶路撒冷教会的建立,距离五旬节圣灵充满,可能已有二十年之久了。这个世界对于神的运动所知甚少。保罗到达腓立比这天,还未了解到神的天军已经占领了这个前线重镇。当保罗离开尼亚波利,行了八英里路到达腓立比之后,他安排好住处,就安静下来歇息几天,不作任何事。这就是保罗、路加、提摩太到达腓立比的情景,或许西拉和另外几个人也在同一天抵达。

本段经文的故事是以两个妇女为中心,推雅推喇城的吕底亚,和被巫鬼所附的使女。两个例子都显明了耶稣的能力藉着圣灵而得胜。第一个得胜是基于有利的条件——一个妇人敞开的心。第二个得胜是击溃了撒但的双重攻击。撒但首先采用的方法是企图与耶稣的势力联盟;但他被击败了。他的第二个方法是直接而冷酷地敌挡耶稣的精兵,结果他再度落败。这是魔鬼仅有的两种手段——首先企图联盟,然后公然敌对。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事件。那天是安息日,在此之前,保罗和同工已休息了数日。"**住了几天**"的"**住**"是很有力的一个字,意思是休息,安静观察,一事不作。到了安息日清早,他们要寻找一个祷告的地方;就如保罗一向的习惯,他去寻找肉身的弟兄。从这里的叙述,我们可以发现腓立比的光景。这城里没有强烈的希伯来色彩。"**祷告的地方**"是一个专门用语。在这些城市中都有犹太人祷告的地方,因为这里没有犹太人的会堂。几乎祷告的地方都在河边;有的时候他们用一种矮墙围成一个圆圈,上面是露天的;有时候看不出任何外在的标志。那就是"**祷告的地方**",在没有会堂的城市里,希伯来人安息

日就到这些地方聚集祷告。这正是诗篇第一百三十七篇第一节的伟大含义：

“他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

一追想锡安就哭了。”

这首诗是描述流亡的犹太人在祷告之处聚集的情景。我们也可以清楚看见腓立比城内希伯来人的情形，事实上，保罗只在祷告的地方找到几位妇女。那里连十个富有名望的希伯来人都没有，否则必然会设立会堂。然而，有一小群妇女，认识到他们与神的关系，在这个偶像充斥、受罗马统辖的腓立比城内，聚集在祷告的地方。耶稣基督的使徒，就在这里找到一个有利的据点，来推展他的运动。

吕底亚是推雅推喇城的人，这城是保罗前往特罗亚城去所必须经过的地方。保罗在欧洲第一个带领信主的人，是这位亚洲妇人，或许她是进犹太教的，或者有犹太人的血统，而出生于推雅推喇。她也在腓立比城内作生意。如果我们打算在一个罗马属地建立宣教据点，我们是否能找到这一类的有利基础？神要成就某项伟大而奇妙的事工时，祂往往会使用出人意外的方法。

保罗就对这一小群妇女讲道，这本身也是一件醒目的事。保罗是一个法利赛人，在他早年的岁月里，必然常常重复这一类的祷词：“神啊，我感谢你，因为我不是外邦人，不是奴隶，不是女人。”然而他后来写道，**“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加三28），如此完全否定了他早年那些虚假的感恩。如今他摒弃了犹太人和法利赛人对妇女的歧视。这位耶稣基督的使徒在祷告的地方没有看见男人，他以往的偏见已消逝了，他开始对这群妇女讲道。他敢于如此作，是因为福音已经改变了他的观念，使他整个人焕然一新。

然后我们读到主打开吕底亚的心，叫她留心听保罗所讲的。祂触摸到这位妇人内心的深处，使她听了就顺服。于是她成了主在腓立比的据点，从这里开始，祂可以推展祂的运动。在一个大城市里，一个妇女敞开她的心，她就能够成为神的立足点，祂可以从这个中心出发，迈向奇妙的胜利。

吕底亚求使徒一行接受她的款待。这个“**求**”字正是路加特殊的

用法。它在新约中另外只出现一次，就是路加福音最后一章，记载两个往以马忤斯去的门徒，“求”耶稣与他们同住。他们说，时候晚了，日头已经平西了，请你同我们住下吧！他们愿意接待祂；他们实际上是说，陌生人，我们有空房给你，请留下来过夜吧！前面路途迢迢，盗贼出没，让我们照顾你，直到天明吧！这里也用了同一个“求”字，显明说话者待客的诚意。于是，在腓立比，有一个房子为耶稣打开了。基督需要在这城内建立据点，使祂可以站立，宣讲福音，并从那里差派使者出去，为祂得着这城，和周围的地带。祂找到一个妇人的心，找到一个妇人的家。这个得胜看来似乎并不轰轰烈烈，但翻到腓立比书，请注意两处经文：

“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一 3～5）。

“头一天”是指什么？即是吕底亚打开心门的那一天。

“腓立比人哪，你们也知道我初传福音，离了马其顿的时候，论到授受的事，除了你们以外，并没有别的教会供给我；就是我在帖撒罗尼迦，你们也一次两次的打发人供给我的需用”（四 15～16）。

当时发生了什么事？保罗似乎常常将聚集在腓立比的这一群人，当作他服事上最大的喜悦和冠冕。显然腓立比教会与他最亲密。在腓立比有越来越多忠心的人聚集，成为向外扩展的基地，帮助保罗的事工。这是从吕底亚打开心门，开放她的家那一刻开始的。不要忽略了这个故事的本质和这段记载的朴实性，因为在这平凡的事中蕴含着无限的价值。今日常常有人说，教会里充满妇女，男人都不再去教会了。我听到这类话时，总是加以反驳。但这话若越真确，男人就越当自责。那些打开心门、打开家庭的妇女，就是基督的据点。那是腓立比的第一个胜利。

紧接着，路加就记载保罗如何赶出邪灵，战胜撒但。那位使女因被巫鬼所附，就成为她主人谋利的工具。她跟随保罗，不断喊着：“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她说得一点不错。保罗、路加、提摩太、西拉，可能还另有几人到了这城，向一群犹太妇

人讲道。有人听了并遵从。突然之间，这个被鬼附的使女出现，尾随在后，向群众喊叫。这时，魔鬼是在利用一个对教会来说非常危险的武器。当魔鬼述说关于教会的真理时，危险产生了；教会可能接受他的见证，并希望藉此获胜。这似乎是腓立比的良机。如果只是向河边祷告地方的妇女讲道，没有多少人会注意。这个使女如今大声疾呼，引起群众注意，她说的又是真理，那么让她继续下去又何妨？真理必须得胜，不论谁说都行。这正是十九世纪时摧毁教会的最大谎言。使徒拒绝这样的见证。这里使用了一个强烈的词，保罗**"心中厌烦"**。他厌烦的原因是，这使女说的是真理，并且当初驱策他往特罗亚的耶稣的灵，如今仍与他同在。福音书里——马可福音讲到耶稣刚开始事奉时，路加福音说到较晚的时期——都记载魔鬼曾如何述说关于耶稣的真理。当众人拒绝耶稣时，魔鬼说，**"你是神的儿子。"**每一次，耶稣都命令他住嘴；叫他立刻从那人身上出来；祂责备邪灵，拒绝任何出于魔鬼的见证。

如今保罗与耶稣的灵相交，他知道腓立比是怎样的城市，并且看出这是魔鬼的方法。主的这位使者拒绝接受恶魔的见证，即使那些话含着真理。教会史上的一个可悲错误，就是教会一而再、再而三地承认邪恶之人的见证，因为见证本身合乎真理。神只接受由诚实人口中说出的真实见证，因为在方法后面还有动机，动机不纯可能不但无益，反而有害。若允许魔鬼进入传福音的过程里，那么他就会从中作祟，扭歪曲解，直到福音成为一个死的、可咒诅的异端。这不正是现今教会被破坏、成长受阻的原因？她需要一个与神有亲密交通的人，起来拒绝由邪灵所发出的真实的见证。不要作愚笨人，以为这世上没有灵界存在。不要断言我们不能从隐而不见的世界得到信息。有这一类的信息存在，但它是从地狱来的，即使它说到有关耶稣的真理，也不要听信。任何时候，与恶者联盟，都是教会最大的危险。在腓立比，福音的最危险时刻，不是他们将保罗下监的时候，而是被巫鬼附的使女口吐真理的时刻。保罗与主交通，他立刻将邪灵赶出去。

撒但紧接着采用敌对的方法，他从表面上消失，其实他仍在那里。他现在退居幕后；最大的秘密见之于这句话，**"得利的指望没**

有了。”由于使女身上的巫鬼被赶出去，这些人看见无利可图，就变得气势汹汹，一改方才的态度。他们没有公开说，你们打破了我们的饭碗。他们却说，“这些人原是犹太人，竟骚扰我们的城。”他们罔顾律法。他们只顾私人的利益。撒但原先企图与使徒联盟，好削弱他们，但他的计谋遭到挫败；于是他开始动律法的脑筋。

撒但再度受挫。什么时候撒但将一个基督徒下在监里，什么时候他就被打败了。对基督的仆人而言，十字架就是得冠冕之处。当魔鬼和世界联手迫害一个属基督的人时，他们是将他放在能力的宝座上。我们回到腓立比发生的事，就会更认清这一点。他们将保罗和西拉下在监里，用棍子将他们打得鲜血淋漓；又找来一个冷酷无情的禁卒看守他们，把他们下在内监，两脚上了木狗。结果如何？你听到歌声了吗？不久之后，保罗以囚徒身份到达罗马，他赁屋而居，在罗马帝国的中心宣讲神国的福音。他第二次到罗马时，被下在深的地牢里，被剥夺了在外面租屋的权利，结果他作什么？他写下许多书信，其影响力有如雷声轰轰，历经无数年代仍然盈贯于耳。再看看本仁约翰（John Bunyan），他下到狱中，却看见异象，使他写下《天路历程》；其真理的信息在教会中的地位仅次于圣经的信息。

撒但何其愚蠢，他学功课学得何其缓慢。他不时学一点儿，然后回到他比较有希望成功的法子——联盟——上。这正是他今日奏效的方法。中古时代的魔鬼都是长着尖角、兽蹄、身冒火焰的，我们如今对这形象往往一笑置之。但魔鬼并未死亡，他尚未洗手不干。他不再将人下在监里，而是与人联盟。教会最大的难处在于没有足够的定力对撒但说，把手拿开！我们不要任何支持基督的见证！我们不需要支持基督，我们只要顺服祂。

再看看整段经文，会发现这个伟大运动的开端是何其渺小。一个妇女敞开她的心，带来的结果是何等奇妙！不要在醒目惹眼的地方寻找神的道路。当人们正忙着为布鲁特斯（Brutus）建纪念碑，忙着歌咏奥古都斯（Augutus）的丰功伟绩时，这位使徒却往腓立比去。他打算在那里住两三天；不久，有一位妇女打开心门，相信他所传的信息。一个妇女打开她的心，她可能就成为我们正在等待的先知，是

国度君王未来事工的先锋。但愿我们不受统计数目的束缚。在腓立比，一个妇人的心最后迫使罗马的旗帜降下，基督十字架的旗帜飘扬在空中。

可见，撒但的攻击有联盟和敌对两种方法；前者尤其厉害。让我们心存警惕。不要以为，一个人只要讲论耶稣，就可以投效他的旗下。除非这个人完全效忠基督，我们才能与他交通。接下来我们将看到，保罗和西拉为了基督的缘故被下监，他们唱出被囚之歌，不久之后地要震动，基督的能力胜过一切艰难的处境。

42 使徒行传十六 25～40

本段经文记载保罗在欧洲最初的事工。他和西拉正在完成耶稣最后的命令，“你们要……作我的见证。”我们正随着一个伟大的运动前进，所以不必单单注意地方性的事件。这里有三件事值得注意：第一，见证与神；第二，见证与禁卒；第三，见证与官长。

这三幅画面是互相关联的。在第一个画面里，我们看到这两人在狱中敬拜赞美，那是见证他们与神的关系。紧接着我们又看到他们对待狱卒的方法，以及随之而来的结果。最后我们看见他们如何对待腓立比的官长。

那时他们被下在内监，双脚上了木狗。他们曾被公开鞭打，击伤。我们只有怀着同情去揣摩他们的景况，才能完全了解这个故事。

我们心中有了这个背景，就会被他们的举止所吸引。他们竟在那里祷告，唱诗。此处的翻译未能尽达其意。这里所用的“祷告”一词原来并不含有祈求的意思，它是指一种颂扬和敬拜的态度。我们不能认为这些人当时是在祈求任何东西，因为“祷告”这词就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谓的“歌咏”。这是喜乐之灵的操练。请记住他们所处的环境。他们被下在内监，又恐怖，又阴暗，加上双脚被木狗扣住，在那黑暗的时刻，他们身体忍受着难堪的折磨；棍打的伤痕仍然不时作痛。但他们却唱诗赞美神，洋溢着灵里的喜乐。

对于他们唱些什么诗歌，我们无从知晓。也许是教会里的新歌，也许是古老的诗篇。不管是什么歌，其他囚犯都在侧耳而听；他们一定心生惊讶，为什么这些内监的犯人居然还有心情唱歌？

不久，地震来了。监门被震开，以下的事件接着发生。

这个故事向我们启示的最高价值，第一是基督的能力可以胜过

艰难苦楚的环境。这些人唱的不是蒙拯救的诗歌，而是安于被囚的诗歌。这是基督徒的思想和胜利最奇妙之处。当狱门大开，身获自由的时刻，任何人都可以唱歌。但基督徒是在监狱"里面"唱歌。如果我是西拉，恐怕保罗就得独唱了；但我却看见那荣耀光辉的灵超越了一切难处和限制。盖恩夫人（Madam Guyon）于一六九五年至一七〇五年，曾在法国狱中度过十年的岁月。这是她在狱中所写的诗：

我是一只笼中小鸟，
远离天空旷阔野地；
是祂将我安置于此，
我愿向祂歌颂不已；
如此被囚我甚欢欣，
因这我神使祢称心。

禁中我无他事可作，
终日就是静中歌唱；
我所使之称心的神，
也在倾听我的颂扬；
祂捆绑了我的翅膀，
却爱俯首听我歌唱。

哦神！祢是有耳能听，
祢也有心施爱赐福；
我的音调虽然粗陋，
祢却毫不鄙弃厌恶；
因祢知道音调之弦，
乃是甜美之爱所弹。

这笼将我四面禁锢，
我难外飞任意遨游；

我的翅膀虽被困住，
我心我灵仍是自由；
监牢墙垣不能阻挡，
心灵所有释放翱翔。

我心超越监牢之闩，
我灵腾飞何其自在！
向着心爱之主腾飞，
祂的旨意我所敬拜；
在祢坚定旨意之中，
我灵得到自由欢腾。

我想，他们在腓立比狱中所唱的，就是这一类的诗歌；不是蒙拯救的歌，而是心满意足的歌，满足于他们与神之间完美、自由、牢不可破的关系。“祷告，唱诗，赞美神。”正如盖恩夫人后来所领悟的，他们知道神在倾听，每一个音符都直达到祂耳中。那是基督徒经历里最大的得胜。我们永远无法关闭一个基督徒与神的交通；因此当保罗不久之后又前后两次被下在罗马的监狱里，他所有书信中从未提到自己是罗马，或尼禄王（Nero），或帝国的囚徒。他总是以耶稣基督的囚徒自居。他认识自己与神有交通，所以他能引吭高歌。

这个故事的第二个价值，在于启示基督拯救的能力。地震成了他们得释放的方法——不管这是否出于神的手，摇动地基，松开捆绑，打开大门；或只是巧合，刚好使他们有得释放的机会，这些都无关紧要。监狱监禁不了犯人。不久之后，当保罗被下在罗马监狱里时，他完成了一生中最大的事工。即使他宣教旅行的卓越成果也无法与他的书信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力相比，而其中最精彩、最美妙的部分，都是他在狱中完成的。

接下来看他们对禁卒所作的见证。我们对这禁卒的印象是，他生性残忍，无视于保罗、西拉的遍体鳞伤，将他们掷入内监，又冷酷地在他们脚上加上木狗。他对于他们的痛苦无动于衷；作完这一切之

后，他就径自睡觉去了，一直到地震将他震醒。这个画面相当生动，它刻画出一个心硬如铁的人，不但对这些被棍打得皮开肉绽的犯人毫无同情心，反而将他们扔入阴暗恐怖的内监，用木狗锁住他们的双脚，又加上手镣，然后锁上狱门，自己睡觉去了。

地震接踵而至，我们看见这人惊慌失措起来。他的举动含有几分英雄气概，与他那时代的要求相符。他醒过来，发现狱门大开，以为囚犯都逃走了，就企图自杀。他内心那种冷酷的英雄主义，使他情愿采取自杀一途，以逃避别人施加的惩罚。

忽然，黑暗中有声音响起，“**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这正是刚才唱歌那人的声音。禁卒并未听见歌声，他方才睡得正沉。他如今说什么？他说，“**主！**”我们今日译成“**先生**”，其实它和保罗稍后说“**当信主耶稣**”的“**主**”，是同一个字。这是极其尊敬的称呼，他意识到他正站在一个比自己崇高的人面前。“**主啊，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这里并没有涉及得救的信心。他不是说，我当作什么才能永远得救。他尚未到达此地步。他原先是慌了手脚，打算一死了之，但他听到使徒平静的声音，“**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囚犯并未如想像中那样逃之夭夭。然后他满怀敬畏，俯伏在保罗、西拉面前说，“**主啊，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他只是一个惊恐过度，不知下一步要发生什么的人。福音的真义正在来临，但不是从这个可怜的、失魂落魄的人心中所发出，而是出于使徒针对他的呼喊而作的回答，“**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福音的所有真义即在此。福音的音符像一首诗歌震慑他的心。这位禁卒那时并不明白，但那是一个需要进一步解释的回答。你既然称我们为主，那么你当相信主耶稣基督，祂是人类生命中惟一的主。你已经问到，当作什么才能得救，你的动机是出于惧怕，渴望被拯救脱离这困境。那么，相信这位主吧！你不仅能蒙拯救脱离眼前的难处，并且可以脱离一切困境。

然后，“**他们就把主的道，讲给他和他全家的人听。**”这个人被福音吸引，使徒就花时间教导他。伏尔泰说到哲学家时曾如是言：“我们没有兴趣去启迪一个补鞋匠或女仆，那是使徒的工作。”

感谢神，那确是使徒的工作。这正是世上的哲学和基督教会的

福音最大区别之所在。保罗利用夜半到天方初晓的这段时间来教导这位惊魂甫定的禁卒。他的答案迅速而简洁，“**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那时，他就得着了这个人，和他的一家；他又教导他们，把主的道讲给他们听，向他们启示这道的真正含义及应用方法。任何时代传福音的人都是如此。哲学家没有兴趣去启迪鞋匠女仆；但使徒从不认为他们是向鞋匠或女仆讲话，他们认为自己是向照着神形像造的“人”讲话。他们总是觉得，花时间向人解释宇宙中最有能力的事，是值得的。这正是基督教会的写照。就保罗而言，基督徒运动正在欧洲萌芽。他是一个使徒，怀着比哲学家更强烈的热情；虽然他的背上血迹未干，疼痛难当，他仍花时间去教导禁卒。

这一切值得吗？读毕整个故事，看看那人的表现。他洗清他们的伤口，领他们去自己家里，给他们摆上饭食。这使我们想到神从前所作的：“**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诗二十三 5）。这位冷酷的禁卒，在作神曾经作过的事。这是基督教会最终的、无可辩驳的论据。这是基督教会的奇迹。我看见这位腓立比的禁卒在为他们洗伤口，但前一晚他才将他们扔入内监，对他们鲜血淋漓的创伤一无所动，自己去蒙头大睡，直到地震将他弄醒。不是地震造成这些结果，是使徒耐心的教导，和他对基督耶稣的信心，使他的生命完全被神得着，他开始作神所作的，就是那出于永恒爱心的作为。

但使徒尚未完成他的工。他进一步教导禁卒一家，给他们施洗。他们都信了，并且欢喜快乐。

关于第二天早晨官长采取的行动，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原因。可能是有关地震和狱门大开的消息传入他们耳中，促使他们作此决定（当然这个可能性并不大）。可能是他们夜间良心发现，觉得他们如此鞭打这些人似乎作得过火了。总之，他们在一夜之间改变态度是很奇特的。我们不知道后面的原因，但有一点可以确定，就是他们所传达的命令带着轻蔑的成分，“**释放那两个人吧！**”译成“**那两个人**”的词，原文有轻视的意思。它显示一种企图逃脱困境的便捷之道：他们发现自己违反了法律，亏损了正义。补救之道是，打发这两人走吧！

使徒就顺从地走了吗？他会不会说，他是天上的国民，不必理会

地上的事？或者说，敌挡恶者不是他的职责，然后静悄悄离开？不！他从基督身上所学的不是这样。留意他如何以他基督徒的公民权来维护他的罗马公民权。他拒绝让这些违反律法的官长轻易脱罪。“我们是罗马人，并没有定罪，他们就在众人面前打了我们。”每一句话都尖锐、清晰、确切地指出了官长所犯的错误。我们绝不这样轻易出去。让他们自己来领我们出去。他们如何当众羞辱我们，也当如何当着众人道歉。我不相信保罗是在维护他个人的尊严，或争取他自己的权利。若是这样，他大可一开始就如此作。当棍子落在他身上的一刻，他可以说，我是罗马人。但他并未用他的权利救自己。如今，为了腓立比的那一小群信徒，他揭露了官长的错处，并且坚持官长不能任意违犯法律而无虞惩罚。这说明一个事实：如果基督徒需要将凯撒的物归给凯撒，那么凯撒也当将合乎正义真理的事物归给基督徒。使徒的态度含着美丽的尊严，那是服事基督徒团体和服事国家的尊严：拒绝站在一个被冒犯而无虞制裁的法律面前。

请留意其后果。官长果然前来，请他们出去，离开那城。但他们没有立刻出城。在止息纠纷这方面，他们还相当与官长合作。他们从容不迫地先去吕底亚家，又劝慰了弟兄们一番，才离开腓立比。从文脉来看，保罗将路加留在这里，因为从此处开始，路加说到保罗这个小团体时，都是用“他们”称呼，一直到第二十章，他们才又聚首。

保罗开始了他在欧洲的事工。先是他和同工将信息带给吕底亚和一些妇女，然后是一个禁卒。他们自己则在狱中经历得胜的喜乐，并在午夜高声歌唱。基督徒的运动就是传达信息，赢取胜利。基督徒的良知促使官长在违反律法时得到纠正，并且产生新的情况，使人能自由敬拜神。欧洲顺服基督教会的原则有多少，她享有的自由就有多少。欧洲的顺服和纯洁不在于今日的教堂建筑，艺术绘画，音乐文学，而是依她遵行保罗对禁卒所说的那句话的程度而定；保罗说，“当信主耶稣……就必得救。”欧洲今日仍存留着锁链，恶行，是因为她违背了天上来的异象，福音事工尚未完成。我们必须有同样的认识，才能完成同样的工作。当日子最黑暗，狱中的栏栅最坚固的时刻，却正是我们歌颂赞美神的良机。

43　　使徒行传十七 1～15

上一讲我们讨论过基督教透过保罗在欧洲获得的第一次胜利。本段经文里，这个运动继续向前推进。由于试炼和迫害，使保罗不得不离开腓立比。很可能他将路加留在这里，自己旅行一百多英里到达帖撒罗尼迦，途中经过两个城市，显然他未在这两个城中讲道或作见证。他首先路过暗妃波里，那是一个军事基地，距腓立比三十三英里；然后又往前行三十英里，经过亚波罗尼亚，最后再行七十三英里，到达帖撒罗尼迦。

也许有人觉得奇怪，为什么保罗只是路过暗妃波里和亚波罗尼亚。或许从人这方面看，最适当的答案是，在这些城里没有会堂；虽然保罗目前的使命很明显是服事外邦人，但不论他到哪里，都仍旧遵守先向犹太人讲道的原则。当然，这种说法只是出于猜测。在他经过的那些城市中，我们认出是神的灵一直在引领。我们越读使徒行传，越会有一个深刻的印象——我们无法替圣灵的引导方式骤下定论。每一页，每一个行动，都启示出重要的原则。许多教会和宣教事工上最重要的价值，往往是藉着一些次要的、最微不足道的事情启示出来。我们读这一页时，最强调的事，可能最不具价值。

本段经文记载保罗在欧洲的两个城市——帖撒罗尼迦和庇哩亚作工的经过。两处地方都有胜利，也有苦难，正如我们在腓立比所见的一样，这也是使徒整个事工的特色。

我们先来研读这个故事，然后试着从其中找出永恒的价值，和现今能应用的功课。

这两个城市有不同之处，不是里面住的犹太人不同，而是城市本身有所区别。帖撒罗尼迦位于交通要衢上，庇哩亚则是在僻路上。

帖撒罗尼迦是行旅必经之处。暗妃波里和亚波罗尼亚也和帖撒罗尼迦一样，位于这条远近驰名的罗马大道上。

因此，本段经文启示了在交通要道上的得胜和艰辛；也记载了在偏僻小路上的得胜和艰辛。保罗并不是为了特定的宣教目的而到庇哩亚，他是为了逃避犹太人的迫害而到那里。

他首先在帖撒罗尼迦停留。他直接去犹太人的会堂。这个事实显示了多美妙的原则！回想我们已讨论过的，他第一次在亚洲各城的宣教旅行。他每到一城，一定先向犹太人讲道；每次他必须转去向外邦人讲道，都是因为犹太人对他露出敌意。他在亚洲各城受到的逼迫，都是犹太人引起的。此刻展开了新的一页。他顺服马其顿的异象，由特罗亚跨海到腓立比。那里没有会堂，他就到河边祷告的地方。这是何等的机会，使他突破他一直珍惜的一个遗传。他在亚洲时，始终谨守先向犹太人讲道的方法；如今他到了欧洲，想起过去所遭受的逼迫，他大可直接去向外邦人传福音，而躲开犹太人的骚扰。但他不久之后写给罗马教会的书信里，求神见证他是如何为他的骨肉之亲忧愁，心里时常伤痛。即使到了帖撒罗尼迦，他也不顾过去的遭遇，而先到犹太人那里。

于是我们看见他，一连三个安息日出现在会堂。他的信息都是**"本着圣经"**。那当然是指旧约。使徒当时出外旅行，手中并没有新约。当时是否有任何我们现存的福音书，我们不得而知。保罗在犹太人会堂中使用的经文，必定是旧约的经文。**"讲解陈明"**显示了他的方法。**"讲解"**一词是路加专门的用语，在新约其他地方只出现过一次，就是路加福音第二十四章，记载耶稣向那两位往以马忤斯去的门徒，讲解经上的话。保罗在帖撒罗尼迦的会堂里所作的完全一样。**"讲解"**是指说明，弄清楚，解释。**"陈明"**一词很容易被误解，我们必须留意。这词不是指武断地叙述，而是指有次序地整理，然后展示出来。保罗拿起圣经，向他们讲解，陈明；他这样作，是照着一定的秩序，向他们说明律法书、先知书、诗篇及其他部分彼此之间的关系。

他在会堂宣告两个事实。他首先宣告，根据他们的圣经，弥赛亚

必须受害，从死里复活。这是他的教训中第一个重点。从这里记载的先后次序可以看出，他在讲述基督的事迹之前，先让他们看清，他们自己的经卷对于弥赛亚说了些什么；这正是犹太人没有把握住的地方，他们完全忘记了这一点。我们手中只要有古代的预言，譬如以赛亚书，若研读之后，人很难不看出，神的仆人在通向得胜的过程中必须经历苦难；然而犹太人却看不到这一点。当时有一些预言解释家，文士，教师，拉比，对这问题感到困扰，他们就教导说，有两个弥赛亚要来，应验古代的预言；一个是受苦的弥赛亚，一个是争战得胜、建立宝座的弥赛亚。很可能这种观念促使施洗约翰差人去问耶稣，**"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太十一 3）。这并非显明约翰轻忽先知的作品，他熟读先知书，但是心中感到不明白。他在狱中时，不禁想到，那些拉比的话是否有理？必须有两个弥赛亚吗？有没有第二个弥赛亚要来呢？我想，这就是他提出的问题之含义。

保罗如今的工作是向这些犹太人宣告，根据圣经教导，弥赛亚必须受害，并且要从死里复活。有人想，他究竟引用哪一段经文，是以赛亚的预言呢，或何西阿书里一些更奥秘而深刻的字句？他是否省略了诗篇第十六篇，就是彼得在五旬节讲到耶稣复活时所引用的那一段话？**"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10节）。那也是保罗在另一处地方所引用的。或者他效法主的榜样；主复活之后，曾从摩西和众先知说起，凡经上所指着祂自己的话，都对祂的门徒讲解明白。不论如何，我们知道，保罗的事工首要之务，在向这些犹太人指明，他们自己的圣经确实教导过，他们长久以来所渴望、所等待的弥赛亚，必须受害，并且复活。

然后他宣告，那位应验古代预言的人，就是耶稣。他向他们传讲国度的事，因为稍后他们指控他传讲另一个王耶稣。他写给帖撒罗尼迦的书信中曾安慰那里的人，因为他们曾为了忠于国度的原则而受苦。保罗传讲基督是王，是犹太人等候的弥赛亚。保罗在帖撒罗尼迦所使用的方法显示：一个人若明白旧约，必然会产生一个结论：耶稣是弥赛亚。因此，他将基督介绍给他们。

他在帖撒罗尼迦得到了胜利。有些犹太人摒除成见而相信了；

许多虔诚的希利尼人和尊贵的妇女，都被福音的亮光所吸引；他们从前活在黑暗中，毫无盼望，如今他们都信服了。“附从”一词表示被教师的论证所折服。他们附从使徒，加入他们的团体；就在那一刻，我们看见帖撒罗尼迦的教会诞生了。不久之后，保罗曾写两封书信给他们。

但是，他在帖撒罗尼迦的事工并非只有胜利。犹太人因心生嫉妒而引起骚乱。“嫉妒”一词译得并未完全达意，应该译成“热心”；因为保罗曾在罗马书里使用同一个词，“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着真知识”（十2）。

那些犹太人“耸动合城的人”；如果我们将这句子口语化，可以这么说：他们纠集了在市场闲荡的无赖，引发起一场骚动。

他们控诉使徒的罪名，第一项是企图革命。然而从他们指控的话里已显明使徒赢得的胜利，“那搅乱天下的，也到这里来了。”他们最中心的指控是，这些人违背凯撒的命令，“说另有一个王耶稣。”

我们对结果甚为熟悉。使徒离开了帖撒罗尼迦；然而他们在那城所获得的胜利，只有藉着帖撒罗尼迦书来予以衡量。即使使徒离开了那城，但它成了一个中心，福音从那里出发，传向整个地区。保罗描述他们，“你们是怎样离弃偶像，归向神，要服事那又真又活的神，等候祂儿子从天降临”（帖前一9～10）。保罗和西拉被打发走了。那位收留他们，并因此被捕，后来交保出来的耶孙，协助他们逃离这城。耶孙是一个帖撒罗尼迦人，我们对他所知不多，以后也不再见他出现，除了有一次保罗在罗马书第十六章里提到他的亲属“耶孙”（21节），可能系指他而言。

于是他们到达庇哩亚，他们再度进入犹太人的会堂。毫无疑问的，保罗讲道的过程仍然不变，但请留意效果的差别。这里的人比帖撒罗尼迦人聪明，他们领受这道，天天查考圣经，要证明这道。他们高尚之处在哪里？我们读了这段记载也许会说，因为他们准备好接受福音。确是如此，但什么促使他们预备好呢？答案是，他们决心考察寻索。他们所以聪明，并不是因他们听了很快就相信；其实他们是存着疑心的，但他们的疑心伴随着一探究竟的决心。聪明的听众并

不是一听传道人开口，就点头称是的人。聪明的听众乃是听了之后，反复查考圣经，要查明这些话是否合于真理。我有时想，庇哩亚的人得了地利之便，他们是住在偏远小路上，而不是交通要衢上。我们住在大都市的人常常会有一个错误的观念，认为一切知识精华都交汇于大城市中。其实不然。有人以为在伦敦站讲台传道，是最难的事。不一定如此。在高山低谷、穷乡僻壤的男女，常常会放下圣经，对传道人说，这样讲对吗？那就是聪明之处。那不是预备好一听就相信的聪明，而是决心探究人的解释是否合乎圣经真理的聪明。

保罗在庇哩亚人面前解释圣经，他们用一种怀疑而又诚恳的态度凝神细听；他们决心要考察明白，并用圣经来测验人的解释。很有趣的是，路加用不同的词来描述帖撒罗尼迦人和庇哩亚人的相信；虽然两者的基本意义相同，但仍然隐含着一些区别。路加说帖撒罗尼迦人"附从"保罗和西拉，指他们被使徒的论证所说服。他又说庇哩亚人多有"相信"的，那不单单指被辩词说服，而是指灵里的完全相信。那些次等的人需要别人说服他，他们的信心是建立在"被说服"的基础上。至于聪明的人，他们抱着察考明白的决心，就得到了更大的信心。

也许我们因此认为，庇哩亚人以后变得更聪明，这个安静僻远的地方将成为福音重镇，不断有消息传出来。但不是这样，我们没有再听到关于这城的消息。我们也可能以为，帖撒罗尼迦人的信心如此，加上他们曾逼迫使徒，恐怕从此它就从教会史上销声匿迹了。但不是如此。保罗有两封书信是写给帖撒罗尼迦人的，他并且宣称主的道从他们那里传扬出来，直到邻近各地。那么，这是否意谓帖撒罗尼迦教会比庇哩亚教会好？不然！往往越少被提及的人或教会，是越有能力的。

在整本使徒行传中，本段经文起到"接续"的功用，显明了基督徒事工中苦难与得胜的关系。保罗如今深深投入的这个伟大运动，其发端始自耶路撒冷教会受逼迫，见证人四散到犹太和撒玛利亚的时候。由苦难中生出胜利，但胜利也会导致苦难。每一次新的得胜，都是重新受一次血的洗礼。每一个新的胜利，都启开苦难的另一个领

域。使徒为主受多少苦，他们在神的事工上就得胜多少。不付上代价，就不能指望有收获；而每一次十字架的得胜，必然带来新的逆境，新的忧愁。因此，我们都要受苦难，因为它最终要促使神的国降临。

使徒们在帖撒罗尼迦讲道的方法，就是讲解，陈明；或者陈述圣经上有关基督的教导；介绍基督是应验预言的那一位。这是历代讲道都可以用的方法。在庇哩亚，我们看见听道者的两种态度。他们倾听，那是一种敞开的心；他们考查，那是一种谨慎的心。如果我们紧闭心门，就无法让任何新的亮光照人。但也不应门户大开，而是要有谨慎的心。“你们所听的要留心”(可四24)。求神怜悯我们。

这里显示了最有盼望的光景就是一颗敞开的心，例如那一群希利尼妇女。这件事启示了福音的荣耀和美丽。希利尼的文化和哲学中究竟对女人抱着什么态度？这些高贵的希利尼妇女转向福音，并不令人惊讶。这些地位尊贵的妇女心中厌恶希利尼文化所产生的腐败妇女角色，而转向那更广阔、更光明的福音。这是伟大的得胜。

另一方面，希利尼的男子也带着渴慕的心聆听；因为他们的宗教业已死亡。在保罗那时代，有成千上百的希利尼人改信犹太教。他们厌倦了虚假的宗教，和无法使人心得到满足的哲学。他们归依犹太教，因为它传讲的是一神的教义；但他们没有犹太人的偏见和骄傲，一旦独一真神的道临到他们，向他们显现，他们一切的神秘思想就在明光照耀下消逝无踪。福音的胜利不是在一群充满宗教偏见和骄傲的人中间得到的。福音最难得胜的地方，就是那些对信息存刚硬的心，而对外在宗教仪式自满自足的人聚集之处，因此保罗有好几次离开心存偏见骄傲的人，而转向那些内心饥渴、预备接受福音的人。

44　使徒行传十七 16～34

从某方面而言，使徒行传中没有其他故事比保罗在雅典的这段遭遇更生动。它将两个最醒目而有趣的名字连在一起：雅典——“异教的圣地”；保罗——最能忠实代表基督徒的性格和情感之人。

我们来看保罗在雅典遇到的事。他被犹太人赶出帖撒罗尼迦，逃到庇哩亚；那里有一群门徒接待他；他们又陪伴他跋涉二百英里的行程到雅典，就留他在那里。路加被留在帖撒罗尼迦。西拉和提摩太被留在庇哩亚。本段经文一开始即宣告，保罗在雅典等候他们。“等候”一词本身饶富趣味和含义，提醒我们，一个基督徒如何在一个不敬拜神的城市中等候。

这个故事可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是由第十六节至第二十一节，我们可以称之为初步的相互印象；雅典给予保罗的印象，和保罗留给雅典的印象。第二部分从第二十二节开始到本章结束，我们不妨称之为最后的相互印象。我们从其中看见雅典给保罗的最终印象，然后是保罗留给雅典的最后印象。这个故事是描述一个基督徒在一个式微的异教城市中之情景；当时，雅典往昔的繁盛风光已成过眼云烟，它已成了一个颓废不振的城市。

首先注意雅典留给保罗的印象。他心里讶异。再看保罗留给雅典的印象；他宣讲耶稣和祂的复活；以彼古罗和斯多亚的学士对他大感兴趣，要求他说得更详细。

在提到保罗对这城市的印象时，必须注意三件事。第一，它引发了保罗的兴趣；第二，它搅动了保罗的感情；第三，它鼓舞了保罗的服事，使他试图在那里偿还他在罗马书里所说的债——“*无论是希利尼人，化外人……我都欠他们的债*”（一 14）。

这城市引起他的兴趣。我们很熟悉别人对保罗的批评，说他曾经过希利尼诸城，甚至到了雅典，然而他在后来的书信中或言谈里，却对这些城市只字未提，似乎他对这些城市中最吸引别人的地方毫不在意。我们倒对保罗这种态度感到兴趣。雅典一切光辉荣耀的历史(至少可以从保罗那时代往回溯四个世纪)，都被他忽略了。他甚至绝少提到希利尼思想中那些声名显赫的人物；只有少数几次他提到希利尼的诗，但其作者也都属于默默无闻之辈。有一位作家说，雅典的神比该城的人还多，那是指雅典合城充满了最精致、美丽的雕像。它是艺术之都；但保罗从未提及雅典的艺术。它是哲学的中心；他确实曾与以彼古罗和斯多亚两学派的哲学家接触，但引人注目的是，他完全不顾他们的哲学，他只偶尔举出一两例，来证明他们的愚昧。保罗这个人，对别人瞩目的事似乎无动于衷。路加用短短一个句子，归纳了他纵目观看这城市之后的感想："**就心里着急。**"保罗所忽略的那些历史、艺术、哲学方面的事，如今已不存在，他们都是死的。容我引用几句包撒尼亚(Pausanias)的描述："当时雅典的人只是在利用不是他们自己创出的成就。"这就是它的历史。至于哲学呢？它不过是"死板板地重复古老的哲学"。它的艺术和荣耀呢？"它的荣光不再是天赋的光采，而只是残余的回照之光。"

所以当我们批评保罗对周遭的艺术、哲学毫不关心时，不要忘了，那些都是死的，已经没有生机了。尽管昔日的繁盛还存留残迹，但已经缺乏生命了。

那么保罗在雅典看见什么？有两件事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第一，这城满是偶像；第二，有一座坛引起他注意，上面写着"**未识之神**"。根据较保罗晚五十年的旅行家包撒尼亚在他那有关希腊的六大册作品中的描述，雅典城中庙宇林立，市中心有许多祭坛。有特为哲学、福祉、谣言、耻辱而设立的坛。雅典人不只奉拜人，也拜某种思想和能力。城中各处都可见到人们所敬拜的对象之表征。包撒尼亚也提到，有一些坛是为未识之神设立的；保罗发现了其中的一个，"**我……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未识之神。**"这就是吸引保罗注意的东西——偶像和这座坛。

他所眼见的东西对他产生什么影响?“*就心里着急。*”不要将“*着急*”一词等闲视之。这词的希腊原文,是现今英文“突然爆发”(paroxysm)一字的字源。置身于雅典辉煌的艺术、哲学中,这个人——保罗,内心搅动,焦虑不已。这种感情不是偶然的、出于观光客的那种感情。他“*心里着急*”,是因为他知道每一个偶像、祭坛、庙宇都代表着人的腐败和愚昧。雅典城这些偶像和祭坛的设立,说明了人被造就是要敬拜,要寻找神;保罗知道这些偶像、祭坛、庙宇能破坏个人,瓦解社会,使雅典落到现今的光景。而包撒尼亚只是一个观光客,他的目光集中在这城市的艺术和美景上。他不明白这城所受的束缚;他似乎对当时流行的哲学所表达的烦恼、苦闷一无所动。但保罗,这位犹太人的基督徒,他没有时间描述艺术、绘画和美丽的事物,因为他内心充满忿怒。他认识到人性的败坏,人用错误的方式去满足他们里面对神的需要,就是大建庙宇、祭坛,设立偶像,敬拜虚无。最后,保罗看见一座坛,上面写着“*未识之神*”。他看出拜偶像是最大的悲剧。人在拜遍诸神之后,又想触及一个不可知的领域,他们认为这领域中确实有某种神祇存在,但对其又一无所知;所以他们就为这“*未识之神*”设立祭坛。

因此,一股激情,忿怒,驱策力,火热,燃烧的热情,从保罗的内心深处滋生出来。那是真理对谎言的忿怒,建立对抗破坏的忿怒。是一个人发现雅典有能力敬拜神,这能力却受到腐蚀而生出的忿怒。因此雅典给保罗最初的印象,先是吸引他注意,然后搅动他的感情。

但这印象也激发他的服事。他立刻开始工作。他先在会堂,其次在市场,然后在亚略巴古工作。保罗那篇含义丰富、充满了对宣教事工的指南的讲道,不是在市场讲的。路加没有记载保罗在市场讲道的细节;但我们可以从以彼古罗和斯多亚学士的话中窥知一二。他所讲的重点是耶稣和祂的复活,这使他们震惊不已,“*我们愿意知道这些事是什么意思?*”想想看,这样的讲道多么适合他们!耶稣和祂的复活,那是对一个垂死城市的福音。保罗并不是有些人所想像的那样不懂情趣的人。他看见雅典的美丽,感觉到这城所散发的吸引力;因此在面对雅典垂死的历史、艺术、哲学时,他传讲耶稣和祂的

复活。他清楚知道，只有藉着复活的那一位，雅典才能起死回生，由废墟中起来，进入更崇高而高尚的境地。

保罗给予雅典什么印象？他进入会堂，但经文未记载众人的反应。沉默的抗议可能潜伏更大的危险。值得注意的是，路加未像其他地方一样，记载他们接受保罗的信息。这里也未记载他们的反对。那些犹太人是住在一个喜爱听说新闻的城市，因此他们很可能乐意听这些新鲜事。另一方面，他们似乎也无意迫害他。

在市场，人们对保罗产生了一些印象，主要来自以彼古罗和斯多亚的学士。以彼古罗学派宣称，至善即是享乐。斯多亚派则主张，至善即是美德。保罗抵达雅典时，这两派都已式微。以彼古罗主张，生命中最高的层次就是享乐，他自己过着田园生活，因为根据他的教导，享乐包含着免于肉体痛苦和心灵困扰的自由；为了达到这理想，惟一的方法是过简单的生活。以彼古罗的理想是崇高的，可贵的，但这整套哲学已经退化；至于他的主张——至善即享乐——经过阐释之后，也多有失误之处。

斯多亚派声称，至善即美德，但这理想也同样堕落了。它成了一套缺乏实际的理论。他们认为以彼古罗所教导的东西不值得重视；但他们自己的主张也缺乏诚意，只是虚有其表；在美丽堂皇的声明之后，隐藏着腐败和作恶。“斯多利亚”一词最终有“自杀”（suicide）的含义。就是这样的人在听保罗讲道。

保罗带给他们的印象和以往各场合都不一样。这些人带着轻视说他，**“这胡言乱语的，要说什么？”**认为这个以说故事为生，到各处将道听途说的东西重复讲给别人听的人，只是一个胡说八道的人。另外也有人说，**“他似乎是传说外邦鬼神的。”**这话里闪烁着一线亮光。这些人显然忽略了保罗的意思，他们认为复活本身是一种神，耶稣是另一个神；他们完全误解了其中的本义。他们以为保罗在讲宗教领域里的事。**“他似乎是传说外邦鬼神的。”**于是他们心生好奇，因为我们读到，**“他们就把他带到亚略巴古。”**我们不要认为这中间含有任何暴力的成分。他们只是将保罗带到一个公众地方，要他向大家解释**“这些事是什么意思？”**这是他给雅典的第一个印象：轻视，疑问，或许

他的话里真有几分道理，他们感到好奇，想要弄清楚他所说的是何含义。

历史不断交织着基督的影响，而人们也不断忘记祂。保罗和包撒尼亚的时代并未离我们很远。艺术曾因将基督作为主要对象而灿烂一时，但它正在漂流远离祂。哲学曾一度以基督的观念为主，但它正倾向于忽视祂的存在。当日雅典城中的每一个偶像，都可以在现今的大城市中找到，即使没有实际的祭坛或偶像，但拜偶像的精神还在人的心里。当我们神化人的心灵时，就是在拜雅典；崇拜肉体时，就是在拜大地之母狄密特（Demeter）；即使现今这时代，我们仍奉拜力量之神宙斯（Zeus）。我们也为哲学、谣言设立祭坛。谣言是最卑鄙的女神，它日以继夜地在人们耳际响起，直到人的生命被它的谎言搅得无法安宁。我们也在拜羞耻；到处都可见使我们道路蒙羞的祭坛。以彼古罗仍在我们里面；就是冷漠，无动于衷。斯多亚派也依然存在，形成所谓的伦理社团。今天许多基督徒都是安静，满足，虔敬，常常敬拜的。但他们的着急、迫切，他们的热情、能力、忿怒、心碎、牺牲，这些才是他们的印记，人们也据此才能认出他们！

45　使徒行传十七 22～34

前一讲里，我们讨论了雅典给保罗的初步印象，以及保罗留给雅典的最初印象。本段经文记载雅典人对保罗的好奇所产生的结果。

这是新约最后一次记载有关雅典的事。从此以后，新约就未再提过雅典。保罗写给帖撒罗尼迦人的信上提醒他们，他已从雅典打发提摩太到他们那里去；我们可以从那句话引发出许多联想。保罗原先在雅典等候提摩太，后来提摩太到了。然而他并未留下提摩太，反而打发他往帖撒罗尼迦去。保罗独自离开了雅典。

如今我们看见他站在亚略巴古当中，那是指他们的正式聚会之处，它原是指最高法庭。有人解释这段经文，认为保罗是以囚犯的身份站在那里；这种说法毫无根据。我相信斯多亚的学士们将他带离市中心，到一个较安静幽僻之处，好听他作更详细的解释。他可能就是站在当年苏格拉底作囚犯时所站的那一块石头上。雅典到了保罗的时代，已不复当年苏格拉底时代的光采。它已逐渐没落。城中到处可见往昔伟大风光的遗迹。雅典的哲学家们彼此唇枪舌剑来往，但所谈的哲学却无法运用在实际生活上。雅典的艺术亦逐渐死亡。距离苏格拉底上一次站在这里已有四个世纪之久了；如今保罗来到同样的地方，但雅典已失去了它的热诚，他们没有诘问他。他并未受审判。“**他们就把他带到**”这句话不含任何暴力成分，而是带着几分礼貌。他们领他到那里去。这些雅典哲学家的心中未存任何热烈的反对。保罗从未弃绝一个逼迫他的地方，但他弃绝这种情况。这些人只是在玩弄哲学和宗教，他们想要听听这个说故事的人说些什么，因为他们“**都不顾别的事，只将新闻说说听听**”。

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一个重要的场合。他的四周尽是庙宇、祭

坛，和以大理石、金、银、铜、木雕塑出的最美丽的艺术品。

另外必须记住一点，我们前面已说过，保罗这一席话不是在传福音，他是在特殊的情况下，为自己讲过的道作辩护。当他在雅典等候时，举目望去，合城偶像充斥，他不禁忧心如焚。于是他在繁忙的市集中，向个人和团体传福音。以彼古罗和斯多亚门派的人听见了，**“有的说，这胡言乱语的，要说什么？有的说，他似乎是传说外邦鬼神的。这话是因保罗传讲耶稣，与复活的道。”**保罗在亚略巴古的谈话，就是针对这问题而作的回答。

从这一篇谈话里，我们可以看出雅典与保罗之间最后留下的相互印象，并学到一些具有永恒价值的功课。我们首先注意到，保罗透过以彼古罗和斯多亚门派的人，所留给雅典的印象，这些人向他提出挑战，他就回应他们的挑战；其次要看雅典留给保罗的印象。

为了明白保罗留给雅典的印象，我们必须先探讨他所用的方法，其次是他实际的教训，最后是结果。

研究保罗在亚略巴古的谈话，必然会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他采取的是和解的方式。他没有一句话带着尖酸的指责。英文修正译本将第二十二节译成：**“保罗站在亚略巴古当中，说，众位雅典人哪，我看你们是迷信的。”**旁注中指出，**“迷信”**可用**“虔诚”**一词取代。希利尼人确实有的时候用**“迷信”**一词时，指的是宗教上的虔诚。保罗确是一开始就采取和解的姿态，他选用温和的字，从头至尾没有存心抵挡这些人，也没有企图将这群他渴望得着的人拒于千里之外。他承认他们的宗教本能。每一个偶像都证明人渴望寻见神。每一个庙宇都表明人对敬拜的需要。偶像不能证明人会找到神。庙宇无法证明透过它，人可以发现敬拜的中心之处。但这些东西确实揭露了人的可能性，使徒也承认人这方面的潜能。

他从其中的一个祭坛，看见有一扇门向他们的心灵打开了。他在城中看到一座坛，上面写着**“未识之神”**。他认为这座坛是他通向这群人的一扇门。

他另外也引用他们的诗。他引用了亚拉突（Aratus）和克里安提（Cleanthes）的诗。亚拉突也是基利家人。保罗从小在大数长大，很

可能对他的诗耳熟能详。保罗整篇谈话充满了和好、有礼、友善的语气。他在开始谴责他们的举止，指出他们的愚昧，最后向他们宣告福音之前，他的态度已经吸引他们。

他所用的方法也是使徒式的。在回答他们的批评时，他引用了他们自己的话。请比较第十八节和第二十三节：

“还有以彼古罗和斯多亚两门的学士与他争论；有的说，这胡言乱语的，要说什么；有的说，他似乎是传说外邦鬼神的。”

“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未识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

他们说，他似乎是传说外邦鬼神的，但使徒说，不！我不是传讲外邦鬼神的；我在这里，是要将你们所设坛敬拜的那神告诉你们。他的话是针对他们的话所作的回答，他所用的字句本身是极有力的论证。

他的谈话另一方面也是在维护他们的真理。他们的诗里说，我们是神所生的。保罗用他们自己的真理来抵挡他们对真理的滥用。我们既是神所生的，就不应该用金、银、石来雕刻祂，贬损祂的尊严。雅典诗人已经宣告，人是神所生的；然而雅典人却用比他们还低的东西来雕刻神像。这个举动是因贬低了他们的真理而产生的。如果这些人用比他们价值还低的物质来雕刻偶像，然后拜这些偶像，他们就是在诋毁他们自己诗中所宣告的真理。他们应该拜那生他们的神，而不是拜他们手中所雕刻的偶像。所以保罗试图将他们从对真理的误解和误用中指正过来。

最后，他所用的使徒式方法是暴露他们的问题。“**未识之神**”的牌子揭露了不单是雅典人，也是一切异教徒最终的问题。“**未识之神**”是界限所在，没有任何哲学家，任何庙宇能回答它。人的技巧、手艺也不能解决这难题。雅典人知道有未识之神的问题存在。使徒实际上如此说：你们一切的需要、不安，都包含在“**未识之神**”这个牌子上了；让我将这神告诉你们。于是，为了回答他们的批评，护卫他们的真理，解释他们的问题，他说出了他的信息。

但他的方法不单单是和解，也是积极的、带有权柄的、决断的陈

述。总结这位使徒在亚略巴古的宣告，他首先证实神；其次是矫正人的错误；最后引向最中心的事实，就是基督徒的福音。他印证神，目的在纠正人对神、对自己生命的错误观念。然后他逐渐循着这主要方法，向人传讲福音。

他首先介绍说，“**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监察。**”为狄密特、雅典女神、宙斯所建的庙宇和祭坛，都是雅典人引以为傲的。但有一个为“**未识之神**”所设的坛，正是他们无知的象征。使徒只用一个词——“**无知**”——就否定了异教的整个事实。然而这词本身并没有不友善的意味，使徒清楚宣告“**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监察**”之后，立刻接着说，有一个新的日子，新的时代已经来临了，这新纪元乃是从他所宣讲的福音而产生的。

仔细察看使徒的教导，我们会从其中发现神学、哲学和宗教。

他在亚略巴古向那些学士所宣讲的是什么样的神学？他宣告神是造物主，是统辖万有的，是管理天地之主。如果我们已因现今的基督教气氛和思潮而将这些事实当作稀松平常的教义，那么要记住这些事对当时那些人所含的意义；使徒是如何用一种礼貌但肯定的语气，推翻了那些听众的整个神学。斯多亚派是泛神论的，而以彼古罗基本的观念是无神论的。保罗宣称，他要将他们设坛敬拜，又称之为“**未识之神**”的那位神告诉他们。他宣告祂就是造物主，是使万物存留的神；祂不是万物的总和或实体，乃是万物的根源。他又说，神无法藉着人所能意识到的一切事物表达出来。祂远超过人所认识的最辽阔的宇宙界限之外。祂是创造万物的主。

保罗又进一步宣告，祂是统辖万有的主。祂不是一个客观的抽象概念，不单单只是想将万物浏览一遍而已，祂乃是万物的主宰；不是被囚在创造之中，被受造物所奴役，而是创造万物，又用祂的能力托住万有的那一位。

因此，保罗最后宣告，祂是宇宙最高的管理者。“**祂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如此，他宣告岁月和年代就像物质一样，都是受神的管理。正如希伯来书作者所言，神建造世代。保罗也同样提醒这些人，他们生活在雅

典并非出于偶然，而是神早已定下了人所住的疆界。他说，神是至高的主，因此祂远远超越世上其余的人。

他据此辩称，人的庙宇对神一无用处，因为祂"不住人手所造的殿"；在某种意义上，所有祭坛也都不值一文，因为祭坛是人将礼物带来献给神的地方。人无法用礼物来服事祂。祂并未要求人献祭。如果人是神所生的，那么难道人以为能用一些没有气息、没有感情、没有智力的东西，来代表神的神性吗？当保罗对以彼古罗和斯多亚派的学士们讲话时，他们必然看到了一些更伟大、更高贵的事物。

至于哲学部分，见于他所坚持的一个事实：神是至高的，超乎万有之上，而同时又在万有之中。"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祂里面"（中文圣经译作"都在乎祂"）。这对那些希利尼人真是一个惊人的挑战。你可以从自己里面发现神。你是祂所生的。那么，为什么要用这些偶像来表达祂呢？它们充其量不过是表达你那贫乏、脆弱、愚昧的一面罢了。保罗已经看见他们的艺术之美，都表现在用金、银雕刻的偶像上面；但他攻击雅典人用这些金像来代表神，这些金子在他眼中不过如渣滓。这正是基督徒一向的观点。我们记得彼得那带着讽刺的话：你们得救，"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彼前一18）。保罗站在亚略巴古当中，对这些人说，你们若真想寻见神，不要用金、银作的像来败坏你自己。聆听你自己存在的最深刻之事实，在你这奥秘的生命面前噤声，然后仰望我告诉你的这位未识之神。

保罗这番教训最后一部分涉及宗教。"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监察；如今却……"一个新的时刻已敲响了永恒的钟，这时刻的人要留心，因为新的日子已露出曙光。那个新日子是什么？"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为什么？"因为祂已经定了日子，要藉着祂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祂从死里复活，给万人作可信的凭据。"这一句话将整个基督教的事实浓缩进去了。第一个重要的词是"悔改"。使徒在亚略巴古宣告的中心事实是，神已经定了一个日子，那日祂要用公义审判这世界。人如何知道这是真的呢？因神已"叫祂从死里复活，给万人作可信的凭据"。那就是证据。

保罗宣告人的责任在于"悔改"。神不计较人蒙昧无知的时刻。

神看见了雅典四处林立的庙宇，但祂以怜悯慈爱对待他们，并不斥责。然而如今新的时刻到了。神已经指定一个人来按公义审判天下。这不是指末日的审判。使徒宣告，神不仅是要这世界最终受公义的原则所管理，祂采取进一步行动——命定一个人来作王。这世界不是透过一个偶像，祭坛，抽象的事物，哲学，而服于公义的管理之下；乃是透过一个"人"。为了这个目的，神给人一个凭据，就是使这"人"从死里复活。拒绝复活，就是拒绝福音，拒绝基督徒的信仰。如果这"人"从死里复活的事实被推翻，那么这世界按着公义受审判的事也纯属空言了。

雅典人当如何行？悔改，改变心意，再三深思，重新考虑它的立场，远离错误的观念和虚假的行为。这是福音的关键所在。在神将派祂所指定的人按公义审判这世界的亮光中，重新反省自己。

结果如何？他们听见复活的事，有的人讥诮，有的人拖延。各世代的人性都一样。我们所探讨的这些事都不是古老已死亡的事。他们何时开始讥诮或拖延的？当使徒提到复活的时候吗？不！那只是藉口。那么何时呢？是当他将教训运用在道德上的时候。保罗谈到他们那未识之神的坛，发表他那异于他们的哲学时，他们安静倾听。一旦他说，"**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祂已经定了日子，要藉着祂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祂从死里复活，给万人作可信的证据。**"他们就开始讥笑他。当神命令人要合乎道德时，人常常会为自己的拒绝道德找一个堂而皇之的理由。除非保罗说，"**如今……都要悔改。**"否则他前面有关祭坛的讨论和关于神的理论都一无价值。那正是人们开始讥笑、拖延的关键处。

但另外还有一些结果。丢尼修、大马哩，还有其他人相信了。从教会史我们得知，雅典产生了惊人的结果。下一世纪中，雅典出了帕彼路斯(Publius)，夸达徒(Quadratus)，雅里斯底德(Aristides)，雅典那哥拉(Athenagoras)等伟大的圣徒，许多教父和殉道者。第三世纪的雅典教会以爱好和平、信仰纯正著称。第四世纪时，雅典学派为基督教会贡献了巴西流(Basil)和贵格利(Gregory)。人们不能用讥诮的态度抹杀整个基督教的事实。人也无法全然拖延。使徒可以离

开，但他的事工完成了，他永远留下了狄尼修(Dionysius)和大马列士(Damaris)。基督总是赢得最有利的据点。

雅典留给保罗的最终印象是什么？有两句话可以涵括一切。一句在本段经文里，一句在下一章开头。**“保罗从他们当中出去了……离了雅典。”**当人们恼怒他，他就与他们辩论，胜过他们。当人们逼迫他，他仍回到原先受逼迫之地。但对于那些知识上自高自大，道德上不诚实的人，他就无话可说。那是最真的态度，也是当日主在世上时的态度。每一个传道人亦当存此态度。

虚假的宗教会对真理敞开一扇门。人们往往不愿意通过这门迈向真理。福音是论及那复活的一位，只有当我们领人到祂那里去时，他们才能开始发现他们错误制度里那些真实事物的价值。千万不要以为那些置身在错误制度里的人，有一天会因他们制度里的真理因素而找到真理。我们应该从那扇敞开的门开始，但不能停在那里，而是要宣告复活的主，以及人必须悔改，这样我们的信息才完全。

46　使徒行传十八 1～23

本段经文记载保罗第二次宣教旅行最后阶段里所发生的事。**"这事以后，保罗离了雅典，来到哥林多。"**如果雅典是一个乌云密布的中心，那么哥林多就是一个败坏堕落的中心。雅典充满偶像，哥林多则充满情欲。使徒在哥林多的事工一完成，他就离开那里，没有任何其他明显的理由。他似乎是安静、和平地离开这城。他朝着耶路撒冷和安提阿的方向而去，中途在以弗所稍作停留，然后把亚居拉和百基拉留在那里，自己单独前行。他过海到凯撒利亚，又从那儿至耶路撒冷。他在耶路撒冷受到冷淡的接待，路加只用寥寥数字来记载，**"去问教会安，随后下安提阿去。"**

本段最中心的兴趣在于哥林多。从保罗抵达哥林多，到最后回到安提阿，这中间其他的事都是次要的。他所访问的那些地方，后来都会再出现，而且有较详细的说明。

当时，哥林多是希腊南部的政治首都，由罗马派地方官驻守。因此它虽然是一个希腊城市，却在罗马管辖之下。哥林多人也是很奇特的组合。它已成了一个极大的商业中心。法拉尔曾这样描述它的市场风光："充斥着阿拉伯的香脂，埃及的纸草，腓尼基的枣子，利比亚的象牙，巴比伦的地毡，西里西亚的山羊毛，佛里吉亚的奴隶。"

哥林多奇妙地糅合了财富与贫穷。而富人的生活是极尽奢华颓废的。我们必须谨慎地研读哥林多书信，好用保罗的眼光来看哥林多；不单单看到教会，不单单看使徒对待教会的方法，并且看到哥林多本身。保罗所谴责教会内的每一件事，都反映出这个城市的腐败。他在第一封书信中，首先指责他们因强调的真理不同而分门结党，这也反映出哥林多这城的光景。人们根据不同的哲学观点而纷争结

党。所以当保罗谈到道德方面更严重的事时，我们再度看见哥林多的画面：富足的人挥霍享乐，恣意作恶。有人说哥林多当时“是罗马帝国的虚幻浮影，是主后第一世纪的伦敦和巴黎”。

大部分的人都受到其影响。他们道德败坏，生活糜烂，到处洋溢着财富所带来的虚假和鄙俗，以及最腐败的生活方式。这一切都波及到穷人，甚至奴隶也过着腐败的生活。

这是一个没有道德的城市。它以淫乱出名。当代的人在描述一件堕落的事时，都会这么说，“他们就和哥林多人一样。”在伟大的戏剧表演里，哥林多人总是被描写成醉鬼。最骇人听闻的是，哥林多的宗教也沦落为藏污纳垢之处。它那堂皇富丽的庙宇暗藏了无数的色情与羞耻。很有意思的是，保罗是从这城写信给罗马人。我们读罗马书里对外邦人腐败的描述，很自然地会想到那是一面镜子，反映了当时哥林多的光景。

“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神任凭他们，逞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辱自己的身体……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又是谗毁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侮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罗一 22～31)。

我们心中存着这个黑暗的背景，再来看主自己对这个城市的态度，“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那是主对祂的仆人论到这败坏城市时所说的话。这是整段经文中最耀眼的字句。其他诸事都是次要的，围绕在四周，更突出这句奇妙的话，“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主知道一切，祂将有关这城的秘密传达给祂的仆人。祂知道城里有许多心痛、忧虑的人。祂知道哥林多的纷扰不安，是因为渴望许多他们不明白、不了解的事物，而这些事正是使徒要告诉他们的。主知道，尽管这城充满罪恶、堕落，但城中仍有一种探索、渴望、期待的灵存在。祂知道，只要向他们宣讲祂的福音，必然有许多人回应。

保罗独自进入哥林多，他立刻感觉到这城的败坏。他到达哥林多时，合城没有一个圣徒；但最后，经过一段时期的耐心工作和预备，主如此说，“**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

因此，主在一个城市的人尚未显明出来时，就说到这城了。不要将这事与历史脱节。这番话不是在教会成立之后才说的。它不是指我们后来所谓的哥林多圣徒而言。这番话是保罗结束他在那里的事工，心中正惧怕忧虑时，主对他说的。圣经未记载保罗的惧怕，但从主的话里可得知一二。主知道祂的仆人心中的忧惧，这种惧怕是因他认识到这城的堕落，感到无能为力而产生的。但主对他说，“**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我想从那时刻开始，当保罗走在街上，或在提多犹士都家中谈话，或观看那些好奇的群众时，他一定心中暗暗盼望在令人失望的表面后头，能看见主所说的“**百姓**”。这些人和主的百姓多么不同啊！“**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这是给每一个在罪恶大都市中事奉的基督徒工人最大的激励。

再注意祂如何在一个堕落的城市中保护祂的仆人，显明祂的大能。“**必没有人下手害你。**”另外也请记住祂所用的方法，祂透过迦流来保护保罗。迦流大概是新约中最被误解的人。路加用“**这些事迦流都不管**”，来描述迦流对保罗的漠不关心。事实上，他这话的用意并非如此。从经外的历史我们知道，迦流有一个兄弟名叫西尼卡（Seneca），是一个极温柔、亲切、可爱的人。迦流新近被派到亚该亚去，犹太人认为这项任命正是一个大好良机，可以趁此除掉保罗。事实上，在整个过程里，迦流都是在护卫保罗。迦流拒绝审问这件案子，是因为他们争论的是有关言语、字句的问题，这已经不在他的权力管辖范围之内。他对于犹太人对保罗的无理攻击毫不关心，他也不在乎希利尼人揪住管会堂的所提尼。我们不要认为，迦流应该出面干涉，而未如此作。其实这是在表明一个地方官不愿意作任何不公平的判决，而将这争论交还给引起争论的人，让他们自己解决。因着迦流的批驳，保罗得免于暴民的杀害。主针对这些暴民对保罗说，“**不要怕……有我与你同在，必没有人下手害你。**”如此我们看见，基督如何抵挡住那拦阻祂的道被传扬出去的势力，并保守了祂的仆人。

这一类的故事以后也时有所闻。我们如今对这事所知有限，因为我们不像保罗那批使徒是在岌岌可危的情况下传福音。保罗并不是每一次都受到保护。有一次他被石头打得半死，人们以为他死了，就把他拖到城外扔了。但在必要时，如果是神的旨意，主必击败那反对祂仆人的势力，使祂的仆人能自由传讲祂的话。这是我们主的大能，即使在腐败的城市中也可彰显出来。

祂的大能表现在拯救一切寻求真理、生命、纯洁以及顺服福音的人，并最终毁灭那敌挡福音的人。“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不要误解这句话，以为主的心是在那些最终顺服祂，形成哥林多教会的那群人身上。祂的心是在哥林多每个男人、女人、孩童身上。只有那些听了道而悔改相信的人才能更新改变，从祂得到新生命的能力。

保罗开始在哥林多工作时，他加入亚居拉和百基拉的行业，与他们一起制造帐棚。我们读保罗的书信，可以知道他这样作的原因。他在帖撒罗尼迦、以弗所，都会这样作。有的时候，他必须在一个城中全时间制造帐棚一段时期，这表明一个事实，就是传道本身并不是作生意。所以他甘愿有一阵子只在安息日到犹太人的会堂或在希利尼人中间讲道，其余的日子他用自己的手工作。

后来提摩太和西拉到了，并带来腓立比人的捐献。保罗在他的书信中证实了这件事。捐项来了之后，他就停下谋生的工作，开始全力在哥林多传道。当犹太人抗拒毁谤这道，与他宣战——这是原文的含义——时，他就毅然决然离开他们，转而向希利尼人讲道，许多人相信并受了洗。

接着是饱受骚扰的时刻。路加没有详加记述，只记下了主的话。“不要怕，”耶稣说。从主的这句话，我们得知这位使徒当时心中正充满恐惧。或许正是他服事上的成功——许多人听了，相信，受洗——使他害怕。他知道这个城市的诡谲，败坏；他知道这些急着听道，又立刻相信、受洗的人，也可能给他带来危险。我们实在很同情保罗。他曾向犹太人传道，但遭到拒绝；他严厉地对他们说，“你们的血归到你们自己头上，我却干净，从今以后我要往外邦人那里去。”外邦人迫切地听他讲的道，相信并受了洗；而他因此又开始害怕。主就对他

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必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不要怕那些听了相信、受洗的人。不要疑惑这些人的诚意。我在这里有许多百姓。你所看见的事，我早就知道了。你来到这城，就是出于神的旨意。要信任这些刚刚相信得救的人。不久之后，保罗写信责备他们在属灵事上的懈怠时，他心中仍对他们存着无穷的爱，他仍然信任他们。他不计较他们的失败、软弱，仍在信中称他们为神的众圣徒。主对他说，**"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那一刻，他心中萌生了新的勇气，使他能坦然无惧地面对他的成功。

当然，他心中也害怕正在酝酿着的敌对势力。他已经看出犹太人的敌意；不久之后，这股敌意终于爆发，导致他被带到迦流的审判台前。人常常在成功的时刻，心中会滋生出胆怯。正如以利亚在迦密山上大获全胜之后，他立刻逃之夭夭，躲避耶洗别的加害。这个曾饱受鞭打、压伤、石击，身上带着耶稣印记的使徒，知道哥林多城中正伏涌着反对他的暗潮，他心中不禁害怕战兢。主的话这时临到他，不带任何的责备或埋怨，只有难以言喻的安慰。**"不要怕，只管讲。"**他几乎要放弃讲道了。**"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必没有人下手害你。"**由面对成功而来的恐惧，变成了面对敌意而滋生的胆怯。或许他的害怕还包含着另一个因素，就是感觉到这事工的无涯无止尽。今天，多少人也是如此，在作工时停下来，将已完成的工与尚待作的比较，而感到从前所作的真是微不足道。但主仍然说，不要害怕，只管讲，我与你同在，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百姓。不要用眼见的事物来衡量我的得胜。不要用统计数字来评估我的得胜。我们的君王说，我有许多百姓，在这城里，在各城里，只是你们尚未看见，尚未察觉。要住在我的能力中；我与你同在，尽管讲吧！不要害怕。

从那一刻起，这人的心中充满了新的勇气。他在哥林多住了一年零六个月，在他们中间教导神的道。迦流事件发生之后，他仍然继续传道。主对他说，**"我与你同在。"**请注意这话对他产生的果效。他还害怕成功吗？**"我与你同在。"**在那一刻，他明白了，如果这是主的工作，不管他如何担心它的不稳定，主都必保守成全祂所开始的事

工。他还害怕别人的敌意吗？如果他的主与他同在，惧怕必然完全瓦解。他还害怕工作的无止尽吗？如果主与他同在，他就能安于作他所当作的那一部分事工，而将其余的问题交给祂处理。

"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这句话给一个真正服事主的人带来安慰与歌唱。主在世上公开服事期间曾说过，**"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它们来"**（约十 16）。保罗就在哥林多找到一些这样的羊。也有这样的话说到主在世上的事工，**"要将神四散的子民，都聚集归一"**（约十一 52）。保罗也在哥林多找到一些四散的子民。哥林多的习惯、语言和纷扰不安，不管是用什么方式表达出来，都为耶稣基督的福音制造了一个进入的机会。对哥林多这样一个腐败的城市所当传的福音，就是十字架和主的复活，除此无它。我们是否像这位在哥林多的使徒一样，完全将自己交在祂手里，任凭祂差遣？若是如此，我们就毋须害怕成功，或敌意，或事工的繁琐，而安心作神所托付我们的那一小部分工作，知道我们与祂有交通，祂也与我们相交。我们事奉的时候，要注意、寻找圣徒的踪影，记住祂在一切令人沮丧的环境中所说的，**"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让我们去寻找他们，找到了，就将他们领到祂面前。

47　使徒行传十八 24～十九 7

现在来到使徒行传中有关保罗在以弗所的事工这一部分。在新约里，以弗所是一个杰出、具代表性的教会。新约记录中有两卷书信是写给以弗所教会的。虽然保罗的书信是写给那一带所有教会，让他们传阅的，但他最主要的对象还是以弗所教会。另外启示录中也记载主给以弗所的信，那是主给七个教会书信的第一封。

保罗写给以弗所的信，达到了他的教导系统之最顶端。对这一个教会，他能写到有关神的教会最终职责这一类深奥的事。他写给罗马人的信中，奠定了有关救恩的基础。他写给哥林多人的信中，则纠正教会里一些光景和事物，因为这些错误使得教会无法在一个异教的城市中发挥她的功用。但他写信给以弗所教会时，就越过了这些细微、次要的事，而直接论到与教会有关的最崇高真理；他首先提到教会的本质和对神的事奉，然后论及在时间的过程中教会所得的启迪，好使教会能完成她的真正使命；最后是教会的职责。他揭露这些教训能如何影响人的生命，以及教会的肢体，甚至影响一切的人际关系。我们读到主给以弗所教会的信，会发现这是一个各方面都极美满的教会；但我们也同时看见，她面临着威胁神教会的第一个危险：失去起初的爱心。

保罗来到以弗所，本身具有特殊意义，因为从此以弗所在新约圣经中占了重要的一席之地。另外，这也是保罗以自由之身事奉的最后一阶段的事工。这并不是说，他从被下到罗马监狱之后，就未再恢复自由，因为我个人相信，他后来又得了释放，并重访各教会。他可能到过西班牙，甚至不列颠。但就这方面的记录而言，我们在这里看见保罗最后一次自由地工作。不久之后，他就成了阶下囚。

以弗所是一个以拜偶像著称的城市；它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拜偶像的大本营。城中有亚底米女神或戴安娜（Diana，罗马神话里的处女守护神）之庙宇。城里的商业和宗教牢不可分，因为许多大商人以亚底米庙作为他们的银行；希腊崇拜女神的基本理想——美德或纯洁——都已瓦解丧失了，因为他们接受了商人的资助。更有甚者，这个城市在当时非常盛行交鬼，巫术，魔法。使徒在这里的事工，也包括了一些特别的神迹。

本段经文将两件事合并在一起，因为两者有密切关系；它们是：亚波罗和他的事工；保罗来到以弗所。从本章第十九、二十节可以看出，保罗从前已经到过以弗所了。

"到了以弗所，保罗就把他们留在那里，自己进了会堂，和犹太人辩论。众人请他多住些日子，他却不允。就辞别他们说，神若许我，我还要回到你们这里；于是开船离了以弗所。"

那是一年前的事了，路加除了记载一些具有属灵教导价值的事以外，没有详细记录这一年中保罗工作的细节。

在这一年里，以弗所发生了一些事，记载在第十八章末了部分：亚波罗的到来。我们来看看这件事，留意两点：亚波罗这个人，和他的事工。

亚波罗是一个犹太人，生在亚历山大。他博学多闻，熟读圣经。我们已经探讨过，大数人扫罗的得救，是一个奇妙的例子，证明主亲自管理教会的事，并证明圣灵的引导大能。对外邦人的事工，不可避免地要在一些融合着两大影响力——犹太人会堂和希利尼文化——的城市中展开。扫罗蒙召时，照他自己说，是一个"**希伯来人生的希伯来人**"；但他同时也是大数的扫罗。他是希伯来人，也是希利尼人。这两个伟大的理想融合在他身上，使他有能力在希利尼诸城中事奉。同样的，亚波罗也糅合了这两个伟大的理想。他是犹太人，同时也是亚历山大人。亚历山大是当时希腊知识与文化的中心；那里的犹太人深受斐罗（Philo）的影响；他们研读希伯来的圣经和作品之方法，也受到希利尼文化和方法的影响。因此，亚波罗这个人在某方面而言，可能比保罗还更多地融合了两种理想。他学富五车，又善于言

词。他是一个演讲家，他的演讲充分表露了他的学识和教养。最后的描述“**最能讲解圣经**”，不单单指他熟读圣经，有能力向别人陈述圣经，并且指他精通圣经，明白圣经。这句描述在原文里是指这个人生来具有这种特殊的口才。亚波罗精通圣经，他有别人所无的口才。那是一种特别的才能，一种能够了解圣经、洞悉其相互关系的能力。他熟悉圣经的历史和意义。他对圣经的熟悉使他能够将所知的讲给别人听。因此，这个人原来就适合在这些希利尼城市中工作。

他在以弗所的事工，并不是很明显的基督徒事工。留意他的装备：“**这人已经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训。**”这并非指他在耶稣基督里受了完全的教导。“**心里火热，将耶稣的事详细讲论教训人；只是他单晓得约翰的洗礼。**”留意这中间的区别。马太福音第三章记载约翰的事工：

“**那时，有施洗的约翰出来，在犹太的旷野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人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他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祂的路**”（1～3节）。

亚波罗曾“**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训**”，但“**他单晓得约翰的洗礼**”。亚波罗是约翰的门徒，这里所谓“**在主的道上**”是指马太福音第三章所说的，也就是直接引用以赛亚书第四十章第二节的预言。要明白这句话，我们必须回到这个预言的气氛中。以赛亚书第四十章一开头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这是一个伟大的和平事工之开端，这事工是审判导致的结果。以赛亚书第三十五章是第一部分预言的尾声，它是以赐下和平的应许作为结束。这一切都是希伯来的色彩。亚波罗是一个犹太人。以赛亚书第三十五章是以一幅最终的和平画面作结束；首先是荒凉，然后是恢复。这是先知的异象，他说话的时候，亚述王西拿基立的军队正逐渐败退。这伟大的宣告是：耶和华要为祂的百姓预备一条归向和平的道路。我们省略历史的部分（36～39章），直接来到第四十章。这章的信息是，神的百姓要为耶和华预备道路。请留意这两者的关连。正如以赛亚所预言的，施洗约翰来了，他宣告“**主的道**”，就是以悔改相信来预备主的道。亚波罗已在“**主的道**”上受教训，那是说，他已在弥赛亚的预言中受教。他是

施洗约翰的门徒，他同样盼望弥赛亚的来临；只是他不知道十字架的意义。他不熟知复活的事实。他不熟悉圣灵浇灌的真理。在约翰的教导下，他的观点是希伯来人中极高尚、纯洁、美好的。他心里火热；可能他继承了约翰的热心，或者是因受到其他教师的熏陶和影响。

于是这个人——亚波罗——来到以弗所，时间上正隔在保罗第一次与第二次到以弗所的中间；这位约翰的门徒，就将约翰所教导他有关耶稣的事讲给他们听。他在以弗所时所用的方法是，**“将耶稣的事，详细讲论教训人”，“在会堂里放胆讲道。”**

但在以弗所城内有两个人，比他知道更多有关耶稣的事；其中一个是男人，一个是女人。名字的排列次序别具意义：**“百基拉，亚居拉。”**这两个人是一年前被保罗留在以弗所的。他们对基督有切身的认识，因为靠着圣灵的工，他们已是属基督的人。他们听到亚波罗所说的，就接他来，将神的道给他讲解得更详细；如此结束了亚波罗在以弗所的事工。亚波罗最令人感动的一点是，他愿意让会众中两个知道耶稣比他更多的人来教导他。百基拉和亚居拉接来这一位有口才、有学问、心里火热的人，将真理向他阐明。后来他就将这番教导的结果，由以弗所一直带到哥林多。

有关他在哥林多的事工，圣经记载得不多。他受到以弗所人的推荐，是因为他天生的才能，他的热诚，和单纯的性格（这表现在他甘心受教的态度上）。我们只读到，他在哥林多**“多帮助那蒙恩信主的人”**。我们在保罗给哥林多人的书信中也发现，哥林多人推举亚波罗为一党的首领。有人说，**“我是属亚波罗的”**（林前三4）。这不表示亚波罗当负其责，因为他们也对保罗作同样的事。但哥林多书信里有一个词特别具有启示性。保罗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林前三6）。简单的一词——**“浇灌”**——指明了亚波罗有相当一段时期所从事的工作。从哥林多后书看出，亚波罗后来离开哥林多，显然是因为这些分党的事；他想再回到以弗所。不论如何，我们看见他在以弗所时受到百基拉和亚居拉的教导，就带着更广的异象，更透彻的领悟，圣灵更丰盛的充满，离开以弗所，到哥林多去。路加说他**“多帮助那蒙恩信主的人”**。保罗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

在亚波罗离开以弗所之后，保罗接踵而至。使徒行传第十九章的头七节经文，可能是全书中最常引起误解的几处经文之一。我们需要仔细探讨。首先注意保罗的询问和教导；然后观察紧接着发生的事。

保罗在那里遇见几个门徒，大约有十二人左右，就问他们，“**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这里是“**信的时候**”，而不是“**信了以后**”，这就是容易引起误解之处。“**信**”和“**受**”两个动词的时态是一致的，表示同时发生。并不是说，先信了一段时间，才接着领受圣灵，好像后者是我们现今所谓的“第二个福气”。保罗绝无此意。

请注意他们的回答。“**没有，也未曾听见有圣灵赐下来。**”事实上，“**赐下来**”几个字是后来为解释方便而添加的，原文并没有。他们如此回答，“**也未曾听见有圣灵。**”至于后面应该接什么字，实在很难断定。或许根本就没有字。他们可能说，他们根本不知道有圣灵的同在。但这似乎不太合理，因为他们是约翰的门徒。他们曾听过怎样的道？施洗约翰的事工是什么？约翰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我就是给祂解鞋带也不配；祂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路三 16)。约翰的事工包括向人宣告这洗礼的限制，并证实有更完备的洗将要来临，但不是透过他，而是透过另一个人完成的。约翰已经预告圣灵的降临；因此这些人不可能说，我们从未听过圣灵；他们的意思是：我们知道先知约翰已应许有圣灵要来，但我们不知道祂是否已经赐下，是否已经来了。

保罗提出这问题的原因未说明，但我们可以从整个故事看出一点端倪。当他遇见这些人的时候，他可能感到他们中间缺少了什么；他们虽然虔诚，诚实，但似乎缺少一种火，一种情感。

于是他就教导他们，向他们揭露一个事实：约翰的洗是预备性质的。约翰的教导证明了人必须越过他，到耶稣那里。保罗接着开始将有关基督的事讲给他们听，讲到复活，五旬节的圣灵充满，以及透过圣灵充满人如何与耶稣有活的连结。他们听了这些，“**就奉主耶稣的名受洗。**”

然后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就领受了圣灵。那一刻，保罗先

前感到他们所缺乏的东西就彰显出来了。他们就"说方言",并且开始说预言。他们炽热的感情表达在不断的赞美言词里,因为赐下方言的目的,不是为了启示,而是为了赞美。如果方言是见证火热的情感,预言就是见证被启迪的智慧;他们就成了殉道者和见证人;因为在那一刻,他们都成了基督徒。这不是第二次的祝福,而是第一次的祝福,是每一个受洗、领受圣灵的人都能经历的。

如果接受了约翰的洗礼,但只停留在那儿,未更进一步,就不能称得上是新约里所谓的基督徒。保罗在以弗所就是发现一批这样的人。他们是诚实、顺服、热忱的人,已遵行了所领受的光。但是,还有更充分的光,更明亮而广大的生命,有待保罗介绍给他们。

人都是有限的,人只能将别人提升到自己的层次,把别人带到他自己所到达的地步。亚波罗,这个犹太人,亚历山大人,大有学问,精通圣经,灵里火热,教导谨慎,讲道大胆,也只能将别人带到他所能到达的地步,再也无法多跨出一尺或一码。他的门徒只知道约翰的洗。保罗来了,并不是因为保罗比亚波罗更好,而是因保罗有更充分的知识,更丰富的经历,他能将这十二个人提升到更高的层次,直到他们诚实的美德被圣灵的火焰和热情充满为止。亚波罗无法带他们到这境地,除非他自己先达到这地步。当亚波罗得到更充实的亮光和经历时,他就能将这亮光带到哥林多,在哥林多为保罗作当初保罗在以弗所为他所作的事。保罗在哥林多栽种,而且非常成功;亚波罗接着浇灌。当保罗来到以弗所时,他会发现亚波罗所栽种的作物,于是保罗继续浇灌。

如果我们是牧师或教师,我们也只能帮助人达到我们自己的层次。这是很严肃的事。圣灵总是需要人作祂的工具,这也是使徒行传全书强调的重点。没有人,神的灵无法工作。祂必须使用人去作工。圣灵只能透过明白十字架和基督复活大能的人,将十字架和复活的信息传至世界各角落。圣灵总是在找合适的工具。然而,圣灵的工作会受到工具的限制。保罗写给哥林多人的书信里提到,他最大的负担不是要他们相信,或有爱心,或有盼望。他为他们的信心、爱心和盼望感谢神,但他祈求神使他们有全备的知识。我们无权差

遣人出去，而认为他没有全备的知识仍然能够胜任他的事工，不管这事工是作使徒，或作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这里不是单指学术上的知识。亚波罗有这方面的知识，但他失败了。这里指的是属灵的知识和洞见。这知识只能从圣灵的光照和耐心的训练而来。

这其中也会有差异。这十二个人听见教训，就遵守了，并奉主耶稣的名受洗。然后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就领受了圣灵，进入更广阔的生命中。在第十章里，我们发现彼得正对哥尼流说话时，哥尼流立刻受了圣灵，并接着受洗；他的受洗是在领受圣灵之后，而非之前。风随着自己的意思吹，圣灵随着自己的意思行。不可以任取使徒行传里的一个例子，就当作是永恒的法则。因为若如此行，就会出现对使徒行传各种不同的学派和说法。也不可依据任何一个故事，就建立一套有关圣灵运行方式的教义。我们只能根据整本书，如此描述圣灵运行的方法：圣灵不是依照人的意思或法则，而是透过许多不同的方式作工，例如按手，或不按手；先有水洗，再有圣灵降下……最重要的是，我们有圣灵；若没有圣灵的同在和光照，我们就无法传讲这位基督，或教导有关祂的事。但愿我们竭力进到那最高的层次，在最完备的知识中，将我们所教导的人也带到那里。

48　使徒行传十九 8～20

保罗一生漫长而多变化的事工中，他在以弗所停留的时间比任何其他城市都久。本段经文即记载他在以弗所工作的情形。首先是三个月的时间，他在会堂辩论；第二是两年的时间，他在推喇奴学房辩论。

我们已从本章经文的前面部分（1～7节）看见以弗所事工的开端。本章经文后面的部分（21～41节）则记载以弗所的暴乱，那件事导致使徒离开了以弗所。至于现在要讨论的这段经文（8～20节），则只记载保罗的工作情形。

路加记载了一连串事件，每一件都彼此相关，使我们能够了解保罗这两年的工作；特别是如果我们参考保罗在米利都对长老们所说的话，和他稍后所写的书信，会更明白这一连串事件。这几件事虽然不多，但饶富意义；本段经文最末了的一句话更是全段的关键所在：**"因此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中文圣经无**"因此"**二字）。整段经文就是在解释**"因此"**二字。

路加记载保罗进入会堂；有人**"心里刚硬不信"**；保罗离开他们，到推喇奴学房；在那里有两年之久，辩论教导人；主的道传遍亚细亚一带；保罗行了许多奇事；用大能胜过恶鬼；有人甚至假冒耶稣的名赶鬼，例如祭司长士基瓦的儿子。记载完了这一连串事件之后，路加用**"因此"**来结束这段叙述。意思是，由于这些行动，这些含义，**"因此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显然路加并未打算记录这两年事工的细节，但他摘录一些突出的事实，让读者看出神的道在以弗所遭遇到的困难，以及所获得的胜利。

让我们先略为探讨以弗所的背景；然后特别留意观察保罗在以

弗所的情形；最后看本段经文所启示的在以弗所发生的属灵争战。

保罗从以弗所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中说，他打算留在以弗所直到五旬节，他自己解释留下来的原因，**“因为有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开了，并且反对的人也多”**（林前十六9）。保罗曾在哥林多停留相当长一段时间。他并未在雅典多逗留。雅典没有什么反对他的人，雅典本身没有足够的精力起来反对他，因此他在雅典没有太多机会传讲福音。至于以弗所，他说，**“有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开了。”**环境的艰难为使徒制造了绝佳的机会。困难本身有助于使徒传福音。反对越大，将来的得胜也越大。

以弗所最中心的宗教是拜亚底米女神。其庙宇也被巨商富贾当作银行，因此以弗所的商业活动与宗教中心有密切关系。亚底米的庙是公众聚集之处，三教九流的人都可自由出入。法拉尔在他的《保罗生平》一书中说，“这庙宇四周……弥漫着亚细亚的腐败气息。”我们若想到这庙宇庇护着方圆数里之内的各样恶事，就不难了解法拉尔的话。庙里的崇拜本身，其鄙俗败坏更是无可言喻。以弗所全城充满魔法、巫术和各种希奇古怪的事。那里也有犹太人的驱邪者，在人们原先的迷信之上，又添加许多他们自己宗教里的巫术和邪术，自称能引用希伯来仪式里的字句去赶鬼。

使徒保罗到达了这样一个富庶繁华、异教盛行的城市。这里有许多反对他的人，甚至在会堂里的弟兄中也有与他敌对的，这点从他在米利都对长老说的话中可以得知。他的敌人中，居统治阶层的不多，反而多是那些生意受到影响的商人；也有的反对是从那些苟且行淫、作恶多端的祭司发出的。保罗写给以弗所的信里说：

“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争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争战”（六12）。

保罗就是在以弗所，深深感觉到那与他敌对的幽暗世界，这也是我们今日所当警惕的。在以弗所，那个幽暗世界的势力庞大无比。保罗远比他在雅典、哥林多、腓立比或其他城市时，要更多地面对这一个**“属灵气”**世界的反对。

现在我们要看看这位使徒在以弗所的情形。他置身于奢华的环

境中，四周被最邪恶的宗教势力包围，他深切认识到属灵气恶魔的敌对力量。他又开始以制帐棚营生。本段经文未提到这一点，但当以弗所的长老到达米利都时，他对他们说，**“我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我这两只手，常供给我和同人的需用，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徒二十33～34）。这位基督的伟大使徒，十字架的宣教士，在这城内以制帐棚供给他自己和同工的需要，以完成他的事工。请注意其中的含义。在这个看重金钱，以谋利为一切宗教活动之目标的城里，使徒保罗不但未曾贪图任何钱财、衣服（甚至包括来自基督徒的资助），反而用自己的劳力工作，自给自足。

另外，他也在以弗所担任基督的辩护人；有三个月之久，他在会堂里与人辩论；后来会堂里的弟兄开始公然反对他的教训，他就断然离开他们，也叫门徒与他们分离，到推喇奴学房，在那里天天**“辩论”**。我们必须将这两件事并在一起看，才能得到清晰的画面。这位伟大的护教家一面以制帐棚为生，一面在推喇奴学房辩论；在这个邪恶势力猖獗的城市中，宣讲神的国，述说耶稣的事迹；因为对这一个垂死的希腊城市，他只有一个信息给他们，就是耶稣和祂的复活。

但这还不是他的全部工作。第二十章记录了他对以弗所教会长老说的话，他说，**“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我三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戒你们各人。”**他不单单制帐棚，不单单是一个能干杰出的护教家，并且也是群羊的牧者，常带着泪水教训、劝戒他们，以火热的爱观察留意这些带着基督名字的人在灵里的成长。

他在推喇奴学房的教导，**“有两年之久，叫一切住在亚细亚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都听见主的道。”**我们很容易忽略这节经文，其实它是一扇窗子，让我们看见启示录中所提到的七个教会；复活得荣耀的主曾将祂最后的书信给这七个亚细亚的教会。保罗当时在以弗所，一面制帐棚谋生，一面为基督教会作辩护人，此外他也担起牧者的责任，日日流泪劝戒羊群；但另一方面，他也在以弗所一带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宣教事工。很可能腓利门就是在以弗所认识基督，而后被打发到歌罗西建立教会。可能保罗另一个有力的祷告伙伴以巴弗，也是在以弗所被带到基督面前的，他后来负责照顾另一个

教会。至于保罗自己也可能常从以弗所，通过盗贼出没的地区，到邻近一带传福音。

另外，他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有些话，很可能是他离开以弗所之后立刻写的。他的哥林多前书是在以弗所写成的。他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里为他的使徒身份和事工辩护，并且描述他所经历的各样环境，作为他的证明。

“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四十，减去一下；被棍打了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遇着船坏三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23～28 节)。

看看这位在以弗所的工人。他制帐棚为生，为基督辩护，流泪劝戒，看护羊群，到更广大地域去传福音，向亚细亚人传道(这是他在第二次宣教旅行中所被禁止作的)，又建立教会，释放伟大的信息，这一切给他带来许多危险，逼迫，使他得以与基督的受苦有分；因此他能在离开以弗所不久之后，写下哥林多后书里的那段话。

想想这个人，想想以弗所城中反对他，反对福音，反对基督的那股势力。想想他那颗伟大的心灵，如何为他在稍早宣教旅行中建立的那些教会挂念，操心。想想他所经历的饥饿，焦虑，紧张，危险。他如何结束哥林多后书那段叙述？“我若必须自夸，就夸那关乎我软弱的事便了”(30 节)。

“于是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第一，这城的难处制造了传福音的良机；第二，这位使徒完全顺服他的主，决心不让人怀疑他贪图任何经济上的利益，宁愿在夜里劳苦工作，好在日间能自由为神的国辩论；他又流泪劝戒他们；许多时候，他心里挂念着众教会，不实的批评责难常常传进他耳里；他还急切地要写许多书信。这就是保罗在以弗所的情景。“于是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

现在我们来看最引人注意的一件事，就是以弗所城内的属灵争

战。首先观察反对的力量。在一方面是以弗所城盛行的巫术，魔法。我们今日碰到这一类的事，总是一笑置之，认为那不过是某些人的聪明小伎俩。新约却不作如是想。在面对以弗所和其他城市的巫术时，新约从未说他们是诡计，或人诡谲的小玩意。新约说，这些事都是从撒但来的，不过是利用被鬼附的人行出来。我们今日看待这事时，也不可掉以轻心。以新约的观点而言，这一切不单单是小诡计，而是撒但的实际行动。透过黑暗的阴谋和巧妙的操纵，某些实际的信息就传达给人们，实际的结果也相继产生，这是无可否认的。有些人否认靠着巫术和邪灵之名可以产生实际的事，那是因为他们未仔细审查这一类的事。以弗所当时就是充满邪恶的势力，位于幽暗世界的掌权者统治之下。

另一方面，保罗来到了以弗所，这是一个圣灵工作的大好机会，也是传扬神儿子之名的良机。保罗和他的同工成了圣灵工作的工具，来敌挡邪灵；透过这些工具，基督得胜的名将击败那败坏、腐蚀、可咒诅的幽暗世界之势力。

有了这种认识，再来看这段经文所宣告的内容。第十一节说，**“神藉保罗的手，行了些非常的奇事。”**这里有一个区别，千万不可忽略。路加不是说，保罗在以弗所行了奇事；他是说，神藉保罗的手行了奇事。彼得在五旬节，受神的灵光照和默示，说到奇迹，**“神藉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徒二 22)。保罗不是自己行神迹，甚至主在世时也不是靠自己行神迹，他们都是工具，神藉着他们将人认为奇异的事行出来。神迹不是破坏法则，而是在我们所明白的法则范围更高的层次中运行另一种法则，因此，对人来说是奇怪的，但神却不以为奇。神不受我们人所知道的少数法则限制。神是受祂自己的宇宙法则所控制，只是我们不知道祂的全部法则，因此当我们看见在最终法则范围内运行的活动时，就称之为神迹，意思是神奇的，奥秘的，但那不是破坏法则，也不是视法则于不顾。

以这里记载的事为例。有人从保罗身上拿了手巾或围裙，让病人触摸，病人就得了医治。这对我们是一项神迹。但如果神决定要透过保罗这个人，行医病的奇事，我就不认为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神

迹。这一切都是很自然而有趣的。他们取走了手巾和围裙。“手巾”的意思很容易遭到误解，直译的话应该是“汗衫”。这两样是保罗作工时必用到的。保罗并未行神迹，是神行了神迹。如果神要在这些人所能明白的范围之内行神迹，以嘉奖他们的信心，我又有何权利去质问神呢？这启示一个事实：神迹本身是一种灵界方面的活动，不需要有一番可被接受的哲学来解释它。邪恶的人也常行神迹。魔鬼也可以向可怜的瞎子行神迹。许多时候，魔鬼的神迹会叫人大吃一惊。奇迹本身并不表示行奇迹的灵一定是善的，它只是代表灵界的一种行动，这行动是在一个我们意识不到的领域里实施的。

因此，在这个充满巫术、咒语、魔法的城市里，神行了特殊的奇事。人们甚至只要拿保罗工作时穿的衣物，让病人触摸，就可使病人得痊愈。神集中在一个较低的领域中工作；因为每一个行在物质范围内的神迹，都低于属灵范围内的神迹。最大的得胜其实不在病人得医治，而是那些人被称为神的儿女，被带入生命更高的道德里；这是属灵的神迹。为了得着那些人，使他们相信，神让他们看见，他们以前认为一定与假宗教有关的神迹，也可以藉着保罗所宣讲的基督圣名而行出来。

然而得胜也造成一个危机。有几个行邪术的人想套用保罗的方法。他们已用过其他的魔法和咒语，但他们如今居然说，“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结果立即显出来。这些与主相距如此遥远的人，不可能赢得主所赢的胜利。当他们说，“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在那一刻，有恶鬼回答说，“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知道，你们却是谁呢？”这些人发现，他们无法冒用耶稣的名。那使以弗所人感到惊讶、惧怕的，不是保罗所行的奇事，而是一个事实：任何人想要冒用保罗的方法，必定失败无疑。

圣灵藉着祂的仆人大大得胜了，基督的名因此得到彰显，教会也因此得到洁净。许多人把与邪术有关的书拿来，放火烧掉。这些书不是属于以弗所城内继续拜偶像的那些人，而是属于教会里的人。他们前来承认，他们平素仍行邪术，仍热衷于黑暗的巫法。现在他们把书拿出来，投入熊熊烈火，付诸一炬。

在以弗所发生的事之后，路加概括说，“于是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大大”一词意指无可抗拒的庞大力量。一切事实、力量，都集中在传扬主的道这一主题之下，不管是犹太人会堂，或希腊学房，或特别的奇事，或有人假冒耶稣的名，或魔鬼的忿怒，都促成了神的工作。这一切事导致一个结果，就是“主的道大大兴旺”。

拥有保罗的异象和保罗的观念的人，不会说由于敌人太多，我们不如放下工作；相反的，他们会留在那儿，直到五旬节；祂的事工他们会坚持下去。“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弗五 16)。世代是邪恶的，但邪恶的世代可以为神的仆人制造最好的良机。

49 使徒行传十九 21～41

本段经文的中心点在以弗所的暴乱。一开头的两节经文(21～22 节)实际上是为使徒行传后面的部分埋下伏笔。

这两节经文宣告了使徒保罗的心意。以弗所的胜利不能满足他的心,他眺望发白的庄稼,直到目光落在一个属世的权力中心上,他就说,“**我……必须往罗马去看看。**”那不是观光客心中的“**必须**”,而是一个宣教士内心的“**必须**”。这人清楚知道,罗马是世界的策略中心,从罗马有四通八达的公路通往各大城,大道上军旅商客络绎不绝。他觉得如果能得着这个中心,这些公路可以成为主的大道,让神的使者将和平的福音带往世界各地。因此他说,“**我必须往罗马去看看。**”

然而他的计划受到耽搁。他并没有立刻往耶路撒冷去。他只是“**打发提摩太、以拉都二人,往马其顿去;自己暂时等在亚细亚。**”我们几乎可以肯定,他的哥林多前书就是在这段滞留以弗所的时间内写成的,里面提到他延迟动身的原因。他在书信末了说,“**论到为圣徒捐钱,我从前怎样吩咐加拉太的众教会,你们也当怎样行**”(林前十六 1)。在哥林多前书最后一章第五节,他提到,“**我要从马其顿经过;既经过了,就要到你们那里去。**”路加也记载了同一个计划,“**保罗心里定意,经过了马其顿……就往耶路撒冷去。**”哥林多前书第十六章第八节里,我们发现保罗决定留在以弗所一阵子。他原先计划经过马其顿往耶路撒冷去,但他说,“**我要仍旧住在以弗所,直等到五旬节。**”原因是,“**因为有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开了,并且反对的人也多。**”然而他并未在以弗所住到五旬节,因为使徒行传第二十章第十六节里,路加说保罗定意越过以弗所——他已经离开了以弗所,正兼程赶路,想在五旬节以前抵达耶路撒冷。事实上,以弗所爆发的动乱,使

保罗不得不提前离开以弗所。他说,**“反对的人也多”**,并不是指暴动而言。事实上,那场暴动是结束了以弗所对他的反对。

这场暴动发生在五月,正是亚底米的信徒麇集城内的时刻。全城挤满了信徒,暴动就是由这些人引起的。底米丢将制造神龛的工人聚集起来,告诉他们保罗正在作的事。骚乱由此而生,但结果是和平的,基督徒得到了保护和庇护。然后保罗就离开了。当反对者环立,传福音的门大开时,他留下来。他没有留到五旬节。我们已说过,他提前离开以弗所的原因是这场暴乱。

那些人称五月为亚底米月,因为这整个月都被他们用来作宗教的集会,以颂赞亚底米神。这幅画面真是生动而多彩多姿。庞大的人群聚在一起崇拜。他们聚集的戏园,就是保罗的两个旅行伙伴被带去的那地方,一共可容纳两、三万人的座位。这些事实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这城所发生的暴动。

然而我们最大的兴趣,还是集中在这画面所给我们的启示:神的道之进展。我们读这故事的时候,有三件事吸引我们:第一,神的道得胜之方法;第二,以底米丢为首的反对势力,其性质为何;第三,也是最主要的,神的道和基督的教会真正的危险,在于这城的书记所采取的行动。

首先来看得胜的方法。底米丢招集同行,对他们所说的话,见证了神的道得胜之事实。他说:

“众位,你们知道我们是倚靠这生意发财。这保罗不但在以弗所,也几乎在亚细亚全地,引诱迷惑许多人说,人手所作的不是神,这是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这样不独我们这事业被人藐视,就是大女神亚底米的庙,也要被人轻忽,连亚细亚全地,和普天下所敬拜的大女神之威荣,也要消灭了。”

底米丢承认,使徒的传道是成功的;他所获得的奇妙胜利不但遍及以弗所,并且扩散至整个罗马属下的亚细亚一带。

主的道得以大大兴旺,它是藉着一个完全顺服主的使徒,来到了以弗所。他在以弗所作见证,讲道,教导。主使用他行了许多奇事。主的使徒们都是这样,但是当神要藉着他们行神迹时,他们就成为祂

行神迹的工具，即使他们并未打算行这些神迹。保罗与基督一样受苦，他也经历了基督要使国度降临时所受的危难。稍后他在米利都对长老说，他是如何昼夜流泪，为神的道经历试炼。

神针对特殊的需要，行了特殊的神迹，神的道大有能力地传开了。如果今天神迹不再出现，那是因为已无此必要。神绝对不会为了叫祂的使徒声名远播而行神迹；惟有特殊的环境需要神迹时，祂才会行神迹。

接着观察以弗所教会成长的本质。他们是用一个消极的行动——焚毁行邪术的书——而赢得积极的胜利。稍后城里的书记在处理暴动事件时说，这些基督徒“*并没有偷窃庙中之物，也没有谤讟我们的女神*”。这些人并没有闯入庙中，偷取财物。他们也没有集会，毁谤亚底米女神。这些人得了什么样的胜利呢？为什么底米丢纠集银匠闹事？因为他们的生意一落千丈。这和保罗一行有何关系？悔改相信的人因生命改变，而导致行为的改变，不再去拜女神。使徒并没有毁谤女神，是因为这些男人女人内心有了改变，不再觉得有需要去拜亚底米神。这就是他们的得胜。在以弗所的男女，他们自己成了神的祭坛，不再需要银龛去拜亚底米。他们知道可以靠着圣灵与神交通，当然不会再花钱在银龛上。这是教会得胜的方法之一。人们里面有了新的生命，新的东西取代了旧的东西，新的生命胜过了旧的欲望。在美国有一种奇怪的树，叫作灌木丛橡树。春天的时候你若下到乡间，会看到这些树上仍然枝叶扶疏，去年的叶子没有掉光，而附近其他的树都因去年秋、冬的暴风雨，只剩下光秃秃的树枝了。但是春天以后，新的生命滋生，矮橡树上的旧叶子就开始逐渐凋零。那经历暴风雨仍屹立不动的树叶，纷纷在新的生命下屈服了。它们曾在暴风雨中啸傲自得，但是新生命一旦萌芽，它们立刻静悄悄地掉落了。这就是以弗所的得胜。不是表现在反对偶像上，而是表现在与神的交通上。一切旧的势力都被新兴的力量所逐退。

请留意他们成长的迅速。以弗所城的商业都受到影响；以弗所原来的宗教也岌岌可危；整个罗马控制下的亚细亚都受到波及。虽然这些人没有偷窃庙中之物，也没有谤讟女神，但制造银龛的行业仍

首当其冲受到打击，对亚底米的崇拜也深受威胁。如此，旧有的邪恶势力受到了个人所表现之新生命的威胁而摇摇欲坠。

其次来看反对的性质。这里最显著的一件事是底米丢的那篇说辞里所呈现的哲学。底米丢反对的主因是，他们的商业利益蒙受了损害。银匠本身并未遭受攻击，只是他们的收入较前减少。这就是整个原因。另一个理由是，宗教受到威胁。底米丢在那个私下的集会里，对同行的工人说，

"众位，你们知道我们是倚靠这生意发财。这保罗不但在以弗所，也几乎在亚细亚全地，引诱迷惑许多人说，人手所作的不是神，这是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这样不独我们这事业被人藐视，就是大女神亚底米的庙，也要被人轻忽，连亚细亚全地，和普天下所敬拜的大女神之威荣，也要消灭了。"

他这番话不自觉地透露出反对的真正动机。这使我们想到福音书里的一个故事。有一次耶稣抵达加大拉人的地方，在那里遇见两个被鬼附的人，祂就将鬼赶出去，使那两人得释放。看见的人跑进城，**"将这一切事，和被鬼附的人所遭遇的事，都告诉人"**（太八33）。**"这一切事"**是什么？显然是损失一大群猪的事；至于两人得医治的事是包括在**"和……"**里面，是其次的。这正是以弗所的情形；**"这一切事"**是指他们的生意受影响，**"和……"**才指宗教受威胁。

如果这才是他们反对的动机，那么来看看他们表达的方式。首先是聚会，有一群工人聚集；然后是混乱，**"有喊叫这个的，有喊叫那个的。"**路加的笔触还带着几分讽刺，**"大半不知道是为什么聚集。"**

亚历山大——我猜想他是一个铜匠——想要叫群众静下来，听他宣告他们原与这些宣传无关，但是没人理睬他。群众最后同声喊着说，**"大哉，以弗所人的亚底米啊！"**如此达两小时之久。这一类的反对绝对是徒劳无功的。属灵的力量永远不会如此被摧毁。戏园的一场混乱原在神的控制之下，因此才会有些人喊叫这个，有些人喊叫那个，而大部分的人根本不知道他们聚集的原因。他们惟一的共同点就是同声喊叫。一个谎言说出来，即使得到一千个回应，它仍不能变成真理。以弗所教会没有必要惧怕这种激昂紊乱的场面。这一类

的反对永远不会阻碍神的教会前进。教会真正的危险，是从城里书记出面调停那一刻开始。

这城的书记作为一个政客，他的表现绝对值得赞许。我对他没有成见。我喜欢听他演讲，听他带着讽刺责备叫嚣的群众。他事实上如此说：你们说的不错，亚底米是伟大的，所以你们用不着喧嚣喊叫！当人们聚集，同声喊叫一件事时，我们能肯定地说，他们一定是对那件事有所怀疑。

我不晓得这个人究竟对他自己说的那句话的力量明白多少，**“他们并没有偷窃庙中之物，也没有谤谶我们的女神。”**我不知道他是否看见话语之外更深的含义；但由那句话可以演绎出：不是这些人，而是属灵的力量最后将获胜；一切的喊叫喧闹都无济于事。他提出两条解决之计，来提醒群众应付难题的正确态度。如果是商业上的纠纷，就告到公堂去；如果是涉及公众的事，可以**“照常例聚集断定”**，让那个自由人组成的团体处理。另外他也提醒群众，这样闹事鼓噪是危险的。虽然以弗所现今是自由的，但除非他们能对这次暴乱提出合理的解释，否则以弗所可能因此丧失它的自由。他真是一个称职的书记。

但是让我们再来看看这个人，看看他的影响力，他所作的事，和他并未存心要作的事，因为我相信他不是一个生性狡猾的人。他同意，并且认可百姓的迷信。他出面保护基督教，不是因为他钦佩基督教，而是为了求取全城的和平。从以弗所的观点看，我认为他是相当公正的。从一个书记，一个身负一城治安责任的人之角度看，我认为他也相当公允。但他知道以弗所，晓得以弗所正陷于某种危险中；他惟一能作的是，设法止息暴乱，将这群人带回对自己宗教的自得自满中。对他而言，以弗所的平静比什么都重要。但是，当基督徒得到书记庇护的那一刻，他们面临了比被暴民包围更大的危险。

“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启二 4）。这是启示录中所提到的以弗所。从教会历史看，教会得到保护之后，几乎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一项后果，就是丧失起初的爱心。以弗所今日的情形如何呢？

我们再一次引用法拉尔的话：

“以弗所教会的灯台被挪去，已有数世纪之久；它最近的一处伊斯兰教村庄里，没有一个基督徒存在；它的庙宇已破落不堪，它的港口成了芦苇丛生的水塘，野鸟停栖在萧条的沼泽地上；这个古代文明萃集之地，如今已成了一片废墟。”

这是一个没落城市的写照，描绘出一个衰败教会的光景；这座城没有被教会挽救过来，因为教会在城市的保护下已失去了对主的爱。世界给我们的保护，会浪费我们的精力，丧失从天上来的最高呼召之意义，对此当十分谨慎。经过试炼的火，那如纯金的本质才会发出闪闪亮光。受逼迫的教会是纯洁的，经过试炼就更有能力。而在保护之下很容易陷于瘫痪，处境岌岌可危。不要畏惧底米丢。即使他纠集同行，大声喧嚷，真理在寂静中仍能屹立不动。然而一旦城里的书记开始给与保护，那么就当求神保守教会不要失去起初的爱心。

50 使徒行传二十 1～38

这一章经文的钥词包含在前一章里，“**这些事完了，保罗心里定意，经过了马其顿、亚该亚，就往耶路撒冷去**”（十九21）。在保罗展开最后一次旅行之前，显然他感觉到他在这一地区的工作已经完成了。本章很浓缩地记载使徒最后一次访问这个特别地带的情形。有人很正确地提出：

“神的历史不是单单记录细节而已；它有更广的目的；它是经过特别安排，将整体浓缩，防止我们迷失在繁琐的细节里，并且带领我们进入正确的判断中；它一方面是历史，一方面也包含历史本身所提供的说明和评论。”

因此，我们眼前这一页历史，是从保罗在马其顿和亚该亚最后一次事工所发生的事中，挑选出来的；这段历史也包含了说明。本章经文简短地记载保罗这次旅程，它主要是讨论这次旅行中发生的两件事。它记载保罗这最后一次奇特、遭受反对、屡生曲折的旅行，从此以后，保罗就离开了这个地区。它所描述的两件事是：第一，七日的第一日，门徒在特罗亚聚集擘饼，聆听使徒的见证；第二，以弗所教会的长老，在米利都有一次非比寻常的集会，保罗向他们作了最后的嘱咐。我们可以将旅行的过程匆匆带过，然后试着探讨这次旅行说明了什么。

以弗所的暴乱平息后，使徒保罗就向门徒告别，劝勉他们，然后启程往马其顿去。他从以弗所出发，到马其顿，然后搭船去腓立比，继续到哥林多和庇哩亚。在他这两次访问马其顿之间，他写下了帖撒罗尼迦前后书。这里出现的“**劝勉**”一词颇具启发性，它是“**保惠师**”一词的字根。这两个词都是指劝勉和安慰。保罗在他经过的各城中

为主的缘故屡受迫害，也多蒙祝福。如今他劝勉这些人，因为很可能他离去之后，他们也会受到诸般的逼迫。

路加记载保罗稍后到了希腊，在那里停留三个月。在这三个月里，他仍面对同样的阻挡和敌意，但他主要的工作是建立那些已有信心的人。

再一次我们看见，保罗在服事上常常遭遇的拦阻又出现了。他正要坐船往叙利亚时，发现犹太人阴谋要害他；因此他又经由马其顿回去。有一小群从庇哩亚、帖撒罗尼迦和特庇来的门徒，匆匆赶在他之前到达特罗亚，在那里等候保罗，好伴随他一起去叙利亚。保罗坐船离开腓立比，五天之后到了特罗亚，路加也与他同行。我们可以想见他们在特罗亚与门徒共聚的情形。保罗在特罗亚一共停留五天，他临走的前一天，就是七日的第一日，门徒聚集擘饼，听他的教训。然后，这一群门徒坐船去亚朔，保罗独自步行二十英里去亚朔。这位使徒心中承负着过去的劳苦，现今的苦难和危险，以及对未来的期许和盼望，他需要一段安静的时刻；他一定一面步行，一面沉思默想。他在亚朔与那班门徒会合，再度乘船经过米推利尼、基阿、撒摩，抵达米利都。从那里，他打发人到三十英里外的以弗所，请他们的长老来米利都与他会面。

那么，这段记载说明了什么？我注意到两点：使徒的安息；和使徒的不安。这人得安息的秘诀何在？他是一个完全被基督管理的人，他心中只有一个动机，就是服事他的主，因此他已割舍了一切束缚人心的牵累。我们看到他如何飘洋过海，由一城辗转到另一城。这一切可以用一句话总括：“*我活着就是基督！*”（腓一 21）。

他一直服在基督的管理之下，他所遇见的环境也是主所控制的。一路上，他在各样的环境（不管是逆境或顺境）中，都坚持对主的服事，这是他最大的心愿。不论在陆地，或海洋；在人群中，或独处时；在希腊的敌意环绕下，或特罗亚亲爱的交通里，他都说，“*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腓四 12）。他自己的信心得到坚立，他也坚立别人的信心。他是一个灵里满有安息的人。

另一方面，他也表现了一种持续的不安。在作主的事工上，他从

未在一地停留太久。不论走到哪里，他都对当时当地的需要相当敏感。一个地方的气氛里所包含的每一个行动，都会感动他，使他更迫切要向那里的人传福音。他重访旧地，在熟悉的城市作工时，心中仍惦念遥远的地方。他一方面推展眼前的事工，一方面内心喊着说，“我必须往罗马去看看。”他不断提到那遥远的地带；他的热忱一直延伸到世界的地极。他在基督里得享安息；但在服事基督的工作上又焦急不安。主的温柔抚摸可以抚平我们生活中的烦躁辛劳，但祂的大爱也会激励我们更关心、更急切于祂的事工。

现在来看这两件事。特罗亚的聚集是深富意义的。注意它的组成：保罗，和一小群朋友，他们的名字对我们没有太大的意义——“庇哩亚人毕罗斯的儿子所巴特，帖撒罗尼迦人亚里达古和西公都，还有特庇人该犹，并提摩太”——他是保罗在路司得所结的果实——“又有亚细亚人推基古和特罗非摩。”路加也在那里；这些人都在特罗亚和一群门徒聚集。他们聚集的目的是擘饼。他们围桌而坐，用饼和酒记念主的死。保罗就在席间教导他们。时间一分钟一分钟逝去，很快地，外面已露出曙光。当一群人真正聚集，有主的同在时，他们几乎忘记了时间的飞逝，这是何等美好的事！

接着发生了犹推古事件，这是一件很自然的事。一个打瞌睡的少年从窗台上摔到楼下，以致气绝丧命。紧接着的事是超自然的，又一次彰显了生命之主的能力；在祂而言，这是最自然的行动。正如主每一次叫死人复活一样，祂这样作不是为了孩子的缘故，而是为了他的朋友：他们“得的安慰不小”。

再来看看米利都的聚集。注意它的自然性。这次聚会是保罗召集的。与会的人不是以弗所教会的肢体，而是负监督之责的长老。聚会的目的是讨论以弗所教会的事。保罗曾服事外邦人，在他的事工下，外邦的教会建立了；他如今召来一个外邦教会的长老，就许多方面而言，这似乎是新约的典型教会。保罗对他们作了最后一次嘱咐。保罗清楚知道威胁着这个教会的危险，以及她可以利用的资源，和她行政的方法。他的一番谈论是出于个人的，满有情感，直接而明白。他的嘱咐不需多作解释。其最主要的价值是启示了有关教会的

一些事。

保罗揭露有关神教会的中心事实；它是“神的教会，就是祂用自己血所买来的”(28节)。他也揭明神对教会完备的供应，“我把你们交托神，和祂恩惠的道”(32节)。他进一步指出管理教会的真正方法，“圣灵立你们作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28节)。他同时揭露教会的危险，有外来的，“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29节)；也有内部产生的危险，“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30节)。

有关神教会的中心宣告是相当醒目的，“神的教会，就是祂用自己血所买来的。”教会是一群被呼召出来的子民，她的成员和一般人有何区别？区别在于他们是被买回来的。我们千万不可将商业上的买卖行动读进这里的“买”里。圣经每次提到买一个灵魂，买一个教会时，我们都必须将它当作是比喻的说法，否则就会产生误解。它不是说，神从另一个人手中将教会买过来。使徒书信里，这个“买”字只出现过六次，直译的话应该是“使一个人转过来”，这话有点别扭，但它是希腊文里一种特殊的表达方式。我们可以用另一种说法来表达，例如“祂得着”，或“祂使之成为己有”。因此，这里是指神采取某种行动，为祂自己得着教会。

现在我们来到难解的部分了。“神的教会，就是祂用自己血所买来的。”我承认这段经文有些难懂。某些解经家认为，这里有几个字被省略，使徒真正的意思是，“神的教会，就是祂用自己儿子的血所买来的。”但这种说法纯属臆测。如果我们保留原状，应该是“神用自己血所买来的”。古代有的教父并不讳言神的血。如果用字面去了解这句话，必然会遭遇难题；但如果我们记得，神救赎的奥秘远超过我们的理解范围，以及神是在基督里，人不能将神和基督截然划分，那么我们就能明白使徒为何会使用这些大胆的字句，说，教会是祂用自己血买来的，那是基督的血，也就是神的血。

但是，这种说法是否和希伯来书的观念相抵触呢？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到过去历史中的大祭司是不完全的，他声称大祭司每年带着

"**不是自己的血**"(来九 25)进入圣所,那是最奇妙的说法。这里恰恰相反,是说到一群人被大祭司用祂自己的血赎回。这种将神性和人性在基督身上糅合的指示是相当重要的。我们不能将基督的死视为常人的死,因为祂是全然不同的人,这里甚至说祂的血是神的血。神来到人类的历史中,与人发生关系,如此祂才能透过祂儿子,承担人类一切的罪和失败,好为祂自己买回人类。基督的教会不是一群仰慕耶稣的理想,或接受祂伟大伦理思想的人,聚在一起,企图去遵行祂的教训。基督的教会乃是一群被神买回来,被祂的血所得着的人。神的奥秘、奇妙、能力都在基督里,透过基督,我们得与神和好,这是基督教会真正的基础。

至于神对教会全备的供应,表现在这句话里,"**我把你们交托神,和祂恩惠的道。**"新约中再没有一个词,比"**恩惠**"更令解经家困惑了。总括它在新约中出现的场合,详读其上下文,然后坐下来感叹敬拜吧!神的恩惠不单单是神的爱,不单单是神的恩宠;它是神的爱通过祂的眷顾运行出来,使祂所爱的对象得以完全。"**我把你们交托神,和祂恩惠的道。**"你们是属祂的,是祂用血买来的。你们正陷于重重危机中,外有豺狼,内有自己的人,环伺威胁,但你们的资源是神,和祂恩惠的道。这一直是教会的资源!

然后我们略为看看教会的行政,"**圣灵立你们作全群的监督**"(28 节)。那是一个基础。圣灵拣选一些人,担任监督的职分。圣灵并未视整个会众都有同样的权利、恩赐和特权。监督是什么?监督是负责观察、督责的人。他是从较远的距离观看,所看到的是全局,而不是一部分。监督的功用也是喂养神的羊。

弥尔顿(John Milton)曾用两个看似矛盾的字,来描述监督的失败:"瞎嘴"。这是任何传道人可能面对的悲剧:没有监看,反而瞎了眼;没有喂养人,反而张着嘴等人去喂。

根据本段经文,威胁教会的危险,第一个是"**凶暴的豺狼**",那是从外面来的;另外是有人,"**说悖谬的话**",那是从"**你们中间**"来的。让我们好好思想这两类危险,并且记住,预防危险的责任在于监督,他们的职分就是观察,喂养。

保罗以自己为例，劝勉以弗所教会的长老。他一直忠于他的主，并且大胆传祂的信息，“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27 节）。他在服事上有许多牺牲，“我这两只手，常供给我和同人的需用”（34 节）。他心中对他们存着极深的爱，“昼夜不住的流泪，劝戒你们”（31 节）。

使徒保罗自由的事奉就到此结束。不久之后，他到了耶路撒冷，在那里被囚，最后以囚犯的身份被送到罗马。

51 使徒行传二十一 1～16

使徒行传剩余的部分可以称为“捆绑之页”。从现在开始，保罗就是以“**为主被囚的**”身份出现。他对聚集在米利都的以弗所教会长老所传达的临别信息中说到：

“**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二十 22～24）。

他那时已知道，他正在往捆锁和限制走去。他宣称在各城里，圣灵已向他指证将要临到他的事。我们会发现，不久他就真的成了被囚之人，并且到使徒行传结束时，他仍是被囚禁的。

或许本书最后一部分的价值，用保罗自己的话来表达最恰当不过。我相信他后来又被释放出来一阵子；就在他第二次下监时，他写下了教牧书信——提多书和提摩太前后书。极可能保罗为我们留下的最后一封书信是提摩太后书，在那里表达了他对教会的关心，以及他为真理所作的见证。他在提摩太后书中说，“**我为这福音受苦难，甚至被捆绑。**”然后又加上一句，“**然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提后二9）。虽然他在狱中描述所遭受的患难、痛苦，远比使徒行传所记载的更剧烈，但是他在那样环境下所说出的得胜字句——“**神的道却不被捆绑**”——提供给我们使徒行传最后几章的要旨。

默想本段经文，我们会注意到所记录的事件包含着的永恒价值；但更重要的是，要观察这个故事最中心的要点，换句话说，就是关于圣灵领导的明显冲突。

首先来看他们在推罗的停留。第四节说，“**找着了门徒，就在那**

里住了七天。"这种译法暗示，他们不只是利用船靠岸卸货的七天空档里，顺便去寻找当地的门徒，而是指他们特意去找门徒；我们不妨用更醒目的字句来传达希腊原文中这句话的意思，"**他们努力寻找，终于找到了门徒。**"当他们抵达推罗时，必须在那里等候七天，他们就出去寻找门徒。毕齐尔(Henry Ward Beecher)有一次说，保罗缺乏艺术细胞，因为保罗曾遍游亚洲许多城市，亲眼目睹许多美丽的事物，和珍贵的艺术品，然而他的书信中却对这些一字未提。我同意这个事实，但无法苟同他对保罗所下的结论。我认为派克博士(Dr. Parker)的话较为中肯。他提到保罗在推罗的停留时说，"对保罗而言，良辰美景、名胜古迹都算不得什么，他眼中看到的只有失丧的灵魂，和基督十字架的救赎。"这些事才是保罗心中最关切的。

他们一行抵达推罗，就出去寻找门徒。今日的基督徒，旅行到了推罗，是否也出去寻找门徒？是否很多时候，旅行途中我们故意不与当地的门徒联络，而去看其他的事，拜访其他的人？他们出去寻找门徒，是因为他们知道推罗的一小群门徒正是传扬神话语，完成神旨意的有利据点。

这是使徒行传里第一次提到推罗。这里的门徒是从哪儿来的？我们无法武断地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只能作一些推测。马可福音第七章记载主耶稣早期的事工中，曾有从推罗来的人到祂那里。不久之后，耶稣亲自到了推罗、西顿一带，并遇见一位叙利腓尼基族的妇人；虽然主用看来似乎过于严厉的方式试验她，但主仍以无尽的慈爱和能力赏赐了她的信心。

当主对祂曾行过异能的城市，说出最严厉的谴责时，祂的话语中隐含着对推罗的忍耐和宽容：

"**哥拉汛哪，你有祸了；伯赛大啊，你有祸了；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推罗、西顿，他们早已披麻蒙灰悔改了**"(太十一21)。

我们无从得知，推罗的门徒是从哪里来的。我有时候会想，第一代教会的使徒和传福音的人，实际上是在收割主当年在世时所种下的庄稼。

他们到了凯撒利亚，遇见腓利。二十二年前，腓利曾被扫罗驱赶离开耶路撒冷。当时扫罗大大迫害教会，**“口吐威吓凶杀的话。”**司提反殉道之后，迫害越演越烈，直到信徒被迫分散各地，在其他地域传神的话。腓利就是被扫罗逼离耶路撒冷的信徒之一。他下到撒玛利亚，在那里传道。如今二十二年过去了，保罗却成为腓利的座上客。腓利算得上是向外邦人传福音的先锋，他在这方面成绩斐然。他是第一个向撒玛利亚人传福音的人，他也是第一个替非洲人(埃塞俄比亚大臣)施洗的人。腓利最早明白这些事更广大的意义。甚至早在彼得接纳哥尼流之前，早在扫罗被主基督得着之前，早在塞浦路斯人和古利奈人到安提阿传道之前，腓利已经回应了那更大的呼召，在撒玛利亚传道，并替埃塞俄比亚太监施洗，接纳他进入圣徒的交通团契里。

如今这个一直追随那一线曙光的人，已来到一天中最光明的时刻——那位向外邦人作使徒的保罗，来到腓利家中作客。这两个人回顾以往，将如何赞叹神管理的奇妙！他们一同坐下，回味这二十二年的岁月，那是多么伟大而满有恩慈的回顾啊！我们现今也当如此。我们每过一段时间，也应该坐下来回顾一番。是否有一些是我们二十年前认识的人，现在我们不愿意再见到他们？扫罗当年对腓利的憎恶岂不是出于自然的感情？他如今亲密的良友，岂不正是当年他极力迫害的对象？在基督里的交通具有何等改变的力量！它能将二十年前互相畏惧、争斗、迫害的两个人聚在一起，使他们彼此能谈论往事，在火炼和迫害中看出神动工的手。当我们与主基督有真正的交通时，回顾往日是一件蒙福的事！

现在我们特别来看这段经文的中心要旨。第四节说：

“找着了门徒，就在那里住了七天；他们被圣灵感动，对保罗说，不要上耶路撒冷去。”

第十二节，我们读到：

“我们和那本地的人，听见这话，都苦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去。”

请注意，这事路加和在凯撒利亚的腓利、亚迦布，以及同团旅行

的人，是站在同一立场。这些人受圣灵感动，对保罗说，他不该往耶路撒冷去；稍后这些人又苦苦劝了一次。前一章里，我们已读到保罗对以弗所的长老表示，他确定将临到他的事：

“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二十 23）。

他对以弗所的长老宣告，他必须经历这些，才能行完他的路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在推罗，那些人劝他毋去耶路撒冷时，他未予回答；当亚迦布拿他的腰带，捆上自己的手脚时，他也未说一语；但是当路加和其余的人同声附和亚迦布，力图劝阻他时，他说话了，“你们为什么这样痛哭，使我心碎呢？”“碎”这个字其实不含太多痛苦的意思，而是指削弱、屈服。你们为什么哭泣，以致使我的心软弱、屈服呢？“我为主耶稣的名，不但被人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这个对比昭然可见。两方面的歧异是无法避免的。两者的动机都是单纯的。我们毫不怀疑使徒的动机之单纯性。至于在推罗的门徒，以及腓利、亚迦布、路加，他们的动机也是单纯的。他们都蒙受圣灵的启示，都忠于他们主的旨意。但是，双方同有正确的动机和同一个启示来源，得出的结论却恰恰相反。

对于这一点，有各种不同的解释。有些人认为，保罗错了，所以他接下去所受的苦，都是随之而起的。另一方面，也有人认为，那些人的劝告是错的，保罗才是忠于神的旨意。

我相信保罗是对的。他的决定是出于圣灵引导的结果。细读这一段经文，从他往耶路撒冷的整个过程，他的理由和最深刻的动机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会发现他是要将从外邦人教会收集来的捐献带到耶路撒冷，去帮助那里的贫穷圣徒。他满怀爱心，要去服事耶路撒冷的弟兄。但再读一遍罗马书，我们会惊奇地发现，那里揭露了他个人的经历，以及他宣教的热忱。

“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有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作见证。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罗九 1～3）。

这就是他决心去耶路撒冷，面对一切苦难的最初动力，也是主宰

他生命最强烈的驱策力；他渴望将外邦人与犹太人带到基督里，使他们合而为一。

那么，路加和那些人“被圣灵感动，对保罗说，不要上耶路撒冷去”，又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必须用其他几处宣告来解释这节经文。在前一章里，保罗说，“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本章第十一节，亚迦布在圣灵感动下说预言，他没有告诉保罗不要去，只是宣告说，如果他去了，就会被捆绑，所以他们才苦苦劝他勿去。至于在推罗的人劝阻保罗，那是因为圣灵预告了如果保罗前去，必遭难无疑。整体来看这个故事，我们不能由此断言，圣灵曾宣告说他不可去；但有一点可以确定，就是圣灵已告诉他，他将受苦难，并被下在监里。推罗的门徒听见了，从圣灵得知他去耶路撒冷将遇见的难处，就劝他勿去。圣灵说，有捆锁在前面等候保罗，因此他们的劝告实际上是在反抗圣灵的教导。我想他们并非存心如此，他们并未想到这一点。圣灵绝不会指示一个人去劝诫另一个人，使后者逃脱掉圣灵所指明等在他前面的道路。我相信在这件事上保罗是对的，他忠于最深刻的事实。

我们知道，这一类的事确实可能发生，我们个人也可能有相同的经历，面临一些试验，好叫我们明白到底哪一个想法是出于圣灵的心意。是的，这是一种动机测验。路加和那些门徒劝阻保罗的动机是高尚的，那是出于对保罗的爱。但保罗的动机层次更高，是出于对主的爱，出于成就祂旨意的热心。对于那些肯顺服圣灵，寻求祂引领，相信祂启示的人，最后的试验总是在测验他们的动机。有的时候，某些动机本身是高尚的，但由于应该有更高的动机存在，以致原先的动机就成为错的了。

这里保罗感觉到他们的爱所产生的压力和催迫，但他毫不动摇。“你们为什么这样痛哭，使我心碎呢？”“心碎”一词表明了他们的眼泪和恳求是如何压在他心头，使他不胜重负，快要屈服了。他看重它，但也抵抗它。保罗知道他们对自己的爱，但为了忠于他的主，他不惜将这一切放在脚下，而完全顺服祂的主。

请留意这个故事的结尾。路加说，“保罗既不听劝，我们便住了

口，只说'愿主的旨意成就'便了。"他们最后终于明白保罗是对的。从保罗的忠诚、决心和不被泪水所动摇的意志，他们看见了主所启示的心意。于是路加说，"我们便住了口"，并且"收拾行李"，与保罗一起出发。这是一个美丽的结尾。它最后证明他们之间真正的团契。他们的劝阻是出于真诚，他的拒绝也极有尊严，他们终于在明白主的旨意之后，又互相联结、合而为一了。

不久我们就看到，这位为主被囚的使徒保罗，踏上通往捆绑之路；正如他在自己书信中所说的，这条道路最终导致福音广传。

52　使徒行传二十一 17～二十二 29

保罗到了耶路撒冷，受到弟兄们的接待。请注意，这里没有提到任何使徒。很可能当时他们都已分散在各处，执行神交给他们不同的使命。保罗就对雅各和监督耶路撒冷教会的众长老，讲述神藉着他在事工上所得的胜利。

他们听了，就归荣耀与神；但他们对他所成就的事工没有多说什么，他们心中最关切的，是他出现在耶路撒冷所可能造成的危险。面对这种情况，他们审慎思考之后，就向保罗提出一项建议。当时有四个相信耶稣的人，都有愿在身，必须履行所许之愿包含的义务；长老们建议保罗和他们一起，在那几天里作那四个人当作的事，还他们的愿，并和他们一同行洁净的礼。长老们认为，藉着这项行动，可以推翻有关保罗的传言，因为传言中说保罗反对摩西的制度，这很可能在耶路撒冷引起一场骚乱。

我们讨论的重点将放在长老的建议和保罗的行动上。要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回到当时长老提出建议的环境中。

使徒到达耶路撒冷的时间是五旬节。耶路撒冷挤满了群众。根据罗马历史学家的说法，五旬节期间，涌入耶路撒冷和邻近地带的犹太人数目在两百万以上。

为了充分明白当时弥漫全国的气氛，我们必须记住，那段时期希伯来人已深深感受到罗马政府的压迫。犹太人的反抗事件时而可闻；罗马帝国也下定决心要扑灭一切反抗。这时，在群众中点燃星火，使其引发出一场不可收拾的暴乱，是轻而易举的事。

这些事实可以帮助我们较为了解长老对保罗的态度。保罗已离开耶路撒冷多年，但他早已名声远播。他曾一度被公开指定去迫害

信奉“拿撒勒异端”的人。二十二年之前，他曾从大祭司手中接过文书，奉命去将男女信徒下到狱中，甚至判处死刑。然而这个人一旦被主耶稣得着，他整个人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耶路撒冷和一般犹太人都知道他的历史，他的出现很自然会引起他们的敌意。

更甚者，连信主的犹太人也对他不友善。注意第二十、二十一节，“**兄台，你看犹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万，并且都为律法热心。**”

这些信徒仍然坚守各样仪式条文，他们完全反对保罗的观点，就是说人若在基督里有了自由，应该脱离其他一切轭的束缚。我们还须记住一点：保罗此行是将他从外邦教会得来的捐项带给耶路撒冷教会，但这里我们看不出他们对他有任何感激或感恩的态度。

这些日子里，保罗一定内心暗自悲伤。他可能会忆起从前司提反殉道的事，以及他前三次访问耶路撒冷的经过。他在这里从未受到人们的欢迎。

这些长老并未认识到，犹太人如此热心律法是不对的。他们没有要求保罗让步，但却要求他为自己辩明。这是两回事。他们要他藉着一个行动——遵守仪式——来否认有关他已摒弃仪式条文的传言。他们这项提议，基本上是诡诈的。不管他们自己的观点如何，他们一定明白保罗的态度。要求保罗在犹太人面前辩明他自己，实在是不诚实的。他们知道，保罗个人已经不再守那些仪式条文了。耶路撒冷的长老一向与保罗的事工保持密切联系，他们读过他的书信，当时加拉太书和哥林多前后书都已写成。保罗曾在安提阿责备彼得装假，而如今他们却要求保罗装假。

我们看过了长老作出这番提议的目的和条件，接着来看保罗如何同意了他们的建议。

如果直接从那些擅长权谋之术与欺诈的长老，转移注意力到保罗身上，我们会发现正移向一个全然不同的层次。我强调这一点，是因为我认为在这件事上，保罗犯下了他一生事工中最大的错误。然而我们必须认清一个事实：他同意的理由，不是为了权宜之计，或玩弄权术，而是出于一片虔诚。他同意的原因是，他渴望得着他的弟兄。这一点在罗马书里表露无遗：

“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有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作见证；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他们是以色列人；那儿子的名分，荣耀，诸约，律法，礼仪，应许，都是他们的；列祖就是他们的祖宗，按肉体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祂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九 1～5）。

这不是一个人为了顺应环境，避免耶路撒冷骚乱、暴动而采取的行动。也不是一个人为了自保性命而采取的行动。这个行动，是出于一个人极欲拯救他弟兄的热诚；如果藉着这样作，他能够向他的弟兄传信息，赢回他们的话，他情愿一试。这样作对他个人毫无价值。这是与他的信念相抵触，而屈服于外在环境的行动。他这样作对吗？

结果如何呢？长老们失算了。他们原想保持耶路撒冷的和平，结果不但未能如愿，反而激起了他们一心想避免的暴动。另外，保罗的目的也未达到。他想藉着妥协，不惜违反自己的信念，来争取向他弟兄作见证的机会，结果他失去了机会。他的弟兄并未被赢过来；本段末了，众人跟在他后面，呼喊着当年他们对主呐喊的同一句话：**“除掉他！”**

这事件给我们的教训是，爱心必须忠于真理。企图暂时牺牲某项原则，指望以后有机会再重建此原则，这是永远行不通的。我们绝对不可能用这种方式赢得机会。在我们属灵光景最佳的时候，我们更要谨慎提防妥协的机会。一个从不会为了救自己性命而妥协的人，可能面临的危险是，为了帮助他人而妥协。我们永远无法藉着妥协而建立一个原则；这是一句扎心的话，一句严厉的话，但它包含着无限的爱，并具有永恒的真理。虽然我们的初衷是想藉此获得一个机会，结果我们必丧失机会。

这就是整个故事的结尾；但接下去，又有别的事发生。我们将看见，当人失败（即使是从高尚的动机出发而失败）的时候，主就出现了，而且温柔地使人再得恢复。使徒保罗因被囚，反而得以保全了性命。

这个故事有三点特别值得注意：第一，使徒保罗；第二，暴民；第

三，耶路撒冷教会。我们不妨倒过次序来看，首先看看教会，其次是包围使徒的那一群忿怒、狂热的民众；最后来看这位被囚的使徒。

耶路撒冷教会建立，已经有二十五年的历史。令人惊奇的是，在整个暴乱中，见不到教会的踪影。保罗是孤零零一个人。若不是罗马政权出面干涉，保罗可能早丧生在暴民手中。自从使徒行传第七章，记载耶路撒冷最先发生的几件事之后，每逢教会以代表的身份出现时，她总是一再妥协，玩弄权术。她略带难色地接受了彼得有关他在哥尼流家中所作事工的见证。她对撒玛利亚的事工心存狐疑。她采取妥协的策略，与那些坚守犹太教仪式的人和平共存。雅各对风尘仆仆、带来外邦教会捐项的保罗说，有许多犹太人都为律法热心。这话本身带着认可和承认。也可以这么说，这些人企图靠着行律法，获得安全感。毫无疑问的，要接纳这些承认基督、真正相信祂的人进入教会，最简捷之计，就是与犹太教的繁文缛节妥协，仍旧遵守仪式条文；但这种权宜之计，却削弱了教会的力量。

结果一目了然。教会在耶路撒冷城中产生不了任何影响力。在这悲剧时刻，这个身上带着主耶稣印记的使徒，本应受到教会热烈的欢迎；但他独自站在冷酷、凶恶的暴民中间，还必须靠罗马人的权力使他幸免于难。教会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替他辩驳。教会已因妥协策略而彻底失败。

再来看看暴民。用"暴民"称呼他们似乎并不高雅，但也实在找不出更适合的字眼。我们面对那群暴民，是否会心生忿怒呢？我们岂不应该感到悲伤，因为那个城市的信念多少被教会缺乏见证这事实削弱了？耶路撒冷虽然曾在主在世时拒绝祂，但她后来被五旬节的能力大大充满。我们不禁想到，如果教会没有采取妥协策略的话，那些群众是否会有不同的态度和举动呢？

这群犹太人暴民最令人吃惊的，是他们的狂乱。这幅画面纯粹是东方式的：他们撕裂衣裳，将尘土向空中扬起。他们起初还保持安静，聆听保罗讲道的前半段，其内容颇为客气，是保罗自己的见证。但是当"外邦人"一词一从他口中吐出，立刻爆发动乱。我们读保罗的这篇演讲，很难相信他已结束了整篇讲道。很可能他仍企望继续

讲，但他所提到的“外邦人”一词，已经激发了群众的狂怒。

这是一种偏见和骄傲的表现；他们的偏见起自他们误以为，只有犹太人才能在神的制度里居一席之地。他们对保罗的叫嚣前后一致。他们对自己的观念错误，他们不惜为这种错误观念付上一切代价。他们认为，他们是神特别的选民，意思是，神只拣选这个国家，将祂的爱赐给她，而毫不顾及别的国家。他们相信，神一点不理睬外邦国家；只有在外邦国家妨碍了犹太人的时候，神才会出面管理，击碎外邦诸国。那就是他们的观点，那就是他们的错误，那就是他们的偏见。结果是什么呢？偏见导致他们看不见神的作为。保罗在他的演讲中一直想叫他们明白一件事：他的一切行动都是在神的管理之下。但偏见使他们不但闭目无视神的作为，并且错待保罗；更甚者，最终偏见将使这个国家自取灭亡。

保罗要求向众人说话的动机何在？见于他所说的第一句话里，“诸位父兄请听，我现在对你们分诉。”保罗不是要为他自己申辩什么。他曾毅然决然往外邦人那里去。他已对外邦人宣告基督完备的福音。他向外邦人宣告，也与犹太人争辩：任何人若在信心之外，又添加一些仪文，当作得救的必要条件，就是在阻挡神儿子的福音，这种人必受咒诅。他到达耶路撒冷之后，雅各对他说，犹太人都已知晓他的这种态度，他最好和那四个人一同行洁净的礼，并进入殿里，以证明他仍忠于犹太人的仪式。此刻他站在反对的群众当中，要为他事工上所用的方法辩护。那个时刻，是他与犹太教正式决裂的一刻。

他的辩护是在证明神作事的方法。他的话指出了他这篇讲辞的趋向。他一开口就说，“我原是犹太人。”意思是，他是神的百姓，与他们同属一国；是神为了特定旨意而设立的国家之一分子。另一个虔诚的犹太人亚拿尼亚曾在保罗得救的时候对他说，“我们祖宗的神，拣选了你……得见那义者”（二十二 14）。注意“义者”一词，它从哪里来的？为什么亚拿尼亚不说，得见弥赛亚，或得见耶稣？这是特殊的用法，亚拿尼亚用得相当贴切，如今保罗在犹太人面前申辩时，也引用了它。这个词见之于怀疑的先知哈巴谷之预言，揭露了以色列这国家生活的中心原则和盼望。自高自大的人，看哪，“义人因信得生”

(哈二4)。虽然这只是在宣告一项原则,但它也是在预告人子将采用的原则。亚拿尼亚曾对犹太人保罗说,神已经拣选保罗,去见预言中所提到的义者。保罗如今引用他的话说,我本是犹太人,是你们的同胞,你们所敬拜的神给我异象,让我看见了主,就是你们所等待、所盼望的那一位。我已经看见了那义者。

到这里为止,他们还耐着性子听。接着他又说,那用声音和异象使他得见义者的神,已打发祂往外邦人那里去。就在这一刻,动乱暴发了。

保罗为什么要对众人说话?显然,他内心火热,渴望说服他肉身的弟兄。他还有其他动机吗?当时他心中如火焚烧,他为了弟兄的缘故,情愿被咒诅与基督分离,这种心愿催逼着他,他多么盼望他们能明白神的真理。

再注意他的方法,以及他如何忠于神的旨意和托付。他不是为自己的使徒身份和权益辩论,乃是为神的权利和方法辩护。他将他所受的教育,他的生命,都奉献用在他蒙召的事工上。如果他对希腊官长说话,他就使用希利尼话。如果他对暴民说话,他就使用希伯来话。如果官长逾越常理,下令鞭打他,他就诉诸他的罗马公民权。也许有人会说,难道他不应该为主受苦吗?不!只有在别无其他选择的情形下,殉道才有价值。随随便便的殉道,不能产生任何伟大的结果。保罗卓越的性格在这些事上表露无遗。

留意他的辩论。他用出身和教育背景来声明他是道地的犹太人。他有礼地称赞他们。还有什么比他承认他们的热心,并且表露他对这种热心的赞赏,更引人注目呢?他站在那里,面对台下一张张不怀好意的面孔;一开始,他的希伯来话使他们平静下来片刻。当他看着他们时,他能意识到他们的热心;他自己在书信中说,**"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着真知识"**(罗十2)。

接下去是他的申诉。首先,他声明自己也是热心的,他甚至也曾为神大发热心。他不是曾将司提反迫害至死吗?而如今他又因和司提反持相同的观点而遭受迫害。他的改变在哪里?他并未失去当初的热心。他没有离开列祖的神。于是他将个人经历对听众一一道

来。他告诉他们，基督如何向他显现，呼召他，吸引他；他实际上是这么说：我除了摒弃偏见，踩碎骄傲，降服自己，还能作什么呢？他声明了自己的热心之后，就向他们指出，他自己如何在大发热心的时候被强迫接受主的使命，而主托付他的使命就是，差他往外邦人那里去。但是听众却听不下这话。

首先来看那些犹太人暴民，他们让人看见，存有偏见是危险的。最能考验信念的，是它所产生的情绪。狂乱的情绪只能使所护卫的事受到谴责。新约圣经中那些为福音辩护的人，往往是平静的，安宁的，自信的，绝对不会陷于狂热，或苦待与他们信念不一样的人。只有谎言，才需要人狂热地去护卫它；虽然那个陷于狂乱的人自己并不知道是在护卫一个谎言。

再来看耶路撒冷教会，我们从其中看出，教会必须和持相反观念的人划出一条清楚的界限。这条界线必须以平和坚定的态度明显标出来。妥协能暂时带来和平，但最终必导致瘫痪。有许多时候，教会在作她的工时，必须对某些要求与她联合的人说“不”。这种严峻的态度可能会遭致排斥或迫害，但它可以维持教会的能力和影响力。如果神的教会能与世俗分开，脱离各种物质主义的思想，单单见证基督的丰盛和祂完全的救恩，即使有迫害、排挤、压迫临到她，但当人们心碎、悲伤，或整个国家有需要时，人们会仰望她，试图从她那里得到能力和安慰。如果教会不能成为人们仰望、亲近的地方，是因为教会与世俗妥协，以致丧失了她自己的影响力。

最后来看使徒保罗。这使我们亲眼看到真正的动机，和忍受一切苦难真正的方法是什么。真正的动机必须是，渴望完成神的旨意。那么，保守保罗经历这一切患难的是什么呢？乃是他的信心，相信神已经计划这一切，我们只要去发现并遵行祂的道路。保罗将他一切的恩赐才干，贡献在神的事工上。如果必要，就让希利尼人说希利尼话。让希伯来人说希伯来话。让罗马公民为了建立神的国度而行使他的公民权。保罗这个被主得着，被完全改变的人，他的经历本身比一切辩论更有力。

53　使徒行传二十二 30～二十三 35

本段经文第一部分（二十二 30～二十三 11）中心焦点在保罗。我们将注意两点。第一，保罗和他的环境——见于发生在白天的故事。第二，保罗和他的主——见于发生在夜间的故事。

我们只有设身处地在保罗当时的环境中，才能明了他所说的和他所作的。那是受尽折磨的一日，他被捆绑，却出乎意外地藉着外邦人的势力得以保全性命。紧接着的那天晚上，他已身心俱疲：肉体疲惫，心灵被当天发生的诸事所困扰，属灵上也是疑惑丛生，因为他试图接触耶路撒冷人的计划失败了。

再略为回顾当天发生的事。千夫长将他带到反对他的人面前受审。他们的态度可想而知，他们心中事先已有了结论。这不是一个公正的法庭。他面对公会时，惟一可能的朋友就是那位罗马的千夫长，他曾救保罗免于暴民伤害，并安排公会审问，以明白犹太人控告保罗的实情。

保罗的心情很沮丧，这可以从他一开口所说的话看出来。“**保罗定睛看着公会的人，说，弟兄们，我在神面前行事为人，都是凭着良心，直到今日。**”大祭司立刻吩咐人打他的嘴。在那一刻，我们看见保罗的沮丧消失，转变成了忿怒，“**你这粉饰的墙，神要打你！你坐堂为的是按律法审问我，你竟违背律法，吩咐人打我吗？**”这是他的公义之表现。当一个人坐在那里，表面上在审问他，却侮辱了公义的原则时，他就发火了。他并不知道那人是大祭司。当他明白对他说话的人，是神所任命的官长时，他立刻道歉。不是为了他反对大祭司的不公义道歉，而是为他所用的方法道歉。他的道歉证明了他对公义的热爱。

这时保罗开始认识到，公会中有两派不同的人。于是他针对其中的法利赛人说话，“*弟兄们，我是法利赛人，也是法利赛人的子孙；我现在受审问，是为盼望死人复活。*”

有人说，保罗这番话是试图击败公会，为自己找一条逃脱的生路。我并不如此想。我相信他是想找一个有利的据点，用复活的福音去接触他的弟兄。他再一次试图吸引他已经丧失的人，再找一个机会为他的主赢回他们。

现在我们来看那天晚上，经过了一整日情绪的动荡之后，保罗在黑暗寂静的狱中之情景。我们试着与他一同进到狱中。他内心深处无可避免地会为当天的失败感到沮丧。他所自称的虔诚受到侮辱。他对公义的热爱遭到挫败。他想作见证的意图未能实现。我相信那天晚上，他一定郁闷不堪。他必然觉得，他在耶路撒冷的事工完全失败了。我相信，他开始对前面的事奉心生疑惑。我们如此推测，是因为一方面我们有过同样的经历，一方面是根据人之常理判断。但我们也有基督对他所说的话作依据。稍后我们会看到基督对他说的话里，有三个词反映出保罗当时的心情。这位使徒如今身系囹圄，沮丧、失望齐涌心头。他原是送捐项到耶路撒冷来的，但没有人愿意听他讲话。他无法赢得他所至爱的骨肉之亲。他在耶路撒冷是彻头彻尾地失败了。这时，他的心思可能飘浮到几个月以前他那迫切的盼望中，那时他是多么渴望到罗马去。他说，“*我必须往罗马去看看。*”现在他似乎不那么肯定了。他似乎已被陷住，进退维谷；他已被打败了。此刻他正陷在绝望、疑惑、沮丧中。这是保罗生命史上最黑暗的夜晚。

但接下去的故事却满有荣耀。那天晚上，主站在他身边，对他说话。如果我们只一味追究，到底主是如何说话，保罗又是如何听见的，那么我们就侮辱了这件事的神圣性。我们只知道主说话了，保罗也听见了。

留意主显现的事实，“*主站在保罗旁边。*”想想保罗的过去，他的几次宣教旅行，他所遭受的压迫、击打，此刻他面临最大的考验，远比他在路司得被石头打得半死更严重。他被人拒绝，满心疑惑、绝望。

但是，“**主站在保罗旁边。**”主熟悉他的经历。主也曾在耶路撒冷被鞭打、攻击、迫害，但祂胜过了这一切。祂对保罗满怀同情，而不是可怜他。可怜一个人，有时会变成一种侮辱。同情是另一回事。那是一种分担，进入另一个人的经历中。保罗被人拒绝吗？有主站在他身旁，主了解他被拒绝的滋味。保罗因耶路撒冷的失败而灰心绝望吗？同样的感觉也曾进入主的灵里面。保罗对未来怀疑吗？他的主知道这种痛苦。

然后主对他说话，提到了他一切的需要。对于他的沮丧，主说，“**放心吧！**”对于他在耶路撒冷的失败，主说，“**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作见证。**”尽管他的方法、策略有失误，但他的动机是纯洁的，因此主能说，“**你……为我作见证。**”针对他对前途的疑惑，主说，“**你……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作见证。**”那是何等不平凡的夜晚，充满了亮光和荣耀。主勉励的话语驱走了他灵里的忧伤；主赞许的话使他惊奇，并使他在自觉失败时得到安慰；主的任命使他确定知道，尽管前面困难重重，他必有机会往罗马传道。保罗的这次经历让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对于现在，祂会在我们面临黑暗的时刻，亲近我们，鼓舞我们。如此，监狱成了圣所，黑夜成了阳光普照的白日。对于过去，不论我们的方法和效果如何失败，只要我们的动机纯洁，祂就会赞许。对于未来，祂要指引我们所当行的路。

这段经文余下的部分（二十三 12～35），记载了主那天晚上所说的第一句话如何得到证实，以及祂的最后一句话如何应验。

我们观察保罗接下去二、三年的经历，就可以看见主的第一句话“**放心吧**”得到了证实。至于最后一句话，“**必怎样在罗马为我作见证**”则在使徒行传的末了部分应验了。

这段经文里有三件事值得注意：第一，使徒的心理状态；第二，他当时所处的环境；第三，主看不见的同在和管理。

首先观察保罗的心理状态。那个夜晚过去了；主那亲近、密切、奥秘的显现也过去了。主的声音不再响于耳边。他仍然置身狱中，感觉得到外面世界正逐渐增强的敌意；他仍面对着千百个难处。然而，一切都不一样了，他那晚与主的神圣交通，使他的心境全然改观。

他有了绝对的确据。这位使徒，从此在一切苦难、忧愁、试炼中，都没有再动摇过。翻开哥林多书信，那里仔细描述了他所受的试炼。但在经历诸般试炼时，他的信心从未动摇。

更进一步，从此以后，这位使徒的态度和举动表现了更稳定、更平衡的判断力。他的一切行动，都是出于信心的合理行动；他注意到每一件事，没有任何疏漏。他将别人欲杀害他的阴谋报告千夫长，指望罗马政权出面干涉，申张正义。不久之后，他使用他的公民权，向凯撒提出上诉。他在船遇风浪、即将沉没时，接过全船的指挥权。他没有再沮丧灰心，或为失败而悲伤过。他的主已对他说，“**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作见证。**”他就满足于持守主对他的工作之评估，而不再用他自己的尺寸来衡量。更甚者，他不再疑惑结果。他知道，即使遭遇海难，狂风，土人，毒蛇，他仍然能到达罗马。从此，我们看到保罗正平静而坚定地迈向他的目标。他的故事是一个得胜的过程，我们看见他如何胜过环境，并且一路上善用每一个机会。他已进入那平稳、安静、信心的领域，因为他胆敢相信他的主那天夜里对他说的话。

再略为看看四周的环境。有四十个人同谋起誓，说若不先杀保罗，就不吃不喝。请记住当时保罗的处境，他是只身奋战。教会没有伸手援助他，甚至会众也没有捎给他任何消息。较早的篇章里我们发现彼得在狱中时，教会为他迫切祷告。但我们看不到有任何为保罗举行的祷告会。至少，没有人想要帮助他。在整个耶路撒冷城内，他没有可投靠之人。惟一对他比较友善（即使这种友谊也颇有疑问）的人，就是千夫长革老丢吕西亚。外面的群众对保罗的敌意是出于宗教的狂热，这一类的敌意是最可怕的。原先的情况并未改善，甚至更糟；没有一丝世上的亮光照入黑暗中，然而保罗却是平静的，坚强的。为什么呢？因主与他同在，主说，“**放心吧！**”那句话好像乐符，在他灵魂深处响起，即使外面正有四十个人阴谋杀害他。主已经应证了他在耶路撒冷的见证。主已经宣告了他将在罗马作见证，因此他知道，没有任何敌对的势力能拦阻神的旨意。

这段经文中，我们无法用眼睛的感官来看主的管理。事实上，除

了保罗所见的异象之外，这里没有任何特殊、奇妙之处。这只是一个平凡的故事，没有重大的危机，没有闪电，打雷，或晴空霹雳。第一个器皿是保罗的外甥。我们对他一无所知。他以前从未出现在圣经记载里，以后也未再出现过。他听见他们的计谋，就立刻去告诉保罗。那位看不见的主，使用这一个年轻人，用最寻常的方式，拯救祂的仆人。少年人到监狱见保罗；然后又把这个消息告诉千夫长吕西亚。

接下去要注意的人是吕西亚。这消息打动了他的心。不久之前，曾有一个埃及人引发一场暴乱，导致流血事件，许多人因此丧命。这些罗马官员余悸犹存，正谨慎观察这群狂热的犹太人，深恐他们又起骚动。千夫长写信给巡抚腓力斯，说到他发现保罗是罗马人之后，如何救他免于犹太人的杀害，并将他带到公会去。吕西亚的行动不是因他的心被惧怕或怜悯所动，而是因他被那看不见的主所感动。

结果如何呢？四十个人埋伏在道途中，要一举刺杀保罗。他的主如何拯救他呢？主将他送出城外，他不是用受伤的双脚一拐一拐地走出去，而是坐在马背上，由四百七十个卫士护送他离开耶路撒冷。那一夜，他骑了三十五到四十英里路，抵达安提帕底。通过了危险地带之后，只留下七十马兵，其余四百个兵士就回耶路撒冷了。保罗在马兵护卫下，到达凯撒利亚。这就是主如何照顾他的经过。

最后一句话是，**"看守在希律的衙门里。"**这衙门原是希律所建，后来以东人在罗马官员的授意下，从希律手中接管过来。那是一个监狱，但也是主为祂仆人预备的宫殿。

保罗在他的书信里说，**"一主"**，这是他的主，也是我们的主。**"一信"**，他对主的信心使他刚强起来。我们信的就是这一位主。**"一洗"**，就是圣灵的洗，使相信的人与主合而为一。每一个基督徒都分享着同一个洗。**"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贯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弗四6）。祂是使徒的父神，也是我们的父神。

旧约以斯帖记第六章开头有一句话说，**"那夜王睡不着觉。"**什么使他无法入睡呢？是超自然的神使他睡不着。为了打发时间，王就差人取历史来，读给他听，正好读到末底改的事迹。这一切都是极自然的小事，却是出于那超乎万有的神。那个少年人听到了犹太人同

谋杀保罗的计谋，又去转告，那也不是偶然的，而是神的作为。

我们回顾以往，生活是神精心设计的。再环顾四周，充满着迷惑混乱。环境是没有盼望的，人也无法相助。但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就有平安。祂能使用微小的事拯救我们，例如那个好奇的少年人；祂也会在我们的服事上作伟大的工，在必要时差遣罗马兵丁护卫我们。

54　使徒行传二十四 1～27

本段经文涵盖的时期，有两年之久；主要是记录这两年间较早阶段的事。我们将讨论三点：第一，故事本身，这也是使徒工作史的一部分；第二，所记载的事件，是神作为的一部分；第三，可能也是最重要的，腓力斯的故事所含的教训。

这个故事本身很简单，但颇富趣味和价值。保罗的敌人对他提出控诉；他为自己申辩；这里记载了控诉的因由和保罗的辩护。

显然，这个控诉是由大祭司亚拿尼亚策动的。要探讨这个故事，必须先记住一些地理上的事实，和当时的年代。我们可以想像，年纪老迈的亚拿尼亚，要跋涉七十英里路到凯撒利亚，是多么辛苦的一件事，但他却匆匆就道。这个简单的事实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他们反对的动机。那是出于亚拿尼亚心中的仇恨，是针对保罗和保罗所代表的主而发的。为了这个理由，亚拿尼亚不惜长途跋涉，前来罗马的法庭。他带来一位辩士帖土罗，以循正确的法律途径，代表大祭司和他的朋友提出控诉。

让我们仔细考察他们的控告。他们控告保罗的罪名是什么？第一，他被描述为“**如同瘟疫一般**”。这本身是一个严重的罪名。意思在宣告保罗的个性，企图贬低他在罗马官员和法庭心中的地位。帖土罗再也找不出比这更恰当的话，来暗示保罗道德上的败坏。我们的译文还无法完全表达这词本身污蔑诋毁的意味。

为了介绍他如同“**瘟疫**”，他们提出三点罪名；第一，他是“**鼓动普天下众犹太人生乱的**”。他们惟一的根据是，在以弗所和腓立比所发生的暴乱已蔓延到耶路撒冷。第二，也是保罗的敌人真正怀恨的，因他是“**拿撒勒教党里的一个头目**”。第三，“**连圣殿他也想要污秽**”，

这个罪名的性质，是在说明较早的那两个罪名。如果这些罪名成立，就能证明保罗违反了希伯来人的律法，并且企图在耶路撒冷煽动暴乱。稍稍审察这番控诉，可以发现它是用客观的态度，把事实陈述出来。这就是那些人在腓力斯面前对保罗的控诉。

保罗的申辩，充分表现了他的才智和能力。他一开头就采取彬彬有礼、不卑不亢的态度，和帖土罗的态度成了鲜明的对比。而且他的论证严谨有条理。他首先否认他的罪名，然后要求控方提出证据。他声明，他们的控告必须有事实证明才行，从这一点可以清楚看出保罗对罗马律法的精通。在罗马律法中，明文界定了证据与控诉的区别；保罗就将这一点在罗马审判官面前陈明。接着，他对腓力斯诉说他自己的故事，并藉此反驳他们对他的控告。他用美妙而艺术的技巧，叙述他的宗教背景。在反驳希伯来人对他宗教的描述时，他的语气带着几分讽刺。他们称他所信的是异端，但他说，**"有一件事我向你承认，就是他们所称为异端的道，我正按着那道事奉我祖宗的神。"**他接着所说的每一件事，都是在否认他们的控告。他声称，他所信的就是他们自己的宗教。他实际上如此说：是他们亵渎了他们自己的宗教，他们中途停留在一点，没有继续前进，以致破坏了这个信仰最初的目的。他声明，他的宗教是依据希伯来人的宗教，**"我正按着那道事奉我祖宗的神。"**他辩称，这道是**"合乎律法的"**，并且符合**"先知书上一切所记载的"**。此外，盼望死人复活原是希伯来宗教的中心思想之一。最后，他陈述他个人所信的就是这道。

接下去，他告诉腓力斯他出现在耶路撒冷的原因；他如何在离开多年之后，带着捐项回到自己的国家。他郑重否认他曾煽起任何动乱，他的来访纯粹是在和平、安静的方式下进行的。他声称，他没有在圣殿、公会或城里引发任何骚乱。因此保罗的申辩首先是要求以公义待他，其次是心平气和地叙述他自己的故事。

结果呢？第一，腓力斯对他网开一面，决定延缓审判此案；其次，他吩咐百夫长看守保罗，并且宽待他，允许他的亲友供给他。

过几天，腓力斯召保罗来，听他讲道，这反映出腓力斯心中的好奇。我们看见一幅醒目的图画：保罗向腓力斯讲论公义、节制和将来

的审判，结果使腓力斯大起恐慌。不久之后，我们又看出腓力斯的贪婪，他指望保罗贿赂他。因此他屡次找保罗谈论；时间就这样飞逝，一周周，一月月过去，一晃就是两年。这是很特殊的现象。这两年中，保罗在腓力斯的监管之下仍享有相当大的自由。他不断有机会和腓力斯谈话。但结果却出人意料，腓力斯为了讨好犹太人，而最后妥协了。我们须略为明白这一段历史。腓力斯后来因为待民残暴而被召回罗马，几乎丧掉性命。他临走时为了讨犹太人喜欢，而把保罗留在监里。保罗原先还有相当的自由，如今腓力斯却将他下在监里。

现在让我们从神的作为这角度，来观察这些事。保罗正从希伯来的环境被转移到罗马的影响力和环境中。显然他正在缓慢地迈向罗马。他很难看到最后的结局。腓力斯离开之后不久，非斯都前来上任，保罗又面对一个危机的时刻，他就采用罗马的方法，**"我要上告于凯撒。"**我们很容易了解，那时刻他的信心所面临的考验。两年已经过去了，这两年中他不断被一个贪污腐败的官长召去谈话，因为那人指望从他这里榨取银钱。这两年中，他看不见任何得释放的迹象。然而我们仍看得出，是他的主在掌管一切，他正在移向罗马的影响力和环境中，正逐渐接近他前往罗马的目标。

那么，这两年的光阴难道一无价值吗？我思想这章经文时，很难不看见主对祂仆人的恩慈和温柔预备。想想狱中这两年安静的岁月，再与从前他那忙碌疲惫、历经风霜的年日相比较。我相信主使用狱中的两年，让祂的仆人休养生息，预备前面的挑战。因此，不要忘了，这是得安慰的两年。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当时路加和亚里达古与他一同在那里；另外，二十年前被保罗逼迫赶出耶路撒冷，不久以前又接待保罗的腓利，也必然接待保罗在他家休息过一阵子。

很可能，希伯来书就是在这段时期写成的。我知道关于希伯来书的作者，有许多不同的看法，很难下判断，有些人认为那不是出于保罗之笔。我个人认为路加是希伯来书的作者，但他是根据保罗的教导下笔。可能在这两年间，保罗时常与路加谈论他从前在外邦城市的会堂里所教导的那些事；路加就以希伯来书信的方式记下保罗的思想。如果我们记住当时希伯来人对保罗的反对，他们认为保罗

违背了希伯来人神圣的宗教，然后我们再读希伯来书，就会发现他在那里所论证的，就是他在腓力斯面前所申诉的，亦即他所信奉的那"道"，是应验了希伯来人的理想。这种思想在希伯来书里得到最完全、精辟的阐释。虽然这些都是我个人的猜测，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个世界上某些最卓越、最具影响力的书，是在狱中写成的。保罗一些伟大的书信，如以弗所书、歌罗西书，就是他被囚时所写的。不论如何，这两年保罗并不是在痛苦、折磨中度过，他与路加、亚里达古、腓利有很安静的交通；中间偶尔他也被腓力斯召去谈话。

最后一个画面是描述腓力斯。他的名字含义是快乐。这人是一个自由的奴隶，他是由一个败坏的城市中最低的阶层崛起，一步步攫取权力，与他的兄弟狼狈为奸。罗马历史学家塔西图（Tacitus）对他的性格有极深的剖析："他天性残暴，任意妄为，以一种奴隶的灵，去行使君王的权柄。"

当一个奴隶一朝登上王座时，他可能变成最残酷的暴君。通常奴隶一旦获得自由，就会为自己取一个新名字；而这人的名字是腓力斯，意指快乐。历史显示，他是以苦待义人为乐。他一方面残暴为虐，一方面道德腐败。他当时与土西拉有奸情，并且公开与她共出入，听保罗谈论。他同时又是一个贪婪的人，想从保罗身上榨取贿赂，因为他知道保罗此行，是带着捐项而来。最后，他也是一个没有原则的人，最擅长拖延战策。他拖延保罗的案子，一直悬而未决。他也拖延自己的案子，"你暂且去吧，等我得便再叫你来。"他总是延迟，再三回避。这就是腓力斯的写照。

现在来看他与保罗的接触；保罗对他的教导和警告。首先留意一个事实，就是他的兴趣，这是颇有意义的。当他决定袒护保罗，延迟这个案子时，路加写道，"腓力斯本是详细晓得这道。"这里的"道"是以大写方式出现，是引用保罗所说的话，"他们所称为异端的道。"腓力斯知道多少？他对这"道"认识多少？我们无从得知，但他对这"道"的认识必然多过那些反对保罗的人。有人建议，腓力斯过去曾有机会接触这道。或许他像以前的希律一样，曾一度听过某位夫子的教导。我相信野史传闻可以提供一点线索。根据野史记载，行邪

术的西门在受审判之后，曾找到腓力斯的衙门；而腓力斯与土西拉就是在西门的穿针引线下勾搭上的。很可能就在等候、焦虑的漫漫长夜里，腓力斯与西门谈论到这“道”。对于这种说法，我们无法确定，但我们知道一点，就是他详细明白这道。他把这位“道”的先锋，置于自己的监管之下。稍后他召来保罗，要听保罗讲论这“道”。

于是保罗对他谈论到公义、节制和将来的审判。我们必须用当时的环境来读这些记载。保罗论到公义；腓力斯脑中浮起他任巡抚期间的残酷暴行，以及过去的种种罪恶劣迹。保罗又提及自制，而土西拉正坐在腓力斯身旁。然后保罗论到将来的审判。这时腓力斯不禁战兢起来。那是一种可贵的情感。他自己或许不知道，他的恐惧显明了神的温柔。这是他悔改的良机。

但是他又拖延了。“你暂且去吧，等我得便再叫你来。”如此一拖就是两年，直到腓力斯调回罗马。他想讨犹太人欢喜，就硬起心肠来。他的心理改变过程多么复杂！他有一个不堪一提的过去，他沉溺于腐败中，但又有属灵的认识，对“道”颇感兴趣，想与使徒谈论；他听保罗说到公义、节制、将来的审判，不禁心惊胆跳。如果他能由恐惧而进入真理也未尝不好。但他拒绝真理；故事终了，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心硬无比的人。

圣经多次教导，优柔寡断的结局必导致心硬。有些人只注重表面的名声，而一点不觉得恐惧。他们的生命中有许多的黑暗、邪恶。如果靠着神的怜悯和恩慈，他们或许会战兢一时，那正是他们回头的机会。但因循苟且，拖延到明天或得便时再说，只会使人心变硬；这种硬心比放荡、醉酒、奸淫、贪欲更可怕，更没有希望。最可怕的一刻是当腓力斯说，把保罗下在监里，然后自己启程往罗马去的时刻。或许不久之后，他再次堕落，那时恐惧又重新攫住他，他不禁向保罗的主呼求。若是这样，他必被主接纳，并且蒙医治。如果一个人知道自己过去的罪恶和羞耻，感觉圣灵像风一样吹扫过他的灵魂，使他颤抖惧怕，他就立刻俯伏在慈爱怜悯的神面前，那么他必要得医治，他的生命也将被更新。

55　使徒行传二十五 1～27

本章是整个故事的一部分，必须用第二十六章来补足它。这两章全部是记载保罗在到达罗马之前的最后一篇讲道，是他的“临别赠言”。

第二十五章属于预备性质；它里面包含的几件事，是在酝酿使徒的最后一篇讲道之气氛。然而本章仍有一些突出的价值。我们略为观察这个画面，整体来看这故事，然后来研讨其中两件特别的事。

波求非斯都接下腓力斯的职分之后，犹太人立刻策划，想将保罗送到耶路撒冷。虽然两年过去了，大祭司也已易人，他们对使徒的敌意仍未丝毫减退。但他们的计谋遭到非斯都的阻拦。非斯都拒绝将保罗送往耶路撒冷，本身颇难理解。因为不久之后圣经记载，这位新到任的巡抚为了讨犹太人喜欢，而建议保罗将他的案子转到耶路撒冷去审理，这种反复无常的态度似乎不易解释，我们只能说，是出于神的引领，正如使徒行传其他许多处我们所看到的，神的能力降在毫不知情的人心中，为的是达成祂最终之目的。

审判在凯撒利亚举行。这里未记载太多细节，因为无此必要。控告保罗的罪名不胜枚举，正如路加所说，“**将许多重大的事控告他。**”但这些罪名都无法得到证实；保罗的申辩仅仅是坚决而断然地否认他们的一切控诉。

然后非斯都表明立场，他建议保罗应该被带到耶路撒冷，由犹太人组成的法庭——公会——当着非斯都的面来审理这案子。针对这建议，保罗表示要上告于凯撒。毫无疑问的，他是在使用正常的法律程序，他用一般罗马公民在这种情况下所用的字“**上告于凯撒**”。基于他是罗马公民的事实，以及凯撒在那些年间大权独揽，有权作最后

决定的事实，非斯都不敢再命令他去耶路撒冷。他和议会商量之后，就用同样的法律辞令回答，“你既上告于凯撒，可以往凯撒那里去。”

保罗曾说过，“我必须往罗马去看看。”在那个寂寞孤独的夜晚，他的主曾对他说，“你必在罗马为我作见证。”如今代表帝国势力的巡抚亲自对他说，“你可以往凯撒那里去。”

这场审判之后，非斯都就去与亚基帕王商议。他的谈话里面揭露了几件有趣的事。他告诉亚基帕，犹太人如何千方百计要影响他，好将保罗置之死地。而他内心公义的本质，使他无法苟同犹太人的计谋。他又告诉亚基帕，除了保罗在宗教上与犹太人有歧见之外，他找不出保罗作了什么他原先预料的恶事。这里译成“敬鬼神的事”一词，原文有迷信的含义。亚基帕是犹太人，非斯都使用这词多少有点轻视的意思。最后他又说了一句愚不可及的话，“又为一个人名叫耶稣，是已经死了，保罗却说祂是活着的。”

接下去就是保罗在亚基帕和百尼基面前申辩的情形。这并不是一场审判。亚基帕没有司法权。非斯都也已丧失了对保罗的审判权。“上告凯撒”的程序已使基督的使徒面对着世上最中心的权柄。这次开庭纯粹是为了招待前来作客的亚基帕。当时的场面颇值得注意。在场的有主人非斯都，罗马的封臣亚基帕，旁边是百尼基。凯撒利亚的军事首领——众千夫长——以及城里的达官显要都一并在场。路加说，这个场面相当盛大，他们是“大张威势”而来。我们看见这次的聚集是如何炫耀、轰动，充满世俗的荣耀。

看看三个主要人物。非斯都如今以主人的身份站在一边。另外是亚基帕、百尼基、保罗这三个主角。

亚基帕是谁？他又称为亚基帕二世，是希律家族的最后一员。他的曾祖就是在耶稣诞生时滥杀无辜的那个希律王。他的叔祖曾受一个淫荡妇女的怂恿而杀害了施洗约翰。他的父亲亚基帕一世曾杀掉雅各，并且看见犹太人喜悦这事，又企图对彼得施加毒手。这些人都在作了上面所提到的事之后不久死亡或被杀。自从亚基帕一世被虫咬死之后，如今已过了十六年，他的儿子此刻坐在百尼基身旁，面前站着保罗。这短暂的历史回顾可以使我们同情亚基帕的心境。他

的家族命运多少与耶稣有关。当非斯都说，保罗的罪名与他的宗教和一个名叫耶稣的人有关时，亚基帕立刻表示他想听听这人说些什么。如今他终于和保罗面对面了。请记住当时亚基帕是圣殿的监督，也是负责任命大祭司的。这是他所仅存的权力之一，但他仍受罗马的管辖。

再看看他身旁的妇人百尼基。她其实是亚基帕的姊妹，也是腓力斯之妻土西拉的姊妹。我们上一讲中曾看到土西拉出现，她曾嫁给她的叔叔希律，后来又离弃他，另嫁波利门（Polemon）。犹太和罗马的历史学家都同意，当时百尼基和亚基帕正以乱伦的关系同居。

第三个主要人物保罗，毋需多加介绍。我们或许可以接受伏尔泰对他的描述，称他是"一个又丑又矮小的犹太人"，意指他其貌不扬；但我们将看见，这不体面的外表随着岁月而日渐软弱朽坏，但同时又被转变，满有属天的荣光；相形之下，亚基帕王一行的大张威仪，也变得黯然无光。

非斯都在这里说的一番话颇为有趣。他告诉亚基帕，犹太人一心要除掉保罗，但是根据罗马律法，他无权判人死罪。接着他述说他的难处。保罗已经声明要上告于凯撒。但除非一个犯人犯了反叛凯撒的罪，否则巡抚不可以将他送到凯撒那里去。而非斯都正处心积虑想要找出他的罪名。

这儿有两件事非常有趣，并且有价值。第一，是保罗上告凯撒的行动；第二，是这个罗马巡抚视为整个难题的关键，**"一个人名叫耶稣，是已经死了，保罗却说祂是活着的。"**

某些解经家认为，保罗上告凯撒的行动是错误的，他无权如此作。让我们先来探讨，这个上诉行动的性质。从保罗这方面而言，他是在表明他将从这些不以公义待他的人中间转离。他明确地决定将他的案子从他的同胞手中撤离，使他们无计可施。他曾渴望回到犹太人当中，曾为他们迫切祷告，昼夜流泪，心焦如焚。他的经历，他所写的罗马书，在在显露他对他们的负担和关心。但是如今，他毅然背向他们而去，因为他们违背了每一个公义的原则。他只有退而求其次，向那一直以公义待他的权柄上诉。这种说法并不过火。从他开

始宣教旅行迄今，他始终受到罗马势力的保护和照管。下自小吏，地方官，千夫长，上至巡抚，都以公平待他。罗马政权所揭櫫的正义，一直向他彰显。他决定离开违反公义原则的同胞，向一直待他以公平的罗马异教政权上诉。此外，这项行动其实是一贯的。他在耶路撒冷遭暴民围攻时，就已表露他的罗马公民身份。他被捆绑，险遭鞭打的当儿，千夫长替他解危。那时，他也是声明他的公民身份。稍后他闻知有人设计谋害他，就诉诸罗马政府的保护。现在，他最后一次诉求罗马的公义，要帝王亲自审理他的案件。

他上告的行动是根据什么原则？他在稍早写的罗马书里加以清楚的解释：

"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作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称赞；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佩剑；他是神的用人，是伸冤的，刑罚那作恶的"（十三 1～4）。

这是他写给罗马基督徒的书信。信中所指的权柄，是指当时的罗马政权，是已经理想化的权柄。如果罗马政权违背了此处所揭示的主要原则，保罗必定是第一个起而攻之的人。但一个理想的罗马权柄是神所命定的，目的在惩罚恶者，奖励义者。这是保罗心中对当时罗马帝王的看法。他承认在神的制度里，君王的权力是用来惩恶扬善的；因此他上告于帝王，诉诸于神赐给掌权者的公义原则。至少，保罗的上告行动与他在罗马书的思想相符；任何人若认为他的这项行动失当，就等于在谴责罗马书里启示的思想。

让我们换另一个角度来看。这行动表明了保罗使用正当的方法来避免他个人的受苦。我们通常误解了"殉道"一词真正的含义。我们必须记住：一个一心追求殉道的人，不是殉道者。将自己推向受苦之路的人，并不知道受苦的真谛。一个基督徒在为主工作时，应该尽可能避开痛苦的道路，而不应该去故意找苦头吃。今天有些人以为，他们若不选择最坎坷难行的路，就不能为神作什么。其实不然。如

果神为一个人预备的道路是崎岖艰难的，他必须勇敢踏上。但神若要他走一条轻松愉快的道路，他就应该引吭高歌，欣然就道。我们没有必要硬将自己放在受苦之地。保罗决定上告凯撒。在他服事主、完成神旨意的过程中，神没有呼召他选择，他也没有选择，将自己交在罔顾公义、冷酷无理的愚蠢人手中。

最后，可能也是最深的一点：我发现上诉凯撒的行动代表了其他时代许多基督徒的行动；这位伟大的宣教先锋，向外邦人传道的使徒，早代基督最杰出的解释者，他的行动深具启发性。它启发了历世历代以来基督徒的责任：忠于他的主，忠于他的良知，忠于在上掌权的；在必要时，诉诸政府的保护，使他能在主的旨意中继续他的工作。

最后，我们来观察罗马人认为整个难题的关键之所在。非斯都被任命到这个陌生的犹太人省份担任巡抚，发现此地正动乱不安。他接手的最初一批案子中，就包括这个已留在狱中两年的保罗。他详细审查各细节，结论是：难题的中心在于“**一个人名叫耶稣，是已经死了，保罗却说祂是活着的**”。这就是一切麻烦的根源。非斯都的观察不错。他发现问题的关键，就是宗教上的歧异。保罗相信这名叫耶稣的人仍活着，这使他面对古老的希伯来主义时有了一种新态度，结果引起固守犹太教仪式的犹太人之敌意。保罗已放弃从前他作为虔诚法利赛人时所尊崇的一切事，只因为耶稣仍然活着。他不是隔着一个世代，在后面跟随耶稣。他没有必要藉着遵守仪式、条文、节期，来记念他的主。祂是活的，祂与他同在；所以保罗抛弃了割礼，以及一切不重要的事物；它们不仅是不重要的，并且如果将它们当作得救的必要条件，它们就是危险的。这就是最中心的宗教难题。

但控告保罗的大祭司是撒都该人，是理性主义者，他们反对复活的真理；而法利赛人也只是理智上接受它，并不相信实际的事实。对保罗而言，耶稣的复活是已完成的事实，祂仍活着。他旧有的法利赛神学已被活泼、有能力的生命所触及，他不再认为复活只是一件可能发生的事，他知道复活已经成就了。那是神学上的歧异。

如果保罗不相信耶稣是活着的，他的书信就没有一封能写成。也就是因着这信念，使他热爱、渴望公义，而转向罗马寻求公平的审

判。于是，长存的是真理。将复活从这一章，从整本使徒行传，整个人类历史中剔除，剩下的是什么？剩下的有十字架；但是若没有复活，十字架就没有意义，没有能力。剩下的只有悲剧，灾祸，平凡无奇，如此而已。要明白复活的重要，我们不妨翻到哥林多前书那段熟悉的经文，“**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林前一23）。保罗不是说，钉十字架的基督，是显明神的大能和智慧。他非常小心地区别其中的差异。钉十字架的基督既不是神的大能，也不是神的智慧，除非我们在十字架之外，加上使徒的话，“**基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基督徒信仰的中心真理是主的复活。若没有复活，十字架就只是一个悲剧；从人子完美的生命这角度看，十字架就只是宇宙的一场灾难。但这位耶稣死了，又复活了，并且活到永远；基督教的福音真正的力量来自我们的确据——祂是活着的救主。

56　使徒行传二十六 1～32

前一章我们看见，保罗最后一次讲道时四周的气氛。现在我们要将焦点集中在两个彼此对立的人身上，其中一个是囚犯，正站在那里；另一个是王，坐在那里。亚基帕和保罗面对面，一个是服饰光鲜，高居宝座的王；另一个是衣衫褴褛，手戴锁链的囚犯。一个是拉比学者所证实，精通希伯来制度里一切专门知识的王；另一个是同样精通学术，又明白其中属灵价值和意义的使徒。一个是沉溺罪中，污秽不洁的人；另一个是满有圣洁，远离罪恶的人。一个是王，却受罪奴役；另一个是囚犯，却有君尊的地位。这个画面充满了亮光、生命、色彩和吸引人的力量。亚基帕允许保罗说话，保罗就说出了路加所记载的这一篇讲辞。整个申辩可分成三部分：第一，他针对亚基帕所说的话（2～3 节）；第二，他的辩护（4～23 节）；最后是对亚基帕说的结论，完全不顾及亚基帕的王者身份和地位（24～29 节）。

保罗一开始是用礼貌的言辞，承认亚基帕对犹太事物的熟悉，并要求他耐心听下去。

这种证道的方式有何实用的价值？第一，我似乎能从使徒的语气里感觉一种如释重负的意味，因为他知道至少这一回，对方能够明白他所说的。他要求亚基帕耐心听他，表明他对上一次讲话中途被打断的事记忆犹新。请记住，亚基帕答应了要耐心听保罗讲完，但是这回保罗的话还是没有说完，因为非斯都打断了他。我们藉着研读使徒行传，已跟随保罗行了这么多旅程，听见他的讲道，看见他的生活态度，我相信他这段开场白一定有较深的含义。我想他内心深处必然有一种难以逃避的热诚。他知道，由于主的复活，旧有的律法书如何给他的生命带来新的亮光。他看着亚基帕的脸，知道这个人在

各方面都很杰出，他精通希伯来制度里的一切。我相信保罗心中一定暗忖：哦，但愿这个人也能看见我在基督复活之光里所看见的这些事。我相信保罗请求亚基帕耐心听他的时候，他心中一定渴望能引亚基帕得救。他对亚基帕的请求，显明了他个人相信“**这道**”是无可抵挡的。保罗的想法是否正确？答案要到本讲结尾时才见分晓。

接着来看申辩的内容。保罗此处没有提到他自己同胞控告他的罪名。或许这些犹太人当时不在场，他们未被允许入内，因为这不是一场审判。在场的只有非斯都，亚基帕，百尼基，和众千夫长，城里的尊贵人。这是一次异教徒的聚集，目的在招待亚基帕和百尼基。保罗的申辩性质上是在解释，他一生事业为何中途有那么大的转变，以及现在有此态度的原因。亚基帕说，“**准你为自己辩明。**”保罗就遵照他的吩咐为自己说话。他整段谈话是论他自己的经验，但其中包含更广的意义。在这中心的个人经历之外，环绕着希伯来制度的一切价值，和基督徒信仰的一切美德。当然在这篇辩白里，保罗自己是中心人物。亚基帕说，“**准你为自己辩明。**”保罗就为自己，从他自己的角度来说话。

我们不妨用保罗自己的话，来勾勒这整篇讲辞，“**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这话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十字架除去一切旧我，但它又创造了新的人，“**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加二20）。因此“**我活着**”，是指一个人与基督联合所产生的经历。这篇讲辞最大的价值在于它启示了基督教的真理和其在人生命中产生的胜利彼此之间的关系。因此他的申辩实际上是在解释，他一生事业中途为何会有如此的转变，以及现今有此态度的原因。

可以从两方面来看这篇申诉。它是对一个有逻辑思考的人辩解“**这道**”；它也是向一颗渴慕的心宣告“**这道**”。保罗的眼光停留在亚基帕身上，但他也看见了百尼基，非斯都，千夫长，城里的达官显要。他对他们有一种热切的期望和情感。或许他的心思比较集中在亚基帕身上。他内心有两个目的：第一是说服这人，他想用“**这道**”来得着这个心思敏捷、有条不紊的人。但不止这样，他要对这个探寻的灵宣

告"这道"。他认为,亚基帕这个人是一个追寻者,那不是出于单纯的好奇,而是真诚地想听听这一切事的真相。因此,保罗心中有两个意图,一是想在逻辑上说服这人;一是想在属灵上得着这人,迫使他顺服他心里所相信的。

首先请留意,保罗如何用"这道"说服这个有逻辑头脑的人。他一开始就请亚基帕注意他的过去。他说,"**我从起初在本国的民中,并在耶路撒冷,自幼为人如何,犹太人都知道。**"有趣的是,他是从他到耶路撒冷,在迦玛列门下受教开始叙述。他没有提到早年的岁月,他如何在大数受到希利尼文化的影响。因为他此刻是对亚基帕申辩,提到那些往事并不恰当。他只说到他自幼作犹太人,父母都是希伯来人,他们将他送离大数,以使他接受希伯来思想的训练。

他接着说,"**接着我们教中最严紧的教门,作了法利赛人。**"此处强调的不是法利赛人超自然的信念,而是法利赛人传统对于公义的狭窄解释;作为"**最严紧教门**"的法利赛人,他心中也燃烧着犹太人最中心的盼望,就是复活的盼望。他是一个犹太人,传统的宗教狂热者,同时他自己的宗教中也包含着对超自然事物的信念,他们期待着复活的事。这是他的过去。

然后他向亚基帕描述,他初度与"**这道**"——拿撒勒人耶稣——接触的经过。第一个画面是他自己,一个年轻的犹太人,也是法利赛人,内心盼望着灵魂不死,复活,和属灵的事;现在他告诉亚基帕,当他与拿撒勒人耶稣的道接触时,他内心充满反感,极力要反对这道。他如此描述他心里的敌对,"**从前我自己以为应当多方攻击拿撒勒人耶稣的名。**"他谨慎地指出,他的敌对是多么尖锐:

"我在耶路撒冷也曾这样行了;既从祭司长得了权柄,我就把许多圣徒囚在监里;他们被杀,我也出名定案。在各会堂,我屡次用刑,强逼他们说亵渎的话;又分外恼恨他们,甚至追逼他们,直到外邦的城邑。"

那是拿撒勒人耶稣的"**道**",第一次对这个人产生的影响。

这一切都指向那中心而简单的故事。他告诉亚基帕,后来临到他的那个转机,如何改变他一生的事业。他述说他满怀宗教热诚,前

往大马士革去逼迫基督徒的时候，在路上有大光照着他，有一个完全陌生的声音对他说话，但却逼得他不得不注意听，因为那声音是超乎自然的，不寻常的，确定的，积极的，真实的。这个发现一定使保罗惊讶不已，一时摸不着头脑。然后他发现，那是耶稣的声音；祂的语气里没有带着丝毫审判或责难的意味。主给保罗的启示里，最让他讶异的是，耶稣说祂特意向他显现，要派给他重任。他将成为外邦人的使者，将复活的事实见证出来。

然后保罗对亚基帕说，“**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就当时的景况而言，他如何能作到这一点呢？这也是保罗急于向亚基帕陈明的。

结果如何？他略过多年来的经历，说道，“**因此犹太人在殿里拿住我。**”这事对他产生的影响是，“**我……直到今日还站得住……作见证。**”接着他宣告，他的见证如何与先知的预言、摩西的教导相符合，那就是弥赛亚将要受苦，并且复活；在祂复活的亮光之下，一切古代的预言都将得到诠释。

保罗如此在亚基帕面前辩称，他所信仰的宗教与他的过去是互为关联的，因为希伯来思想的中心盼望就是在这位从死里复活的弥赛亚身上得到了应验。保罗在这里没有极力争辩，没有企图替复活的教训下定义，他只是冷静清晰地见证他个人的经历，公开承认他已经遇见他们所谋害的那位耶稣，祂已经复活了；因此他惟一能作的，就是遵行祂的呼召。

我们当留意，保罗的这篇谈话不仅仅是针对一个有逻辑头脑的人，为“**这道**”作辩护；他也是针对一颗探询的心灵而宣告“**这道**”。就保罗而言，福音的中心事实就是复活的耶稣。将祂从整篇谈话里抽离，就一无所剩。离了耶稣，这篇讲辞就无法存在。缺少了保罗相信祂从死里复活的信念，它也不能存在。如果人想从理智上质疑这个事实，至少他必须承认一点，就是保罗相信主的复活。保罗的信仰中心在基督的复活。这个事实造成了他的转变，更生了他的心灵，使他完全顺服在耶稣基督的管理之下。这位耶稣，曾被人当作罪犯处死，如今祂活在宇宙的中心，管理人类的事务，祂得着了保罗，将祂的事

工托付给他。

根据耶稣复活的真理，福音之中心事实在于摩西和众先知所说的那位弥赛亚，祂已在复活的亮光中显明出来。换句话说，福音就是那已经被复活的真理所阐明的十字架。十字架是不能脱离复活而单独存在的。没有复活，十字架只是一个悲剧，一场灾难。当保罗在他的书信中说，基督“**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罗一4）时，他心里可有丝毫怀疑？彼得也在他的书信里说，神“**藉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彼前一3）。藉着复活，一切在基督之前的事物都改变了，变得更清楚，明白，充满意义。保罗向亚基帕所传讲的福音，就是那经过复活所诠释的十字架。

这篇讲辞里也揭示了关于福音和神的作为方面，人所当尽的责任。人应当作的是弃暗投明，离开撒但归向神。神的回应则是除去人的罪，使人成圣。整段讲辞最中心的影响力来自这一句话，“**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不单单有异象，并且顺服它；不单单有亮光，并且行在其中；不单单有福音，并且顺从福音的呼召；这一切造成了保罗的改变。

然后非斯都打断了他的话，这是很自然的反应。从前面对非斯都的观察，我们可以了解他的这项行动。非斯都一直在旁边听保罗讲他的历史，讲到那些希奇古怪的事，例如异象、启示、声音、复活等。到了最后，他实在按捺不住了，“**大声说，保罗，你癫狂了吧；你的学问太大，反叫你癫狂了。**”在非斯都看来，这个人简直是在胡言乱语；然而他的癫狂言论又似乎是从一个有学识的心灵发出的。

保罗立刻作综合的解释，来作最后的请求。他不再辩论，也无意为自己辩护了。他只想得着亚基帕。他开始间接攻击亚基帕王意志的要塞。说他间接进攻，是因为他首先对非斯都说话：

“**非斯都大人，我不是癫狂，我说的乃是真实明白话。王也晓得这些事，所以我向王放胆直言，我深信这些事没有一件向王隐藏的；因都不是在背地里作的。**”

接着是由间接，转向直接攻击王的灵魂，他首先提出一个问题，“**亚基帕王啊，你信先知吗？**”然后是肯定的自答，“**我知道你是信的。**”

请特别留意他的一问一答之间的意义。晓得耶稣的故事，和相信先知，就等于承认希伯来人的先知事工，与基督的工作记录，两者之间是互为关联的。保罗试图要得着亚基帕的意志。他试着为亚基帕作他原先期望亚基帕自己作的事。他已经向亚基帕指明，希伯来制度里所期待的事，已经在基督的事工上完成了。他实际上是在说：亚基帕，你知道耶稣的事，你也相信先知；将两者合并来看，找出它合理的结论，以作为理智上的取舍。

亚基帕说了什么？一个解经家可能提出许多问题，但他或许永远回答不了这些问题。此处亚基帕的回答，有许多不同的译法。我们很难确定，亚基帕到底说了什么。**“你这样劝我，几乎叫我作基督徒了。”“你再多劝我一点，我就会变成基督徒了。”“你以为我这么容易就作基督徒啊？”“你想稍微一劝，便叫我作基督徒啊？”**这是各种译本不同的译法。研究它们的用字和语气，是很有兴趣的。此处有一点可以确定的，就是亚基帕将信念的问题和保罗的请求搁置一边，而结束了当天的审问，退到里面与非斯都、百尼基谈话。我们不知道这次开庭是在什么情形下结束的。但我们最终要研究的不是亚基帕，而是保罗。这里我们看见了他一生中最伟大的画面之一。那是令人鼓舞的一刻，基督的生命如浪潮涌出他的心，直漫向亚基帕的灵魂，**“无论是少劝，是多劝，我向神所求的，不但你一个人，就是今天一切听我的”**——包括百尼基，非斯都，千夫长，达官显要——**“都要像我一样，只是不要像我有这些锁链。”**这段话毋需多作解释。请注意当时场面的特殊：亚基帕身穿紫袍，百尼基珠光宝气地坐在一旁，非斯都身着紫红色衣袍，千夫长和其他显要则衣冠楚楚，两边有地方官旁听。保罗却戴着锁链，以囚徒的身份出现；他将被送到罗马，可能在那里被处死刑。然而他却说，但愿神能使你们和我一样。这是他对那一群大张威势却一无盼望的人所怀的心愿。请留意保罗柔和的心肠：亚基帕啊，我渴望将我灵魂的自由而不是肉体的捆锁给你；我愿意将我一切的权利给你，而不是将我的重担给你。三十三年前，他也怀着同样的热诚；但他说到过去的情形，**“我自己以为应当多方攻击拿撒勒人耶稣的名。”**注意这人的改变。那是声调、性情、灵的改变。

三十多年前，他的狂热促使他出名定案杀害男女信徒，甚至追逼他们直到外邦的城邑。今日，他却为了救亚基帕而情愿舍掉自己的性命，但又不致将他的锁链加在亚基帕身上。逼迫人的热诚不是属于基督的。渴望拯救人，却又不加诸锁链，这种热诚才是出于基督的。

57　　使徒行传二十七 1～二十八 15

路加在使徒行传第二十八章第十四节所说的话，指明了本段经文的价值，“**这样，我们来到罗马。**”从散布在前面数章经文里的一些短句，可以帮助我们对此处的结局有所认识。“**我……必须往罗马去看看**”（十九 21）。“**你必在罗马为我作见证**”（二十三 11）。“**你既上告于凯撒，可以往凯撒那里去**”（二十五 12）。“**你必定站在凯撒面前**”（二十七 24）。“**这样，我们来到罗马**”（二十八 14）。

第一句话是保罗在以弗所暴乱之前说的。言词中表露了这位基督的宣教士心中的渴望。“**我必须往罗马去看看。**”他知道罗马是这个世界的战略中心。他知道罗马有条条大路通向世界各处，他渴望得着这城，作为他事工的中心基地。

然后是他在耶路撒冷的那个寂寞夜晚，饱经一天的折磨、鞭打之后，主亲自对他说的话，“**你必在罗马为我作见证。**”

稍后是罗马巡抚非斯都对保罗说，“**你可以往凯撒那里去。**”非斯都并未察觉，他这样说是顺了保罗的心愿，符合主的旨意。这话是在凯撒利亚说的。

接下去的一句话出自天使之口。当时保罗正遭遇海难，在狂风暴雨中，天使对陷于紧张、压力下的保罗说，“**你必定站在凯撒面前。**”

最后一句话是路加说的，他伴随保罗经历这次险象环生的旅程，最后说，“**这样，我们来到罗马。**”路加用“**这样**”涵括了整个故事；他接着立刻提到这次航程。

观察路加记载的故事细节，我们可以发现，这次航行花了大约六个月的时间。李温（Lewin）曾试着定出这故事发生的日期，他推断保罗是在主后六十年的八月离开凯撒利亚，他们一行在十一月初遭遇

沉船。他们在马耳他岛停留三个月，然后再度于主后六十一年二月初起航，大约于同年三月一日抵达罗马。这个故事充满了地理和航海方面的趣味，揭露了当时航海的方法。但是我们最主要的兴趣还是集中在保罗身上。我们不妨先略为看看这次航程中发生的事，以便找出这个故事能够教导我们的功课。

首先注意到保罗这次旅行带着两个亲密的同伴——路加和亚里达古。使徒行传中我们常常看到一些人不时出现在读者面前。亚里达古首次出现是在第十九章，当时整个趋向罗马的运动方才开始。几乎保罗刚说完"*我必须往罗马去看看*"这话不久，亚里达古就以使徒的旅伴身份出现了。在以弗所的暴乱中，众人找不到保罗，就逮捕了该犹和亚里达古。从这里我们发现他是马其顿的帖撒罗尼迦人，很可能是在使徒保罗较早期的事奉中被领归向主的。如今我们知道，他一路伴随使徒到罗马，显然使徒在罗马被囚期间，他也一直陪伴在侧；因为歌罗西书和腓利门书提到与使徒作伴的人，他的名字皆列在其中。所以我们观察保罗所受的苦难和艰辛时，必须记住保罗身边有两个在服事的目标和热诚上与他同心的亲密朋友。

第一件要注意的事是，船起航不久，到达西顿，保罗曾在朋友们那里停留数日。然后再度起行，到了目的地每拉，船上的乘客就转搭另一条船。保罗当时曾警告船主——不要忘了保罗是一个囚犯，还在百夫长的监管之下——此时贸然起程，必然凶多吉少。

船果然遭遇狂风，保罗仅轻微地责备这些人，因为他们未听他的劝告，然后他就说一些鼓励安慰的话，使全船的人——罗马百夫长，兵丁，船主，水手，一共有三百多人——都倾耳聆听他叙述他信心的来由。他说，"*我所属所事奉的神*"，祂对我说过，你们必不致丧命。

不久之后，他们从船尾抛下四个锚，兵丁们都祷告，盼望船能靠岸。请留意这时保罗的行动。他发现水手想要逃出船去，他知道水手逃走后所留下的危险局面，所以立刻出面干涉。他曾说过，他相信神，他确知他们必安然获救；但是他也十分小心，预防水手弃船逃亡。他的谨慎证明了他的勇气。他出面劝告众人进食，也显露了他的公正明达。因为他们已禁食了十四天，他自己首先作榜样开始进食。

在船面临沉没粉碎的当儿，众人在他的劝告下开始进食，重新振作起精神。

接下去是保罗自己在马耳他岛上遭遇的事。保罗拾来一些柴，准备添在火上，这个行动正是“使徒”一词的最佳写照。突然有一条毒蛇，咬在他手上。土人目睹此情，首先是惊讶，判断他必然作了天理不容的事，所以遭天谴，必要丧命；但是毒蛇被甩下之后，保罗竟然毫发未伤，他们就反过来，说他是神。

接着我们看到保罗在部百流家，医治他的父亲；并且医治其他的病人。路加只用简短一句话来叙述这个故事，其实它表达了一个动人的画面，显明基督的能力如何藉着使徒医治病人。这个故事本身有很多含义。此处没有记载保罗传讲一句福音。毫无疑问的，他确实在传道，只是用医疗的方法传道。记载这事的作者路加本身就是一位医生。

航程到此告一段落，从此保罗的名字暂时消失一阵子；他下一次出现，是在距离罗马三、四十英里的三馆，在那里他与从城里出来的弟兄见面。罗马书第十六章所提到的名字中，可能有些就属于这一小群弟兄。这是一次奇妙的会面，保罗见了他们，就感谢神，并且勇气倍增，更加刚强壮胆。

纵览整个过程，首先我感到兴趣的是，这个故事从头到尾所呈现的对比。在一方面是艰难危险，似乎各方面的势力都纠结起来要拦阻这位使徒，使他无法到达罗马。如果我们不知道前面发生的事和后来的结果，我们读这故事的时候可能会一再摇头说，这人永远到不了罗马。但从另一方面看，认识了有关这人的真相，再来读此故事，我们就能用约伯记来诠释这件事；可以想像人类的第一号大仇敌多少掌握了狂风巨浪，要用它们来击碎这船。例如这里提到他们用缆索捆绑船底，这是一个专用名词，这个行动只有在船即将解体时才用到。当时的情景真是千钧一发。我们看见这场狂风是如何剧烈，它的可怕力量几乎要将船击成碎片。似乎各方来的势力都在阻挡保罗前往罗马。然而这不是我们从这个故事所得的惟一印象。在各样风暴、危险、艰难、黑暗、失望中，我们看见这个人，一直受到指引、照顾、

安慰；最后，他的同伴在结尾时写道，“这样，我们来到罗马。”“这样”是指他们所经历的暴风、沉船、黑暗，就在这一切艰难之下，他们来到罗马。

再注视这个故事，看看一再临到的绝望情况。不只是一两次，而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从人看来，这个光景是全然无望的。然而，保罗却始终保持着希望。他从未片刻沮丧，从未在任何处境中丧失勇气。

另外还有一个对比。我看见尽管由于人的愚昧，导致不断的危难，然而保罗的坚毅和力量却始终不变。

我们要来发现这人的平静、力量和乐观的秘诀；因为我们看见狂风最猛烈的地方，这位使徒最镇定。这里面的秘诀何在？“耶和华与敬畏祂的人亲密。”我们观察这个画面，其中变化迭起，我们会注意到从头至尾，使徒与主有亲密的交通。在航程中，主未向他显现。有一次，正当狂风肆虐，大浪快要将船击碎的时候，有天使夜间向他显现，对他说话。但主从未出现。然而一路上，这位使徒与他的主有交通。记得主在复活之后，到祂升天的四十天之间作些什么吗？祂是在预备祂的离去。祂没有敲门就进入楼上的房间。祂为什么去？是为了预备祂的离开。祂与两位门徒往以马忤斯去。祂为什么加入他们，与他们谈话，又擘饼祝谢，最后他们才认出祂来？为的是预备离开。换句话说，祂要他们习惯祂的离开，并要他们明白，虽然他们以后不常看见祂，但祂总是在那里。使徒行传一开头就提到，祂不是消失了，祂只是暂时离开他们的视线。这一切的秘诀在于：这些人知道祂就在身旁，虽然他们看不见祂。这种新的属灵感觉比原先旧的、凭感官的感觉更实际、更确定。此处就是秘诀。我们看见这个人是坐在两条船上。一条船是在呼啸的狂风和滔天巨浪中浮沉，一条是在安稳的主里。他为什么能平静安稳？因为他知道主与他同在。

另外还有一个因素。除了与主相交之外，他也知道主的旨意。“耶和华与敬畏祂的人亲密”（诗二十五14）。祂告诉保罗，“你必在罗马为我作见证。”当另一个危险来临时，他总是用神的力量来衡量它。他说，“我必须往罗马去看看。”保罗永远到不了罗马！那些愚昧人看

到微微起了南风，就以为得意，打算启航前行。那是错误的决定，他们的船将破为碎片！保罗再三劝阻，他们却一意孤行。这时保罗知道，他的主已说过，他必定会到达罗马，所以即使船遭海难，他也会如愿抵达罗马。他知道主的奥秘。他可以这样对四周不信的人说，"如果一个人知道个中秘诀，就无功可居；若是他清楚知道前面将发生的事，他的镇静也就是理所当然，无可夸口的。"确实这样。保罗是第一个能如此说的。他在主里全然镇静，他知道祂的旨意，他完全相信祂的能力；这使他能在一切压力紧张下安然平静。

请留意主的行动。任何具有属灵悟性的基督徒读了这个故事之后，都无法再妄言它是"巧合"、"机遇"了。我们不能不看见主自己在掌管这一切。祂在祂仆人身上显出祂的作为。这个故事的中心人物是保罗。他是一个受人尊重的囚徒。他在岛上受到热诚接待。他广受朋友的爱戴。任何事都是为他效力。即使咬在他手上的毒蛇，也是神使用的方法，好使土人对他产生尊敬，愿意听他说话。这一切都是主的同在所产生的结果。这一切都在基督的管理之下。

我喜爱一再重复阅读这个故事，倾听呼啸的狂风和拉紧的缆索，感觉那巨浪的拍击，观看正岌岌可危的船；然后读到最后那奇妙而平静的叙述，**"这样，我们来到罗马。"**诗篇第一百零七篇是这个故事的浓缩，那里声明神创造狂风，但祂也可以使波浪平静。诗人最后唱道，**"祂就引他们到所愿去的海口"**(30 节)。路加则写道：**"这样，我们来到罗马。"**

这里有一个目的地——罗马。我们可以将这个地名更改；但我们必须确定神为我们指定了一个地方。不要过分属灵化这个故事，以致丧失了它的本意。这里不是说有一天我们必然要抵达天家。在世上，我们有一个目的地，一个服事神的地方，使我们内心相信这正是神所说，"这是我要你服事我的地方。"或许很多人会说，"这是我的难题所在。我根本不知道我的目的地是哪里。"那么就专心等候神。一旦目的地显明了，纵使我们中途经历各样危险，我们终必抵达。拿出地图，标明保罗从凯撒利亚前往罗马的路线。这不是一条直路。他是循着一条险路到罗马；虽然曾遭遇狂风，但他内心始终平静安

详，并且一路上还帮助其他的人。

最后记载了他们的到达。尽管一路困难重重，险象环生，但凭着使徒的信心和平静，最后他们到达了目的地。将使徒行传里的这个故事结尾和诗篇第一百零七篇的话放在一起，"保罗……就感谢神，放心壮胆"(徒二十八15)。"人因……祂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祂"(诗一〇七21)。当我们到达祂所指派我们去的地方，回顾所经的路径，将看见祂如何在暴风、压力、紧张、险恶的道路中，一路引领我们。我们是否忘了赞美祂？"愿人……都称赞祂。"或许有些人尚未到达这地步，仍然在挣扎奋斗中，但愿他们能安然倚靠在这应许上：

"没有大水能够吞没

那航行在主的大海中之船只；

因祂是海洋，大地，和诸天的主。"

如果我们被呼召去罗马，我们必须前往。所以让我们心中常吟诗歌，道路上常有亮光；当我们行过艰险的旅程时，让我们帮助兵丁、水手和破碎的船只，同行的旅伴，前往祂所指向的目的地。

58　　使徒行传二十八 16～31

本段经文是基督教会历史第一章的最后一页。我们所已经研读的使徒行传，涵括了大约人类一个世代的事迹。我们已经看到，照着复活之主的计划，他们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主的工。路加叙述了这个从耶路撒冷向罗马进展的运动，它到此告一段落；但是它的结尾却充满启发性和价值。这本书是一个未完成的片断。它开头的话就暗示我们，若要了解使徒行传所记载的，我们必须参照另一本书。它提到几个事实，而我们必须从福音书才能明白这些事实。

随着保罗的宣教旅程，我们看见教会在耶路撒冷的见证，看到她的成功和失败；也随着神的这位伟大仆人和宣教先锋，经历各样困厄；最后终于和他一同抵达罗马。新的一页历史展开在我们面前；使徒保罗渴望前去罗马，渴望到达这个位于七峰上的帝国中心，从这里有条条大路通往世界各地；现在我们要看看事情如何发展。但是这本书却结束了，没有更进一步的记载。因为同样的故事将在每一个世代，每一个世纪，每一个千年中重复发生，直到主来的日子，因此没有必要记下整个历史。路加所记载的已经足够，可以启示得能力的秘诀，显明教会可能面临的威胁和危难，指出教会的方向，并且提供教会完成使命所需要的一切条件，直到基督再来。

然而这段经文仍是饶富趣味的，因为我们到达了罗马。保罗抵达的时候，罗马正陷于独裁统治者手中，共和国的黄金岁月已经过去。独裁者逐渐将权力从人民手中掠夺过来。当时的帝王可能是历史上最昏庸的暴君——尼禄。保罗到达罗马时，尼禄还不到二十五岁；但他手中已沾满杀人的血迹。一年之前，他的母亲阿古利皮娜

(Agrippina)才被杀掉。很可能他的妻子欧塔佛亚(Octavia)也是被他谋害的。尼禄占据了凯撒的王位,是一个残酷、荒淫、懦弱的人。

保罗所看到的罗马,不是今日我们所见到的罗马。那个时候罗马的中心建筑并非圣彼得大教堂。他抵达时,还没有大竞技场。议会的旧址矗立着犹皮得(Jupiter)神庙和大要塞;往日奥古斯都、提比留(Tiberius)、喀利古拉(Caligula)大帝的三个宫殿都被凯撒合并为一个宫殿。使徒进入罗马时,最吸引他注意的是战神(Mars)的庙,它似乎在提醒抵达这城的人一个事实:这个帝国的力量是建立在它好战的性格上。

当时的罗马是异教徒的中心。康利毕尔(Conybeare)和豪生(Howson)对于保罗的旅行记载中,有一句话充分描述了罗马的光景:"罗马是一个堕落、邪恶、愚昧、没有基督的城市,一如今日的伦敦。"那么当时罗马居民的光景如何?关于当时人口的统计,各方意见分歧;但我们大致可以确定,保罗的时代,罗马方圆十二里之地,有大约两百万人居住。其中一百万是奴隶。这只是推算。但我们确知,罗马的居民中有一半是奴隶。至于一百万的公民中,有大约七百个是议员;原先本有一千个,但随着帝王势力的增加,议员的数目相对递减。此外还有一万个骑士,大多数占有罗马的公职;另外有大约五千个士兵。其余的公民绝大多数是贫民。罗马的财富大半集中在少数人手中。那些为数众多的贫民都以自己的公民身份为傲,而多方歧视居于他们下面的奴隶。有一位当时的观光客说,他们只有两个需求:面包和竞技。数以千计的贫穷公民没有自己的房舍。可以想像他们仅有的欲望是白天谋得食物裹腹,夜晚挤进竞技场观赏血腥的格斗场面。许多人晚上就睡在矮墙上或公共场所。

再想想那一百万奴隶,那种情景和我们今日大不相同。所有的专业人士、制造商和生意人,都是奴隶。那些贫穷而骄傲的公民将自己与奴隶截然划分出来,不屑于与他们有任何接触,即使是作生意或各行各业的来往都不例外。奴隶受到极残酷的压迫,他们等于是主人的财产,主人可以任意取他们的性命而不致受到任何制裁。

耶稣的使者保罗就是来到这样一个异教的中心,一个世界权力

高涨，充满各样新奇事物，却又濒临崩溃的帝国首都。

我到罗马访问的时候，曾有幸在保罗旧日踏过的遗址上聆听葛瑞博士(Dr. Gordon Gray)的演讲，并在他的指引下参观几处保罗曾去过的地方。他告诉我，梵蒂冈图书馆保存了一个第二世纪的青铜奖牌，上面有彼得和保罗的画像。当然这幅画像并不一定代表两位使徒的真实相貌，但后代一切的艺术品，不管是雕刻或绘画，都是以这幅奖牌上的画像为范本。葛瑞博士相信，奖牌上的画像多少能够反映出两位使徒的真正面貌。他如此形容保罗：

"保罗是一个有深邃思想的人，他外表瘦而刚毅，头发略秃，留着长而尖的胡子。他的表情平静，仁慈，没有一丝忧郁的神色。他的沉着中透露着优雅高尚，似乎与他长年以双手谋生供养自己的事实不相符合。青铜奖牌上的画像使我们能够为当时在罗马赁屋而住的保罗，勾勒出一个轮廓。"

保罗那时年约六十岁，不久之后他就在腓利门书中这样描述自己，"**像我这有年纪的保罗**"(9 节)。由于三十年来他作耶稣基督门徒的生涯里所饱受的苦难，使他看来比实际年龄老得多。

他到达罗马之后所作的第一件事，就是邀集他自己的同胞前来；因为他再也无法像以前那样，主动去找他们；此刻他是阶下之囚，与一个看守他的兵锁在一起。然而他在最初的下监期间还颇受礼遇。他邀请犹太人的首领前来与他会面。他当着这些属于罗马城犹太公会的人宣称，他被链锁着是为了以色列人所指望的主。他们回答说，他们并未接到反对他的信，但他们知道这个教门在各地都遭人毁谤。他们所持的看法是，这个教门是与犹太教相背的。保罗在他的讲道或著作里一再强调一点：基督教不是与犹太教绝裂，而是在成就犹太教，使其更完整。他手戴锁链，是为了以色列人的盼望，为了历代以来他们宗教里那最中心的希望，为了他们历史上无可磨灭的指望。

这次会面之后，又有一次较正式的聚集。我们无从得知保罗在这次聚集里说话的细节，但路加告诉了我们谈话的主题。保罗从早到晚对他们讲论两件事。第一，"**证明神国的道**"(23 节)。那是希伯来制度的基石。留意这位使徒在罗马的希伯来人当中传讲神国的道

时，所表露的高度技巧。他首先证明神国的道；证明以神为中心的国。这正是神对希伯来民族所定的旨意。他们一直以此自豪。他为了证明这一点，首先指出他如何远离了希伯来人的基本立场。其次他用他们自己的圣书——摩西的律法和先知书——来劝勉他们，与他们谈论**“耶稣的事”**。结果是不欢而散，群众中有了纷争。有的人相信，有的人不信；他们无法达成共同的结论。待保罗说完最后一句话后，他们就散去了。

整本使徒行传就是记载神对希伯来人所作最后一次的努力。主耶稣来到世上时，祂先来到犹太人当中。有一回祂对一位妇人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太十五26）。那句话启示一个事实：祂首先来到希伯来人中间，但他们拒绝祂。五旬节，以及保罗来到耶路撒冷，都是他们另一次接待祂的机会。然而他们拒绝保罗，他们等于再一次拒绝基督。从那以后，保罗在各处传道，都极力要接近他们。他每到一地，必然先去会堂，先找犹太人。保罗在罗马是最后一次对他们说话。从此以后，经过许多年的苦难、逼迫、灾害，耶路撒冷终于被罗马的铁蹄践踏，整个国家难逃灭亡的命运。保罗在罗马对这城中的犹太人首领所说的话，就是最后一次表明对这个国家的弃绝。

保罗所引用的话，出自以赛亚书第六章，那里记载以赛亚所见的异象，他一生的事奉因着那异象而有了改变。主耶稣也曾在马太福音第十三章里讲天国的比喻时引用这段话。祂用这话指出为什么神国要从犹太人那里被移去。约翰也曾在福音书第十二章，向以色列陈明有关神国的最后几件事时，引用同样的话。请留意这段话在圣经中出现的地方：以赛亚，耶稣，约翰，保罗。如果我们说保罗是引用以赛亚书的话，没错，但不要忘了那不是以赛亚自己说的话，而是耶和华论到百姓时对以赛亚所说的话。神宣告：他们是紧闭双眼的，因为他们看不见，所以神就使他们眼瞎；他们心里刚硬，不肯顺服，所以神就任他们硬着心肠。有趣的是，保罗在罗马——这个希伯来人将轭放在他颈上的城市——说出了最终弃绝他们的话。

于是我们来到最后一章里可以说是最有趣的部分——末了两节经文。这两节经文涵盖了两年的时间。我们对保罗在这两年中的生

活情形，也只能从这两节经文，和腓立比书、歌罗西书、以弗所书以及腓利门书里窥其一二；毫无疑问的，这四卷书都是保罗头一回在罗马下监的这两年中写的。

第二十三节的“**寓处**”，和第三十节“**租的房子**”是不同的。他原先是住在一个房子里，可能是在他朋友家作客，看守他的兵住在他旁边。但后来他离开犹太人，转向外邦人，就自己租屋住了两年。他是一个囚犯，是罗马政府的人犯，正在等候帝王审问。他随时可能被传唤，到帝王面前申诉。但为了在罗马的事工，他不得不租屋居住。如果他要向罗马人传福音，他必须脱离罗马的保护。后来曾经有一段时期，一位罗马皇帝信了基督教，他就提供房子让基督徒敬拜，自己也以基督教会的保护者自居。那反而是教会史上最黑暗、最危险的时刻。一旦帝王供应敬拜场所，他就会控制信息。一旦世俗的权力掌握了教会，“教会”一词就会被用来满足世俗权力的需要。使徒行传的最后一幅画面是简单而高贵的，这位罗马的囚徒，为了在罗马作主的事工，情愿自己在外租屋居住。

他将自己的住处公开，接待一切前来的人。毫无疑问的，许多罗马贵族曾在这两年中进到这个奇怪而卓越的希伯来基督徒家中，聆听他的讲论。我们可以从他的书信中发现，他数次提到罗马的尊贵人，他们显然也受到了福音的影响。他的书信中也提到一小群忠心的人，曾来到罗马，拜访他，或与他同住。路加和亚里达古始终陪伴他，与他住在一起。此外推基古也曾住了一阵子，然后保罗打发他送信去以弗所。提摩太也停留过一段时间。以巴弗提曾从腓立比来看他，并带来那边教会的捐项。那位逃亡的奴隶阿尼西母找到保罗，并在保罗的带领下归向基督，他后来留下，以爱心服事狱中的保罗。此外还有马可，他曾一度与保罗分手，如今他也前来看望保罗。还有耶数，又称为犹士都的，他是以巴弗所带领的。然后是以巴弗，他是新约中最伟大的圣徒之一，保罗在歌罗西书提到他“**在祷告之间，常为你们竭力的祈求，愿你们在神一切的旨意上，得以完全，信心充足，能站立得稳**”（西四12），他同样也到了罗马。那段日子中，底马也与保罗在一起。这一群忠信的人来到保罗的住处，领受这位伟大使徒的

教训，得到新事工的启示，然后带着新使命被差遣出去。

有两个词说明了保罗所用的方法。第一个是“**传讲**”，不是传讲福音，而是像先锋一样，宣告神国的道。我们心中仍存留着罗马的画面，它是世界的霸主，中心人物是尼禄。但我们看到罗马有另一个人，正在传讲神国的道。第二个词是“**教导**”——直译是门徒训练——“**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对那些罗马人和不信的人，他传讲神国的道；对于门徒，他就将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他们。

这就是路加所记载的。但在那段时期，保罗还写了一些书信：腓立比书，以弗所书，歌罗西书，和一半的腓利门书。从他藉着书信给门徒的教导中，我们可以揣摩出他在那两年中所教导有关耶稣的事是什么。腓立比书说，基督是喜乐的泉源；歌罗西书教导，神一切荣耀的丰富都在基督里；以弗所书提到，基督充满教会，并藉着教会将祂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基督将阿尼西母带回他主人那里，并要他的主人从此以后不再视他为奴隶，而以兄弟之情接纳他。“**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

最后一句话是，“**并没有人禁止。**”我认为这个翻译略嫌弱。我们很容易在翻译时丧失了原文所含的火焰、热情和活力。最后一句应该是，“**毫不受拦阻。**”保罗岂不是在监禁中吗？但他一无拦阻。尼禄岂不是居宝座作王的吗？但保罗未受丝毫拦阻。这就是最后一句话，闪耀着亮光、充满惊人的力量，道出这个居于世界中心、战略要地的新势力之奥秘。他单独一人；照他自己所描述的，其貌不扬，但无人能拦阻他。保罗在罗马的最后一幅画面，是珍贵无比的。

基督徒能够作出见证，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证明神国的道。神的国不是出于君王反复无常的决定，不是议会的表决，不是人的意志，否则它会像君王的善变一样，错误百出。人类的律例都当以祂的律法为准则，只有祂的旨意成就，人才能继承他们的基业。使徒在罗马的见证，其重点是“**神的国**”；这也必须是每一个教会作见证的重点。不仅如此，还要“**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也就是说，神国的道必须藉着主耶稣基督阐明；祂自己就是大君王的诠释者。我们若知道耶稣，就知道我们的王——神。祂也是国度生命的诠释者，因为祂在

祂人世生命的一切奥秘中，已经顺服了神的旨意。因此，在这位主耶稣基督里，我们看见了国度的君王，并得见国度里的人。

然而最中心的话，不在于解释那显明的君王，也不是启示国度的事。最中心的话乃是十字架的奥秘，在十字架前面，悖逆的人能归回，暴乱能平息，一切疲惫、受伤、忧愁的人，都能得到安息、医治和喜乐。只要基督徒的见证忠于神的国，忠于基督的诠释，结果必然是：所作的见证无往不利，毫无拦阻；帝王，仇敌，监狱，锁链，都不能阻挡它。“神的道却不被捆绑”（提后二9）。但愿我们在生活和言谈上，都忠于这见证，以荣耀祂的名。

——使徒行传完——